



法國都德 Aiphonse Daudet
李劫人譯 黃仲蘇校

小
物
件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天

雞

將

人

小物件目錄

第一部

- (一) 作坊……………一
- (二) 巴巴羅特……………一三
- (三) 他死了請爲他祈禱……………二六
- (四) 紅抄本……………三三
- (五) 謀你的生活……………五一
- (六) 小學生們……………六六
- (七) 監學大爺……………七八
- (八) 黑眼睛……………九〇

(九)	布瓜杭的公案	一〇四
(十)	惡劣的日子	一一六
(十一)	我的好友劍師	一二〇
(十二)	鐵環	一三四
(十三)	尾約先生的鑰匙	一四九
(十四)	巴底士特舅父	一五五
第二部		
(一)	我的樹膠鞋	一五九
(二)	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一六三
(三)	我的傑克母親	一七五
(四)	預算案的籌商	一七九

(五)	白鷓鴣與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一九二
(六)	比野羅特的本傳	二〇二
(七)	紅玫瑰與黑眼睛	二二一
(八)	鮭魚街的詠誦	二三四
(九)	你來賣磁器罷	二五八
(十)	旃爾馬海波爾	二七三
(十一)	糖心	二八五
(十二)	多羅果多低妮	三〇六
(十三)	劫奪	三一八
(十四)	夢	三三二
(十五)	三四六

小物件 (Le petit Chose)

法國阿爾風司都德 Alphonse Daudet 著

李劫人譯
黃仲蘇校

第一部

(一) 作坊

我是一八……年五月十三日降生在郎格多克一個城裏，這地方也和南方各城一樣，可以得到許多的太陽，不少的塵土，一所加爾麥立特的教堂，和兩三處羅馬人的古蹟。

我父親愛酒特先生此時正做着織絹生理，在城門口的斜坡上，有一所大作坊，並在那里建了一所合宜的居室，全被楓樹蔽蔭着，與作坊相隔只有一個大花園。我就在此處出世，我一生最初的光陰，惟一的好日月，也是在這里過的。所以我感恩的記念中，對於這花園，對於這作坊，對於這楓樹，都保存得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前塵，當其我父母破產之後，我理應同這些東西別離時，我對於他們實在好生傷感，如像對於人們一樣。

開場我就應該說，我之降生於愛酒特家實在不會戴了幸福來的。我們的廚娘老臣奴歷來便這樣告訴我，不知爲着甚麼，我父親此時正在旅行中，同一個時候一方接到我出世的消息，一方接到他的一位馬賽顧客逃走的消息，這人會拿去了他四萬多佛郎；愛酒特先生一時便悲喜交集起來，他自己問着自己，彷彿別人問他似的，究竟應爲馬賽顧客的逃走而哭哩，或應爲小達利降生的幸運而笑……你當然該哭，我的好愛酒特先生，這兩件同時發生的事你都應該哭的。

這倒確乎不錯，我對於我的父母真果算得是個惡星宿了。我降生的光陰裏，許多不可料的壞事便四面八方的來攻擊他們。第一自然是馬賽顧客一件事，其次在一年之間遭了兩次火災，隨後是紡織工人罷工，隨後是我們和巴底士特舅父傷了和氣，隨後是同一個顏料商人畢詎花了不少的費用，末了一八……年的大革命，這一下便把我們結果了。

從此以後，那作坊的形勢就不活動了；漸漸那些機械間也空了起來：每一週裏必要減去一件器械，每一月裏必要減少一張印刷案子。一次，大家已不再往那第二個廳子上去。又一

次，那院子深處的一層簡直被人棄置了。兩年之久，那作坊遂奄奄消滅了。到末了一天，工人們不再來了，機械室的鐘也不鳴了，井上的轆轤也不軋軋的叫喚了，蓄水池裏的水，原用來洗濯那些紡織物的，也不動了，一霎時間，在這整個作坊裏，除了愛酒特先生和夫人，老亞奴，我哥哥傑克同我外，更無別人了；次則，在那頂裏面，用來看守機械室的，還有一個看守人哥龍布和他兒子小紅帽子。

完了，我們就此便零落下來了。

其時我正有六七歲。因我生得虛弱多病，我父母都不願送我進學校去。只由我母親教我念念書寫寫字，格外又教我幾個西班牙字同兩三曲六弦琴譜，就得這些東西的幫助，在家庭中，大家遂給了我一個小奇人的稱呼。也全賴這種家庭教育的辦法，我方不會離家一步，所以許多零星事，當愛酒特作坊臨終時，我都一一看見的。這種光景深使我覺得冷率無味，我可以承認；可是於破產的時候我倒尋着了有趣的方面，就是因為我能夠到作坊裏去，隨我意思到處亂跳了，那地方，從前有工人時，除了禮拜日是不准我去的。

在這一家裏頭，所有的人，遭此破產的時候都不像我快活。愛酒特先生是忽然癡做了一個可怕的人；有了這種焦思的，粗獷的，暴烈的性情，又喜歡狂呼亂叫，又喜歡搗毀東西，又喜歡雷霆似的發氣；但他到底是一位善良的人，不過困有了那等嚴厲的舉止，高大的聲音，急切的命令，常使他四周的人都戰慄起來。他的壞運氣不是使他頹喪轉把他激怒了。從早到晚都帶起一種駭人的忿怒，不知道怨誰方好，於是便攻擊到一切，攻擊到太陽，攻擊到西北風，攻擊到傑克，攻擊到老亞奴，攻擊到革命。啊！尤其是攻擊到革命……聽見了我父親的話，你們也都要咒罵這一八……年的革命的，就是他使得我們不幸，好似特別把些不幸引來攻擊我們一樣。我請你們信我的話，那般革命黨在愛酒特家裏是得不到好名譽的。直到現在，當老爸爸愛酒特（上帝爲我保護着他罷！）骨節痛的病要發作時，他便僵臥在長椅子上，我們就聽得見他說道：『哈！這般革命黨……』』

但我向你們所說的那個時候，（指作坊關閉的時候）愛酒特先生還沒有骨節痛的病症，只由於目睹零落的苦惱遂把他變做了一個可怕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和他相近。十五天

裏已經請醫生割了兩次血管。在他周圍，沒一個人說話，都有點懼怕。用餐時，我們要麪包也都是悄悄的。在他跟前也沒有人敢哭。然而只要他腳跟一轉，立刻就有種嗚咽的聲音，從房子的那一端傳到這一端來；如我的母親，老亞奴，我哥哥傑克以及我教士大哥，當他正來看候我們時，所有的人都哭了起來。我母親懷着滿腹憂愁，是因為看見愛酒特先生的不幸而哭；教士同老亞奴是因為看見愛酒特夫人的哭泣而哭；至於傑克還很年輕本不甚懂得這種不幸——他僅僅大我兩歲——不過哭却是他的需要，也很高興哭的。

我哥哥傑克是個極奇怪的孩子；彷彿一個天賜有眼淚的人！雖然現在想起已很遠了，可是我眼中還有他兩隻紅紅的眼睛，一張水濕的臉頰，而且尤可怪的，就是並不爲着甚麼事。他哭起來如同人家抹鼻涕一樣，尋常極了。有些時候，愛酒特先生很生氣，向我母親說道：「這孩子真太可笑，你瞧……簡直成了一條河了。」愛酒特夫人却柔聲的答道：「你要怎麼辦呢，朋友？一點兒就好了；當他這年齡，我從前也同他一樣。」不多幾年傑克漸漸長大了；可是只管長大，而這件事却沒有改好。反之，這怪孩子的怪脾氣更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毫

沒道理眼淚更流得同落雨一樣。所以我們父母的憂愁，倒給了他一個好機會……即是爲着這番打擊，他倒可以隨心所欲整天整日的嗚咽起來，也不會有一個人去說他：『你爲甚麼事呀？』

總而言之，對於傑克猶之對於我，我們的破產正有他好的一方面在。

在我一方面，我是快活極了。大家也更不照管我了。成日我都在各機械室裏，同紅帽子頑耍，我們在那里的脚步聲，響得如同在教堂裏一樣，而且那院子也荒廢了，被野草滋生遍了。這年輕的紅帽子，就是看守人哥龍布的兒子，是一個十二歲年紀的壯大孩子，牛一樣的強健，狗一樣的忠誠，鵝一樣的愚蠢，尤可注意的，就是那一頭的紅髮，因此他才得了這個紅帽子的綽號。不過須對你們說：紅帽子之對於我，却不是紅帽子。（譯者註：小紅帽子是法國童話中一件故事，此處所言是指故事中餓狼變成小紅帽子去喫小紅帽子的外婆一段而言。）他久而久之遂成了我忠順的禮拜五。（譯者註：禮拜五是魯濱孫在荒島上救得的一個野蠻人的名字。）成了一個野蠻種族，成了一個叛逆來的部屬，要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我

自家哩，在那時候，我也不名爲達利愛酒特；我簡直便是那個奇特的人，穿着獸皮，一如人家給我的那部冒險記事中的馬司特克呂所埃一般。好一種溫和的狂態啊！到晚間吃了晚餐後，我就讀起我的魯濱孫飄流記，牢牢的記在心裏；到白天就照樣扮演，扮演得很淋漓盡致，所有我四周圍的東西，我都把他編入了我這本喜劇中。作坊已不是作坊；算是我的荒島啊！真個荒涼極了。蓄水池就做了我的海洋。花園變做了我未開闢的樹林。就是楓樹上的一羣蟬子，也編入了這本戲曲裏，可是他們並不曉得這件事。

紅帽子，他也不知道，也很少懷疑到他所裝腳色的關係。若是有人問他魯濱孫是誰，便會把他難着了；但我在此處却應當說，他裝扮起來却是畢肖，而且那種模仿野人的呼聲，再尋不出更像他的。他在甚麼地方學來的呢？我不知道。只他常常做起這等野人的怒號，從他喉嚨底迸發出來，一面又搖動他那又紅又硬的鬚毛，很足使極勇敢的人都會駭得打戰。我哩，魯濱孫也幾次被他吼亂了心，使我不得不低低的對他道：『不要這樣凶，紅帽子，你駭着我了。』

不幸得很，紅帽子不但模仿野人的呼聲這樣好，他還慣能說市井孩子們的那些粗話，並且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在頑的時候，我也學他這樣做，因之有一天，大家正坐滿了一桌，我不知如何竟隨口發了一個可怕的特別惡誓，都駭極了！「誰赦你的這件事？你在那里聽來的？」於是就成了一椿了不得的大事。愛洒特先生立刻就說把我關在懲戒室去；我教士大哥却說既然我已到了曉事的年齡宜先送我去懺悔。大家導引我到懺悔所來，真是大事啊！應該把我七年中間所有良心上的過錯都要收集攏來。我兩夜俱不曾睡；彷彿有滿滿一籃子惡魔一般的罪過；我也在上面放了一些小小的過惡，其實在別人看來，大小都是一樣的，並且當其跪在小橡木櫥內，把所有的過失通通向着教會的司鐸陳述時，我相信竟要害怕死了，慚愧死了……

這件事過後，我再不願意同紅帽子頑了；我現在已曉得了，聖保羅說的也就是教會司鐸向我重述的，魔鬼這樣東西永遠都圍繞着我們如同一個獅子，隨時都要尋人去吞食的。我又曉得了呂西菲（譯者註：呂西菲是惡魔的名字）的毒計是能夠裝出各種的面目來勾

引人們的；你們如不了解我這意思，只須想着那藏在小紅帽子的肌膚裏特爲教我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的就是他。因此，我第一樁留心的，就是重到作坊去時，一定要訓斥禮拜五叫他以後只留在家裏頑去。不幸的禮拜五啊！這道詔書委實傷了他的心，但他竟順從了並無一點悲戚。却是有幾次我望見他站在機械室的門房的門前；帶着悲傷的樣子；當他瞧見我在看他時，這不幸的人因爲要感動我的原故，遂迸發出那種極其可怕的呼聲，並搖起他那火光似的鬣毛來；但他越是叫得利害，越是使我走遠了。我覺得他真像一個覓食的大獅子。我便對他叫道：『走開罷！使我討厭你。』

好幾天了，小紅帽子偏要這樣狂呼；於是有一早晨，他父親禁不住他在家裏的那樣吼聲，遂叱罵着將他送去做了學徒，從此我就不再看見他了。

我對於魯濱孫的感情却不曾冷熄過一刻。恰在這時候，巴底士特舅父忽然厭煩了他的鸚鵡，便拿來送了我。這東西因就替代了禮拜五。我把他放在我溫室深處一個體面鳥籠裏；我簡直就變做了克呂所埃了，成日都同着這有趣的雀兒在一塊，並且特爲搜索一句話來

教他說：『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你們懂得這是甚麼緣故麼？這鸚鵡，巴底士特與父之，所以送給我，因為討厭他太愛說話，偏偏一屬了我，便一句話也不說了……不但別的話，就是『我可憐的魯濱孫』這一句也不說；我簡直逗不出他的語言來，雖然如此，我仍是很愛他，仍是很當心的看護他。

我的鸚鵡同我，在這種極其淒涼的寂寞裏，我們就如此過活了去，直到有一早晨，一件真正出奇的事遂臨到了我的身上。這一天，我很早的就離開我的寢室，並且嚴裝起要往我那島上去做一個探險的旅行……猛地便看見三四個人向我這面走來，彼此談話的聲音很高，舉動也很粗魯。公道的上帝呀！這些人竟走入我的島中來了啊！我僅有把自己投在一叢夾竹桃後面的時間，可以說還是平伏在地上哩……這般人走我身旁過時，並不會聽見我……我相信辨出了看守人哥龍布的聲音，方使我稍爲安了一點心；可也不算甚麼，等他們走得稍遠，我便出了我的伏匿所，遠遠的跟着他們，看他們究竟要做些甚麼……

這些外方人在我島上停留得很久……他們細細緻緻的把那作坊從這端走到那端。眼

見他們進了我的洞窟並拿起他們的手杖來測量我海洋的深淺。有時他們又站着並搖動他們的腦袋。我生恐他們要搗毀了我的行在……我應該怎麼辦，至大的上帝呀！幸而好，沒有甚麼事故，半點鐘後，這些人都抽身走了毫不疑心這島是有人住着的。自他們走後我便跑到一間茅屋裏坐下，就把一天的光陰在那里度過了，自問這是一般甚麼人，到這里來幹甚麼的。

我很快的就知道這件事了。

這晚，在用晚餐時，愛洒特先生正式通告我們那作坊已經賣出了，而且一個月內，我們舉家都要離開這里往里昂去，從此我們就住在里昂了。

這實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好像天地都傾頹了。作坊賣去了！……罷了！我的島，我的洞窟，我的茅屋呢？

苦啊！島，洞窟，茅屋，愛洒特先生一併都賣去了；甚麼東西都應該捨去。上帝，我要哭了呀！……當其這一個月，雖然一家人都在包紮鏡子食具，我却淒淒涼涼的獨自一人在那親愛的

作坊中間踱。我也再無心去煩了，你們想得到的……啊！再無心煩了……到處我都走去坐了一坐，把我四周的東西都細看了一番，並把他們當做人們一樣同他們談了不少的話。在花園的角上有一株大石榴樹，很好的紅花在太陽裏開得爛然悅目，我嗚咽着對他道：『把你的花拿一朵給我。』他給了我。我就拿來揣在懷裏，做他的紀念。我太不幸了。

然而在這種苦痛的中間，也有兩件事使我略開笑顏：第一件想着要到船上去，其次是大家許可把鸚鵡給我一道載去。我覺得在各種痛苦裏差不多都和魯濱孫離開他的島時相似，因此也鼓起了我許多勇氣。

末後，起程的日子到了。愛酒特先生一禮拜前已往里昂。他載了許多笨重傢具先走。我走時是伴着傑克，伴着我母親和老亞奴。我那教士大哥不走，但他却陪着我們直到波色爾的公車上，並且那看守人哥龍布也陪着我們。他推着一部手挽大車載起箱子走在前頭。後面就是我教士大哥，拿手臂挽着愛酒特夫人。我可憐的教士，我從此就不能再見他了。

老亞奴挾着一把極大的藍色雨傘，同傑克在後面走，傑克自是很高興往里昂，但仍舊是嗚嗚咽咽的……最末，在這一行人的尾端就說到達利愛酒特，拿着他那大鸚鵡籠子，一步一回頭的直望着他親愛的作坊。

這旅行隊漸走漸遠的時節，那些大樹還盡其力量的從花園牆頭上伸出來把這旅行隊重看了一兩次……那些楓樹還搖動他的樹枝做了個送別的樣子……達利愛酒特感動極了，也偷偷的在指尖上，送給他們一個接吻。

我是於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離開我的荒島的。

(二)巴巴羅特——(原註：在我們南方，有一種黑色的昆蟲，我們給了他這個名字，國家學院呼之爲蜚蠊，也就是北方人所謂的加發得，)(譯者註：就是我國俗呼的偷油婆。)

哦，少年的往事，你留下與我的是何等的印象啊！這次羅淪河上的旅行，彷彿如在昨日。至今似還看見那隻船，那般行人，那般水手；至今似還聽見那輪子的音響和機器的汽哨。那船

主名叫熱里愛斯，船上廚子名叫孟特李馬。這些事都忘記不了的。

江上的行程有三天。我這三天中都在甲板上，只有用餐間睡覺時才下艙裏去。其餘時間，俱在那廣闊的船頭上，靠着鐵錨。那里有一具大鐘，打從城內經過時，大家遂把他敲起來；我就坐在這鐘的旁邊，繩子的當中，把鸚鵡籠子放在我的兩腿中間，我就在那里眺望羅倫河。這樣的寬，勉強看得見他的兩岸。我哩，却還願意他再廣大一點，大得如所謂海一樣！天也是笑着的，浪也是碧綠的。大船在水面上飛跑着。一般拖船的水手，騎在驢子背上一路唱着從我們旁邊在江畔走過。有時，船又沿着幾個極蕪野的小島走，島上生滿了蘆葦同楊柳。『呀！一個蘆島。』我自己這樣說着；而我的眼睛直要把他吞了下去……

到第三天的末尾，我以為我們定要遇一場風暴的。那天忽然的就黑了一層濃霧在水面上跳舞；船頭上點起了一盞大燈籠，我的天，就在這種醞釀的現象前，我好生感動起來……就這時候，一個人忽在我身畔說道：『看啊里昂！』一霎時大鐘也響了。果然到了里昂。

模模糊糊的，在那濃霧當中，我便看見兩岸許多透明的燈光；我們經過了一道橋，接着又

經過一道。每過一次那個大機器管子（譯者註：即是烟筒。）便折做兩截，並且吐出許多黑烟團彷彿咳嗽似的……船上面，已有了一種駭人的擾亂。行人們各自尋取自己的箱籠；水手們便在黑影裏互相罵着推轉出許多大桶。（譯者註：盛酒的大而且圓的木桶。）天已落起雨來了……

我便趕快去合着我的母親，傑克同老亞奴本在船的另一端，於是四個人都到了一起，緊緊擠在亞奴的大雨傘下，只等船一傍了碼頭就動手登岸。

實實在在的，假若愛酒特先生不來那里帶領我們，我相信我們斷斷不會擠出來的。他在暗中摸索着向我們走來，一路叫道：『在那里！在那里！』就在這個『在那里』的極熟聲音裏，我們四個人遂一齊的帶着一種高興，一種說不出的安慰來回答道：『朋友們！……愛酒特先生輕輕的把我們抱吻了一下，便一隻手挽着我哥哥，一隻手挽着我，向兩個女的道：『跟我來！』於是就上了路……哈！這才算是一個男子哩。

我們辛辛苦苦的朝前走去；天已夜了，甲板上又滑。逐步都碰在一些貨箱上……猛然在

船的那一端，一個又尖利又哭泣的聲音，直傳到我們這裡來：『魯濱孫！魯濱孫！』那聲音這樣的叫着。

我叫了起來道：『哈！我的上帝！』便把我的手從父親手上強勉擺脫出來；他却以為我滑跌了，把我捉得越緊。

那聲音又叫了起來，越是尖銳，越是哭泣：『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我又重新用力去擺脫我的手。我叫道：『我的鸚鵡，我的鸚鵡，』

傑克道：『現在他說起話來了嗎？』

不是他在說話，我總相信得過；大家已經聽見那聲音是從一個地方來的……因為我急急忙忙的中間，把他忘記在船頭的鐵錨邊，他就在那里喚起我來，盡其力量的叫道：『魯濱孫！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

不幸我們已經走遠了；那船主直叫道：『我們趕快。』

愛酒特先生說道：『我們明天再來尋他能；放在船上，一樣的不妨事。』說着，任憑我淚眼

汪汪的，他竟把我挽着走了。可憐啊！第二天走來尋取時，已是尋不着了……請審度審度我的失望；禮拜五也沒有了！鸚鵡也沒有了！魯濱孫也做不成了。況且，縱然存下天大的志願，又那能在這德爾倫街，又濕又髒的房子裏，第四層樓上造出一個荒島來呢？

哦！可厭的房子！有生以來我才第一次看見他；樓梯是粘滯的；院子好像在井底下；看門人是一個鞋匠，他的小店子就對着水管……太陋了。

我們到的這一晚，老亞奴正在廚房裏安置時，忽迸發出一種危急的呼聲：『巴巴羅特！巴巴羅特！』

我們都奔了去。好個景象！……廚房裏填滿這些醜東西；菜桌上，牆根上，抽屜裏，爐臺上，食櫥中，到處都有。簡直沒法去掃除他。罷了罷了！亞奴業已殺死了不少，但是她只管殺，他們只管來。他們是從漏水管來的，大家遂把水管塞了；但第二天夜裏他們又從別的地方進來，大家並不知道是從何處來的。自然就得買一頭貓兒來殺這些東西，於是每晚這廚房裏都有一番駭人的屠戮。

禮拜日，對於我們稍有一點樂趣，我們全家都帶起雨傘出來在羅淪江岸上閒踱一回。不知不覺我們都信步向着南方走去，一直要走到柏拉失的銅像旁邊。（譯者註：柏拉失是法國雕刻家，里昂人。生於一六八六年，死於一七五〇年。）我母親說：『就這樣彷彿我們便走近故鄉了。』我母親，她比我還更無聊……全家這樣的散步確是令人不歡。愛洒特先生只是怒吼，傑克只是啼哭，我哩，一言不發只跟在後面走；我並不知是甚麼原故，在街上總很害羞，不消說因為我們是窮人了。

一月之末，老亞奴病了。因是這種濃霧害了她；我們當然要將她送回南方去。只這可憐的女子，却很熱烈的愛我母親，她竟不能決意同我們分手。只是苦求我們將她留下，答應我們不會病死。當然是迫着她下了船。到了南方後，她就失望的嫁了人了。

亞奴走後，我們就不再新用新女僕了，這一來我竟得困苦到了極頂……看門人的老婆上來做些粗事；我母親就操理爐灶，把她那一雙為我所最愛抱吻的體面白手也弄成炭團了；至於食物之類，就歸傑克去辦。我們把一隻大籃子挂在他手臂上，向他說：『你去買這樣

買那樣。」於是他就去買這樣買那樣買得很好，不過，仍舊是哭哭啼啼的。

可憐的傑克呀！他不是有幸福的人，他簡直不是有幸福的人。愛酒特先生因為常常看見他眼裏的淚珠，便很是厭惡他，並且拿巴掌打他……我們天天都聽見：『傑克，你是個粗人！傑克，你是頭驢子！』就因這原故，所以他父親一在那里，不幸的傑克便甚麼方法也沒有了。越是用力去忍他的眼淚，越是做得難看。愛酒特先生實是給了他很多的不幸。請聽這齣水鑽戲：

有一晚，正是用餐的時候，大家覺得屋子裏一滴水也沒有了。

這個良善的孩子傑克遂說：『你們若果需要時，我便去取了來。』

於是他就拿起那水鑽，一個砂土做的大水鑽。

愛酒特先生把肩頭聳了聳道：『若果是傑克去，那水鑽一定會打破的。』

愛酒特夫人用着她鎮靜的聲音道：『你聽見了，傑克你聽見了，不要打破了，他當心些。』

愛酒特先生回說：『啊！你倒好心叫他不要打，總之他一定要打破了的。』

至此，傑克便哭喪着聲音道：『不會罷，爲甚麼你願意我把他打破？』

愛酒特先生用着一種不許人再和他辨論的聲口道：『我自不願意你打破他，我只說你要打破他。』

傑克遂不再辨；用着他打戰的手把水饋拿起，悶然的走了出去，臉上神氣好像說：『哈！我便打破了他嗎？好罷，我們瞧罷。』

五分鐘，十分鐘都過了；傑克尙不會回來。愛酒特夫人便焦灼起來道：『只望他不要遇見別的事情才好！』

愛酒特先生帶着一種愛發氣的聲調道：『罷啊！你以爲他遇見了甚麼事呀？他只是把水饋打了，所以不敢進來。』

於是一面這樣說着，——雖是帶着咆哮的樣子，在世界上確是頂善良的人，——便起身去開門看看傑克究竟怎樣了。他不必走多遠；傑克已站在門前的樓梯的角處，空着兩手，默默的，呆呆的立在那里。一見了愛酒特先生，就變了臉色，用着一種又悲痛又微弱的聲音，啊！非常

微弱的聲音說道：『我打破了他』……他竟自打破了他啊……

在愛酒特家的記事錄中，我們就叫這件事做『水鑽戲』。

當其我們父母想到我們的教育時，距我們到里昂差不多有兩個月了。我父親很想把我們放到公學裏去，但是太貴。愛酒特夫人道：『我們可不可以送他們到一個神道學校去？似乎孩子們在那里倒很好。』這意思頗見喜於我父親，並且適逢聖里西野是左近的一個教堂，大家便把我們送到聖里西野的神道學校來。

神道學校啊！確是很可愛的。並不像別的私塾定要給我們裝滿一腦袋的希臘拉丁，人家只教我們去做一些大大小小彌撒中的事情，只教我們去歌唱經文，教我們去磕頭禮拜，教我們去做奇怪的頌禱，這都是很困難的事。有時在一種聖日中，這里那里還有許多要變化要撮要的事，但這些都只是附帶的事。總而言之，我們在那里全是替教堂服務。至少每禮拜有一次，密拱教士撮着鼻烟，正正經經的向我們道：『明天，先生們，沒有晨課！我們要送殯去了。』

我們去送殯，好運氣呀！接着還有做洗禮，參與嫁娶，或是一位主教的拜謁，向病人做臨終懺悔等等。

我們每人在那小衣櫥裏都有一套教會的服裝：一件長尾巴的黑道袍，一件白披衫，一件漿糊有挺硬大袖口的白布袍，一雙黑絲長襪，兩頂小頭巾，一頂是布做的，一頂是呢製，還有幾條小白珠子繡的肩搭，應有盡有。

這習慣似乎使我們很好：愛酒特夫人說：『果真是消受了。』不幸就是我太矮小，這件事很使我不高興。你們請想，我有多麼高，簡直比我們教會中首座喀都夫先生的白襪子高不了許多，而且又如此的脆弱！……有一次，做彌撒時節，要把經典換一個位兒，那本大書重得異常，簡直把我累極了。在祭臺上面弄得我一路跌着走。這一天又是神聖降臨大禮。何等的醜啊！……但除了我那小身材上這些不便地方外，對於我的命運我倒很是很高興，夜間每當我們睡覺時，傑克同我，我們彼此一定說：『總之，神道學校是很好頑的。』真不幸，我們却不能久留在這里。因為我們家裏有一位朋友，是南方一個大學校的校長，有一天他寫信來問

我父親願不願送一個兒子到里昂公學去做校外官費生，他可以替他謀一個。

愛酒特先生便道：「這官費自然是爲達利設的了。」

我母親道：「傑克呢？」

「哦！傑克呀！叫他來同我在一塊，他於我定然很有益處。況且，我覺得他頗有商業上的嗜好。我們定可以使他成就一個大商人。」

老實說，我真不懂得何以愛酒特先生會看出傑克有商業上的嗜好。在這時，那可憐的孩子，除了流眼淚外並沒有別的嗜好，假若有人去考問他……但並沒有人去考問他，也沒人來考問我。

我到了公學時，第一件事就給了我一個打擊，便是在學校裏穿套衫的只有我一個人。在里昂，凡是有錢人家的子弟都不穿套衫；只有街上的孩子，爲人所呼爲浪兒的才有。我哩，却是有一件套衫，一件方格子的小套衫，還是開作坊時用的；因爲我既穿了一件套衫，所以就帶了一種浪兒的樣子……當其我一進課堂，那些學生們都譏笑我：『看呀！他有一件套

衫』那教習也扮了一個鬼臉，立刻就厭惡起我來。從此，凡是向我說話，總是在唇端上面，並且帶起一種瞧不起人的神情。從來他不曾喚過我的名字，常是這樣說：『哈！你去，那里，小物件！』然而我却對他說過二十次，我喚做達利愛——洒——特……末後，那般同學便給了我這個『小物件』的綽號，因而我就把這綽號保存下來……

還不僅是套衫使我和別的小孩子不同。別的孩子們都有體面的黃皮書包，都有香得很好的黃楊木墨水壺，都有硬面子的抄本，都有在簽題上印了許多花紋的新書；我哩，我的書是在河邊舊書攤上買的，又起了霉花，又褪了顏色，又發了酸臭的；書壳子往往變做了破布，又往往缺少一些篇頁。傑克却非常能幹，替我極力把那些書，用了許多厚紙版同許多濃膠裝訂起來；但他總是把膠用得太重，弄得膠臭難聞。他又拿一幅沒有邊幅的袋子替我做了一個書包，倒很便利，不過膠也用得太多。膠和紙版的用處，對於傑克竟變做了一種癖嗜，如同他眼淚的用處一樣。在火的跟前他隨時都放了一大堆裝膠的小罈子，並且只要他從店裏逃得一些時間出來，他就來粘膠，裝訂，糊書壳。其餘的時候，就送包裹到城裏，寫口述，到糧

食店，——總而言之學商業。

至於我哩，既然懂得人家是幫費生，人家穿了一件套衫，人家叫做『小物件』，那嗎就應該比別的學生加倍用功才可以相等，果然！這小物件遂竭盡心力的用起功來。

猛勇的小物件啊！當冬令時，在他沒有燒火的房間裏，我見他坐在書桌跟前，腿上圍着一條毡子。外面，薄霜敲到窗上的玻璃。在店子中，正聽見愛酒特先生念道：『我接到本月八日的大札。』

傑克也哭喪着聲音複念道：『我接到本月八日的大札。』（譯者註：這就是寫口述了。）

有時，那房門輕輕的打開，原來愛酒特夫人她進來了。踏着脚尖走近小物件的身旁，許……

……（譯者註：此字是做招呼的聲音）

她很低聲的向他道：『你在用功嗎？』

『是的，母親。』

『你不冷嗎？』

「哦不呀！」

小物件撒謊，其實他很冷的。

於是愛酒特夫人遂捱着他坐下，帶着她編織的東西，很長久的留在那里，悄悄數着她的綫路，有時又帶着一聲長歎。

可憐的愛酒特夫人啊！她往往想着她親愛的故鄉，她本不希望再看見的了……唉！只因爲她的不幸，只因爲我們大家的不幸，她不久就要重見她的故鄉了……

(二)他死了！請爲他祈禱！

這是七月中的一個禮拜一日。

這一天，一出公學，遂讓自己混着去頑了一會槓架，當我決意回家時，比先前預算的時間已很晚了。從德羅場到郎德爾倫街，我使不停步的跑着，把書本裝在腰帶裏，便帽啣在牙齒當中。然而，我是極害怕我父親的，因在梯子前喘息了一會，同時便杜撰了一樁故事用來解釋我所以遲遲回來的原故。因而，我方大胆的拉動門鈴。

愛酒特先生親自來給我開了門。他向我說：『你回來這樣晚呀！』我便戰慄着說起我的誑話來；但這親愛的人却不讓我說畢，便把我摟到懷中，很長久很寂靜的把我抱吻了好一會！

我至少本是等着來領受一種熱罵的，這種接待倒令我吃了一驚。最初我還以為定然是聖里西野的司鐸來同我們晚餐的原故；因為我有了這種經驗，曉得在這一天人家方不會訓斥我的。但一進了餐室，我立刻就覺得我錯了。因為桌子上只放了兩份食具，我父親同我的。

我驚怪的問道：『母親呢？傑克呢？』

愛酒特先生拿起一種不曾習用過的溫柔聲氣答應我道：『你母親同傑克都走了，達利；教士哥哥現在病得很利害的。』

接着，因為看見我臉色大變，他又差不多很安閒的說了幾句，特為來安我的心道：『我所謂病得很利害，不過是一種說話的態度；人家寫信給我們說教士病到了床上；你是知道你

母親的，她便立意要去看一看，我遂叫傑克伴着她去……其實，毫不要緊的……目前，你且坐下來吃罷，我餓得要死了。」

我便坐上桌去也不說甚麼，可是一想及我教士大哥病得利害，我的心就難過極了，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眼淚忍住。我們彼此對着面，吃得很憂愁的，並不說一句話。愛酒特先生吃得很快，喝得很多，接着，忽然的便住了手，只是尋思起來……至於我，更端端正正坐在桌子那端，直如被人打糊塗了的一樣，遂想起教士到作坊來時給我們談的許多好故事。我又會看見他勇敢的擦起他的道袍跳過落水池去。現在我揣想起他來，躺在床上了，病了，（啊！病得好利害，覺得有些東西向我鼓說似的。）便增加起我極想知道他消息的憂愁，於是就聽見我心坎上有個聲音向我道：『上帝譴責你，這就是你的過錯！理應走入正途上來，理應不要撒謊了！』充滿了這種上帝可怕的思想，因為來譴責他，所以才把他哥哥弄死了，小物件自己悲傷已極，便道：『再不了，不呀！再不了，出學校時我再不去頑槓架了。』

餐畢了，燈已點着，遂開始坐起夜來。愛酒特先生便把他帳簿放在桌上，剩果殘餚中間，高

聲的計算起來。菲勒，就是殺巴巴羅特的那隻貓兒，在桌子四周一面徘徊一面淒然的叫着……我哩，便去打開窗子，也就靠在那里……

天已夜了，空氣很重濁的……聽見下面的人都在各家門前又說又笑，羅瓦噶斯炮臺上的鼓也遠遠的敲動起了……在那里有好些時候，一面想着那些不得意的事，一面茫然的在夜色中望着，及至門鈴魯莽的響起了，方猛然停住了我的貯盼。我很驚駭的把我父親看了看，我確信在他臉上會看見一種又悲傷又發痛的顫動閃了一閃，而這種東西就是剛才侵入了我心上的。這種門鈴的響聲委實令他害怕，當然是令他害怕的。

他低聲的向我說：『有人在拉門鈴！』

『請你莫動，父親！我去。』於是我便跑向門前去。

一個人站在樓梯轉角處。暗地裏一碰見他，便遞了一件東西給我，使我遲遲疑疑的去接他。

他說：『這是一封電報。』

『一封電報，偉大的上帝呀！爲的甚麼事？』

我戰慄着將他接過來，並且我業已把門關上了；但那人却拿腳把門推開，冷氣逼人的向

我說：『還得簽個字哩。』

還得簽字呀！我並不知道：我所接的電報，這還是第一封。

愛酒特先生叫着我道：『誰在那里，達利！』他的聲音已戰動起來。

『沒有別人！只是一個窮人。』……於是便向那人做個手式叫等着我，我遂跑進房間，摸索着把筆在墨水壺裏蘸了一下，又跑了出來。

那人道：『簽在此處。』

小物件就在那樓梯中的微光裏，用着打戰的手把字簽下，跟着關門進來，把那電報藏在套衫下面。

哦！不錯，我把你藏在我套衫底下了，不幸的電報，我不願意愛酒特先生看見你；因爲事前我就曉得你是來報告我一些可怕的事情的，所以我打開你時，你斷斷駭不着我了，你聽我

說，電報！你斷斷駭不着我，我的心已經猜透你了。

我父親看着我問道：『是一個窮人嗎？』

我毫不慚愧的答道：『是一個窮人；』因為要解釋他的疑慮，我就仍然倚靠在我原來的地方。

我在那里又停留了一些時，也不動聲，也不說話，在懷中捏緊了那張紙，他直把我的心燒着了。

這時，我勉強來推想，勉強鼓起我的勇氣，自己說道：『你懂得甚麼？或者這是一個好消息。或者人家寫的是他已經病愈了哩……』但到底，我很覺得這不是真的，我很覺得我是自己騙自己，我很覺得這電報必不會說他病愈了的。

末後，我遂決意到我房裏去，以便清清楚楚看一下我所拿着的究竟是甚麼消息。我緩緩的出了餐室，不動聲色；但一進了房間，我便怎樣狂急的點起燈來！我兩隻手是怎樣的抖着去打開這封報死的電報！當我展開他時，那滾熱的眼淚直把他澆濕了……我來回讀了二十

次，常希望我把他讀錯了；但是，可憐的我呀！我清清楚楚的讀了又讀，反轉總是一個意思，除了他最初所說的外，我實不能使他說點別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明白他所說的是：「他死了！請爲他祈禱！」

我哭着站在這張打開的電報前，停留在那里有多少時候，我不清楚了。我只記得那眼睛把我弄得熱痛已極，只記得出房間之前曾許久的洗了一回臉。接着，我重走進餐室，在我那掣動的手上捏着這封十分可惡的電報！

現在，我怎樣辦呢？我怎樣才可以把這驚人的消息報告給我父親？把我獨自守着秘密的又宣布出來豈非是可笑的兒戲？早一點，遲一點，難道他就不會知道嗎？真糊塗呀！頂少，若那電報到時我就一直交給他，我們一同打開；現在，甚麼也說完了。

當其我暗中自語的時候，我就挨近桌子在愛酒特先生身畔坐下，正在他的身畔。這可憐的人，緊閉着嘴唇，拿起他筆管上的羽毛，正戲玩着去搔那菲勒的白臉。他這樣的自娛倒把我的心捏緊了。我見他那善良的面孔上，燈光照着半邊，這時節正活潑正笑容可掬的，我很

想向他說：『啊！不要笑了，我請你不要笑了罷。』

其時，我正把電報拿在手上，如此愁苦的看著他。愛酒特先生便舉起頭來。我們的視線碰着了，我不知道他在我眼光裏看見了甚麼，但我却知道他的臉登時就變了色，却知道一個巨大的呼聲從他胸中迸出，却知道他拿起一種失魂落魄的聲音向我說：『他死了，是不是的？』却知道那電報從我指頭上滑落下去，却知道我就咽哽着倒在他的勝膊中，却知道我們彼此挽着勝膊許久的，發昏的大哭起來，至於我們脚下，菲勒正在頑那電報，那報死的可怕電報，就是使我們下淚的根由。

請聽，我並不撒謊：當這事已經過去許久了，當他長眠地下也許久了，我親愛的教士，我多麼愛他；現在還是如此，當我接到一封電報時，不能不帶着一種驚懼的戰慄來打開他。彷彿我就要來讀『他死了』，應該『爲他祈禱』呀！

(四) 紅抄本

在那顏色黯淡的舊彌撒經本上，大家不是尋得着那代表七種苦痛的聖母像嗎，她每邊

臉上都有一條大而且深的皺紋，藝術家所以要畫一道痕跡在神像面上的意思，不過表示給我們：『瞧，她怎樣的哭泣呀！……』這條皺紋——淚痕——我可以發誓說在愛酒特夫人的瘦臉上我已經看見了，當其葬了她的兒子，重回里昂的時候。

可憐的母親，從那天以來她便再不想歡笑了。她的衣服永遠是黑，她的容顏永遠是悲傷的。衣服上的顏色就和她心頭的顏色一樣，她已是帶了重喪，無論如何都離不去的……其實，在愛酒特家庭內並無一點更變；只稍稍憂鬱一點罷了。聖里西野的司鐸誦了幾卷彌撒來安息教士的靈魂。大家又把他們父親的一件舊工衣爲孩子們改了兩件黑衣，於是這一生，悲哀的一生便開始了。

我們親愛的教士死去已有些時，有一晚，當其我們睡覺時，我很驚怪的看見傑克把我們的房門關了又鎖，並小小心的把門邊的空隙皆掩好了，並且做完了，便帶着一種正經和秘密的神情對我走來。

理應告訴你們，自從他從南方回來後，朋友傑克的習慣當中竟發生一種奇怪的變動。第

一，說來很少人相信，就是傑克已不再哭了，或者幾乎不再哭了；其次呢，那糊書壳的狂熱對於他也差不多沒有了。在家庭中，大家毫不覺得，但我，却很看出傑克有了別的事故。好幾次，我察見他在店子裏，獨自一人又在說又做着各種的手式。夜裏，他並不會睡着過；我聽見他牙齒之間總是含糊有聲，接着又忽的跳下床來，大脚步的在房間裏間踱……種種都不自然，我一想到這里便令我生懼。我以為傑克快要變做瘋子了。

這一晚間，當我看見他把我們的房門關了又鎖時，這種瘋人的思想便又到了我腦筋中，於是我就生了一種驚懼的舉動，我可憐的傑克啊！他自己並不覺得，還很莊嚴的把我一隻手握在他手上。

他向我道：『達利，我即刻就要信託你一點事情，但須給我發誓永遠不要說出來。』

我登時便明白了傑克並不是瘋子。毫不遲疑的我即應道：『我給你發誓，傑克。』

『罷了！你不曉得嗎……許……我做了一首詩，一首偉大的詩。』

『一首詩，傑克！你做了一首詩！』

因為要通通的回答出來，傑克便在他外衣底下取出一冊大的紅色抄本，他自己裝訂的，
簽題上他業已端端正正寫着：

『宗教！宗教！』

十二唱詩 愛酒特（傑克）著

直是一件非常的大事，我竟似發了昏了。

你們懂得麼？……傑克，我哥哥傑克，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哭哭啼啼以及弄小膠鬚子的傑克，竟做起『宗教！宗教！』十二唱的詩來了。

而且沒有一個人疑惑他！而且人家給個籃子挂在他手腕上仍接連連的在遣他往小菜店去！而且他父親更歷來沒有的叫着他：『傑克，你是一頭驢子！……』

哈！可憐的愛酒特（傑克）！若是我有胆子時，我真要怎樣的跳起來歡歡喜喜的撲着你，的鬚子。可是我不敢……請想呀！……『宗教！宗教！』十二唱詩……然而真理却迫着我來說這首十二唱詩實在不曾做完。我相信除了那第一唱的前四句外他也不能再做了；但你

們須知道，在這種東西的著作中，開始時即有若干的困難，愛酒特（傑克）就很有道理的說是：『現在我已成了四句，其餘的却不要緊了；這只不過是時間上的事情。』（看這四句詩。這四句卽是那夜我所看見的，在紅抄本的第一頁上楷寫得很齊整）

『宗教！宗教！』至大的稱讚與妙！動人和岑寂的聲音。哀矜！哀矜！請不要笑，這已值得他許多辛苦了。

雖然其餘只是時間上的事情，但愛酒特（傑克）却終未能做到……這有甚麼方法呢？大抵詩歌都各有他們的命運的；似乎那『宗教！宗教！』十二唱詩的命運便是終久不能成十二唱就算了。這位詩人縱嘔盡心血，但除了那四句外他斷乎不能再做一句。這由於命運定下了。到末後，這不幸的孩子，忍不住了，把他的詩送給了魔鬼，於是就和詩神 Muse 告了別。（原註：在那時候大家還叫做 Muse）（譯者註：Muse 是希臘文學之神，維曼派後來就引伸這個名詞作詩歌之意，詩人用來代表詩歌之神。）同時，他的哭泣又重生了，那些小小的膠鱗子也在火跟前重現了出來……那紅抄本呢……哦！那紅抄本，也有他的命運的，那

件東西。

傑克向我道：『我把他送給你，隨便你寫甚麼。』你們知道我又寫些甚麼呢？……我的詩，可憐啊！小物件的詩。傑克真把他的辛苦給了我了。

現在，正當小物件在學拈韻的時候，若果讀者願意這樣做，我們就大踏一步把他的生活跨過四五年來罷。很快的便到了一八……年的某一年的春上，愛酒特家那時的光景至今尚未遺忘，所以連在家庭中的日月都還記得。

其實，我寂寞中所經過的這種生活片段，讀者決不至於不知道的。常常都是一樣的曲子，眼淚和悲哀！這些事原不能免的，房金是給得遲了，債主是演過許多戲了，我母親的金鋼鑽是賣掉了，銀器是抵押了，床上的被單是有了洞了，褲子是撕成條子了，各樣東西是缺乏起來了，終日都低聲下氣了，這句：『明天我們怎樣做呢？』是聯翩不斷的，法庭傳達吏的粗暴聖鈴聲是響了，當我們走過時看門的也笑起來了，再次就借貸起來了，再次就被人拒絕了，再次……再次……

這便是我們在一八……年的情形。

就這一年，小物件便要在哲學班卒業。

若我記憶強，便想起這是一個很自負的年輕孩子，舉止十分的正經好像一位哲學家，又像一位詩人似的；其實，並不比一隻長統靴子高，腮頰上也沒有一根鬚。

有一早晨，這位大哲學家小物件正預備去上課，老愛酒特先生便把他喚入店去，剛剛看見他進了門，立刻就粗聲的向他說：『達利，丟了你的書本，不要往公學去了。』

說了這幾句，老愛酒特先生便大脚步的在店中踱了起來，不聲不響。他顯然是感動得很，我敢向你們斷言，小物件也是一樣的……沈寂了很久之後，老愛酒特先生方又說了起來：他說：『我的孩子，我有個壞消息告訴你，哦！壞極了……我們已是迫不得已的要大家離散了，就是這個原故。』

說到此處，那半開的門後便有一種巨大的嗚咽，一種傷心的嗚咽，響激過來。

『傑克，你是一頭驢子！』愛酒特先生並不同過身去只這樣叫了起來，接着他又說道：『

我們到里昂來，有八年了，我們自被革命黨弄得破產之後，我只希望努力工作終要重興起我們的家業；但是惡鬼擾在裏頭！我只是接連連的陷在債務裏，陷在憂愁裏，渾身都陷入了……目前，已到盡頭，我們都墮入了泥塗……因為要自拔出來，我們只有取離散的一種辦法，現在你已是長成了，把剩餘的一點東西賣去，我們便各向一途去尋我們的生活罷。」

看不見的傑克又重新發出了一種嗚咽去打斷了愛酒特先生的言語；就是愛酒特先生自己也多麼感動，他竟自不能再生氣了。他只做了個手式叫達利去關門，門關後，他才說道：『因此我便決定了一直到家業重振的一天，你母親往南方去，到她兄弟家去生活，即是到舅父巴底士特的家裏。傑克仍留在里昂；到抵押店去尋一個小店員的位置。我哩，就到葡萄酒公司去做一個捐客……至於你，我可憐的孩子，也當然自己去謀你的生活……恰好，我正接了大學校長一封信，他已給你尋了一個監學的位置，拿去，念罷！』

小物件把信接了過來。

他一面看一面說道：『照我所看的說來，我沒有耽擱的工夫了。』

『明天就得起程。』

『也好，明天我就走……』

說着小物件已把信重疊起來遞還他父親，他拿信的那隻手並不戰動，真果是一位大哲學家，好像你們所見的一樣。

就這時候，愛酒特夫人已進了店子，傑克也怯生生的跟在後面進來……兩個人走近小物件的身畔，一言不發的把他抱吻起來；原來這些經過的事情他們昨天就洞悉一切了。

愛酒特先生粗聲暴氣的道：『大家去收拾他的箱子罷！他明天早晨便要上船走了。』

愛酒特夫人長歎了一聲，傑克更咽哽個不了，於是都不言語。

在這個家庭裏頭，大家便開始來忍耐那不幸的事了。

到了第二天的這個可紀念的日子，全家都伴着小物件上了船。這真是一件奇怪的遭遇，六年前把愛酒特一家人載到里昂來的，也就是這隻船。船主仍是熱里愛斯，廚子仍是孟特李馬！自然然而就令人想起了亞奴的雨傘，魯濱孫的鸚鵡，以及上岸時的許多故事……這

些舊影遂把那登程的離愁解散了一點，於是愛酒特夫人的唇角上也微微引出了一絲笑意。

忽然鐘鳴了，應該起程了。

小物件遂擺脫了他朋友們的擁抱，毅然走過了跳板。

他父親向他叫道：『諸事謹慎。』

愛酒特夫人道：『珍重些，不可害病。』

傑克本打算說的，但不能說；他哭得太利害。

小物件他却不哭。我曾經向你們說過，這是一位哲學家，凡是明白事理的哲學家照例是不應該多感的……

然而上帝才知道他是如何的愛那幾個人：這幾個親愛的造物，他竟在大霧中間捨去了。上帝才知道他對於這幾個造物是怎樣的甘願把他所有的血所有的肉都給了他們……但是有甚麼辦法呢？那種離開里昂的樂趣，那種旅行的醉迷，那種自家覺得是一個人的驕

矜——自由的人，做事的人，獨身旅行而且去謀生活的人——凡此種種竟把小物件弄昏迷了，並且禁止他去尋思，是他應該尋思的，尋思那邊站在羅淪江岸上，咽哽難言的三個親愛的人……

哈！這三個人又都不是哲學家。在一種含悲的眼裏，滿盛柔情的眼裏，隨着那船的喘息的步履，直到他的烟影比飛在天空的燕子還小時，尙做着手式叫道：『再會啊！再會啊！』

當這時候，那哲學先生已緩步的在甲板上徘徊起來，兩手插在衣袋裏，光着腦袋。打了一會哨子，又把口痰咳吐得很遠的，又偷着眼睛看了一會婦人，又仔細參觀了一會機器，一會又像大人一樣走起路來把肩頭聳着，自己覺得很爲冠冕。不過在到維埃倫之前，他方把廚子孟特李馬和他兩個當下手的駭了一跳，因他曾經在大學裏面，並且曾在那里謀了他極好的生活。這些先生們遂大大恭維了他一番。因此更是使他驕傲起來了。

一到他故鄉時，小物件第一件在心的，便是往大學學士會去，因爲大學校長就住在那里。這位大學校長，是老愛酒特的朋友，是一位又高大又堂皇又活潑又瘦瘠的老者，毫不覺

得他是個矜誇的人，也不像是那一類的人。他拿起了一種十分的善意來接待愛酒特的兒子。不過在事前，當其一個人剛把小物件引到他辦公室來時，這位正直人却禁不住做出了一種吃驚的樣子。

他道：「哈！我的天呀！他怎生得這樣的小啊！」

實實在在在小物件真果小得可笑；並且態度也非常的年輕，也非常的瘦弱。

他一想，大學校長的呼聲竟給了他一個可怕的打擊：「他們定不願意我了。」於是他便渾身亂戰起來。

幸而竟自不如他那可憐的小腦筋中所猜想的，這校長又說了起來道：「走過點來，我的孩子……我們就要使你去充當一個監學了……不過像你這種年齡，同着這種身材這等面貌，這件事對於你却比別人更要困難一點……但是，既然應該做的，既然應該謀你的生活，我親愛的孩子，我們總須把他整頓得頂好才是……起頭，我們且不必把你安置在一個大點的學校裏……我只送你到一個普通學校去，距這里有好幾里，在撒爾郎，萬山中間

……在那里，便去預備你人生的事業，便去操練你的職務，便去長高一點，便去生一點腦子；且等那鬚根生出來時，我們再會好了！」

一面說着，這大學校長遂寫了一封給撒爾郎德公學校長的信，特為舉薦這個被他保護的人。信寫畢了，遂交給小物件，並叫他本日就起身去；至此，又給了他一些慎重的忠告，並且臨走時一面許他不會忘記他，一面又極親密的在他臉頰上拍了一拍。

於是我的小物件真高興了。從學士會書記處的梯子上四級一步四級一步的滾跑下來，並一口氣跑去尋了一個往撒爾郎德去的車位。

公車要午後才起程；還有四點鐘的耽擱！小物件借此就到城外曬了一回太陽，借此就去眩耀了一回他的同鄉們。第一件工作做畢了，便想着要去吃一點東西，於是就留心要尋覓一個與他錢包相稱的小酒館……正對着兵營，他便看見了一家鮮明清潔的飲食店，挂了一塊又體面又嶄新的招牌：「周遊法蘭西的伴侶。」

他遂自言自語道：『這就是我的事了。』但又遲疑了幾分鐘後——小物件之進飯店這尙

是第一次哩，方才決然推門進去。

這時候酒店裏正清靜。四壁塗着石灰……幾張橡木桌子……一角上放了許多旅行用的手杖，杖端包着銅，纏着五色帶子……在櫃臺裏，一個肥人正鼾睡着了，鼻子直埋到報紙中間。

小物件道：『喂！有人麼！』一面把拳頭敲着桌子，彷彿一個酒食店的老主顧一樣。

那櫃臺內的肥人毫無醒意；反而從酒店後面，那位店主婦倒跑了來……一眼看見偶然的天仙給她引來的這位新客，她便大叫起來道：『啊！啣！啣！達利先生！』

小物件也同叫道：『亞奴！我的老亞奴！』於是兩個人便彼此擁抱起來。

哈！我的天，不錯，這是亞奴，老亞奴，愛酒特家舊日的女僕，現在的酒店主婦，遊侶的愛護者，嫁給了讓比野羅爾的，就是在櫃臺那里打廚的肥人……她何等的高興，你們知道的，這正直的亞奴，她看見了達利先生是何等的高興呀！她是怎樣的親他！怎樣的抱他！怎樣的摟他！就在這些表現當中，櫃臺上的男子便醒了。

開始他頗有點驚愕他老婆同着一個不相識的少年正做得如此的親熱；及至向他說了這不相識的少年即是達利愛酒持先生，讓比野羅爾便喜歡得通紅了臉皮，極親熱的來周旋他這位著名的來客。

『你吃了午餐不會，達利先生？』

『我說老實話，不會吃，我的好比野羅爾……所以我正走入這裏來。』

正直的天神！……達利先生不會用餐！……老亞奴遂跑入她的廚房；釀比野羅爾遂快快走入地窖，——一個可稱頌的地窖，揆遊侶們說來。

一轉手間，刀叉也擺好了，食品也齊備了，小物件只有坐下去的動作……在他左方，亞奴替他切着麵包條子，預備來蘸食她那又白又如奶皮一樣又嫩的新鮮雞蛋……在他右方，釀比野羅爾給他掛上一種『教皇新堡』牌子的陳酒，這酒好像放了一握紅寶石在盞底似的……小物件高興極了，他喝得來猶如十二世紀的健兒，吃得來猶如慈善會的教士一樣，並且在窗縫的咀嚼當中，還要設法來談論，他是從大學那里來的，因才使他謀得了他高

貴的生活。他說到『謀得了他高貴的生活』的一句話時，當然可以想見得出是一種甚麼樣的神情——老亞奴遂狂喜的讚美起來。

釀比野羅爾的喜歡却不很利害。他覺得達利先生之謀他的生活原是極尋常的事情，既然他已到謀生地位。他在達利先生的年齡上，他，釀比野羅爾已經到社會上奔波了四五年了，但是並不會拿一個小錢回家……

當然，這位尊貴的店主人只獨自這樣尋思罷了。胆敢把釀比野羅爾來和達利愛酒特相比！……亞奴定不寬恕他的。

此刻，小物件忙極了。又說，又喝，又吃，又興奮；他眼睛也明了，臉頰上也發光了。啊！他又遣主人比野羅爾去尋了幾隻孟子來！小物件要和他碰盃飲壽了……比野羅爾拿了孟子來，大家就舉起酒盃……開始飲愛酒特夫人的壽，其次飲愛酒特先生的壽，又次飲傑克的壽，飲達利的壽，飲老亞奴的壽，飲亞奴丈夫的壽，飲大學的壽……還飲了一些甚麼其他的壽呢？……

兩點鐘便如此的一面暢飲一面暢談的過去了。大家談起已往的事情簡直是黑顏色，將來的事情定是玫瑰色了。大家又說起了作坊，里昂，郎德爾倫街，以及這可憐的教士，說到教士大家尙多麼的愛他……

忽然小物件便起身要走了……

老亞奴戚然的說道：『就要走了嗎！』

小物件告了罪；因他在起身之前還要去一個城內人，是一個重大的訪候……真個抱歉！大家相處得如此其好的……大家還有許多待說的話哩……畢竟，既然應該走，既然達利先生要去一個城內人，於是他那『周遊法蘭西』的朋友們也不挽留他久坐了……

『一路平安，達利先生！上帝指導你，我們親愛的主人！』一直到街心裏，讓比野羅爾同他的老婆一路說着他們送別的言詞伴着他。

你們可知道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城內人，小物件在起身之前所願去看的？

就是那作坊，就是他非常愛過並且非常哭過的那個作坊……就是那花園，那機械室，那

大楓樹，所有他兒童時候的一些朋友，所有少小光陰中的一些樂趣……你們有甚麼辦法呢？人心自有他的薄弱處；他只能愛他所能愛的，乃至愛到樹木，乃至愛到石頭，乃至愛到作坊……況且，我會向你們說過那老魯濱孫的歷史，自回了英國，又再航海出來，不曉得走了幾千海里特爲來重看他的荒島。

小物件才走了幾步，爲來重看他的故物，所以不足爲奇。

那大楓樹從屋上伸出他亂蓬蓬的頭來，已認識他那老朋友，正大脚步的對着他走來。很遠的他們便向他打起招呼，並且彼此傾着身子，好像說：『看那達利愛酒特！達利愛酒特回來了！』

他走得極快，極快；然而一到了作坊跟前，就忽然站住了。

那灰色的高牆上已不復有夾竹桃，同石榴的樹杪……也沒有窗櫺，也沒有樓屋；更沒有機械室，只是一所修道院。門上面一個紅砂石的大十字架，四周稀稀幾個拉丁字。

哦！哦！作坊已不是作坊；却是一所加爾麥立特修道院，此處是男子從不能進去的。

(五) 謀你的生活

撒爾郎德是色維倫的一個小城，建築在一帶狹谷的深處，四面高山圍繞彷彿一道高牆。太陽照着時，就是火爐；北風吹着時，就是冰山……

我到的這夜，從早晨就吹着北風；雖然是時已在春天，而小物件踞在公車頂上，才一進城，就覺得那寒氣直透心臟。

街道又黑暗又荒涼……在校場上，有幾個候車的人，在那不甚光明的候車室前緩步的徘徊。

我剛剛走下車頂，一分鐘不遲延，便尋路往公學來。我很急忙的就要去就職。

公學離校場並不遠；穿過兩三條寂寞的大街後，那替我運箱子的人便在一所大屋子跟前站住了，那屋子好像死了多年似的。

他一面舉起那極大的門槌來敲門，一面說：『這裡就是了。』

我們進了門。我便在那穹窿下面，黑影裏等了一分鐘。那人把我的箱子放在地上，說付了

工資，他就很快的走了……沒多久，一個醉醺醺的看門人，手上拿着一盞大提燈，走到我的身畔。

他帶着一種睡態向我道：「你當然是個新學生了？」

「我並不是學生，到這里來要算是監學；請引我到校長處去……」

看門的吃了一驚，把他的便帽略略舉了一舉，並邀我到他門房裏去等一分鐘。因為一剎鐘前，校長同那般孩子們都往教堂去了。須等晚禱畢後，方能引我去。

在這門房裏，大家已用畢晚餐。一個長着八字鬚的放蕩漢子挨在一個又瘦又小又貧寒的婦人身畔，正啜着一盃燒酒，那婦人黃得像一個凍梨，暖衣擁到耳邊，用一條褪色搭巾蓋着。

那長八字鬚的人問道：「甚麼事呀，喀沙捏先生？」

看門的指着我答道：「就是這位新監學……這先生怎的矮小，我起初還以為是一個新學生。」

那長八字鬚的人從他酒盃上把我看道：『果然，我們這里果有許多學生，比這位先生還高大，還年長一點……如像年長的維以湧，便是一個例。』

看門的更道：『還有骨碌惹哩。』

至此，他們便低聲的交談起來，鼻子埋在惡劣的燒酒裏，並時時拿眼睛來瞅着我。

忽然鐘聲響了；一陣很大的步履聲便在門前走過。

喀沙捏先生遂起身向我說道：『晚禱畢了，我們上樓到校長處去罷。』

他取了他的提燈，我便跟在後面。

這公學彷彿很大……幾道無盡的走廊，幾處廣大的穹窿，幾道帶着精製鐵欄的大梯……但都是舊的，黑的，烟薰塵撲的……看門的告訴我，在革命以前這房子是一所海軍學校，容有八百個學生，都是很貴族的。

當其他把這些珍貴的知識給了我後，我們便走到了校長的辦公室前……喀沙捏先生輕輕的把那兩扇障呢的門推開，並在木框上叩了兩下。

裏面回了一聲：『進來！』我們便進去了。

這辦公室很寬大，用綠呢裝飾了的。靠後，在一張長桌跟前，校長正在一盞放白光的燈下寫字，那燈罩遮得矮矮的。

看門的把我推在他的前面道：『校長先生，瞧這位新監學，他就是來替代色里野爾先生的。』

校長並不停手的道：『就是了。』

看門的鞠了一躬便出去了。

校長寫畢之後，回身來對着我，我始能盡量看出他那又乾又青的小面孔，兩隻無色彩的冷靜眼睛灼灼的放出光來。他哩，他那一面，因為要好生端相我，遂將燈罩舉起，並把一隻單眼鏡挂在鼻子上。

他遂在他軟椅上跳了起來叫道：『却是一個小孩子！弄了一個小孩子來怎樣辦呢？』

這一來，小物件就恐怖得了不得；覺得已被人趕到街上，沒有救了……他僅能強勉訥訥

的說了兩三語，並把薦書呈與校長，他就是因此才來的。

校長接過信來，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把信疊起，又把信展開，再讀了一遍，末後他才向我說，幸虧大學校長那樣特別的保薦，幸虧我家庭的尊貴，縱然我太年輕使他就心，他仍允許我在這里服務。接着他就把我新任職務的重大處演說了一長篇；可是我並沒有聽見。我這一方，最要緊的只須人家不驅逐我……

我正在心情擾亂之際，一個可怕的鐵器聲音忽把我警覺了。我急忙回轉身去，覺得正對着一個生着紅髯的長人，他走入辦公室時並沒有人聽見：這便是總管理員。

他腦袋偏在肩頭上，帶起極其溫和的笑容把我看着，一面搖着懸在他食指上的一個鑰匙環子，那上面大大小小套了好些鑰匙。那笑容雖對我表示出他的溫情，但那鑰匙却用着一種可怕的聲音呼叱起來，——嘩喇！嘩喇！嘩喇！——很使我生長。

校長便道：『尼約先生，你瞧色里野爾先生的替人來了。』

尼約先生鞠了一躬，並對我笑着，直是世界上最和藹的人。他的鑰匙，却相反，拿起一種又

狡猾又惡劣的樣子來搖擺着，好像是說：『這個小人兒來代替色里野爾先生呀！罷了！罷了！』

校長也同我一樣明白這鑰匙所說的話，所以才歎了一聲道：『我覺得失了色里野爾先生，實是我們一件不可償的損失（至此那些鑰匙也迸發出一種真正的啞哽來……）但我已決定若果尾約先生願意把這新盛學置於他的屏藩之下，並且把他對於學校的規律，秩序，管理上的各種思想，都願一一銘印給他，或於色里野爾先生走後不致有十分的困難。』

尾約先生仍然是笑容滿面極其溫和的答應拿他的良心來照應我，並極願拿他的計畫來幫助我，但那鑰匙却沒有善意，那東西，只聽見他東搖西擺並顛狂的吼道：『如果你亂動了，小怪物，要受罰的。』

校長末後便說道：『愛酒特先生，你可以去了。今夜，你還得到旅館去安息……明天八點鐘再到這裏來……請罷……』

於是他便用着一種客套樣子來送別我。

尾約越是笑容滿面，越是溫和，一直陪我走到門口；可是在別我之前，忽把一個小冊子放

在我的手中。

他向我說道：「這就是學校的規則，請拿去細讀並請拿去研究。」

跟着把門打開，我一出來便關了，一面搖起他的鑰匙……嘩喇！嘩喇！嘩喇！

這般先生却忘記了拿燈光來照我……我就在那極黑暗的大走廊中亂走了一會，摸着牆來試探我的去路。漸遠漸遠，有一點兒月光從一個高窗的窗櫺間射入，才幫着我打定了方向。猛然之間，在那夾道的暗地裏，有一點光線射出，直向我這方走來……我趕走了幾步，那光便大了，挨近了我，從我身畔走過，隱隱了，不見了。這彷彿是一個幻影；然而，任他閃過得怎的快，我究竟得着了一些零星的印象。

原來是兩個女人，或者是一個影子……一個是老婦人，有了皺紋，又矮小，曲腰駝背的，帶了一付大眼鏡，直遮了她半邊面孔；那一個，又年輕，又輕盈，身材稍稍細長一點，如像普通所謂幽靈似的，但有十即通常幽靈所無的十二雙黑眼睛，很大，而且非常之黑，非常之黑的……那老婦人手上提着小小一盞銅燈；那黑眼睛哩，却沒有拿甚麼……兩個影子從我身畔

走過時，又快，又寂靜，並且不曾看我，她們一直隱沒了好久，我還站在原來的地方，於一種又憂慕又害怕的印象之下。

我雖再摸着去走我的路，但心裏却跳得利害，並且在我跟前的黑影中，我總覺得那帶眼鏡的可怕的仙姑似還挨着那黑眼睛在行走的一樣……

然而又感着要去尋覓一個度夜的宿處；這倒不是一樁細事。幸而，那長八字鬚的人，我正碰着他在看門的門房跟前抽他的烟斗，立刻就答應了我的請求，允許引我到一個價錢又不貴又好的小旅館去。你們請想，我得他允許時是何等的快活。

這長八字鬚的人帶着一種善良孩子的神情；行路時，我已曉得他名字叫做羅熱，是撒爾郎恩公學中教跳舞，馬術，擊劍，體操等科的教習，曾在非洲輕騎軍中服了許久的軍役。這件事就很引起我對於他的同情。原來孩子們常常都帶有喜歡兵士的感情的。所以我們緊緊把手握着，在旅館門前告別時，顯然就預約將來須變成一雙好友。

現在，我來給讀者一個供狀。

當其小物件覺得獨自一人在這間冰冷的房裏，在那尋常不知名的旅館床前，遠隔着他所心愛的人時，他的心簡直碎了。這位大哲學家快要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似的了。生活現在威嚇着他；在生活的跟前他只覺得軟弱無能，於是他便哭了起來，哭了起來了。忽然的，在他淚花中間，自己的幻象遂在他眼前閃出；他看見了那荒蕪的屋宇，那失望的家庭，母親在這里，父親在那里……屋瓦也沒有了！火爐也沒有了！因之，便忘記他個人的不幸，只想着全家的愁苦，小物件遂取得了一種偉大而良好的決心：就是要重興愛酒特家庭，並且由他獨自一人把家業重興起來的決心。跟着，既是在生活中尋得了這個高貴的目的，於是就振奮起來，拭去了一個丈夫的貴重的眼淚，拭去了一個重興家業者的貴重眼淚，一分鐘不耽，便展開那本尾約先生的規則文章來瀏覽他的新職務。

這規則，尾約先生，即是這規則的作者，親手抄下的，確是一種專書，秩序井然的分作三部：

第一，監學對於長上的職分；

第二，監學對於同僚的職分；

第三，監學對於學生的職分。

所有種種情形這里都說明了，自打碎窗上玻璃起，一直到自修室中同時舉起兩隻手來問話止；所有關於監學的一切生活這里也記載得很詳盡，自辛俸數目起，一直到每餐應享受的半瓶紅酒止。

規則的末尾載了一篇很好的詞令，也就是對於規則自身好處的一篇演說；但是，小物件縱然非常尊重尾約先生的著作，可是實在沒有力量把他看完，於是——剛剛在那演說最好的一段上——他便睡着了……

第二天，八點鐘，我到了公學。尾約先生站在門前，鑰匙環拿在手上，正照管校外生入校。他遂拿起溫和不過的笑容來接待我。

他向我說道：『請在穹門下等一等，待學生們進去了，我再把你介紹給你的同僚。』

我便在穹門等着，緩步的徘徊起來，一面一躬到地的敬禮各位教習先生們，但先生們都氣喘吁吁的一瞥就走過了。只有一位先生還了我一禮，這是一位司錄，一位教哲學的教習，

尾約先生便向我說：『這是個古怪人』……當下我就很喜歡這古怪人。

鐘鳴了，各班都上了課堂……遂有四五個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年輕人，穿得不甚好，面容也都尋常，一路亂跳了來，一見尾約先生的神情便都止了步。

總管理員遂指向他們道：『先生們，這位是愛酒特先生，你們的新同僚。』

說着，他深深的致了一敬便走了，仍然是笑容滿面，仍然是腦袋偏在肩頭上，仍然是搖着他那可怕的鑰匙。

同僚們同我，我們都靜靜的互看了一會。

他們中間一個極肥極大的人便先說了起來；這即是色里野爾先生，有名的色里野爾先生，我將要代替他的。

他用着一種快樂的聲調叫道：『罷啲！這樣說來那一個跟一個的監學，簡直是一個不如一個了。』

這是一種表示我們中間身材太不相同的隱語。大家都笑得很利害，很利害的，我就是第

一個發笑的人；但是我敢向你們斷言那時候的小物件，直願把靈魂賣給魔鬼，只求把他身材加高幾寸。

那肥人色里野爾一面伸着手向我，一面又說道：『這倒不要緊，縱然大家不是生來在一個尺度之下，但彼此都可一口氣喝空幾瓶的……請同我們來，同僚……到巴爾北特咖啡店喝我一盃告別酒；我願意你也在一處……大家可以做個飲壽的相識。』

巴爾北特咖啡店，我新同僚引我來的這所在，位置在校場的面前。一般駐防的下級軍官們都在此地來往，一進門去就碰見了許多的軍帽和許多懸有劍鈎的帶子。

這一天，因是色里野爾的行期以及他的告別酒，所有常往來的人遂都集合齊了……一到之後，色里野爾遂把我介紹給那般下級軍官，大家都極懇切的來接待我然而實說起來，小物件的到來並不生甚麼大感情，所以很快的我便被人忘記的，只是怯生生的躲在那廳子的角上……當酒盃都斟滿的時節，那肥人色里野爾遂走來坐在我身邊；他已把外套脫去了，齒縫間啣着一個泥製的長烟斗，用碎磁把他名字的字母嵌在上面。所有的監學，一到

巴爾北特咖啡店，每人都有一個這樣的烟斗。

這肥人色里野爾遂向我說道：『哎！同僚，你瞧着在這職務中間還很有些好時光……總之，你到撒爾郎德來對於你治事之初的確是很好的。第一巴爾北特咖啡店的尚香酒就是有名的，次則那一方，就是學校裏，於你也不很壞。你以後去監督那些小人兒，須要像大家拿小鞭子指揮那般頑童們。當然看得見我是怎麼樣的待遇他們！校長並不惡劣；同僚們都是些好少年；只有那老太婆和那尾約老爹……』

我戰慄着問道：『甚麼老太婆？』

『哦！你不久就認識她的。晝夜一定的時間，大家俱碰得見她在學校中散步，戴一對大眼鏡……這是校長的叔母，任着這里經濟上的職務。哈！這惡婆子！我們若不餓死，這就不是她的過錯了。』

在色里野爾所給我的外貌上，雖然我覺得很忸怩，但我却認識是那戴眼鏡的仙姑。十來次，我都打算在我同僚話句中斷的時候問他：『那黑眼睛呢？』可是我不敢。在巴爾北特咖啡

啡店中來談黑眼睛呀！……

於時告別酒已動手了，酒盃斟滿了，斟滿的盃又空了；飲盡的，喊着哦呀哈呀的，球竿在空氣中揮動的，撞來撞去的，大笑的，又說又笑的，悄悄說話的……

漸漸小物件也覺得不甚胆怯了。離開了他的屋角，並且在廳子中間緩步起來，高聲說話，酒盃端在手上。

此刻，那般下級軍官已是他的朋友了；他厚起臉皮向其間一個人敘說他是一個富室兒郎，因為同着一般瘋狂少年遊蕩，人家才將他趕出了家庭的；他來當監學是爲的生活，但他並不想長久留在學校裏……你們懂得了，既然有如此其富的一個家庭！……

然而，我們的結合真不該呀！當其在巴爾北特咖啡店大家只知我是一個叛家的子弟，一個狡童，一個惡劣的怪物，並不知道，如大家將來可以相信的，是一個被發思譴責，來管理幼童的可憐少年，所以衆人都以青眼來看待我。那般頂老的軍官們都很敬重的來同我交談；過了一些時：到分手的時候，羅熱，就是那劍師，就是我昨夜相識的那位朋友，遂站了起來端

着酒盃來給達利愛酒特飲壽。你們請想那小物件是如何的珍貴。

給達利愛酒特飲壽便是分散的表示。其時已九點三刻，即是要回學校的時間了。

拿鑰匙的人正在大門下等候我們。

他便向我那位被告別酒喝來立不穩脚的肥同僚說：「色里野爾先生，這是末一次了，請把你的學生們引到自修室去；等他們進去後，校長先生同我，我們便好來安置新監學了。」果然，幾分鐘後，校長、尼約先生以及新監學，都做得很莊嚴的走入自修室。

校長在一篇不很長的演說中把我介紹給學生們，可是演說裏却裝滿了的訓詞；接着他就出去了，隨在後面的便是那位被告別酒喝來一陣一陣有些顛顛的肥人色里野爾。尼約先生留在最後。他並不演說，但他的鑰匙，嘩喇！嘩喇！却用着一種極可怕的样子來代表他說話，嘩喇！嘩喇！何等的威嚴，把所有的腦袋都駭來躲在桌面下，就是那位新監學自己也不安甯起來。

不久那可怕的鑰匙才到外面去了，於是一大堆狡猾的面孔便從書桌後面伸了出來；所

有的鵝毛管筆都啣在嘴上，所有又光明又機詐又狡黠的小眼睛都注定了我，並且一種切切私語的聲音遂從這一張桌子傳到那一張桌子。

我攀上了我的講臺時，微微有點打戰；於是便強勉把一種暴戾的眼光向四周遊行了一遭，跟着，又振起我的聲音，在桌上重而且脆的拍了兩下叫道：『用功，先生們，用功呀！』

這就是小物件開始他第一次自修的情形。

(二) 小學生們

都不惡劣；這些孩子們。他們從未使我洵過氣，我也很愛他們，因為他們尚不覺得這是公學，從他們眼睛裏就看得出他們的靈魂來。

我從未責罰過他們。有甚麼壞處呢？我們爲甚麼要去處罰雀兒們呢？……

自修室中年紀最大的才十二歲。十二歲呀，我請教你們！那肥人色里野爾却自誇是拿小鞭子來指揮他們的呀！……

我却不用小鞭子來指揮他們。其實我試出他們仍然是良好的。

有幾次，當他們很安靜時，我就給他們講說一段故事……一段故事啊！……何等的幸福！趕快，趕快，課本也掩了，書也關了，墨水壺，三角板，筆管，都夾七夾八的丟在書桌裏面；接着把手腕交叉在桌子上，睜起大眼睛來細聽。我曾爲他們編了五六段小說上的故事：如「一個蟬子出世」「兔子約翰的不幸」之類。這些故事很足以娛樂我的小人兒們，就我自己也足以自娛。不幸尼約先生却不懂得我們這種娛樂。

每禮拜有三四次，這帶鑰匙的可怕的人總得在學校裏循環監察一回，來看所有的人是不是按照規則在行事……因而有一天，他來到我們的自修室正碰講兔子約翰的故事剛在最動聽的時節。尼約先生進了自修室很奇怪的看着。小人兒們都狠狠起來，彼此互看着。講故事的人也即刻停止了。兔子約翰，打斷了，一隻腳尙翹在空中，正豎起他一雙可怕的大耳朵。

尼約先生站在我講臺前，笑容可掬的拿起他驚訝的目光向着那些空書桌看了一遍，他雖是不言語，但他的鑰匙却很利害的搖了起來：「嘩喇！嘩喇！嘩喇！好奇怪，何以大家都不用。」

功了？」

我非常戰慄的強勉來慰藉這可怕的鑰匙。

我便訥訥然的說道：『這般學生們在這幾天都很用功……我打算談一段故事來獎勵他們。』

尾約先生並不回答我，笑着點了點頭，最後還把鑰匙怒吼了一次方出去。

就這下午，在四點鐘休息的時候，他遂向我走來，仍然是笑容滿臉的，仍然是不發一語的，只把本規則遞給我，正翻在第十二頁上：『監學對於學生的職分。』

我懂得了是不應該談故事的，於是我就絕口不談了。

接連好幾天，我的小人兒們都很難慰藉。因為他們缺少了兔子約翰，但這故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中不能再向他們談了。我多麼的愛他們，你們是知道的，這般頑童啊！我們從不想離散……這公學很有界限的分了三班：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每班各有他的院子，各有他的寢室，各有他的自修室，我的小人兒就歸我照料，完全歸我照料。約沒我照料了三十五個

孩子。

在別一方面，我沒有一個朋友。尼約先生雖然常以笑臉相待，休息時挽着我的手臂散步，並給了我許多規則上的指導，但我却不喜歡他，也不能够喜歡他；他的鑰匙使我害怕得很。校長哩，我從不曾看見過他。教習們都很輕蔑小物件，往往從無簷的帽子上把他看着。至於我的同僚們，都同情於帶鑰匙的人，對於我顯然是生厭的；況且，自從我被介紹給一般下級軍官後，我並不會再往巴爾北特咖啡店去過，因而這般好人更難原諒我了。

以至於看門的喀沙捏也不是我的朋友，以至於劍師羅熱也不和我相近。其中尤以劍師彷彿是故意要恐嚇我似的。每每我從他身畔走過時，他總是做出一種野蠻樣子來，持着他的八字鬚，並且輪動着他的大眼睛，直像要手刃一百個亞刺伯人的光景。

在這種普通不同情的跟前，我只正直的循着我的本分。那中學班的監學同我分占了一間小房間，在三層樓上，屋頂底下；每當上課時，那里就是我藏身之地。因為我的同僚全然是在巴爾北特咖啡店過他的日子了，所以那房間遂屬了我；這便是我的房間，我的家了。

我只要一進去了，就把自家關鎖在裏面，把我的箱子拖來——我房間裏是沒有椅子的——放在一張墨痕污遍，刀痕刻滿的舊桌子前，把許多書放在上面，於是就工作起來……

此時，已是春天了……我往往舉起頭來，便看見蔚藍的天色，同那院子裏已經放了葉子的樹子，外面靜無聲響。有時只有一種學生背誦他功課的懶聲，一種教習發怒時的呼叱聲，一種麻雀在葉底的鬪口聲……此外，甚麼都入了靜境，學校竟帶了一種睡態了。

小物件哩，他並不會睡。他也不夢想，倒是一種可敬的睡態。原來他正在用功，毫不懈怠的用功，大嚼起種種希臘拉丁文，使他的腦筋跳動。

有幾次，在他裝滿了枯燥東西的心上，一個奧妙的指頭，忽來叩着他的心門。

『是誰？』

『是我，詩神，你的老朋友，紅抄本婦人，快點給我開門，小物件。』

但小物件始終不去開門，他確乎很被詩神搖動了，我說老實話！

見鬼的紅抄本！重要的一刻鐘要做多少希臘論文，要經過多少學士考試，要成就多少教

授的名稱，並且多麼快的便可重興起愛酒特家一個嶄新的家業。

我雖得了些好光陰，一樣也有些壞光陰。每禮拜兩次，禮拜日同禮拜四，使得引着孩子們去散步。這種散步對於我，便是一種刑罰。

我們照例是到草地上去，是一片廣大的細草地，氾氾似的展在山脚下，離城只有半法里遠近。有幾株大栗樹，三四家塗黃色的村酒店，一道鮮活的泉水碧綠的流過，這地方看起來實是惹人歡喜惹人快活……三班學生本是分開的，散步這一次，却合在一起由一個監學照管，這監學永遠都是我。那兩位同僚多半被大學生請到左近村酒店喝酒去了，因為從沒有人請我，所以我就留下來照管學生們……在這好風景的地方却是一樁困難的職務呀！假若天氣極好，蔭着栗陰，躺在綠草地上，拂着『色爾包萊』的草香，聽着細流的歌聲……然而這些都更換了，只是照料，呼叱，責罰……把全校的學生都帶在我的手下。這真可怕……但是最可怕的，倒不在草地上的管理，轉在同着我這一隊，小學生這一隊，從城裏穿過的時候。別的隊伍步伐都很整齊而且鞋跟都一起一落的響着！以此愈覺有規律有精神。我的

小人兒們哩，他們簡直不懂得這些好處，並不依着行列走。彼此索挽着沿途談話。我極力向他們叫道：『保着你們的距離！』但他們並不明白，仍是隨隨便便的走去。

我這一行的頭幾個我還滿意。都是我特別選出那最大最正經的，他們也都穿着出外的衣服，但一到末尾，便多麼的紛亂！多麼的放肆！一羣瘋狂的兒童，頭髮也是蓬亂的，手也是顛蹩的，短褲也是破爛的！我簡直不敢看他們。

你們可懂得我仍舊是這一身行裝在撒爾郎德街上露面的失望，尤其以禮拜日爲甚！……到處的鐘聲合鳴起來，各街上壅滿了的人。碰着那女學校的姑娘們往教堂去做晚禱的，都極時髦的戴着玫瑰色帽子，極雅致的穿着灰珠色褲子。而我却穿着一身破衣服，帶一羣惹笑的學生，從中間穿過。多麼可恥呀！……

就在這一羣一禮拜引往城裏散步兩次，亂髮蓬蓬的小頑童中間，更有一個頑童，是一個半住校生，（譯者註：就是在校寄食不寄宿的學生）以他的醜形同他的爛衣服尤其使我失望。

請想這一個駭人聽聞的小矮人，矮小得委實可笑；並且又醜，又髒，又不甚梳洗，又穿得不好，臭得和溝裏污水一樣，他尤其使人駭然的，還是一個跛子。

邦邦——我們給他的綽號叫邦邦，因為他走路不合規矩——邦邦從前還是一個貴家子弟。這件事並不費力，只從他的模樣，只從他說話的態度，尤其可以從這個地方中和他一般有關係的人的身上看得出來。

所有撒爾郎德的頑童，都是他的朋友。

虧得是他，每當我們出行時，我們一羣人的後面總有一夥惡孩子圍繞着，提着他的名字叫邦邦，翹起指頭來指他，拿起栗子壳來擲他，並且還有種種的惡作劇。我的小學生們都非常高興，但我却一點不笑，並且每禮拜還要將學生邦邦的情形向校長報告一次，以及在他跟前所惹出的許多紛擾。

不幸我的報告總沒有回音，我仍舊不得已的作着這再沒有他這樣髒，再沒有這樣跛的邦邦先生在街上露面。

其間有一個禮拜日，一個有佳節的禮拜日，太陽很好，他走了來同着去散步，在一種這等打扮中，真令我們吃驚不小。你們簡直想不出像甚麼。烏黑的手，鞋上沒有帶子，泥濘弄上了頭髮，差不多不會穿短褲……直是一個怪物。

當其我看見他在人叢中歸了行列時，安安靜靜並且笑容可掬的彷彿沒有甚麼事似的。我便生了一種又恨又怒的感情。

我向他呼叱道：『走開！』

他用着一種又悲戚又微笑的神情看着我，他的眼睛懇求不要驅逐他；但我却不答應，竟將他單單的剩下走了，於是他就呆立在街的中間。

我以爲這一天總可將他擺脫了。剛剛走到城門時，我後隊裏忽笑了起來，忽切切私語起來，引得我回過頭去。原來在我們四五步之後，那邦竟很莊重的隨着我們散步來了。

我遂向前面兩個引頭的說道：『開快步。』

學生們都懂得是要來玩弄跛子的，於是全隊人都像火車似的飛跑起來。

有時大家回轉身特爲來看那邦邦還能不能跟了來，大家便都笑了起來。見在那一方，很遠的，有一個拳頭大的人影，在路上塵土中間盤旋，夾在一般賣點心賣檸檬水的小販中間。

這個發狂病的人差不多同我們一齊來到草地上。只是臉色已累青了，把腿子抱着撫摩。因而便觸動了我的心，對於我這虐政不免生了一點愧悔，我遂很溫和的把他叫到我身畔。他也穿了一件紅格子花，小小的舊套衫，和小物件在里昂公學的套衫一樣。我立刻就認識這件套衫，使自己在心裏說道：『可悲呀，你不羞嗎？這就是你，這就是小物件也一樣把人痛苦了來自娛。』於是眼眶裏也裝滿了的眼淚，便用着我全副心腸來愛這可憐的式微子弟。那邦坐在地上因爲他的腿子使他不便，我就坐在他身畔。我向他談話……我又爲他買了一個橙子……我很想替他洗一洗腳的。

從這一天起那邦遂變做了我的朋友。於他身上我很學得了些感人的事情……

他是一個釘馬掌人的兒子，他父親到處都在恭維教育事業，勞苦着他的四肢，這可憐的

人啊！只爲送他的孩子到公學來做個半住校生。但是，不幸啊！邦邦畢竟不宜於公學，他在這裏實得不了多少利益。

自他進校的一天，人家就給了他一冊畫直線的範本向他說：「畫這些直線。」於是一年以來，邦邦還在弄這個直線。甚麼直線呀，偉大的上帝……鳥龜，齷齪，跛腳，不良於行的，都是邦邦的直線啊……

沒有一個人睬他。在各班中又沒有他特別的地方；通常，他只看見課堂的門開了他就進去。有一天，大家尋着他正在哲學課堂上忙着畫他的直線……這邦邦直是一個滑稽的學生！

我好幾次看見他在自修室裏，俯伏在他的紙上，又在出汗，又在喘氣，吐着舌頭，一手緊捏着筆，並把全身的氣力支在上面，彷彿打算連桌子一齊鑽透似的……每畫一筆總要傾些墨水在上面，每畫完一行，方才縮回他的舌頭，並且揮着手來休息一回。

現在邦邦正使盡氣力來工作，我們已是好朋友了……

往往他畫完一頁紙，必要極熱心的看，是並用筆上羶的講臺，把他的傑作放在我面前，一言不發。

我總是親熱的拍他一下，並向他道：『這就很好呀！』其實很醜，但我不願損他的勇氣。因此，漸漸的，這些筆畫也開始拉直了，筆也不大噴墨了，課本上也沒有許多墨痕了……我相信我將可以開始來教他幾件事情的；不幸，那命運却把我們分開了。因為中學生的監學離了學校。一學年又快要到末尾，校長遂不欲另覓新監學，只安置了一個長有鬚子的修詞科學生到小學堂的講臺上，我就擔任了中學生的自修。

我估計這件事情對於我直似一樁災害。

第一，中學生們就駭着我了。在草地上的日子我已看見他們的舉動，所以一想到我將要無了期的去問他們生活，便覺得心都緊了。

其次就是須得離開我的小人兒，我的小人兒們我是何等的愛他們……那長鬚子的修詞科學生將怎樣的待遇他們？……將怎樣來變化那邦？我實是不幸極了。

就是我的小人兒們也一樣的不安寧。看見我要走了，這一天是我最後監督他們，鐘鳴的時候，很有一點感動……他們都願來同我抱吻……有幾個，我敢向你們擔保說，竟尋了些可愛的話來對我說。

邦邦呢……

邦邦並不言語。只是，到我要出去的時候，他才走近我身畔，很忸怩的，拿了一冊直線範本，是他爲我用心畫的，很莊嚴的放在我手上。

可憐的邦邦呀！

(七) 監學大爺

我於是遂取得了中學生自修室的責任。

在那里我算會着了五十個惡劣的怪物，都是十二歲到十四歲肥頭大耳的山上人，都是佃田發財人的兒子，他們父母送他們到公學來，只爲學做小紳士的，出了一百二十佛郎三個月的高價。

又惡俗，又粗魯，又驕傲，彼此談着一種色維倫人難聽的土話，我一點不懂，他們差不多都有兒童在變喉音時的那等特別醜態，又粗又紅又帶有凍瘡的手，害了感冒病的小公雞的聲，書愚人的眼光，但這些尙是學校的香料哩……他們極快的就恨起我來，不必待認識我。對於他們，我便是仇人，便是監學大爺；自從我坐上講臺的一天，在我們中間就發生了一種戰爭，一種猛烈的戰爭，從不停戰，隨時都有的。

哈！慘酷的孩子們，他們何等的痛苦我呀！……

他們斷不會再想起我的，我尋思來，他們再記不起小物件，也記不起那隻體面的單眼鏡，就是他買了來特爲裝飾那嚴重樣子用的……

我的舊學生們現在都長成人了，成正經的人了。如蘇伯羅耳做了色維倫上部幾處地方的註冊吏；維以湧（年少的一個）是官署中的書記；陸比是藥店商；布釀格是獸醫。他們都各有位置，各有噉飯所，如其所能的了。

然而有些時，當他們在俱樂部或教堂的空場上會見時，想到在學校的好光陰，因此或者

還說及我。

『喂，書記，你還記得小愛酒特，我們撒爾郎德的監學大爺，他的長頭髮以及他那張嚼紙的面孔麼？我們對他做了多少有趣的惡作劇呀！』

這倒是真的，先生們。你們曾經對他做的那些惡作劇，你們舊監學大爺尚沒有忘記哩！哈！不幸的監學大爺！他真足以供你們的笑啊！……你們也使他够哭了呀！……不錯，哭了！

……你們使得他哭了，才成功了你們最好的惡作劇……

這種被圍在惡意中間非常可怕的生活，因為常有驚恐，所以常要留心，因為常懷異意，所以常須戒嚴，這直是極可怕的刑罰，——大家做出這些不正當的事却不是安心的——極可怕的疑懼，到處都見有陷阱，不會安靜的睡過，不會舒服的吃過，乃至在停戰的一分鐘間，自己也常這樣說：『哈！上帝！……現在他們又將怎樣作弄我呢？』

然而——我不願撒謊——我換了自修室之後却也得了一些好處，現在，我看見黑眼睛了。

每天有兩次，在休息的時候，我遠遠的望見她在第一層樓的一扇窗子後面工作，那窗正

隨着中學的院子……她那一對眼睛，比甚麼還黑，比甚麼還大，從早到晚都垂頭在那里做一件無窮盡的縫紉；因為他能够縫紉，所以便不疲倦的來縫紉。那戴眼鏡的仙姑把她從孤兒院中領出，就專爲的縫紉，除縫紉外便無別事，——黑眼睛也不知道她的父老不知道她的母，——一年一年，她只是縫紉，在那可怕的戴眼鏡仙姑的無了期的眼光之下，不中止的縫紉，不中止的轉着她身旁的紡線竿。

我哩，我已看見她了。這休息時間彷彿太短。我直打算就在這扇窗子下面度過我的一生，因為有黑眼睛在那後面工作。她一樣兒知道我在那里。有時從她縫紉物上舉起頭來，由眼光幫着，我們就交談起來，——但我們並未說話。

『你是很不幸的嗎，愛洒特先生？』

『你也一樣嗎，可憐的黑眼睛？』

『我們，我們又無父又無母的。』

『我麼，我父親和我母親都在遠方。』

『那戴眼鏡的仙姑是可怕的，你可知道。』

『孩子們也很使我痛苦的罷了。』

『勇敢一點，愛酒特先生。』

『勇敢一點，體面的黑眼睛。』

大家從未很長久的交談過。我常常害怕看見尾約先生同他的鑰匙出現，「嘩喇！嘩喇！」就在樓上，窗子後面，黑眼睛也一樣有她的尾約先生。往往在一分鐘會話之後，她就很快的垂下頭去，並且在那鋼邊大眼鏡的凶惡目光之下又重做起她的縫紉來！

還有日耳馬倫教士我也很喜歡的……

這日耳馬倫教士是哲學教習。他帶着一種古怪的脾氣來生活，學校中衆人都畏懼他，乃至校長，乃至尾約先生。他用着一種又嚴重又威猛的聲音說不多的幾句話，大家也多是爾汝相呼的，並且大踏步的走着，腦袋仰在後面，道袍提起，把他有環子的鞋後跟弄得很響，——如像一條龍似的。他身材高大而且強健。許久我都相信他是很美觀的，但有一天，很近的看

見他，我始覺得他那高貴的臉上早已被天花豆癩弄成一個駭人的模樣，無一邊面上不是刺碎的，割破的，縫起的，直是一個穿道袍的米拉波了。（譯者註：米拉波生於一七四九年，死於一七九一年，是法蘭西大革命時的名人，也是法國歷史上著名而麻的人。）

教士在學校的一端，大家稱之爲『老公學』的那方，占了一間房子，在那裏孤獨而且黑暗的生活。從沒有人到他那里去，除了他兩個兄弟，兩個惡劣的無賴子就是在我自修室中的，因爲他正在教育他們……晚間，大家穿過院子上寢室去時，總望得見，那老公學傾頹黑暗的建築物的樓上，一點青白色的火光終夜不熄；這就是日耳馬倫教士的燈光了。屢次如此，早晨，六點鐘下樓到自修室時，從那薄霧中，我仍望見那燈還燃着的；日耳馬倫教士並不會睡……大家說他正在做一部哲學的大著作。

我呢，在認識他之前，便覺得有一種濃厚的同情對於這奇怪的教士。他那駭人而美觀的面孔，很帶着聰明，惹我注意。只是大家向我說起他那離奇的地方以及他那暴戾的性情，使我好生害怕，竟不敢向他走去。然而我去了時，倒於我有幸。

我須向你們說，那時候我正渾身沈溺在哲學史裏……對於小物件真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啊！

有一天，我極欲一讀恭底亞克的書。

不幸極了，學校藏書室偏沒有這書，撒爾郎德的書店也未賣有這類的書。我遂決意往日耳馬倫教士那里去，但這怪人又極震駭我，我之敢於走上他那陋室去，因為太敵不住我對於恭底亞克先生的愛情的原故。

可是一到他的門前，我兩腿已駭得打抖……我極溫和的在門上叩了兩次……

一個底堂的聲音應道：『進來！』（譯者註：底堂是天神名。）

那可怕的日耳馬倫教士跨坐在一張矮椅上，兩腿攤開，道袍曳了起來，讓人看見那腿上的粗筋，在黑絲襪子裏隆隆的突起。正靠在椅背上，讀着一本紅書脊的哲學書並大聲的抽着一隻又短又小的烟斗，那烟便從大家所謂的『火口』中冒出。

他只是把眼睛從他的哲學書上而看着我道：『是你呀！……日安！起后安適嗎？……你要

『甚麼？』

我立刻就乘機說明我此來的目的，並請求這本有名的恭底亞克。

日耳馬倫教士笑着回答我道：『恭底亞克！你願意讀恭底亞克！好奇怪的思想！……你不很願意來陪我抽一斗烟嗎？把挂在那牆上一隻體面的印度長烟斗取給我，就抽這個……，你便覺得，這比地球上所有的恭底亞克還好。』

我紅着臉，做了一個請求原諒的樣子。

『你不願意嗎？……隨你的便，我的孩子……你的恭底亞克在那上面，左邊第三行……，你可以取下來，我借給你。只是不要弄污了，否則我便要割下你的耳朵來的。』

我在左邊第三行上取得了恭底亞克，正待準備出去，但教士又喚回我來。

他把眼睛注着我道：『你在研究哲學嗎？……你爲甚麼要相信他？……都是些謊話，好朋友，簡直是純粹的謊話！……偏偏他們又願意弄我來做一個哲學教習！我請教你啊！……教授些甚麼呢？至小至大……他們差不多都能够的，他們說到哲學，只名我爲星象的普通獸』

導者，或名我爲烟斗檢察人……哈！可悲的人格幹着這種職業，不過可憐生活……你一定懂得這些話的，不是嗎？……啊！不要慚愧。我知道你不是有幸運的人，我可憐的小監學大爺，孩子們真做了你一樁困難的職業。」

說到這里，日耳馬倫教士便停頓了一會。顯然是很生氣的，並且很粗魯地揮手指開搖起他的烟斗。我哩，已明白這可貴的人對於我的命運很爲憐憫，遂覺得好生感動，因便把心底亞克放在眼睛前，以便遮掩我那滿眶的眼淚。

立刻教士又道：『正好！我忘記了問你……你愛上帝麼……理應愛上帝，像你這樣兒！我親愛的，信仰他，誠虔的祈禱他；不管怎樣你終不可以自棄……在那最痛苦的生活中，我只認識了三樣藥：工作，祈禱，烟斗，泥製的烟斗，很短的，你把這些話記着……至於哲學，不算在內；他們沒一點東西安慰你的。我是過來人，你可以相信我。』

『我相信你，教士先生。』

『現在，你可以走了，你疲勞了我。若你喜歡這些書，只管來取。我房門的鑰匙常常放在門

上的，並且那哲學書常常放在左邊第三行上的……不必再同我說話……請了！

從那一天起，我就專門預備起宇宙觀的哲學來，我到日耳馬倫教士那里並不必叩門，直如到我自家房裏一樣。通常我來的時候，教士已上課堂去了，房間是空的小烟斗橫臥在桌沿上許多有紅標記的哲學書和無數畫滿蒼蠅腳跡的紙的中間……有幾次日耳馬倫教士也在那里。只見他又讀又寫又大踏步的在間踱。進門時，我總用着一種膽怯的聲響道：『日安，教士先生！』

多半他不回答我……我在左邊第三行上取了我的哲學書，便去了，並不使他稍有疑惑我的光景……直到這一學年的末尾，我們不會交談上二十次；但也無關緊要！在我心裏許多地方已通知我們是好朋友了……

當假期將近時，終日都聽見那音樂班學生，在圖畫室裏練習那波蘭跳舞和進行曲爲給獎時之用。各處院子裏都塞滿了搭臺子用的木板；大家把樹葉打了，地氈鋪起……極多的工作，極多的訓練。只是一直到末了，那對於監學大爺的仇恨以及惡作劇，可怕的惡作劇，還

是照舊沒有更變。

末後，大日子到了。這是個好日子；我簡直不能自持了。

大家在我的這個院子內給獎，就是中學院子……我如今彷彿還看見搭着五彩的天幔，牆上都蒙着白呢障，綠色的大樹上挂滿了的旗子，下面便紛紛擾擾的一大羣方冠，軍帽，圓筒帽，便帽，以及戴花的，戴繡邊的，戴羽毛的，戴飄帶的，戴絨球的，戴翎子的各種女帽子……靠後一座高臺，凡是學校中當權的人便安置在那臺上的紅絨軟椅中……哦！這臺，在他跟前使人覺得多麼的小，在他上面的人，他又給了他們一種多麼偉大的驕矜樣子，威嚴樣子！各個先生的面容都不像平常的樣兒了。

日耳馬倫教士也是一樣在那臺上，但他更是無所疑懼似的。攤在椅上，腦袋仰着，拿起他不留意的耳朵來聽他隣座的言談，而眼睛却穿過了樹葉，彷彿正看着那想像中烟斗上的烟影一樣。

高臺脚下便是音樂，軍笛和喇叭等都在太陽裏放出光來；三隊學生皆堆集在板凳上，各

班監學押在後面；更後面，便是各家屬羣聚的地方，那位助教一面把手腕呈獻給太太們，一面叫着：『位子！位子！』隨後就擠往人羣中去了，昆約先生的鑰匙從院子這端響到院子那端，大家俱聽見——嘩喇！嘩喇！嘩喇！時而在左邊，時而在右邊，時而在跟前，一時到處都有他的聲音。

儀式開場了，天氣很熱。在天幔下面簡直不通氣……我們三隊人都極力的喝采；但我却沒有聽見。因為在第一層樓的窗子後面，黑眼睛仍在她原坐的地方縫紉，我的靈魂早已向她飛去了……可憐的黑眼睛啊！乃至這種日子，那戴眼鏡的仙姑還不讓她停工。

及至最末一隊最末附取的最末一名唱過時，音樂便奏起得勝進行曲來，大家也便分散了。非常混亂起來，教習們下了高臺；學生們從板凳上面跳跑去同他們家屬會合。大家都在抱吻，大家都在呼喚：『在這里！在這里！』得獎學生的姊妹們都傲然走去把花冠加在她們弟兄的頭上。絲袍子從坐位中間穿過時拂落拂落的響成一片……小物件穿着破衣，躲在大樹背後，動也不動的看着這般體面女客走過，簡直是愁苦極了，慚愧極了。

漸漸的院子便空了。校長同着尼約先生都佇候在大門前，撫摸走過的學生們，對着各家屬更是一躬到地。

校長帶着一種諛媚的笑容說道：『下年再會，下年再會！』尼約先生所拿的鑰匙也載滿了熱情道：『嘩喇！嘩喇！嘩喇！再會，小朋友們，下年再會了。』

有幸福的孩子們！他們走了，他們皆一齊的分散了……哈！若我能够走時我也一樣……

(八) 黑眼睛

現在學校已荒涼了。所有的人皆走了……從寢室的這端到那端，大老鼠爬走上去鎮日都在跑馬。書桌上的墨水瓶兒全都乾了。在院中的大樹上，全隊麻雀如同過佳節似的；這些先生們把他城內的伴侶，教室中的伴侶，縣署中的伴侶都請了來，從早到晚震耳的吵鬧。小物件便在他屋頂下的房間裏，一面用功一面聽他們吵鬧。假期當中，學校裏的人都很仁愛的看待他。他因得拚命的去研究希臘哲學。只是，房間太熱，天花板太低。在下面好生難受……窗上又沒有窗板，太陽直射進來，好像大火把似的，到處都放了一些火。瓦椽上的石

灰也炸裂了，脫落了……大蒼蠅被熱氣弄倦了，一齊貼睡在玻璃上……小物件因為好力不睡。腦袋重得像炮彈一般，眼皮也打起架來了。

用功呀，達利愛酒特！……理應要重興家業……哦不能！他不能夠了……他書上的字母都在他眼前跳舞起來；於是書也旋轉起來，於是桌子房間都活動了。因為要逐除這種奇怪的睡魔，小物件遂站了起來，踱了幾步；剛走到門前，他便支持不住就像一推泥土似的跌倒地上，早被睡魔震倒了。

小物件做了一場怪夢；好像有個人來叩他的房門，好像有一種聲音發出來叫着他的名字道：『達利，達利！』這聲音他聽熟了。就是一樣的音調從前叫過：『傑克，你是一頭驢子！』的。

門上又加重叩起來：『達利，我的達利，是你的父親，快開門。』

啊！可惡的夢魔。小物件極願答應，極願走去開門的。把他的兩肘撐了起來；但他的頭異常之重，他又重跌下去，從此就不省人事了……

當小物件醒了時，好生驚詫覺得睡在一張純白的小床上，四圍懸着藍色大帷子，把周圍都蔭黑了……溫柔的光線，寂靜的房間……除了滴克滴達的鐘擺外更無別的聲音，此外只有一種羹匙觸在磁器內的餘韻……小物件不曉得自家在甚麼地方，但感覺很清楚。帷子半啟，父親愛酒特先生，端着一個盃子在手上，正拿起一種快樂的笑容，並噙着滿眶眼淚，對他俯着身子，小物件還以為繼續在作夢哩。

『是你嗎？父親，真是你嗎？』

『是我，我的達利；是我，我親愛的孩子，確是我。』

『我却在甚麼地方？』

『在病室中，八天以來……現在你可好了，不過曾經病得很利害……』

『但你，父親，你何以又在這裡再抱吻我嗎？……啊好了！看見了你，我彷彿還在做夢似的。』

父親愛酒特先生抱吻了他：『罷了！你蓋着，安靜點罷……醫生不願你說話的。』

因為要禁止孩子說話，於是這正直的人便立刻說了起來。

『你要想到這八天的工夫，原是那葡萄酒公司遣我到色維倫地方來巡行一遭的，你看我多麼高興；有了一個機會來看我的達利！我到了公學……人家來叫你……來尋覓你……並不見達利……我便尋到了你的房間；鑰匙在裏面……我叩門，又沒有人答應。急了！我就一脚把門踢開，方尋見了你，倒在地，害了一種燒熱病……哈！可憐的孩子，你病得多麼利害！昏迷了五天！我並未離開你一分鐘……你手脚時常亂動；並時常說是重興家業。甚麼家業？說啊！……你又叫說：「沒有鑰匙！除去了鎖上的鑰匙！」你笑嗎？我敢發誓說我却不曾笑過。上帝！你弄得我多麼昏暗……！你可懂得這件事！尾約先生！這可不是不是良善的尾約先生！他竟打算禁止我在學校裏睡覺！他依着那規則……罷了！不錯，那規則！我管得甚麼，他的規則？這位酸腐先生把他的鑰匙放在鼻子下搖着，以為可以使我害怕。我忍不住便給他扳了下來，就是這些話了！』

小物件極佩服愛酒特先生的大膽；跟着很快的就把尾約先生的鑰匙忘記了。他問道：『我母親呢？』便把他自家的手臂抱着，好像他母親正在那里撫慰他似的。

……你母親很好，她現在舅父巴底士特家中。」

『傑克呢？』

『傑克嗎？這是一頭驢子！……不過我說一頭驢子，你要懂得這是我說慣了的……其實，傑克是一個很正直的孩子……不要把被掀開了，碰了鬼啊！……他的位置倒非常之好的。然而，他仍舊在啼哭。不過畢竟他很滿意。他的經理叫他當着書記……除了寫口述外並不作別的事……是一個很可愛的位置。』

『大約終他辛苦的一生，都去寫口述的了，可憐的傑克！……』

說了這句話，小物件滿心樂意的笑了笑，於是愛酒特先生看見他笑遂也笑了，一面又怒吼着他，因為那可厭的被時時都被掀了開來……

哦！有幸福的病室啊！小物件在他病榻藍帷子中間過着可多麼悅意！……愛酒特先生並不離開他；終日留在那里，在枕頭邊坐着，小物件只願愛酒特先生不要走……唉！這却是不

可能的。葡萄酒公司正需要着他的旅行。當然要離開，當然要從色維倫地方回去了……

自他父親走後，這孩子便獨自留下，很孤獨的在那間寂靜的病室中。他讀着書過他的光陰，坐在傍窗一張旋轉的大軟椅中間。早晚兩次，那黃瘦的喀沙捏夫人給他端食物來。小物件喝着肉羹，吃着雞翅，說着：『多謝，夫人！』再不說別的。這婦人覺得那是燒熱病，遂不很高興；於是他也便不多看她。

然而有一早晨，他剛說了他的『多謝，夫人』和平常一樣的枯索，並不把他眼睛離開他的書，但他却極驚愕的聽見了一種非常溫柔的聲音向他說：『今天可好了些嗎，達利先生？』小物件便抬起頭來，請猜他所看見的……黑眼睛，就是黑眼睛那個人，含着笑絲毫不動的站在他跟前……

黑眼睛告訴她朋友，那黃婦人病了，所以她才來任這件事。她垂着眼睛又說她覺，很快的看見達利先生復了原；跟着就深深致了一敬走了，同時又說晚間她還要來的。果然，這晚她來了，次日早間也一樣，次日晚間還是她。小物件已入了迷，便讚美他的病，讚美黃婦人

的病，讚美世界上的病；假若沒有人害病，他斷不能和黑眼睛接近的。

哦！有幸福的病室啊！小物件坐在軟椅上旋轉來靠着窗子，過他將息的光陰，是多麼悅意的幸福！早間，黑眼睛的睫毛之下一堆碎金被太陽耀着；晚間，又在她四圍黑影中放射出一種明星之光……小物件終夜都在夢想黑眼睛，簡直不能睡。一到黎明便下了床預備迎接她：他很有許多要信託她做的事……及至黑眼睛走來，他又沒一句話告訴她。

黑眼睛帶着一種驚怪這等不發言的神情。她只在病室中走來走去，並借了多少故滯留在病人跟前，常常希望他決意把話說出來；但是小物件總打不定主意。

然而有幾次，他鼓起勇氣，大膽的開口道：『姑娘……』

立刻那黑眼睛就緋紅了臉並且帶笑將他看着。但一看見她這麼一笑，那不幸的人便昏了頭了，只好顫着聲音說下去道：『我很多謝你對於我的仁心。』或者又說：『今晨的肉羹美極了。』於是黑眼睛便輕輕的把嘴唇一撇，意思好像是：『怎麼！只是這些話呀！』因而就歎着氣走了。及至她走了，小物件又失望的道：『啊！從明天起，自然從明天起，我要向她說了。』

但是到了次日，又重新起頭來講那些說過的話。

末後，熬戰得疲乏了，並且很覺得他確乎沒有這勇氣去向黑眼睛說他的相思，小物件遂決意寫給她……有一晚，他就要求墨水紙張，要寫一封重要的信，哦，很重要的……黑眼睛自然猜得出他所寫的是封甚麼信；她是極狡猾的黑眼睛……趕快，趕快，她就將墨水紙張尋了來，放在病人面前，含着笑自走開了。

小物件遂從事來寫；寫了一夜；跟着早晨來了，他覺得這封無窮盡的信只包含了三個字，你們很明白我的意思的；只有這三個字是世界上最美的詞令，他算着就這三個字上便可引出一樁大事來的。

現在，注意呀！……黑眼睛要來了……小物件很是動情；他預備着把他的信拿在跟前，發誓只等那人一來就遞給她……看這件事是如何的進行。黑眼睛快進來了，快要把肉羹同雞放在桌上了。『日安，達利先生！……於是，他便要很大膽的立刻向她說：『可愛的黑眼睛，瞧這一封給你的信。』

許……碎步到了走廊上了……黑眼睛走近了……小物件早把信拿在手上，他的心跳了；快要死了……

門開了……可惡……

在黑眼睛的地位上，現出那個老仙姑，那個戴眼鏡的可怕仙姑。

小物件又不敢問這個原故；只是爽然自失罷了……何以她不再來……他且拿着耐心等到晚間……咳！晚間還是一樣，黑眼睛不來，次日也不來，後日也不來，從此不來了。

人家已經把黑眼睛驅逐了。人家已經把她送到孤兒院，還要在那里禁閉四年，直到她成年時……因為黑眼睛偷了一點糖……

病室的好光陰請了！黑眼睛也走了，只好回到不幸的屋頂下去，因為學生們都重來了……怪呀！已經開了學……啊！這假期怎麼太短！

六個禮拜來這還是第一次，小物件下樓到院子中來了，又青白又瘦削，小物件真小到不能再小了……全學校又已復蘇。從上到下都在洗刷。走廊上流滿了的水。尾約先生的鑰匙，

依然是猛惡的憤怒不平。可怕的尾約先生趁着假期又在他規則上添了幾款，在他環子上添了幾把鑰匙。小物件只有好生自持罷了。

每天都有學生到來。幾個舊的出了缺，新的又填補上了。各隊又結合成了。這一年，一如上年，小物件將仍舊去監督中學生的自修。這可憐的監學大爺業已戰慄起來。總之誰曉得？孩子們這一年或者不很惡劣。

開學這早晨，小禮拜堂裏奏起了大音樂。這是神聖彌撒……「來啊，聖智的創造者！」……校長先生穿起他黑色的美服，鈕孔上佩了一朵銀製的棕櫚。他後面便是主任教授，穿着大帳上面橙色的鼠皮表示科學，白色鼠皮表示人道。那位助教是一個輕桃的人，戴了雙淺色手套，一頂奇怪的方巾；尾約先生却有點不高興的樣子。「來啊，聖智的創造者！」……在教室的末末了，學生們的擾攘中，小物件只垂涎的看着那有權威的大帳同銀製的棕櫚……甚麼時候他做了教授，也一樣的吗？甚麼時候他方能够把家業重興起來呢？唉！未到此種境地之前，還有許多時間，許多辛苦哩！「來啊，聖智的創造者！」……小物件覺得精神上很是

愀然，那大鋼琴的聲音簡直要使他哭哭了……忽然，就在那歌經臺的角上，他猛望見了一張橫厲而和善的面孔正向他笑着……這笑在小物件心上很給了一點善意，因他自從見了日耳馬倫教士，便勇氣充盈並且十分活潑起來！「來啊，聖智的創造者……！」

在神聖彌撒兩天之後，又有了一個新祝儀。便是校長的生日……這一天——許久以來——全學校的人都得到草地上做一個聖得阿非爾佳節，拿許多冷肉和檸檬酒助着興。這一次也和平常一樣，校長並不省錢爲的要使得這個家庭的小宴會極其歡樂，心中又要表示出那大度的天性，一面又要不致有損於他學校的利益。一到天明，無論學生監學，大家都堆集在幾輛插有雜色旗子的大車中，輜重隊就隨在後面奔馳，是兩駕廣大的四輪車，內面裝滿了甜酒箱和食物籃之類……最前，在第一輛的二輪車中，便是一般望重的人和音樂隊，次第的把些大喇叭用力的吹起。鞭子也響着，鈴子也鳴着，盤子也碰得白鐵粗碗亂叫着……

聖撒爾郎德的人都戴着睡帽，伏在窗子上來看校長生日儀仗的經過。

到了草地上，這樣的盛會也應當有這樣的地方。剛剛一到，大家便將幕布展在草上，孩子

們看見教習先生皆凌風坐在紫羅蘭叢中一如普通學生一樣，遂都大笑起來……冷肉片也傳送起來了。酒瓶的木塞也跳躍起來了。所有的眼睛也放光起來了。大家說了不少的話……在羣動中間惟有小物件彷彿有甚麼心事似的。忽的大家又看見他羞慚起來了……原來校長先生剛站起身來，手上拿着一張紙道：『先生們，適才有人送了一個匿名詩人做來送我的幾首詩。就是我們常誦的希臘體詩，尼約先生在今年可有了一位競爭者了。縱然這詩對於我未免過譽一點，但我仍得請你們許我念他一遍。』

『是的，是的……請念……請念……』

校長先生把聲音調順了，便開始念起來。

這是一篇極巧妙的頌詞，押着可愛的音韻來恭維校長先生和各位先生的。每一個人都用一朵花來比詠。就是那戴眼鏡的仙姑也不會遺落。詩人把她叫做『飯廳中之安琪兒』。這就是那詩的可愛處。

大家拍了好一陣手。有幾個聲音便起來請問那作者的名字。小物件遂站了起來，臉上紅

得和石榴子一樣，謹謹慎慎的鞠了一躬。衆人又喝起采來。小物件就成了這個佳節中的英雄了。校長很想抱吻他一下。老教習們也用着很了解的神情握着他的手。那位地理助教更要求他的詩稿以便投到報館去。小物件得意極了；凡是那般奉承他的諛詞俱合着檸檬酒在他腦筋裏發起炎來。只有一件事才稍稍警醒了她一下，就是他覺着聽見日耳馬倫教士悄悄的說道：『笨伯呀！』以及他那仇敵鑰匙的怒吼。

第一次喝采平靜了，校長先生又拍着他的手宣告毋諱。

『現在，尼約，輪着你了！快活的詩神之後，便是尊嚴的詩神了。』

尼約先生便肅然的在他衣袋裏取出了一冊折疊起的課本，預先做得很豐富的，向小物件這方溜了一眼之後便開始念起來。

尼約先生的作品是一種比興體詩，一種完全維以里埃倫體的詠歎規則好處的詩。假設了一個叫麥納爾格的學生同一個叫多里納士的學生，在一種更替韻文中的辯難……麥納爾格說的是一種規則最利害的整秩的愉快，多里納士說的是一種浪漫自由的無聊的

歡樂。

末後，多里納士被說敗了。就把手放在那舌戰得勝人的手中，兩個人便合着聲音，共唱了一曲規則之榮的樂歌。

詩念畢了……却沈寂得同死了一樣……正當念詩的時候，學生們早拿起他們的盤子跑到草地的那一端，靜靜的，遠遠的，把麥納爾格學生及多里納士學生都離得很遠的，吃他們的冷肉去了。尾約先生帶着一種苦笑坐在那里……教習們倒還能够支持，但已沒有那種喝采的勇概了……不幸的尾約先生！這却是一回真正的敗績……校長強勉安慰他道：『題目雖是嚴厲一點，先生們，詩人却常有這麼用的。』

小物件的勝利不免使他生了一點畏心，遂厚起臉皮說道：『我覺得這却是很美的。』

不要畏怯呀！尾約先生並不喜歡這樣的慰藉。他一聲不響只是鞠了一躬，仍含着他的苦笑……這一天他都如此；及至傍晚歸途時，在學生們的歌聲，音樂的急奏，運車在睡城街石上碾行的喧嘩當中，小物件始於暗影裏，聽見他那仇人似的鑰匙在他身畔用着一種不懷

好意的神情狂吼道：『嘩喇！嘩喇！嘩喇！詩人先生，我們終究要報復你的！』

(九) 布瓜杭的公案

假期就以聖得阿非爾節送了終。

隨後的光陰便愁苦起來了；真正便到了佳節的第二天。無論是管理人，無論是學生，沒一人不覺得是很慌忙的……大家各自安置……在整整兩月休息之後，學校本不容易重振起舊機械的習慣來。一般機輪彷彿都壞了，如同一個老鐘的機關許久就被人忘記整理的。一樣。但漸漸虧得尼約先生的努力，方把他完全弄合法了。每日，到一樣的時間，鳴一樣的鐘，人就看見那院子中的小門開了，人就看見孩子們的祈禱，兩個兩個的列隊在樹蔭下，挺直站着好像木頭做的兵一樣，跟着鐘又響了——丁冬——仍是這般孩子們，仍從那小門中經過！丁冬！你們起來！丁冬！你們睡下了！丁冬！你們上課去了！丁冬！你們頑冥去！長年都是如此。

獨有我，在這幅可敬的畫圖中仍是黯然如故的。我的自修室還是那樣不清楚。那般可怕的中學生從他們山中重來後，對於我比從前更頑劣更倔強更粗暴。而我這一方，也變了性

質；那病症把我弄得勁健而易動怒；我簡直不能自制了……上一年我多麼溫和，這一年却非常嚴厲了。

這辦法竟沒有成效，我的責罰施用得太過，返把我的身價跌下來猶之四年公債票一樣。有一天，我自家覺得太不堪了。那自修室全都變亂了，我又沒有武器去鎮壓那般暴徒。在那呼號，哭泣，狂吼，打哨當中，我自家覺得坐在講臺上，威嚴掃地直如一個弱鬼似的。

有幾次，也不管是怎樣的悲憤，只好去把尼約先生請來幫助我。請想這是何等的委曲呀！自從聖得阿非爾節以來，那帶鑰匙的人對於我便很苛刻起來，並且我覺得他看見我的窘困倒甚為得意似的……當他把鑰匙拿在手上，突然走入自修室時，就如一塊石頭投入了蝦蟆池裏：轉瞬之間所有的人都坐下了，鼻子一齊對着書本。幾乎連蒼蠅的飛鳴都聽得見。尼約先生就在這十分寂靜的中間，搖着他的鐵環子，大步的閒踱了一會；末了，很譏諷似的看了我一眼，便一言不發的出去了。

我多麼不幸。監學們，就是我的同僚等，都譏笑我。校長，當我會見他時，也不以禮貌待我；那

自然是尾約先生的力量……跟着布瓜杭的公案一來，便把我結果了。

有十五歲，肥腳，大眼，粗手，塌額，一種農奴的行爲；這便是布瓜杭侯爵，便是中學生院子中的恐怖，便是撒爾郎德公學惟一的色維倫地方的貴人。校長對於這學生很當心，因為逢迎貴族的結果，他父母才送他到這里來的。學校裏，大家只叫他做「侯爵」。所有的人都害怕他，我也受了公共的影響，同他說話時總很讓步的。

好多時，我們都還過得客氣。

侯爵先生偏從各方面上用着一種無禮的舉動來顧盼我來回答我，因此舉動便想到革命以前的那般貴族，但我却裝做不注意，覺得我自有我的道理。

然而有一天，這惡劣的侯爵竟在自修時，拿起一種橫暴的樣子來和我爲難，因此竟令我忍不住了。

我勉強保持着我的冷靜向他道：『布瓜杭先生，把書本拿着，立刻出去。』

這倒是一種未之前聞的舉動對於這怪人。他絲毫不動，只是拿起他大眼晴很驚奇的把

我看着。

我知道我做出了一樁壞事來了，但我只好以進爲退。

我重新發令道：『出去，布瓜杭先生！』

於我第二次嚴命上，那候爵又吃了一驚，當然想見他用着一種甚麼樣的神情來回答我道：『我偏不出去哩！』

自修室中遂發出了一種低聲讚許來。我便站在講臺上，大怒道：『不出去嗎？先生……我們瞧着罷。』

於是我便走了下來……

上帝可以證明我，那時節那橫戾的思想離我這很遠的；我只打算做起我威猛的態度，把那候爵恐嚇一下罷了；但我走下講臺時，他便用着一種極其輕蔑的神情來譏笑我，我只好假做要去抓他的領子，以便使他離開他的坐凳……

這可恨的東西，他竟在外衣下面暗藏了一柄鐵尺。待我剛舉起手來，對我手腕上就結實

的打了一下。那痛楚竟使我叫了起來。全自修室便都拍起手掌。這一下，我遂發了昏。一動手，我便跳上了桌子，從別一方面，撲在侯爵身上；跟着，我便握住了他的頸項，很爲得勢，又是腳，又是拳，又是牙齒，憑此種種才把他拖出了坐位，丟滾他到自修室外直至院子的中間……這一秒鐘所做的事情，後來我竟難相信會有如此其大的威力。

一般學生都落了膽了。布瓜杭本是強中之強，尙被這羸弱的監學大爺處理了！何等奇怪！……因而我就樹立了我的權威，因而侯爵便失去了他的虛聲。

我回到講臺上時，臉色還是青的，感情還是戰動的。所有的面孔都趕快的伏在書桌上。自修室遂被管理下了。但校長同尾約先生對於這公案却如何的着想呢？怎麼！我敢於打一個學生！打布瓜杭侯爵！打學校的貴人！定然被人驅逐了完事！

這回想起來遲了一點，我雖占了勝着却很戰慄的。該我來害怕了。我遂自己說道：『一定的，侯爵必是訴冤去了。』於是時時我總候着看校長進來。我一直戰慄到自修末了，但是，並沒一個人進來。

到休息時候，我好生詫異，看見布瓜杭同着別的學生們又笑又頑的，因而我始稍稍放了一點心；因為整天過了都未發生別的困難，我遂忖度那怪人定不出聲的了，我方屏去了我的畏懼。

真不幸，跟着又是禮拜四又該出去的日子來了。這晚上，侯爵先生便不曾回寢室。我彷彿就得了一種預兆，於是終夜都不能睡。到次日第一次自修，學生們看着布瓜杭的空位子便竊竊私議起來。我面上雖不動聲色，但心裏却不安得要死。七點鐘時，那門輕輕一下開了。全室孩子們都站了起來。

第一個進來的就是校長，隨在他後面進來的是尼約先生，最末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穿一件長外套鈕子一直扣到臉頰邊，戴一條四指高的毛領。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但我登時就明白了這就是老布瓜杭先生。他掙着他的長鬚，齒縫間還呷呷唔唔的。

我簡直沒有走下我講臺來歡迎這幾位先生的勇氣；他們也無須我歡迎，進來時並不禮遇我。三個人筆直站在自修室中間，一直到他們出去，竟不曾向我這方看一次。

校長就首先開始射擊。

他喚着學生們道：『先生們，我們到這裏來是爲行一件難堪的事，很難堪的。你們監學中有一個人，曾從一樁非常重大的錯誤上犯了罪過，因此他便應該來任受我們一種開明斥責的處罰。』

於是，那種對我的開明斥責的處罰便起了頭，至少也足經了一刻鐘之久。種種不近情理的話：侯爵是學校裏最好的學生，被我無理由無原故的虐待了。末後便說我未曾盡過一點兒我的職分。

怎樣來同這原告辨論呢？

有時，我也強勉的來自衛道：『恕罪，校長先生……』但校長並不聽我的，把他的斥責直處罰我到底。

在他之後，便是那老布瓜杭先生的言語，他說話時是一種甚麼樣的態度啊！……一件實有其事的控訴狀。不幸的老人呀！人家幾乎殺害了他的孩子了。在這可憐而又無抵禦的小

身上，人家蹴踏起來如像……如像……他說像甚麼呢？……像一頭水牛，像一頭野水牛。兩天以來，孩子尚躺在牀上。兩天以來，他母親竟淚眼婆娑的守着他……

哈！布瓜杭先生竟能肩任替他孩子復仇的事，真不愧是個男子了！但他却錯了，那仇人不過是個無賴子。頂利害只能使得仇人說：假使仇人再觸着了小孩子一根頭髮，便端端正正把自家的耳朵割下來好了……

當這美妙演說的時候，學生們都偷偷的笑着，尼約先生的鑰匙也歡喜得動搖起來。這可憐的人只站在他講臺上，臉色氣得發青，聽着這所有的侮辱，忍着這所有的羞恥，一句話不回答。若果這人回了口，便會被逐出學校；却往那里去呢？

末了，到一點鐘之後，他們的妙詞吐盡了，這三位先生方出去了。他們一轉身，自修室裏遂大大的嘈雜起來。我勉強着，却也是真的，持靜了一些時；孩子們都在鼻子裏笑我。布瓜杭公案的結果遂把我的威權掃地無餘。

哦！這是一樁可怕的公案呀！

全城都騷動了……小遊戲場中，大遊戲場中，咖啡店裏，音樂會內，大家俱不說別的事情了。那般傳言的人還捏造了許多零星細故來使聞者髮指。顯然這監學直是一個怪物，一個吃兒童的惡鬼。他用着一些聞所未聞的過分殘酷來苛待孩子們。一說到他，大家只稱之爲『劊子手』。

及至這小布瓜杭在床上睡厭了，他父母遂把他安置在他們客廳內頂好地方的一張長椅上，八天之內，川流不息的人只在他們客廳中走動。於是這位有趣的受害者遂成爲了衆所注意的東西。

反對派的報紙利用着這件意外事，便刊布出一種可怕的批評來威嚇學校，並借此把各地方的教會學校也罵了一頓。校長是氣極了；他之所以不遣發我，只因我是大學校長所保護的……唉！他果然立刻遣走了我，於我倒很值得。因爲我的生活，在學校裏已是不可能了。孩子們都不聽我的話；稍有一點言語，他們就引用起布瓜杭的往事，去控訴於他們的父親。結果我只有不管他們。

在這種種情形中，我便定了一個思想：報復布瓜杭一家人。因我還常常看見那老侯爵無禮的面孔，而我的耳朵以前被他駭紅的現在還未消滅。況且，我縱欲忘記了這些恥辱，却也不能做到；因為每禮拜兩次散步的日子，每當各隊學生打從那教區咖啡店前經過時，我一定碰見那老布瓜杭先生，站在門口，一羣駐防的軍官都光着頭拿着球竿圍纏着他，都帶着一種輕侮的笑容遠遠看着我們走來；當學生們步伐聲一走近了，這侯爵必要很大聲的叫起來，同時還用着一種挑戰的神情來引逗我：『日安，布瓜杭！』

那醜惡的孩子也必在行列中尖聲的叫道：『日安，父親！』於是軍官們，學生們，咖啡店的用人們，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

這『日安，布瓜杭！』便變成了一種對於我的刑罰，我實沒法可以躲避。因為往草地去，定得打從這教區咖啡店前過去，無一次不碰着我這位尖酸刻薄的人。

這時節我只想奔向他去，只想去和他挑戰，但有兩種理由禁止我：第一就是害怕被學校驅逐，其次那侯爵的長劍直是一柄魔鬼的利器，當他決鬪時會害死過不少的人。

然而有一天，我竟不可忍了，便去尋着羅熱，就是那劍師，慌慌張張的，便把我決意要和侯爵拚命的意思向他說了。羅熱我本是好久沒同他談話了，起初倒極恭謹的聽我說；但我一說畢，他就忘其所以，親親熱熱的握着我雙手。

「勇敢呀！達禮先生！這樁事我很清楚，我哩，因為用着這種樣子是你所不能夠偵察得出的。却是，爲甚麼你總常常的陪着你的尾約先生在一塊？也罷，大家既重會着了，你，一切忘記了罷。把你的手給我呀！你是一個豪傑……現在，說到你的事了！你受了別人的輕侮嗎？很好！你不知道劍術嗎？好好！很好！很好！你願意我防衛你不要被一個老肥人把你貫在劍鋒上嗎？再好沒有了！到廳子內來，六個月內，就包你把那老肥人貫在你的劍鋒上了。」

我一聽見這有名的羅熱居然拿着如此的熱情來參預我的決鬪，便歡喜得紅了臉。我們便約定了功課：每禮拜三點鐘，我們也約定了價錢，是一種特別的價錢（果然特別呀！後來我始曉得我比別人多出了兩倍的錢）一切契約訂妥後，羅熱遂極親密的把他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

他向我道：『達利先生，今天雖是太晚了來學第一課；但我們仍可到巴爾北特咖啡店去結束我們的進行……走啊！來，不要太孩子氣了！你爲甚麼害怕那巴爾北特咖啡店……來啊，聖人把你那書生的生菜盆端往一旁去罷。你將在那里會得着許多好朋友，會得着許多好少年，頂好的名字！便是會得着許多豪傑，而且同着他們在一塊，也會很快的擺脫你這種柔弱男子的模樣，這模樣便是害你的。』

唉！我便讓我自己被勾引去了。我們遂來到巴爾北特咖啡店。這咖啡店還是一樣的，充滿了的喧譁，充滿了的烟氣，充滿了的茜紅色褲子；仍是無算的軍帽，無算的懸有劍鈎的帶子。羅熱的那朋友們都張着兩臂來招待我。他果說得有理，這都是一般豪傑啊！當其他他們曉得了我和侯爵的故事以及我所取的決心後，便都走了來，一個接一個的來握着我的手道：『勇敢呀，年輕人，好極了。』

我一樣也是一個豪傑了。我遂叫了一瓶甜酒來，大家都來飲我的勝利，於是這甜酒在一般豪傑的心中便決定我在這學年之末即可把布瓜杭侯爵關殺了。

(十) 惡劣的日子

冬日來了，一個又乾燥又可怕又陰慘的冬日，簡直是山地的天氣。因為那無葉的大樹，以及比石頭還硬的凍地，弄得那學校的院子看起來委實愁人。天還沒有亮大家就點着燈起來了；天氣冷極，洗臉盆中都結了冰了。

對於小物件這真是一個惡劣的冬日啊！

我也不用功了。在自修室中時，那爐子中不衛生的熱氣使我發倦，上課後，我屋頂下的房間又太冷，所以我只好躲到巴爾北特咖啡店裏，直到最末的時候才出來。現在羅熱也就在此地教我的功課；因這嚴寒的時候把我們起出了練武室，我們就在咖啡店內拿着球竿來練習擊刺，一面又喝着甜酒。下級軍官們都來批評這擊刺；凡是那般豪傑俱於他們親密的心上來激賞我，而且逐日還教授我一種毫無差誤的新擊刺，為來圖殺這位可憐的布瓜杭侯爵。他們也教我像大家一樣的調茴香酒，及至這般先生去打彈子時，我即代他們來記符號。

就在這愁慘冬日的一早晨，我剛剛進了巴爾北特咖啡店，我彷彿還聽見彈子的響聲和那大火爐中的鏗聲——羅熱便急忙向我走來道：『兩句話，達利先生！』於是便拿着一種十分秘密的神情，把我引到廳子的深處來。

這關係着一種愛情的秘密……你們請想我受着這麼堂皇一個男子的秘密，可多麼驕驕。幸而有這件事方使我稍為長大了一點。

因為這好事的劍師曾在這城內的某處，這地方的名字他沒有說出來，會見了一個女人，於是他就瘋狂的眷戀起來。這女人在撒爾郎德占着一個多麼高雅，多麼特別的位置，劍師還因此自問何以他敢於把眼睛擡得這麼高。但是，縱然這女人的地位太高，他終不失望的要去戀愛她，他相信那投以情言的時候已到了。不幸凡是劍師都不巧於用筆的，若只是一個小家女子倒不要緊；但投寄的却正是一位在怎的高雅地位上的女人……不但那種寫酒菜帳的文筆不能用，便是請一位名詩人來也不為過。

小物件遂用着一種了解的神情道：『我看清楚了，你正需要着一個人代你縛幾隻媚悅

婦女的雞兒，以便拿去送給這女人，因此就想着了我。」

劍師回說道：『正是如此。』

『好罷！我既是你瞧中了的人，你何時高興我們就何時動手；只是，若要我們的信札不帶那種在尺牘上抄下來的樣子，就應當把這女人身上的事情給我，知道幾件……』

劍師遂帶起遲疑的神情把四周看了看，才悄悄的把他鬍子直觸到我耳朵邊說道：『這是一個巴黎的麗人，她香得同一朵花似的，名字叫作色西李亞。』

他不能把這事多信托我一點，正因為是女人的關係，但就是這些已使我滿足了，於是便在這夜裏，即把我寄給嬌豔的色西李亞的第一封信寫成了。

在小物件和這秘密女人中間的奇特通訊差不多歷了一個月。這一月內，平均我一天要寫兩封愛情信。於這些信上，一方面是溫柔憂鬱，有似愛兒危耳的那馬第勒，一方面是光明勁健，有似賡非的密拉波。（譯者註：愛兒危耳是見愛於那馬第勒的一個婦人的名字，我們於這位大詩人的「默想」「和聲」兩部詩集上，便屢屢看見關於這名字的纏綿吟詠，賡非

也是密拉波的情人。

現在我雖是一面說一面笑；但在那時候，小物件並不笑，我敢向你們發誓說，而且這些事都是做得極正經的。我寫完一封信，便交給羅熱以使用他下級軍官的妙筆去重抄一遍；他哩，在他那面，只要接到一封回信（因為她常有回信，這不幸的女人啊！）便趕快給我拿來，於是我就在那上面一吻我的成功。

總而言之，這把戲使我快樂；或者還很快樂。這位不晤面的麗人，香得和一朶白蓮翹花似的，我精神上直把她描畫不出。一時，我偶然擬想着我私自的地位來寫；遂在我信中載滿了個人的秘密，載滿了反對命運的咀咒，反對這般下賤的惡劣的東西，就是使我迫於生活不得已而蝨處其間的東西的咀咒：『啊，色西李亞，你知不知道我正如需要你的愛情啊！』就這一次，那偉大的羅熱必來理着他八字鬚向我道：『寫得好！寫得好！……接着來，』我便暗暗生了一點氣，我尋思：何以她竟相信這個肥大的快活人，這個鬱金香孩子，居然能給她寫出這些又動情又幽鬱的東西哩！

然而她竟相信了他，這一天她竟相信了他，劍師得了勝，把他所接的回信拿來給我看看：『本夜九點鐘，在縣署後面！』

究竟是因我信上的妙詞抑或是因他鬍子長得長方使羅熱成了功的？那一夜裏，在他幽寂的寢室中，小物件直夢魂顛倒了一夜。他忽見他已長高大了，也長了許多鬍子。並且許多巴黎女人——都占着十分特別的位置的——都約他在縣署後面相會……

更可笑的是，第二天，他還得寫一封謝恩的信去道謝色西李亞所給他的種種幸福：『安琪兒竟願意到地球上來度了一夜……』

這封信，我承認，小物件寫他時心裏確帶有一點瘋狂。幸而通訊就止於此，好多時，我再未聽人說起色西李亞，及她高貴的地位了。

(十一) 我的好友劍師

這一天是二月十八日，因為夜來落了許多雪，孩子們不能在院子中遊戲。不多時早晨的自修畢了，大家遂把他們紛紛擾擾的引入廳子裏，便在那里休息着，以便躲過壞天氣，一面

等候上課的時間。

仍然是我管理他們。

所謂廳子，原是海軍學校的老操場。自想得出那四面赤裸裸的高牆，以及一些有鐵欄的小窗；到處還有許多半斷的鐵鉤，還有許多可以看得出的梯痕，同着一個大鐵環尙高懸在白石灰天花板的一條繩端上。

孩子們在那裏面頑得好生高興。都譁然的在這廳子的四周亂跑，弄起了許多的塵土。有些便攀上了鐵環；有些便把手懸在上面，都叫了起來。

但怎的喧鬧，我却一點沒聽見。

我獨自躲在屋角上。淚眼模糊的正在讀一封信，所以這時節孩子們卽把這操場連某帶頂的折毀了，我也不覺。這是傑克的一封信，我剛才接到的；上面貼着巴黎的郵票，——我的上帝！不錯，從巴黎來的——他上面說的是：

『親愛的達利，

『我的信定要驚你一跳。你不疑惑嗎？我來巴黎已十五天了。我並未向一個人說，忽然的就離去了里昂……有甚麼辦法呢？在這個討厭的城裏太把我住厭倦了，尤其是自從你走後。』

『我到此地的時候，帶有三十個佛郎和聖里西野司鐸先生的五六封信。幸立刻得天神之庇，使我會見了一位老侯爵，我便在他那里做了一名書記。我們正在整理他的感舊錄，我只是寫他的口述，每月有一百佛郎的薪俸。就你看來，這雖不是漂亮事，但仔細計算來，我却希望時時對於我的經濟上可以送得一點東西到家庭中去。』

『哈！我親愛的達利，巴黎真是一個美都啊！此地，——從最少方面說——他便不常常的有濃霧；常常落雨，可是一種悅人的細雨，有時與太陽同出，尤爲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因此，我也完全改變了，你可知道！我簡直不再哭了，真令人難信。』

我正在那里讀信時，猛的在窗子下面發出了一種車輪在雪上碾行的啞聲。那車在學校門前停住了，便聽得這般孩子極力的叫道：『縣官！縣官！』

縣官先生的拜謁自然是因着幾件非常的事。他每年只有一兩次到撒爾郎德公學來的，所以這次到來便是一樁奇事了。但這一刻鐘之間，所有使我感生趣味的，所有比撒爾郎德縣官，比撒爾郎德全地方還牽挂我的心的，惟有我哥哥傑克的這封信。因此那般學生們便多麼快活，都在窗子跟前竊竊私議着來看縣官先生下車，然而我仍轉到屋角上，繼續着念我的信：

『你將知道，我的好達利，我們的父親在布來打厄代一個公司做着甜酒交易。

『至於媽媽，你曉得現在她是獨自一人了。你須得寫信給她，她很思念你不寫信。

『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真正的，你聽了必很歡喜：我的房間在拉丁區……在拉丁

區呀！想一想……確是一個詩人的房間，像小說中說的一樣，有一堵小窗子，一眼望去

都是屋頂。床雖不大，但可够我們兩人的需用；而且，屋角上還有一張作事的桌子，很方

便用來作詩。

『我敢決定你看了這信，必會趕快的跑來尋我；我也一樣願你在我身邊，我斷沒有

這麼一天能向你說我不招呼你來的。

『總之，好好的愛我，不可在你學校中太用功了，須防生病。』

『我抱吻你。你的哥哥，』

傑克』

這勇敢的傑克啊！用着他的信使得我是怎生的愉快的痛苦！一時之間我便哭笑齊發。所
有我最後幾月的生活，只是甜酒，彈子，巴爾北特咖啡店，使我做了一場惡夢。於是我便想道：
『罷了！以此爲止。現在我須要用功了，我須鼓起勇氣如傑克一樣。』

這時候鐘已鳴了。我的學生們都整了隊，他們仍在談論縣官，並且打從那停在門前的車
子旁邊走過時尚彼此指示。我把他們交給了教習，算又離開了他們一次，遂從樓梯上埋頭
的奔去。獨自一人回着，我哥哥傑克的信在我房裏很延佇了一會。

『達利先生，有人在校長處候你！』

在校長處？……校長有甚麼可以向我說的？……看門的拿起一種怪模樣把我看着。我猛
的便想到了縣官。

我便問道：『可是縣官在樓上嗎？』

於是心裏便被希望震動了，從梯子上一步連跨四級的攀了上去。

好多日我已成了一個瘋子了。一聽說縣官在候我，你們知道我是怎樣着想的？我猜想必是給獎的那一天他注意了我的好相貌，所以今天方正式到學校來請我去當書記的。這種事在世界上是頂自然的。因為傑克的信和那老侯爵的故事，確乎攪動了我的腦筋。

正轉到走廊上，我便碰見了羅熱。他臉色很青白；把我望着很像要給我說甚麼似的；但我並不停步；縣官那有久待的時間。

我到了校長辦公室的門前，我敢向你們發誓說，心上跳得很利害。縣官的書記須得稍停片刻把氣息調一調；我復將領帶整理了一下，又拿指頭把頭髮略略梳了一梳，然後才輕輕的把門鈕轉了開來。

縣官先生是站着的，頹然倚在大理石的火爐簷上，在他黃髯中間含着笑意。校長先生穿着在家的便衣，恭恭敬敬站在他身邊，把絨便帽握在手上。尾約先生便急忙躲到屋角上去。

了。

我一進門，縣官便開了口了。

他指着我道：『就是這位先生，便是勾引我們的侍女來開心的嗎？』

他用着又明瞭又譏刺的聲音說了這兩句話，還不斷的笑著。我起初尙以爲他是故意開頑笑的，所以我沒有回聲，可是這縣官並非開頑笑；稍靜一會之後，他仍舊笑着道：『我豈不是很榮幸的說到了達利愛酒特先生，說到達利愛酒特先生不就是勾引我妻子的侍女的嗎？』

我雖不知道這其間的關係；但聽見侍女這個字，而且說到第二次上人家又給了我這樣一個面目，我遂覺得羞紅了臉，因爲這種真怒，我便叫道：『一個侍女，我麼……我從未勾引過侍女。』

於這個回答上，我便看見校長眼鏡中射出了一縷輕蔑不屑的閃光，並又聽見那鑰匙在他們屋角上悄悄的道：『真無恥呀！』

縣官仍不斷的笑着；他遂在火爐上取了一捲信紙爲我起初所未看見的，跟着便轉身對我懶懶然的搖起這紙捲道：『先生，這便是告發你極有力的證據。這些信便是我們在那位姑娘手上取得的問題。信上雖不曾簽名的確，她那一方，那侍女雖不願意宣布這個人的姓名。只是，這些信上却常常說及學校，於你太不幸了，尾約先生偏又認得你的筆跡同你的文章……』

到此，那鑰匙又野蠻的吼了起來，縣官仍然笑着，又說道：『在撒爾郎德公學的人又都不是詩人。』

在這些言語上，便有一個模糊的思想透入我的腦中：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這些紙。我便突然走上前去；校長生恐我有放肆的舉動，忙做個手勢要拖回我來。但那縣官已把案卷靜靜的展開給我道：『看啊！』

惡！我和色西李亞的通訊。

……那信一併在此，一併在此！所謂情言愛語的好花，我原來把花打落在一個侍女的脚

下！……所謂如此的女人，是一種怎的高雅怎的等等位置的女人，原來是每天早晨給縣官刷鞋子的……大家可以想見我的瘋狂，我的慚愧了。

靜了一會之後，縣官又譏笑道：『好啊！易昂貴人，你有甚麼說的呢？這些可是你的，是呢，或不是呢？』（譯者註：易昂貴人是法國十七世紀大喜劇家莫里野爾的易昂劇本中的主人，平生只把婦人當做自己開心的玩物，並不以真心來相愛的一個奇人。）

我只是垂下頭去，並不回答。本有一句話可以作我的辨護的；但這句話，我又不宣布出來。我準備一齊忍受了，寧可不說出羅熱……縱然辨別得出那災害的深淺，但小物件尚沒有一秒鐘疑到他忠誠的朋友。他一認識這些信時，自家就立刻說道：『羅熱定是懶得去抄寫，他除彈子外甚麼都不愛的，所以便把我的原稿送去了。』這小物件也太愚蠢了！

縣官既看見我不願意回答，他便把那些信放入了衣袋，並轉身對着校長同他的伴侶道：『現在，先生們，你們自曉得其餘的辦法了。』

這句話一說出來，尾約先生的鑰匙便拿起一種悲戚神情動搖着，校長也一躬到地道：『

愛酒特先生本應即刻驅逐的；但爲避免煩言起見，我們還可以留他八天。」這正是新監學來的時候。

於這可怕的「驅逐」一字上，我全身的勇氣都失却了。我也不說甚麼只行了一禮便急忙退了出來。剛到門外，我的眼淚就迸流起來了……我箭一般的跑進我的房裏，拿手巾蒙着嗚咽起來……

羅熱尚在等候我；他神情很是不安，一個人大脚步的在那里閒踱。

他看見我進了房間，便走向我這裏來。

他一面拿眼睛瞅着我，一面說道：『達利先生……』我只頹然倒在椅上，一句話也不能答。

劍師又粗聲的說了起來，其聲之粗直無比倫：『哭呀！孩子氣……說啊……趕快……究竟着甚麼？』

於是，我遂把辦公室裏一齣極可驚的戲，細細的告訴了他。

我說着時，見羅熱的面容也光明起來了；不再用起那橫厲的樣子看着我了，末後他知道我因爲不肯牽累朋友的原故，甘讓學校把我驅逐，他便伸出他一雙張開的手，並簡單的向我道：『達利，你是一個豪傑。』

就這時，我們便聽見有一輛車子在街中碾走過去；原來縣官已走了。

『你是一個豪傑，』我的好友劍師一面握着我帶過傷的手腕，一面又如此說道：『你是一個豪傑，我只能這樣說……但你須明白我從不允許一個人來爲我犧牲的。』

一頭說着，他已走近了門前：『不要哭了，達利先生，我即刻去會校長，我敢發誓說將來被驅逐的決不是你。』

他還有一步就要出去了；然而，他又對我走了回來好像忘記了甚麼似的。

他低聲向我道：『只是，在我走之前你須聽清楚……正直的羅熱不是孤獨的在世界上的；我還有一個衰老的母親，在別一方哩……一個母親！……可憐而又賢明的母親！……請允許我，待我將來諸事結果後寫一封信給她罷。』

這種嚴重沈著的說法，竟使我恐怖起來了。

我問道：『可是你打算做甚麼？』

羅熱也不回答；只是略略把他外衣半啟讓我在他衣袋裏看見一支透明的手槍柄。

我便突然走去，非常的感動道：『你自殺嗎，不幸的人你甘願自殺嗎？』

他哩，却冷冷的道：『好朋友，當我服兵役的時候，我已立志終究要死於槍下的，我所以要輕我的生，因為我不能在恥辱中生活。我所踐言的時候到了……五分鐘內，我便被學校驅逐，也就是輕生；一點鐘後，便晚安了！我去喝我末次的甜酒去。』

我一面聽他說，已決然植立在門口。

『好罷，不必這樣說了！羅熱，你不必出去……因為你死的原故我很喜歡失去我的位置。』他用着一種野蠻的樣子向我道：『讓我去做我的本分，』縱然我極力阻止他，他已把門擠得半開了。

於是，我遂想到他所說的母親，他那另在一方的可憐母親。我便勸他應該為她而生存，至

於我哩，却很容易的另覓位置，況且在各種情形中，我們跟前還有八天的光陰，至不得已大家也須等到最末了再去做這極可怕的事……這最後的回憶顯然觸動了他。他便允許緩幾時再去見校長，姑且忍着。

正這時候，鐘也響了；我們抱吻了一下，於是我就下了樓。

我們便如此做去了！我初進房時好生失望，及我出來差不多很快活的……小物件因為救了他好友劍師的性命便非常的自矜起來。

然而，須說到這一層上來了，及至坐在講臺上，第一樁快意的舉動過後，我自己便沈思了一下。羅熱已允許生存，這倒是好事；但我自己呢，盡忠於朋友之後被趕到學校門外，却又向那里去呢？

那形勢並不可樂觀，我彷彿已看見了那極其受累的家庭，已看見了那眼淚婆娑的母親，已看見了那怒氣勃勃的愛洒特先生。幸而我想及了傑克；他早晨剛寄到的那封信內是何等的好意思！總之，清楚極了，他不寫給我說他的床可以容兩個人嗎？況且在巴黎，無論甚麼

生活也常常尋得着的……

於此，一個討厭的思想又禁住了我：若是起身走，當然要錢；第一是火車票錢，其次我尙欠了看門的三十五個佛郎，其次一個大學生也借了十個佛郎給我，其次巴爾北特咖啡店的帳簿上，我名字下還記有一筆很大的數目。却用甚麼方法來得這些錢呢？

想到這里我便自己說道：『罷喇！爲這少許銀錢來耽心也未免太老實了；羅熱不在這里嗎？羅熱是有錢的，他在城裏授着課，他一定很高興的幫助我幾百佛郎，況我剛才又救了他的性命。』

我的事既定了規，這一天的禍患也便忘記了，只是想着往巴黎去的大旅行。我很是快活，竟坐不住了，尾約先生特爲下樓到自修室來看我的憂愁，及至見了我這樣愉快的面容，倒很爲失望。用餐時，我吃得又多又快；在院子裏，我又很原諒那般學生的狂妄舉動。末後上課的鐘鳴了。

忙着去見羅熱；只一跳，我就到了他的房裏；房裏沒有人。我遂自己說道：『好！他必是往巴

爾北特咖啡店去了，』並且在這種有相當戲劇趣味的情形裏還不曾驚着我。

到了巴爾北特咖啡店，還是沒有人，大家向我說：『羅然是同着幾個軍官往草地去了。』見了鬼了，這等時候他們到那里去幹甚麼？我就開始不安起來；因之，大家奉承我的一臺彈子也不願意打了，把褲管捲起，便向着草地那方，從雪地裏奔了去，去尋覓我好友劍師。

(十二) 鐵環

從撒爾郎德到草地足足有半法里遠；但我走得極快，這一天，我的行程只歷了一刻鐘。我很爲羅熱戰慄。生恐這少年，縱然他允許了不死，難免不趁我在自修室時已盡情告訴了校長；我相信彷彿還看見他那透明的手槍柄。這可怕的思想便像給了我一雙翅子似的。

然而，一程一程的，在雪上看見許多人的足跡走向草地去，尋思劍師不是獨自一個，因才放寬了一點心。

於是我的脚步也放緩了一些，便想到巴黎，想到傑克，想到我的行期……可是頃刻之間，我的恐怖又重生了。

那些腳跡直把我引到埃司白龍村酒店來。

這個村酒店是個不清白而且素著劣名的地方，撒爾郎德的酒色之徒都用來做他們的溫柔鄉。我雖陪着那般豪傑來過好幾次，但我從未覺得那酒店的外貌有如今天這等難看的。在那草地乾淨的白色中間，又黃又髒，配起他那矮門，他那低牆，他那玻璃不甚擦亮的窗子，處在一叢小橡樹後面，實在醜惡極了。

因我走得很近，便聽見了一陣又說又笑又飲壽盃的快樂聲音。

我遂打着寒戰道：『至大的上帝！這是最後的一盃餞別酒了。』我便站着舒了一回氣。我覺得已站在村酒店的屋後；遂推開側門，走近了花園。

一陣喧譁從樓下的廳子內傳出來，這時候酒筵正熱鬧，所以天氣雖冷，而兩扇窗子却大開着在。

當其我聽見了幾句言語猛把我止住並把我渾身都僵凍了時，我的脚已跨上了階石的第一級；因為狂笑中間正夾着我的名字，羅熱正說及我，並且很奇怪，每次一說到達利愛酒

特的名字，別的人總笑得彎腰打跌。

於是便迸發了一種苦痛的好奇心，並覺得我一定會曉得幾樁非常的事物的，我便向後退了去並不使一個人聽見，好在那雪和地毯一樣竟把我的脚步聲隱了，我遂溜入一個涼棚底下，恰好正在窗子下面。

就在這裏，就在這裏而且冷如同墳墓的涼棚下，我方曉得了這是一般何等惡劣何等下賤的人；就在這裏我也才懂得了疑懼，輕蔑，仇恨等等。靜靜的站着，把我的苦惱，把我那忿怒同恥辱的慚愧抑制住，將那般人在埃司白龍所說的話都聽得了。

我的好友劍師依然說着……他正在敘說色西李亞的奇遇，敘說愛情的通訊，敘說縣官到學校的拜謁，拿起許多烘染的言詞許多手勢談出來，簡直就變成了極好的喜劇，一面又用着演說場中的豪態來批評這事。

他帶着嘲笑的口聲道：『你們須曉得，我的小情人們，差不多三年以來，在非洲騎兵的戲臺上都未頑過這種喜劇。我說的老實話啊！我會以為頃刻就落了職，我自家已說過將再不

能同你們來喝埃司白龍老爹的好酒了……小愛酒特並不說甚麼，但終有說的時候，却是真的；並且在我們中間，我相信他只想把機會讓給我自家來說。那麼我現在就說：「我們有眼福，羅熱，看着了這齣好戲！」

說到這里，我那好友劍師遂從事演起他所說的好戲來，即是早晨在我房間裏我和他之間所經過的種種。哈！可惡！他竟一點沒有忘記……他拿起戲臺上的語調叫道：『我的母親！我可憐的母親！』這戲確是一齣非常的喜劇，所以全場都轟動了。我哩，却覺得一滴一滴的大點眼淚沿着臉頰滾下來，渾身寒戰，兩耳雷鳴，我因而方看破了早間可惡的喜劇，我大概也方懂得羅熱乃是安心將我原信送去以便避免事敗時的禍患，我也方懂得他的母親，他那可憐的母親已是死了二十年了，而且我也方懂得那隻手槍柄原來是他裝烟斗的鞘子，

一個豪傑道：『但這個體面的色西李亞呢？』

『色西李亞並未說甚麼，他只收拾了她的箱子，這倒是個好女兒。』

『但那小達利，他成甚麼樣兒了？』

羅熱答道：『罷！』

於此，只做了個使人狂笑的手勢。

這狂笑直把我神魂都弄飛越了。我很想跑出涼棚如像一個妖怪似的猛然在他們中間現出來。但是我却忍住，因為我已經够他們譏笑了。

燒肉端出來了，酒盃也互碰起來了。

大家都叫道：『飲羅熱的壽！飲羅熱的壽！』

我不能再忍，我難受極了。也不怕有沒有人看見我，便一直奔過花園。只一跳就跨出了側門，向前飛跑着同一個瘋人似的。

我覺得已陷入了絕地。那里去尋錢呢？我怎樣走呢？怎樣去同傑克相會呢？已說過了羅熱斷不能再幫我一點忙……他可以拒絕我，因為色西李亞現在已走了。

末後，被那疲勞和憂患壓倒了制服了，便讓我自己跌在一株大栗樹腳下的雪裏。只是哀哀的哭着已沒有力量去思想，假若不是在撒爾郎德那方，很遠很遠的，忽然聽見了鐘響，或

者一直到第二天都會留在那里。這是學校的鐘聲。我已是甚麼都忘記了；這鐘聲始喚回了我的生命：我應該進學校去，到廳子裏管理學生們的休息……因想着廳子，於是就得了一個主意。登時我的眼淚就止住了；也覺得我很有力，很安靜了。我便站了起來，拿起那種下了決心的人的堅穩脚步，重上了撒爾郎德的大路。

若是你們願意要曉得小物件所取的是一種甚麼不可撓的決心，那嗎正當休息時候，就請隨着他到廳子裏來，用一種特別的定力來注意他所看的那個大鐵環，就是懸在廳子中央的；休息畢了，再隨着他到自修室，同他一塊坐上講臺，從他肩頭上去讀這一封悲哀的信，即是在羣動不息和那喧鬧的孩子們中間他忙着寫的：

『寄傑克愛酒特先生，巴黎，波納巴爾特街。』

『恕我，我最愛的傑克，我將要把我的痛苦告訴你。你原不再哭的了，但我却要使你再哭一次；其實也算是最末一次……當你接到此信時，你可憐的達利必已死了……』

剛寫至此，自修室的喧譁鬧得太利害；小物件便住了筆，把左右兩黨都處罰了幾人，雖未

生氣，却很嚴重的。然後又接着寫道

『你看傑克！我太不幸了。除自殺外已不能做別的事，我的前途已是斷絕；別人已將我趕出了學校——這是爲着一個婦人的原故，這事告訴你太長；其次，便是負了許多的債，我現在已不知道工作，只是慚愧，只是厭倦，只是沒味，這生活已使我害怕……我頂喜歡走了罷……』

又使小物件不得不中止了一次：『抄詩五百句，學生蘇伯羅，佛格，魯比，禮拜日都罰留在校內！』做完這件，才結束了他的信道：

『請了，傑克！我還想多給你說一些的，但我覺得要哭了，學生又俱看着我，在給媽說我是在散步時，從石崖上跌死的，或者滑冰時淹死的。總之，捏造一個故事，使這可憐婦人永遠不要知道真象好了！……爲我抱吻她，抱吻這親愛的母親；也抱吻父親，勉勵他去重建起一個好家業來……請了！我愛你，常想着達利。』

這封信寫畢，小物件立刻又寫了一封，一樣的用意：

「教士先生，請你把我遺留給你的信寄給我哥哥傑克。同時，把我頭髮剪一點，爲我母親做一個小包裹。」

「求你寬恕我給你的這件難事。我現在之自殺因爲我在此太不幸了。惟有你，教士先生，常常對於我很好的。我極其感謝。」

達利愛洒特。」

寫畢了，小物件便把這信和寄傑克的一封信裝在一個大信筒內，封面上寫道：『凡第』一位發見我尸身的，就請把這信筒送交日耳馬倫教士手上。』諸凡結束之後，他遂靜靜的等着自修完畢。

自修畢了，用晚餐，做晚禱，上寢室。

學生們都睡了；小物件大脚步的閒踱着，等他們睡熟。現在尾約先生又來巡視了一周；聽見他鑰匙的神秘響動，和他短靴踏在樓板上的軟聲。小物件便道：『晚安，尾約先生！』這位總管理先生也低低的答道：『晚安，先生！』接着，他走遠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已聽不見了。

小物件獨自一人，他便輕輕的開了門，又在樓梯上站了一會來看學生有沒有醒的；但都靜靜的在寢室中。

於是他下了樓，在牆陰下踮着脚尖溜去。北風極悲慘的從門上吹來。到了樓下，打從列柱前面走過時，只見在那四圍極其陰森的高屋間，一院子積雪的白光。

那上面，挨近屋頂，尚有一點燈光，這是日耳馬倫教士正在做他的大著作。小物件的心坎上，極忠誠的，向着這好教士致了一個最後告別的意思；然後他遂進了廳子……

這海軍學校的老操場裏充滿了一種又森寒又黯淡的黑影。只從一堵窗櫺上射入了一點兒月光，正照在那個大鐵環的上面——哦，這鐵環，小物件幾點鐘來都念着他的——映得這鐵環光明燦爛如同銀子一樣……在廳子的一角上，有一個高脚几放在那里。小物件移了來，放在鐵環下面，攀了上去；他絲毫沒做錯，那高度剛合式。他便取下領帶來，一條紫絲長領帶，拿在頸項上探斂了，便如一條腰帶。他遂將領帶繫到鐵環上去，扣了一個活結……一點鐘響了。算了罷！應該死了……小物件用着他戰慄不堪的手，把活結打開了。一種狂熱鼓盪

着他請了傑克請了愛洒特夫人……

猛然鐵似的一拳把他打倒了。並覺在高脚几下面，有人將他腰部攔住，使他兩腳站了起來。同時一個嘲弄而粗暴的聲音，是他很熟悉的，問他道：『這是從何而來的思想，這時候來弄這鐵鈎。』

小物件很吃驚的回過身來。

却是日耳馬倫教士，既沒有穿道袍，又只穿着短褲，領幟飄在半臂上的日耳馬倫教士。他和善的醜臉戚然笑着，半被月光照着……只用一隻手就將這自殺的人從地下提起來；那隻手上還拿着他的水瓶，他原來是到院子中自來水管處來取水的。

一見了小物件驚恐的面目，以及他滿眶的眼淚，日耳馬倫教士方止住了他的笑，他又說了起來，不過這一次却是一種溫和的聲音，而且差不多是動人極了的：『多麼可怪的思想，這時候來弄這鐵鈎！』

小物件非常慚愧，非常堅決的道：『我並不是弄鐵鈎，教士先生，我是甘心來死的。』

『怎麼……死……你很愁苦嗎？』

小物件滾熱的眼淚向臉上直淌道：『哦……』

教士道：『達利，同我來罷。』

小物件做了一個拒絕的手勢，並指着那鐵環同領帶……日耳馬倫教士用手挽着他道：

『走啊！上樓到我房裏去；果然你要自殺，就自殺在樓上好了；那里燒有爐火，氣候很好的。』

但小物件却抗拒着道：『讓我死，教士先生，你沒有禁止我死的權力。』

司鐸眼睛裏便閃出了一種怒光道：『哈！就這樣罷！』突然抓住小物件的腰帶，如同一個

包裹似的將他挾在手臂下，一任他去抵抗，一任他去哀求……

……現在我們到了日耳馬倫教士的房裏了；火爐中燒着大火；傍着火，有一張桌子和一盞燃着的燈，桌上幾隻烟斗，幾堆載滿蒼蠅腳跡的紙。

小物件坐在火爐角上，很是昏亂，說了許多的話，敘述他的生活，他的不幸，以及他何以要自殺的原故。教士只含笑聽着；及至那孩子接連的說，接連的哭，接連抽縮起他那可憐而又

有病的心房時，這正直人方握着他的手並且靜靜的向他道：『所有這些全不要緊，我的孩子，爲這一點事去死你也蠢得太不堪了。你的故事極簡單：人家既把你趕出了學校——老實說這事對於你倒是頂大的幸運——好呀！走就是了，立刻就走，不必等到八天……你又不是是一件炙肉的爐子，豈有此理！……你的旅行，你的債務，通通不必記念！我一總給你擔任了……你打算去向那光棍借的錢，我一總借給你。我們明天再來處理一切……現在，沒有一句話了！我急需工作，你急需睡覺……只是我不願意你再回到你那可厭的寢室，你將會受寒，你將會生長；就在我床上去睡，今晨才換了的乾淨白被單……我呢，終夜都要寫字；如其磕睡來了，我就在輪椅上睡罷……晚安！不要再向我說話了。』

『小物件睡下了，並不抗拒……他所經歷的直如一場惡夢。白日裏是何等的大事！瀕死之際，又轉到這張好床的中間，在這間溫暖沈靜的房裏……小物件多麼舒服……有時，睜開兩眼，在那燈罩的和光下，便看見那位慈祥的日耳馬倫敦士，一面抽着烟，一面揮着筆，從幾張白紙的上端寫到下端，筆尖上放出微微的聲音……』

……第二天早晨我被教士攪醒了，他叩着我的肩頭。我在睡中已將一切的事忘記了……使得那位救命的人好生發笑。

他向我道：『起來！我的孩子，鐘響了，趕快！不要使一個人覺得，照常去管理你的學生們；到早間休息時我在此處等你說話。』

我猛的想起了前事，正打算道謝他！但是這位善良的教士竟把我推出了房門。

這自修對於我是怎樣的長久，無須向你們說了……院子中沒有學生的時候，我業已去叩起日耳馬倫教士的門了。見他還在書桌前，抽屜大開着的，正忙着計數那許多的金錢，小心心的把來列成了幾小堆。

我進門時弄了一點響聲，他始回過頭來，接着仍從事他的工作，並不向我說甚麼；及至做畢了，關上了他的抽屜，方靄然的笑着拿手招呼我過去。

向我說道：『這些都是你的，我已數得清楚。這是旅費，這是還看門的，這是給巴爾北特咖啡店的，這是還那借了十個佛郎給你的學生的……我從前存下這錢，原是為打點教堂職』

事用的，但這職事六年內始抽籤，從此我們就再會了罷。」

我很想說幾句話，但這怪人却不留一點時間給我：『目前，我的孩子，你即向我告了別罷……恰巧我上課的鐘鳴了，我一出去便不打算再在這裡看見你。這巴士底獄的空氣與你不適……快跑到巴黎去，好生工作，祈禱上帝，抽抽烟斗，勉力做一個丈夫。——你聽我說，勉力做一個丈夫。——你瞧我的小達利，你已不僅是一個孩子，但我終恐怕你一生總是一個孩子。』

說到這裡，他遂拿起一種仙人的笑容向我張開了兩臂；但我，却咽哽着跪了下去。他挽起我來並抱吻了我的兩頰。

鐘聲已響到最末一下。

他一面急速的抓起他的書本同他的課冊，一面說道：『好！已經遲了，』他剛走出去，又轉身對着我。

『我有一位兄弟在巴黎，同我一模一樣，也是一位正直的司鐸，你可以去見他……但是，罷了！像你現在這樣半癡半顛的，你一定會把他的地址忘記了的……』他不再說了，便大

踏步的下了樓梯。他的道袍在他後面拂着；右手提着他的短褲，左臂下挾着一大捲紙和幾本舊書……善良的日耳馬倫敦士啊！我走之前，尙對他房間的周圍看了一遭，最末還把那大書架，小桌子，半熄的火，我坐在上面哭過的軟椅，我睡得極舒服的床，都瞻望了一次；所以一想着這奧妙的所在，便引起了我許多的勇氣，許多的天良，許多的努力，許多的堅忍，不禁對我的懈怠而生慚愧，因而我便發誓永遠都須念着日耳馬倫敦士。

諸事清楚，時間已過去了……我要去收拾我的箱子，清理我的債務，到公車上定我的坐位了……

我出來的時候，望見火爐角上有幾個純黑的老烟斗。我遂趕那最老最黑最短的取了一個，放在衣袋裏如同珍寶似的；然後才下了樓。

到了樓下，那老澡場的門還半掩着的。我走過時不禁向裏面瞅了一眼，所有看見的直令我寒戰不已。

我看見了那陰森慘淡的廣廳，看見了那發光的鐵環，看見了我那打成活結的紫領帶，那

領帶尙在打翻的高脚几上面被寒風飄蕩着哩！

(十三) 尾約先生的鑰匙

當我邁步出學校時，我還遇着了一件可惡的事情，便是那看門人的門扉猛的打開了，並聽見有人喚着我：「愛酒特先生！愛酒特先生！」

原來是巴爾北特咖啡店的主人同他高貴的朋友喀沙捏先生，驚驚怪怪的樣子，差不多是很粗魯的。

咖啡店主人首先說道：「你真個要走嗎，愛酒特先生？」

我靜靜的答道：「是的，巴爾北特先生，我今天便要走了。」

巴爾北特先生跳了一下，喀沙捏先生也跳了一下，但巴爾北特先生却比喀沙捏先生更跳得利害，因為我欠他的錢要多些。

「怎麼！今天就走呀！」

「今天就走，所以我即刻便須跑到公車上去定我的坐位。」

我以為他們定然要跳過來抓我頸項的。

巴爾北特先生道：『那嗎我的錢呢？』

喀沙捏也道：『那嗎我的呢？』

我並不回答，只走進門房，很威嚴的把那日耳馬倫教士的金錢，抓了幾把出來，就在桌子的一端上，將我欠他兩人的一齊數出。

這真是一齣戲啊！那兩張愁容可掬的臉容時就開展了，如同被了魔術一般……他們把錢收入了衣袋，才稍稍對着我表示了一點兒慚悚，以及那收得了賬目的快活，於是他們便傾吐了許多安慰的恭維話，和許多親切的不平話道：『真個，愛酒特先生，你就離開了我們嗎？……哦！太不幸了！對於學校可是多麼的損失啊！』

跟着便是一些哦！哈！唉！歎氣，握手，抹眼淚……

如其還在昨天，或者還可以讓我得到這等表面的親熱；但現在對於這種感情的問題，心裏已是冰冷了。

在那涼棚下的一刻鐘，已教會我認識這般人——至少我也相信這種認識是對的。那酒店的惡俗人越表示他的親熱，越是使我討厭他。因就切斷了他們那可笑的吐露，出了學校，趕快走去到平安的公車上定了我的位子，以便載起我遠却這般怪物。

向轉運處去時，從巴爾北特咖啡店前面經過，但我却不進去；這地方使我好生痛恨。只是不知何故竟拿起了一點惡意的好奇心，從玻璃窗上往裏一望……店裏填滿了的人；正是打彈子的日子。在一些火星灼灼的烟斗中間，看見那般軍帽上的毛纓和那懸有劍鈎尙正發亮的帶子。豪傑們都在，只少那劍師。

我把這些又紅又肥的面孔看了一會，越發使我無情了，茴香酒在盃裏動蕩，燒酒盃更浸沒了盃簷；因而想到我也曾在這齷齪堆中生活過來，覺得好生慚愧……彷彿便重看見小物件正繞着彈子羣在跑，正在記着符號，正在付給甜酒的錢，一天比一天的親密，一天比一天的下賤，一天比一天的變壞，並且齒縫間也咬着烟斗的嘴子，或者說幾句軍中的套話……這幻象比我在廳子中看見那小紫領帶飄蕩着的幻象尤爲駭人。我便跑開了……

當其我動身回學校來時，後而跟着一個公車上的人，是來給我運箱子的，便見劍師從空場上走來，很活潑的，手上握着一根小杖，毡帽蓋着耳朵，把他細緻的八字鬚一直映在靴子的漆光中……老遠的我看見了他，不覺自己說道：『真不幸，如此一個偉男子却具如此一種惡靈魂……』他哩，一望見了我，便拿起極合體的巧笑對我走來，並張着兩條大臂……哦！那涼棚！

他向我道：『我尋找你好久了，我得着甚麼呢？……』

他突然便止住了。我的眼光直將他那詭話釘住在他嘴唇上。並且一經這眼光，也就把他端端正正植立在對面，那驚恐當然使他明白了許多事，所以立刻就見他變了臉色，頓住了口，不能自持了；但這只是一頃間的情形：登時他的面色又重新舒展了，在我眼睛裏直躍起他那雙冷酷光輝的眸子如同鋼鐵一樣，用着一種堅決的神情把手插在衣袋裏，一面伊唔着走了開去，彷彿說大家都很高興的來向他說起這事……

光棍，滾開罷！

我重進了學校，學生都正在課堂上。我們上樓到了我屋頂房間裏。那人把箱子扛在肩頭上下去了。我哩，還在這冰冷的房裏停留了幾分鐘，看了看那赤裸裸的鯢鯢牆，看了看那雕刻得很爛的書桌，又由那窄小的窗上，看了看院中的楓樹，他們頭上都戴滿了的雪……我心裏遂向着這些東西都告了別。

就這時候，聽見課堂上一陣雷霆似的怒吼：正是日耳馬倫教士的聲音，這聲音又把我的心重煖起來，使得我幾點熱淚又挂到了眼簾邊上。

一切完畢了，我才慢慢走下樓來，把四周都注意的看了一遍，爲的要把這些印象運入我的眼裏，即是所有我將不能再來的這地方的印象。就是我穿過有高窗櫺的長廊時也如此，那里便是黑眼睛最初呈現於我跟前的所在。上帝保護你，我親愛的黑眼睛……我又走過校長辦公室的前面，看着他那奧妙的重門；然後，又走了幾步，便走到尾約先生的門前……一到這里，猛然令我站住了……哦，有趣，哦，快活！那些鑰匙，那些可怕的鑰匙，正垂在鎖孔上，微風正把他們微微的吹動。我帶着一種細緻的恐怖把他們看着；忽然，便生了一個復仇的

念頭。簡直背叛了，遂拿起一隻瀆犯威嚴的手，將那鑰匙環子從鎖孔中取下，藏在我的外衣底下，便一步連跨四級跑下樓來。

在中學的院子深處，有一口極深的井。我便喘吁吁的奔了去……這時院子裏正沒有人；那戴眼鏡的仙姑也不會捲起她的窗帷。恰有利於我的犯罪。遂從衣裳下取出這些鑰匙，這些神秘的鑰匙，他很給了我許多苦吃的，便盡力把他投入井內……嘩喇！嘩喇！嘩喇！我一直聽見他們墜下去，碰着井壁還跳了一跳，然後才沈入水中，這水遂把他們禁錮了；犯了這件大罪後，我始笑着走了。

正要出學校時，在穹門下面最後碰見的人便是尾約先生，但是一位沒有從右手指轉到左手指，又凶惡又駭人又旋轉鑰匙的尾約先生。他打從我身旁走過時，尙懷着仇恨的注視了我一會。這不幸的人深想問我，曾看見那些鑰匙沒有。但他却不敢……就這時候，那看門的便從樓梯高處俯着身子向着他叫道：『尾約先生，我尋不見他們！』只聽見這帶鑰匙的人低低的說道：『哦！我的上帝！』——於是他走開了如像一個發見了甚麼似的瘋人一般。

假如我能在這裏多留一刻，將多麼有幸的來看看這齣戲，但那公車啟行的蹄聲已在校場上吹起了，我却不願意人家把我丟下了走。

現在，永別了，黑石和舊鐵建造成的烟薰塵撲的大公共啊；請了，惡劣的學生們啊；請了，野蠻的規則啊！小物件飛翔了，從此不再來了。至於，布瓜杭侯爵，尊重你的幸福：人已走了，許久以來同着巴爾北特咖啡店的豪傑們所研究的有名劍術不再加之於你了……

鞭子，響了！鈴子，鳴了！良善的老公車，四個鐵輪，三匹馬，便載着小物件奔行前去……很快將他載到故鄉，先到巴底士特舅父家，去抱吻他的母親，然後便轉向巴黎，極快的去同愛洒特（傑克）在他拉丁區的房間裏會合……

（十四）巴底士特舅父

愛洒特夫人的兄弟，這位巴底士特舅父簡直是人類中的一個怪標本！也不好也不壞，早年就娶了一個又慳吝又瘦削又強橫的女人，他很是怕她，這老孩子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嗜慾：就是塗顏色的嗜慾。四十年來，他就生活在調顏色的孟子，畫筆，顏料的中間，他的光陰盡

用在給畫報的肖像塗色上面，房中堆滿了的老「畫報」老「沙利娃利報」老「如畫之商店報」地圖所有這些東西都着了色的。

六個月以來愛酒特夫人便迫不得已生活在這老怪人及他那凶惡的老婆中間。這不幸的婦人終日都在她兄弟房裏，坐在他身邊設想要做點有益的事。便代他洗畫筆，傾水到調顏色的盃裏……最愁苦的就是自從我們破產後，巴底士特深記着從前所受於愛酒特先生的輕侮，所以從早到晚，可憐的母親總是受罰似的去聽他說：『愛酒特不是正經人！愛酒特不是正經人！』哈！這個老糊塗蟲！

所有關於巴底士特舅父這些頂事，以及愛酒特夫人自到他家所受的那些怨苦，都是後來才知道的；然而，自我到這人家，縱令她怎樣說，我早已明白我母親不是有幸福的……當我進門時，他們正要上桌用晚餐。愛酒特夫人一見了我，喜歡得直跳了起來，你們猜想得到的，她自是拿起她的全身氣力來抱吻她的小物件。然而可憐的母親却帶着不自然的神情；她說得很少——她那溫和的聲音常是細而且顫的，眼睛只看盤子裏。一看到她那改小而

純黑的衣服總是很難過的。

我舅父舅母的招待很冷淡。舅母拿起一種駭人的神情問我用過晚餐不曾。我急忙回說吃過了……舅母方呻吟了一下，她很爲她的晚餐耽了一會心。美呀，晚餐！又是豌豆脩，又是鱈魚。

巴底士特舅父問我是不是在假期中……我回說已是離開了大學，特爲要到巴黎去會合我哥哥傑克，他已給我找了一個好位置。我之所以要製造出這種謊話，只爲要寬那可憐愛酒特夫入的心，使她對於我的前途高興，並使我舅父眼睛裏看我是一個正經人。

一旦聽見了小物件有了一個好位置，巴底士特舅母便張開了大眼睛。

她道：『達利，應該來接你母親到巴黎去……這可憐的親愛婦人她很不願意離遠了她的孩子們；並且，你要曉得！這雖是我們的責任，但你舅父却不能常做一頭家庭間產奶的牛。』

巴底士特舅父，含着滿口的飲食道：『果然的，我是一頭產奶的牛……』

這句「羞乃半」的表示使他很滿意，他又很沈重的念了好幾次……

因爲都是老年人，這晚餐用得很久。我母親吃得很少，只給我說了幾句話，偷偷的看了我幾眼；我舅母把她監督着的。

她向她丈夫道：『瞧你的妹子！一旦見了達利快活得連胃口都弱了。昨天她會取了兩次麵包，今天只取了一次。』

哈！親愛的愛洒特夫人！我是怎樣打算就在這夜裏把你載了去的，我是怎樣打算把你從這頭殘忍的「產奶牛」和他老婆手中奪出來的；但是；唉！我如其輕率從事的做了，却拿甚麼做我的路費，並且我也清楚傑克的房間住我三個人却不很大。我能不能給你談幾句，快快活活的抱吻你一番，但是不能呀！人家一分鐘也不讓給我們……起程的時候到了，我們仍一點不能多說。

當其小物件從巴底士特舅父家出來；獨自一人在那直到火車站的大街暗影中走着時，便起了一種很大的心志，很莊嚴的自誓了兩三次，從此以後的行事須得像一個丈夫，不要只去想着重興家業。

（第一部完）

第二部

(一)我的樹膠鞋

我將來即使活到我舅父巴底士特那麼大的年紀，便老得和中非洲的巴阿巴樹一般，我也斷斷忘記不了我第一次坐三等車到巴黎的旅行。

這是二月末尾的幾天，天氣還很冷。車外面，一片灰色的天，又是風，又是雹，山是光禿禿的，草地是凌亂不堪的，死去的葡萄藤長長的排列着；車裏面哩，許多泥醉的水兵唱着歌，肥胖的鄉下人張口輪着同死魚一樣，矮小的老太婆們帶着她們的籃子，還有小孩子們，跳蚤，以及乳娘們，差不多這車箱中一般窮人們的行李，都帶有烟斗的氣味，燒酒的氣味，蒜炒臘腸的氣味，發霉的乾草氣味。我相信其間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氣味哩。

起身時，我據坐在一角上，傍着窗子以便看外面的天色；但從我們家鄉出發二法里多路，就有一位軍營的看護生來把我位子占去了，他藉故說是要和他老婆對面坐，小物件又怯生生的不敢和他爭論，所以在二百法里中俱被割坐在這位全身藥氣的肥胖惡人和一位

賞北納斯的鼓手中間，這鼓手時俱在他肩頭上發着鼾聲。

這旅行直捱了兩天。我兩天都坐在那位子上，夾在兩個劊子手當中動也不會一動，堅挺着頭緊閉着口。我既沒有錢，又沒有宿糧，沿途不會吃一點東西。兩天不吃東西，真久呀！我身上雖還剩有值四十個蘇的一枚錢（譯者註：四十蘇合二佛郎）但我却奇貨似的將他保存着，以備到了巴黎，一旦在車站上尋不着朋友傑克時之用，縱然餓極了，我還有不去摸他的勇氣。只是我四圍這般魔鬼在車箱裏都拚命的吃喝。我腿邊放了一個很重的大籃子，我那位當看護生的隣居隨時都從中間取出許多異樣的燒臘，同他老婆分着吃。尤以在第二天內，這位帶籃子的隣居太使我難堪了。然而在這可怕的旅行中令我最苦惱的，尚不是餓。我從撒爾郎德走時，沒有皮鞋，腳上只穿了一雙很薄的樹膠鞋，這個是夜間穿來巡查寢室用的。很講究的，這雙樹膠鞋；但是碰着冬天，在三等車上……上帝！我好冷啊！真可以一哭了。到夜間，衆人睡後，我才不斷的把一雙腳握在手上，勉強着使他暖和一些。

第二天夜間，當早晨三點鐘時，我突然被鬧醒了。火車剛要停車，全車俱震驚起來。

我急忙對着窗門走去。外面並無屋宇。除却一片荒涼的田野，幾處瓦斯火管，以及隨處幾堆煤炭外，甚麼都沒有；繼而遠遠的那一方，現出了一大團紅光，同一種海潮聲似的輪轉響聲來。一個男子，便提着一盞小提燈，挨着各車箱的門走來，一路叫道：『巴黎！巴黎！你們的車票！』這時，我縱有氣力，也被一種可怕的潮流將我湧向後面去了。這就是巴黎。

五分鐘後，我們便進了車站。傑克自一點鐘以來已在那里。我老遠的就望見了他，因為他那長而微曲的身材，以及他在鐵欄後面正用着他的粗大的手臂動搖着招呼我的原故。只一跳我就到了他的跟前。

『傑克！哥哥！……』

『哈！親愛的孩子！……』

因為我們手臂的用力，彷彿我們兩人的靈魂也擁抱到一塊了。不幸車站中不會為這種擁抱有特別的設備。只有行李室，偏沒有表情室，偏沒有靈魂室。大家把我們推來攘去，或從我們身上跨過。傑克便低低的向我道：『我們走罷，明天，我再來取你的行李。』便手臂挽着

手臂，輕輕快快如像我們的腰包似的，我們遂取路向拉丁區來。

我記得走過一道木橋，這是架在一條深黑的河上的，又走過一道大而荒涼的河岸，及一個沿着這河岸上的大花園。我們曾在花園跟前停留了一會。穿過那用以爲界限的鐵欄杆，模模糊糊看見了許多小房子，許多草坪，許多水潭，許多披着薄霜的樹子。

傑克向我道：『這就是植物園，裏面有許多極可寶貴的白熊，獅子，蟒蛇，河馬等……』

我緊緊挨着我哥哥，放眼穿過這鐵欄杆，因我是夜間到的，只把那不熟悉的巴黎的恐怖和這秘密花園的恐怖，混攪在一種同樣的情感中，好像我一到碼頭便落腳在一個大而黑暗的洞窟裏，內中充滿了的野獸，都要來踐踏我似的。幸而我不是獨自一人：有傑克做我的保障……哈！傑克！傑克！爲什麼我不能永遠的依傍着你呢？

我們又走了好一會，好一會，在許多無窮盡的黑暗街道中；忽然，傑克便站在一片小空場上，那里有一所教堂。

他向我道：『我們到了聖日耳曼得蒲萊了，我們的房間就在那上面。』

「怎麼！傑克……在鐘樓中嗎……？」

「可以說是鐘樓中……曉得時候倒很爲方便的。」

傑克說得太過了一點。他住的是在教堂側近屋內，五層或六層樓頂的一間小房子，窗子打開便對着聖日耳曼的鐘樓，正看得見鐘面的上部罷了。

一進門，我就迸出一種快樂的呼聲道：「火好幸福呀！」立刻我便對着火爐跑去把脚伸在火光前，險些把樹膠也烘化了。傑克才看見了我奇特的鞋子。這事好令他失笑。

他對我道：「我親愛的，有多少名人他們都是穿着木屐到巴黎的，他們都常自誇耀。你如今也能够說是穿着樹膠鞋子來的；這更可自矜了。此刻，且換了拖鞋來吃肉餅罷。」

說到此事，那良善的傑克便推了一張小桌子到火跟前來，桌上已經陳列齊整，只放在屋角上等候着哩。

(二)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上帝！這夜在傑克的房裏大家是多麼的舒服呀！那從火爐中射到桌布上的回光是多麼

雪亮而快樂呀！那封藏的陳酒彷彿透出了紫羅蘭的香味！那肉餅上面黃金色的油光是多麼體面呀！傑克便在桌子的那方，和我正對着，只是斟酒給我喝，而且，我每回舉起眼來，總看見他那溫柔的眼光直同母親的眼光一樣，甜蜜的對我笑着。我哩，在這裡何等的高興，實在有點要發狂似的。我只是說話，只是說話。

傑克把我的盤子都盛滿了，對我道：『噢呀！但我並不喫，仍然只是說話。因為要使我不說，於是他便大說起來，向我談得很長，不息一口氣，把他一年多以來我們未曾會面的事都說了。』

他道：『當你走後，——這些都是頂愁苦的事，他說起來仍然帶着他那種樂天的美笑，——當你走後，家裏便十分的淒然了。父親不能再工作；只是在店裏過他的光陰，咒罵革命黨，並且叫我做驢子，甚麼事全都廢弛了。惟有每日早晨的索債券，每兩天法庭傳達吏的降臨是不斷的！往往門鈴一響，就令我們心跳。哈！你走得倒恰在好的時候。』

『在這種可怕生活的一個月末了，父親就到布來打尼葡萄酒公司任事去了，愛酒特夫

人也到巴底士特舅父家去了。兩個人都是我送走的。你想我可傾了多少的眼淚……他們走後，所有的傢伙俱賣了，是的，我親愛的，就在我們門前街中，我眼看着賣的；多麼苦惱呀！一個人看見他的家產一件一件的散了去。簡直令人揣想不到，凡我們家那些木的布的東西，實不知分了多少處。

「在衆傢具中，我只留了一把椅子，一床墊褥，一柄掃帚；這掃帚於我很爲得用，即刻你便曉得。我便把這幾件財產放在郎德爾倫街我們房子的一角上，因爲房錢還有兩個月才滿期，我獨自一人便占了這所又沒有帷幕，又冷，又赤裸裸的一大堆房子。哈！朋友，多麼悽然呀！每夜我從學生意處回來，便是一種新愁，彷彿又有一種驚恐在這四壁中單單尋着我來。我只好從這間房內走到那間房內，把門用力關上，故意弄出些聲音。

「不幸已極，巴巴羅特又發生了。我們當初才到里昂時曾費了許多辛苦去收拾他們，自然是曉得你們都走了，所以又重新侵了進來，比頭一次還更可怕。起初我尙勉強去掃除他。我夜間的光陰便在廚房裏過了，一手拿着臘燭，一手拿着掃帚，我攻打起來直同獅子一樣，

不過總是眼淚婆娑的。不幸只我一個人，就百倍我的勇力，也不能如亞奴的時候。末了，巴巴羅特來得更多。我確信所有里昂的巴巴羅特都結成了大羣來把我們的房子圍困了。廚房裏全是黑的，我迫不得已只好讓給他們。有時，我只帶着驚懼從鎖孔中把他們看一看。足有幾千萬之多……你或者以爲那般醜畜生便住在那里了！哈！極是極！你却不知道這些北方種。隨處他們都侵擾到了。從廚房裏起，雖然門是鎖上的，他們竟穿到了飯廳，我的床就安在那兒的。我便將床移到店裏，後來又移到客堂裏。你笑呀！我倒願意你來看看。

「一間一間的，這遭殃的巴巴羅特直把我趕到我們原住的那間小屋子裏，就是在走廊深處的。在那兒，起初他們讓了我兩三天；後來有一早晨，一醒了，就見有百十個都靜靜的沿着我的掃帚爬上來，別有一股整整齊齊的對着我的床急走來……在這最後的居室裏，既奪去了我的武器，便迫着我非逃不可。這便是我的末路了。我把椅子，墊褥，掃帚都讓給了巴巴羅特，遂出了郎德爾倫街這所恐怖的房子，不更回來了。」

「我尚在里昂過了幾月，可是太長，太慘淡，太可哭。在我學生意處，大家只喚我做聖馬德。」

乃倫。（譯者註：馬德乃倫是古時猶太蕩婦，遇耶穌感化，遂於七月二十二日改過自新，今文學家凡言悔過婦女，皆名之爲聖馬德乃倫。此處含有輕侮之意。）我沒一個地方可走。也沒有一個朋友。惟一使我開心的便是你的一些信……哈！我的達利，你那敘事的文筆多麼美麗呀！我決信你很可到報館裏去作文章，只要你願意。這就不比我了。你想我竭全力去給人家寫口述，差不多變得和縫衣機器一樣靈敏了。如今再來談我的事罷。

「你屢次信中都叫我把家業重建起來，虧得有你的那種說法，因爲你，我對於這種偉大的思想方發了熱了。不幸啊，我在里昂所謀的事，却只能滿足我的生活。因而我方起了動身到巴黎來的意思。我相信到了巴黎方可以爲家庭之助，也才尋得到那等必需的材料來應我們大工程的需用。我旅行是決定了，只是我極其謹慎。我不願跌在巴黎街上，和沒有毛的鸚鵡一樣。天地間的美事，是向着你的，我的達利：有許多佳運都是爲體而孩子而設；我只是一個善哭的人。

「我便去向我們的朋友聖西里野的司鐸求了幾封薦書。在聖日耳曼區內這是一個極

有信用的人。他給了我兩封信：一封是寫給一位男爵的，一封是寫給一位公爵的。我便打扮起來，如你此刻所見的一樣。從那天我就去尋着一位裁縫，他見我很和氣，便答應贈一件黑衣服以及一切附屬品，半臂，褲子等類給我。我把薦書放在衣服裏，衣服放在飯巾裏，於是就動身了，帶了三個魯意在衣袋裏：算是旅費三十五佛郎，到此地剩二十五佛郎。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早間七點鐘，便上了街，穿着黑衣服帶着黃手套。這可以做你的前車之鑑，小達利，凡我在這里鬧的一些很大的笑話。早晨的七點鐘，在巴黎，所有人家還都在睡覺哩，也是他們應該睡的時候。我却不知道，尙很自矜的在這些大街上散我的步，把我嶄新的薄底鞋弄得一片響。我以為爲如此其早的出來，最有時機去碰見運氣了。還閒遊了一會，不知巴黎的運氣，早晨終不能起來的。』

『我第一便到男爵家，在里勒街；其次到公爵家，在聖威廉街。兩處，我只碰着那般用人正在洗院子擦門鈴。我遂向這般用人說我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有話給他的主人說。他們却只在鼻孔裏笑幾聲，並把桶裏的水潑到我腿上來……有甚麼辦法呢，我的親愛的？』

我的錯處，照例：這時候到這樣人家去的只有修脚匠人。所以我特別提出來告訴你。

「我是極知道你的，你麼，我敢必若你處在我的地位上，你絕不敢再轉到這兩處，並且厚起臉皮去受那般惡奴的譏笑的了。好呀！我哩，却在同日的午後又光明正大走了去，也和早晨一樣，去請那般用人引去會他們的主人，仍舊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我因而使得着許多勇氣：因我登時便被引導去，兩位貴人都會着了。我覺得兩個人的招待很是不同。這位里勒街的男爵招待我很爲冷酷。他又長又瘦的面孔，莊嚴得如在甚麼大祭場中一樣，很令我生畏，所以我並未向他說上四句話。他哩，也向我說得極少。他看了聖里西野司鐸的信後，便拿了放到衣袋裏，叫我地址留給他，遂拿起一種冷酷無情的樣子把我送走了。一路向我說：「我幫助你便了；再來却不必。若我尋得了事情，當寫信告訴你。」

「這個鬼人呀！我從他家裏出來時，直僵到了骨髓。幸而有聖威廉街那人的招待，方把我的心重煖起來。我覺得那公爵確是一個最爲快樂，最爲活潑，最愛挺着肚子，最爲世界上顏色和藹的一人。總而言之他喜歡他，他喜歡他聖里西野親愛的司鐸！所以凡是從那地方來

的，在聖威廉街必要受那極便的招待……哈！這位善人！這位正直的公爵！立刻我們就成了朋友了。他奉了我一囊帶橘香的烟草，又把我耳邊提一提，又在我臉頰上拍一拍，並且說得很好的：「你的事我擔任了。稍等一等，我總得使你有一個合宜的位置。從今天起，若你高興儘可常常來會我。」

「我走時真快活極了。兩天都未再去，這爲的是謹慎起見。但第三天上，我便闖入了聖威廉街的公館。一個穿得金碧輝煌又粗又大的人來問我的名字。我用着一種得意的神情向他說：「你只去說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他過了一會轉來說：『公爵先生很忙。他請先生原諒並且極願改日再會。』」

「你想我原不原諒他哩，這可憐的公爵！」

「第二天，同樣的時間我又來了。昨天那位穿得金碧輝煌又粗又大的人，彎弓似的早就站在階石上了。很遠的見了我，便莊嚴的向我說：『公爵先生出去了。』」

「我說：『哈！很好呀！我再來罷。請你告訴他，這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第二天，我又來了；接連幾天都如此，但常常都不成功。這一次公爵洗澡去了，那一次公爵做彌撒去了，這一天打網球去了，那一天正在會客。——會客啊！這倒是一種定規罷了！我哩，便不是客！』

『到後來，我覺得這是極可笑的用着這種固定的名字：「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我簡直不敢說是從那里來的了。但站在階石上的那個大而且綠的鸚鵡却絕不住口的叫着，我並用着他那沈靜的濁聲說：「先生，自然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了。」』

『這一來直使那般打從院子中走過的綠鸚鵡們都笑了起來。一羣光棍！若是我能够，直想敲他們幾棒改正。還是從我那里來，並不是從聖里西野司鐸處來的！』

『我在巴黎大概有十天了，直至一晚上，也是往聖威廉街奉訪不遇垂頭回來時，——我敢發誓說人家正要把我拆諸門外的時候——在我的收信箱裏得着了一封小信。你猜是誰寄來的？……男爵的一封信，我親愛的，就是里勒街的男爵，沒多久他已把我舉薦給他朋友哈格威爾侯爵。求了一個書記位置……你想，多麼快活呀！而且是甚麼的光景！這個枯瘠冷酷

的人，我對於他原沒甚麼希望的，恰恰是他幫助了我，那位招待得那麼好的，八天以來只是令我在他的階前鵠候，陳情，而聖里西野司鐸，僅受得那般金碧鸚鵡的狂笑……這樣的生

活，我親愛的，凡人一到巴黎很快的便都嘗得到的。

『一分鐘不耽擱，我便跑到哈格威爾侯爵家去了。我覺得他是一位活潑的，枯瘦的，富於神經質的，舒適而且快樂的矮小老人，如同一個蜜蜂似的。且看這種體面的標本。一副貴族的頭腦，又細緻又青白，挺直的頭髮，彷彿一個圓錐形的玩具，只有一隻眼睛，那一隻早已死於劍下。但這剩下的一隻却非常光明，非常活動，非常能說話，非常能問人，大家簡直不能說他是個獨眼侯爵。換一句話，說他兩隻眼睛併存在一隻中間好了。

『當其我一走到這位奇怪矮小的老人跟前，我方開始向他說了幾句交際上的應酬話，他便直截了當的止住我說：「不要說這些話，我不喜歡這些的。來談事情好了。我會動手在寫我的憶舊錄。實不幸動手得遲了一點，因此我再不能耽擱一點時間，我已太老了。我算來縱將我全部光陰用入，還得需三年工夫才能完成我的著作。我已七十歲了。只是，我不能

損失一分鐘；這便是我那一位書記所不了然的。這糊塗蟲——其實是個聰明孩子，我相信，我還是很喜歡他的——腦筋裏却想着愛情去了，所以才打算結婚。直到今天，並沒有過錯。但是不終局，今天早晨，我這位小丑向我請兩天假去行婚禮。哈！太好了！兩天的假期，一分鐘都沒有。「只是，侯爵先生……」「沒有甚麼」「只是，侯爵先生……」若你定要耽擱兩天，便請簡直走了罷。「我就走，侯爵先生。」「一路平安！」於是我的光棍便走了……這才臨到了你，我親愛的孩子，我答應你替代他。職務便是這樣的：書記早晨八點到我家來，自用他的早點。我口述到中午。中午，書記一個人用午餐，因我是不用午餐的。書記須在極短的時間裏把午餐用完，又從事工作。若我出門時，書記須陪伴着我，備着他的鉛筆紙張。我仍舊口述；或是在遊散時的車上，或是拜客，隨便何處。晚間，書記便同我一起用晚餐。晚餐後，我們來把日間記述的校對一遍。我八點鐘睡覺。於是書記便一直空閒到第二天。每月我出一百佛郎及每天一頓晚餐。這雖不算是秘魯；（譯者註：秘魯是美洲一個國的名字，因為出產金銀，法人遂把他的名字用在語言裏，意謂「好運氣」或「巨產」，此處可作「佳事」解。）但三年中，憶舊

錄完結後，將有一份獎品，一份值錢的獎品，這是哈格威爾的老實話！我所要求的，就是這種又謹慎，又不結婚，我口述時，曉得怎樣敏捷的寫下來。你可知道寫口述？」

「我帶着很想要笑的樣子回他說：『哦！寫得十全十美的，侯爵先生。』」

「好不可笑，真正的，這命運上的冤孽竟要使我終身寫口述了……」

「侯爵又說：『那便好了，來，你坐在那里，這是紙這是筆和墨水。我們立刻就來作工。我接着第二十四章說：『我和威乃爾先生的爭執。』寫……』」

「他便這樣使我聲這蟬子似的一種小聲之下來筆並，並且是這句的末尾一跳就到別一句的上面去了。」

「就這樣，我的達利，我便進了這古怪人的家裏，畢竟也是一位名人。一直到現在，我們彼此俱很相得的；昨夜聽見你要來，他甘願送了我這一瓶陳酒。每天晚餐我們都要喝一瓶的，這即是對你說明我們喫得很好的意思。早間，照例，我獨自用我的早點；若你看見我在一個御窰細磁盤內吃兩個蘇的意大利奶餅，放在一張印花桌布上，你定要失笑的。這是那老實

人使我如此，並非慳吝，不過要避免他那老厨子比羅瓦先生替我預備早點之勞罷了……總之，這生活我過得並不失意。侯爵的憶舊錄很給了我一些教訓，於德加惹先生和威乃爾先生身上，我學得一大堆事情，有一天總能使我得用的。到晚間八點鐘便空閒了。我遂在一間讀書室裏讀些日報，或去親候我的朋友比野羅特……你還記得起朋友比野羅特麼？你一定知道的！色維倫的比野羅特，媽媽的奶兄弟。但現在的比野羅特已不是從前的比野羅特：是一個加倍肥胖的比野羅特先生了。他有一個體面磁器店在鮭魚道上；因為他多麼的喜歡愛酒特夫人，所以我每每去了都覺得要受他大開其門的歡迎。當其在冬天的晚會，這倒是個消遣所在……但現在你在此地，我便無需晚會了……你也無需的，是不是，小兄弟？哦！達利，我的達利，我何等的滿意呀。我們真幸福啊！……」

(二) 我的傑克母親

傑克把他的前事說完，現又輪到我了。我向我哥哥敘說起來好不有興致，即是小物件在撒爾郎德公學的生活，醜惡暴戾的孩子們，為難的事情，歎氣的事情，受屈的事情，常常發怒

的昆約先生的鑰匙，我所閉悶的那間屋頂下的小房，那般負責的人，那種墮淚的夜間；以及一切——因為傑克是極善良的人，因可以把甚麼都告訴他，——在巴爾北特咖啡店的放蕩行為，茴香酒和一般什長們，各種的債務，自己的暴棄，至到自殺和日耳馬倫教士的預言：『你將終身是個小孩子！』

傑克把兩肘撐在桌上，把頭抱在手中，一直把我的話聽完並不間斷……有時我只看見他打着戰，只聽見他說道：『可憐的小人兒！可憐的小人兒！』

當我說完時，他便立起身來，握着我的手，拿起一種溫柔的聲音顫動着說道：『日耳馬倫教士確有道理，你瞧！達利，你簡直是一個孩子，一個不能獨自去生活的孩子，你到我身邊來是再好不過的。從今天起，你不懂是我的兄弟，並且是我的兒子，既然你母親在遠處，我就來承了這個乏罷。你願意這件事麼？說呀，達利！你願意我做你的傑克母親麼？我斷不厭煩你的，你瞧着。我所求於你的，只是讓我常常傍着你走，並且持着你的手。這麼樣，你方可以安靜，也能正面看着生活，同別的男子一樣：生活也才不會把你吞沒了。』

我不及回答，只跳去抱着他頸項道：『哦，我的傑克母親，你是多麼慈祥啊！』於是我哭了起來，滾熱的眼淚竟止不住了，完全和在里昂時的傑克一樣。今日的傑克却不再哭，如他自己說的，水池子已經乾了。縱然要哭，也哭不出來了。

此刻，七點鐘響了。玻璃窗上已放了光。一種淡白色的晨熹顫動着進了房間。

傑克道：『天明了，達利，是睡覺的時候。趕快去睡……你正需要得緊。』

『你呢，傑克？』

『啊！我麼，我並沒有兩天的火車券頓在我腰背間……況且到侯爵家去之前，尚應贖帶幾本書去還給讀書室，我沒有時間來耽擱……你已曉得哈格威爾是不喜歡的……我晚間八點鐘回來……你好生休息之後，可以出去走走。我尤其要囑咐你的……』

說到這里，我傑克母親遂開始給了我一大堆重要的囑咐，特為一個初到如我這樣的人而說；只不幸，他正說時，我躺在床上，雖不會睡着，但已沒有那清明的思想了。疲勞，肉餅，眼淚……大半我已假寐着了……糊糊塗塗的聽見一個人向我說一個飯館便在左近，錢在我

半臂裏，一直的穿出去，跟着大街走，請教警察，聖日耳曼德蒲萊的鐘樓便是放得最好的目標。在半眠中，惟以聖日耳曼鐘樓一句感觸了我。我就看見兩個，五個，六個聖日耳曼的鐘樓繞床排列着彷彿許多指路石碑似的。在這些鐘樓中間，一個人便在那影子裏走來走去，撥了一撥爐內的火，把交叉的窗帷放下，又走近我的身傍，把一件外套蓋在我腳上，親了我一下額角，方帶着房門的響聲輕輕的走遠了……

我睡了幾點鐘，要不是一片鐘聲警醒了，我相信必會睡到我傑克母親回來時。這直是撒爾郎德的鐘，那駭人的鐘直和從前一樣的：『丁冬！丁冬！你們起來！丁冬！丁冬！你們穿衣！』我一跳就到了房中間，張開口如在學校寢室中似的叫道：『起來！先生們！』及至我自己覺得是在傑克房裏，不禁狂笑起來，便在房裏狂跳了一會。這個像撒爾郎德的鐘把我攪起的，原來是左近一家工場內的鐘聲，他響得又清脆又粗暴恰和那邊的一樣。不過學校的鐘還更帶有一些惡意，還更帶有一些金鐵聲。幸而他已遠在二百法里以外，任他怎樣的響，再不能駭我的聽聞了。

我走到窗子跟前，把他打開來。差不多我還疑心要看見下面那幾個栽有含愁樹木的大院子，和那循牆而走的帶鑰匙的人……

剛打開窗子，到處的午鐘都敲動了。那座聖日耳曼的大鐘塔上正陸續打着他十二下的午禱鐘，幾乎下下都打到我的耳裏。那種沈着宏大的音節便從那大開的窗口上落入了傑克的房間，一落入就打得粉碎猶之一些洋鹹泡似的，弄得滿房間都是聲音。聖日耳曼的午禱鐘響後，通巴黎的午禱鐘都放出各種的聲音回應起來……樓下面，便是那巴黎的市聲，看不見的……我停在那兒有好一會，去瀏覽那些日影內屋上圓頂的回光，鐘樓尖頂的回光，塔頂的回光；跟着，猛可的一片鬧聲直湧到我耳裏，他這一來，便使我不知不覺的想跑了去，想把我滾到這些聲音，這些人羣，這些生活，這些情感中間去，於是我便醉迷似的自言自語道：『走，我們看巴黎去！』

(四) 預算案的讒商

這一天，必不止一個巴黎人，他們晚間回家用餐時，一定要說：『好奇怪的一個小鄉下人，

我們今天碰見的！實則他的頭髮也太長了，他的褲子也太短了，樹膠鞋子，藍色襪子，一身外省人的裝束，以及那種躬逢太典的奇怪舉動，在他五短身材上，於是小物件遂成了個十分可笑的東西。

恰恰這一天又是二月末尾的一天，一個溫暖光明的天氣，這種天氣在巴黎，實是春日中最佳的春日。許多人都出來了。在鬧市中來往的都帶有一點瀟灑的神情，我只是怯生生的向前走着，並且沿着牆邊走。人家碰着我時，我便緋紅了臉說聲：『得罪呀！』因之，凡在大商店門前，我便不佇立，以免碰着人，我也不去問路。我走完一條街，又走一條街，總是一直的走去。大家都在看我。這倒很使我不自然。有許多人含着笑從我身旁走過時，總要回頭來看看我的褲子；有一次，我會聽見一個女人向別一個女人道：『看這個人。』這一來真使我不知怎樣才好……尤其使我為難的，便是那警察的規伺的眼睛。覺得街上隨處都是這種冷靜的鬼眼準對着我；而且，我走過時總覺他還遠遠的跟着我在，好不使我背上發燒。其實，只是我太不寧靜的原故。

我如此走有一點鐘，直走到一條種有細長樹木的大街上。那裏有極多的聲音，極多的人，極多的車，我便止了步好生驚懼起來。

我自己尋思道：『向哪裏走呢？怎樣回家呢？我若去請問聖日耳曼德浦萊的鐘樓，人家一定要譏笑我的。我倒酷像復活節才由羅馬回來的一口迷路的鐘了。』（譯者註：復活節教堂內不鳴鐘，以表示其不言語的樣子。）

於是，就決定費點時間來探討我的去向，便站在一般戲園的廣告跟前，做出那種特爲來尋取夜間戲目時的忙碌樣子。不幸這些廣告，固然十分有趣，但對於聖日耳曼的鐘樓却給不出一點指導來，若非我傑克母親忽的從我身旁現出來時，我險些留在那里直會到最後審判的喇叭響了。他也和我一樣的驚了一跳。（譯者註：最後審判一句的意思，即指天地末日來到而言。）

『怎麼是你，達利！你在這兒麼？好達利！』

我故意用一種不注意的樣子回說道：『你瞧！我正在散步哩。』

這個良善的孩子，讚歎似的把我看着道：『這簡直是巴黎人了，真的啊！』

其實我一得了他不高興，便用着一種兒童的快樂去挽着他手臂，如像剛到里昂，老愛洒特先生到船上來尋找我們的時候。

傑克向我道：『我們遇見了甚麼好運氣了！候爵恰恰失了音，幸而不能拿手式來替代口述，所以他才給了我一個假直到明天……我們趁此去大大的散一回步……』

說到此間，他便引導着我；我們遂在巴黎遊了起來，彼此緊緊的相傍着，一齊很驕矜的走了去。

現在有我哥哥在身邊，那街道也駭不着我了。我腦袋高高的昂着，拿起一種輕騎號兵大搖大擺的姿式，可是才撞着頭一個人，那人便笑了起來了！但也有一點使我不安的。因為傑克雖引着路，却屢屢用着一種可憐的神情很驚怪的瞅着我。我又不肯問他爲的甚麼。

好一會他方對我道：『你曉得你的樹膠鞋子是很體面的麼？』

『果然嗎，傑克？』

『果然的，我說老實話呀！很體面……』跟着他又含着笑道：『倒也一樣，等我有錢時，給你買一雙好鞋子穿在裏面。』

可憐的傑克啊！他說這番話並沒有不好的意思；却不應該使我這樣狼狽。這一下，我的心又生了。在這陽光灼然的大街上，只覺得我這雙樹膠鞋委實的可笑，縱然傑克把我鞋子誇獎得多麼可愛，我實在願意立刻就回去了罷。

我們回去了。大家坐在火旁，快快活活的一齊吵着如像屋簷上的麻雀似的來過這一日中殘餘的光陰……剛到傍晚，便有人來叩我們的門。原來是侯爵的一個僕人拿着我的箱子來了。

傑克對我道：『很好！我們就來檢察一下你的衣庫。』

檢察開始了。且把那寒儉的清單寫出來，自然就看得出我們可憐的境況了。傑克跪在我箱子跟前，把那些東西一件一件的取出，並陸陸續續的報道：『一本字典……一條領帶……

……又一本字典……喇！一支烟斗……你抽烟呀！……又一個烟斗……仁慈的天神啊！甚麼

烟斗！……假若你也有這麼多的鞋子，不就好了？……這本大書，是甚麼東西？……哦！……哦！……記過簿子……布瓜杭，抄詩五百句……蘇伯羅，抄詩四百句……布瓜杭，抄詩五百句……布瓜杭……布瓜杭……啊呀！你對於布瓜杭的名字也太不留情了……也一樣的，假如是兩三打襯衣倒於我們的用處上很有些益。」

於這種新發見的東西上，我傑克母親便驚呼起來道：『豈有此理！達利……我看見甚麼了？！這是詩……你常常在做詩嗎？……好隱秘呀！你的信上何以竟不說呢？你須曉得我並不是一個俗人……我也曾做過許多詩的，做過許多詩的哩，那時候，你當然記得那「宗教！宗教！十二唱詩」的……琴歌先生，我們且來看你的詩罷！』

『啊！算了，傑克，請你不要看罷。那是值不得一覽之勞的。』

傑克笑道：『都是這樣的，凡詩人們，來拿往那里，自己去念你的詩；不然我便來念了，你曉得我念得多麼醜！』

這威風逼住了我，我便開始念起來。

這些詩，都是我在撒爾郎德學校草地栗陰下面正管理着學生們做的……好，或者不好？我已不甚記得了；不過念起來倒很動聽……請想啊！這些詩從未給一個人看過……只因「宗教！宗教！」的作者，却不是尋常鑒賞家。他能笑我嗎？但我剛念起來，那韻上的悲音已經使我黯然神傷，於是我的音調更加悠揚了。傑克坐在窗隔前，巋然不動的聽着我念。在他背後，天邊上橫臥了一團鮮赤的大太陽，烘照着我們的玻璃窗。屋簷邊，一條瘦貓打了一個呵欠，伸頭把我們看着；深帶着一種法蘭西文學會員聽了一齣悲劇而皺眉的模樣……所有這些俱是我一瞬而得，並未間斷我的高吟。

真是意外的勝利呀！我剛剛念畢，傑克快活得離了他的位子跳來抱着我頸項道：『哦！達利！何等的美呀！何等的美呀！』

我看着他有點不甚相信。

『真的嗎？傑克，你覺得……』

『美極了，我親愛的，美極了！……我早就猜到你箱子裏定有許多財寶，你竟未向我說的！』

豈不可信！……』

於是我傑克母親遂大脚步的在房裏走起來，又做着手勢一個人自言自語了一會。猛的一站在我面前用着一種莊嚴面目向我道：『更不必懷疑了！達利，你確乎是詩人，理應就做個詩人，並且就在其間去討生活好了。』

『哦！傑克，這是極不容易的事……尤以起頭最難。很少獲得到利益的。』

『罷啣！我可以供給兩個人，不必怕。』

『還有家業，傑克，這家業不是我們打算要重興起來的嗎？』

『家業！我擔任了。我覺得獨自一人還勉強重興得起。你只願去成你的名，你想我們的父母要是住在一個出色的新屋裏可多麼快活呀！』

我還提出了幾件難題；但傑克都一一解答出來了。應該說，我真難於堅持，因為弟兄的快樂遂使我應了命。但還有一點，於這一點上，傑克和我，我們便說不合了。傑克願意我三十五歲時就入法蘭西的國家學會。我哩，却極力的拒絕。哼國家學會！原是一個又老，又過了時的

埃及金字塔。

傑克對我道：『進去是極合理的。在這般馬札蘭宮的老人身上，你去給他們灌一點青年的血液在血管裏……而且愛酒特夫人也將高興的，想想啊！』

怎麼來回答這話呢？愛酒特夫人的名字便是一個不可抗辯的鐵證。就向國家學會去了罷！假設我的同事們過於討厭我，我便學墨立墨，再不去參與會議便了。（譯者註：墨立墨生於一八〇三年，死於一八七〇年，被舉為國家學會會員。最著名的著作為「哥龍巴」短篇小說一部及「沙爾勒第九編年史」。）

正當議論時，夜色來了，聖日耳曼的鐘樓上，又轟然鳴起鐘來，好像特為慶祝達利愛酒特之入法蘭西國家學會似的。傑克母親便對我道：『走，用晚餐去！』因為同行的是一位國家學會會員顯得很是矜貴了，他便把我引到聖白羅瓦街一家乳酪店來。

這是一個窮人小飯館，只在最深處為熟客們設了一張大餐桌。我們便擠在一般又饑餓又襤褸的人羣中間，這般人都靜靜的刮着他們的盤子，在第一間廳子裏用餐。傑克低聲告

訴我道：『這般人差不多都是文人。』於是在我心上，禁不住對於這樁事便發生了許多的感想；但我仍然好好的同傑克談着，恐怕把他的快活弄冷了。

這頓晚餐用得極其快活。達利愛酒特先生（法蘭西國家學會會員）好生有精神，胃口也還好。餐畢，便急速回到鐘樓上；國家學會會員先生便跨坐在窗臺上抽着他的烟斗，傑克哩，却坐在桌子前，對着一些數目字沈思，這數目字顯得使他很不安的。他咬着他的指甲，又狂熱的搖着他椅子，屈着指頭算了一會，末後方忽如得了利勝似的叫着站起來道：『好呀！……我得到了……』

『甚麼事，傑克？』

『爲的成立我們的預算案，我親愛的。我可以答應你這委實不是一樁小事情。你想每月六十佛郎要生活兩個人啊！……』

『何以六十……我以為你在侯爵家掙的是一百佛郎。』

『原是的呀！但那上面每月有四十佛郎要送給愛酒特夫人爲將來重興家業之用的……』

……所以只剩得六十佛郎了。我們的房錢要十五佛郎；你看見的，這並不算貴；只是我須得爲我另設一張床就夠了。』

『我自家來設罷，傑克。』

『不行，不行。對於一位國家學會會員，這不應該的。且來看預算案……十五佛郎的房錢，五佛郎的炭——僅僅五佛郎，因爲每月俱是我自家到工場裏去買的——剩下四十佛郎。除三十佛郎供給你的火食。你就在我們今晚去過的那家乳酪店去用餐，每頓沒有糖菓只需十五個蘇，（譯者註：十五個蘇是一佛郎的四分之三。）你已經看見並不很壞。於中除五個蘇做你的早餐，夠了嗎？』

『儘够了。』

『我們還有十佛郎。除七佛郎來做洗衣費……可恨我沒有時間！不然我自家拿到洗衣船上洗去了……剩下三佛郎我便這樣開銷：三十個蘇做我的早餐……你當然明白的！我每天在侯爵家有一頓很好的晚餐，所以一頓早餐便不必同你一樣的豐富。這剩下的三十

個蘇就做零用，烟草，郵票以及別項意外的銷費。恰恰用完我們的六十佛郎……！**「呔！你相信這計畫嗎？還有鞋子同衣服的問題，但我知道我定會掙出來的……每晚從八點鐘起我便空閒了，就可到一些小商店去尋一個管帳的位置。朋友比野羅特必然容易替我尋到的。」**

「哈！傑克，你們很親密嗎，你同朋友比野羅特……你常到那里去嗎？」

「是的，常常去。晚間，人家還要頑音樂哩。」

「啊呀！比野羅特還是音樂家。」

「不是他；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他有一個女兒嗎……赫！傑克……她體面嗎，比野羅特姑娘？」

「哦！你這一次問得太過了，我的小達利……改日，我告訴你。時候已晚了；我們睡了罷。」

傑克因為要把我向他問的這種為難情形隱藏了，便謹慎謹慎去收拾床鋪，小心得和一個老姑娘似的。

這是只容一個人睡的鐵床，和我們在里昂郎德爾倫街同宿的床完全一樣。

『你可想得起，傑克，我們在郎德爾倫街的小床，我們正偷着讀小說時，愛洒特先生便在他床上，拿起他極粗的聲音叫喚我們：「趕快滅燈，不然我就起來了！」』

傑克想着這事，因又想及許多別的事……一樁一樁的想出來，聖日耳曼已打了中夜的鐘，我們還不想睡着。

傑克決然向我道：『好了……夜安！』

但五分鐘時，我又聽見他在被單下隱笑。

『笑甚麼，傑克……』

『我笑密古教士，你曉得的，就是那神道學校的密古教士……你可想得起他？』

『豈有……』

於是我們笑了又說，說了又笑……這一次却是我明白了，我道：『應該睡了。』

但過了一會，我又動手道：『還有紅帽子，傑克，作坊裏的紅帽子……你記得起麼……』

說到這里，重新又大笑起來，並且說來沒有了止境……

忽然一個拳頭在我旁邊和另一個房間的間壁上大敲了一下，一齊都駭着了。

傑克湊着我耳朵低低說道：『這是白鷓鴣……』

『白鷓鴣……是甚麼東西？』

『許……不要怎的高聲……白鷓鴣是我們的女隣居……她恐怕我們防害了她的渴睡。』

『赫，傑克！她這名字真太滑稽，我們的女隣居……白鷓鴣！她年紀輕嗎？……』

『你可自去評量，我親愛的。總有一天，你們會在樓梯上碰頭的……不說了，我們趕快睡！』

……不然白鷓鴣又要大發其氣了。』

至此，傑克把燈吹滅，於是達利愛酒特先生（法蘭西國家學會的）如他在十歲的時候，便靠着他哥哥的肩頭睡着了。

（五）白鷓鴣同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在聖日耳曼德蒲萊的空場上，教堂旁邊，向左手正當屋頂的地方，有一個小窗子，每次我看見他時便把我的心繫住了。這就是我們老房間的窗子；今日，我打從那里經過時，就想像着從前的達利猶然在上面，坐在他對着玻璃窗的桌前，看見今日站在街上又愁苦又駝背的達利，含着笑不勝其憐憫似的。

早晨我們和陽光同時起來。傑克立刻就忙着來收拾取水，掃房間，整理桌子。我哩，簡直沒有插手的權力。假若我向他說：『傑克，要我幫助你麼？』

傑克必笑道：『你記不得了，達利。那第一層樓上的太太呢？』這兩句話是個很大的典故，一說到這個典故遂使我閉了口。

因為在我們兩個共同生活的頭幾天，我擔任到院子中去取水。在白天別的時候，我或者不敢去！但是早間，全樓都還在睡覺，於我虛榮心上絕不怕提着水鏟在樓梯上會碰見了人。我總是一醒時，剛把衣服穿起就下樓了。這時候，那院子定是空的。但有幾次都有一個馬夫，穿着紅色大袖衣裳在水管邊洗他的馬具。這是那第一層樓上太太的御者，是一個很秀氣

的殖民地上的白種少年，在家裏操作不少的事。在這男子跟前很足以拘束我；當他在那兒時，我總是害羞，趕快打開水管取了不到半鑽的水就拿回樓上去了。但有一早晨我好不有運氣把這討厭的馬夫避開了，我快快樂樂的重上樓去並且把鑽子也盛滿了，剛剛走到第一層的上面，猛的就和一位正下樓梯的太太對了面。原來就是那位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她拖起一幅極精緻的裙子緩緩走着，又端莊又矜貴的，兩眼注在一本書上。只一瞥，我就覺得她很體面，縱然臉色微青；就中尤其令我留記下的，就是在她唇角上有小小一點白傷痕。從我身旁過時，那太太便舉起眼來。我正背牆站着，手上拿着水鑽，慚愧極了，害羞極了。請想啊！如像一個挑水夫似的，頭髮也不會梳，一身的水漬，頸項也是光的，襯衫又半掩着的……可恨已極！我只想一頭鑽進牆裏去了罷……那太太却拿起一種寬仁厚德皇后似的模樣含着微笑，正面的把我看了一會才走了……我上樓後，很是生氣。及至把這事對傑克說了，他反大大的譏笑我太愛好了；但是，第二天，他一句話不說拿了水鑽便下樓去了。從那天起，每天早晨都是他下去；我哩，縱然心裏十分過不去，只好讓他做；我很害怕又碰見了那位

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家事弄好了，傑克便到他候爵家去，除了夜晚再也看不見他。白日我就獨自一人和那詩神或是我所謂的詩神依傍起來。從早到晚，那窗子都是大開着的，在我桌子前頭，於是便在這工場上面，從早到晚，都在拈我的詩韻。時或有一個麻雀到簷口上來飲水，總必拿起他厚臉的樣子來看我一會，末後便去告訴別的麻雀說我在做甚麼，並且我也聽得見他那小爪子在屋頂石板上的乾脆的響聲……還有聖日耳曼的鐘，在白天裏他們總要來拜候我幾次的。當他們來看我時，我很是歡喜。他們多是從窗口上忽的進來把房間裏裝滿了的樂聲。詩神，麻雀，鐘聲而外，我從未招待過別的客。誰來看我呢？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在聖白羅瓦街的乳酪店裏，我總是謹慎謹慎的在衆人中據一張小桌子；吃得很快，眼睛注着盤子；餐一用畢，偷偷的取了我的外套，一逕就回去了。從沒有一件開心的事，從沒有散過一回步；乃至連盧格森堡花園的音樂也不會去聽過。這種病態的害羞自是得之於愛洒特夫人，不過以樹膠鞋及襪襖衣服的原故更加利害，簡直沒法更正了。街市最使我生畏，最使我害羞。差不

多我竟不想走下我的鐘樓了。

第 二 部

傑克一來後，那房間的精神就爲之一變。他裏面裝滿了的快活，聲音，動作。於是唱也有，笑也有，又問問報紙上的消息。傑克也問我：『你作了不少的工作嗎？你的詩更多了些嗎？』接着他便談一些他那古怪侯爵的特別新聞，又從他衣袋裏取出些好喫的點心放在我旁邊，看我把它們放在我美麗的牙齒中間嚼着，以爲笑樂。一會，我便回身做我的詩。傑克在房間裏踱了兩三回，看見我很忙，因爲要讓我的原故，他便道：『你且作工，我到那邊去消遣一會來。』那邊卽是指往比野羅特家去的意思；若你們猜不出傑克爲甚麼屢屢到那邊去，你們便不是聰明人。我哩，通通都明白了，從第一天來看見他在走之前，總要對着鏡子梳梳頭髮，並且要把領帶重新結過三四次；只因爲不使他爲難，所以我總裝做毫不疑心的樣子，想着這些事，但在心裏高興得暗笑便了……

傑克走了，又拈起韻來！在這時候，甚麼聲響都沒有了；麻雀，午禱鐘聲，所有我的朋友都睡了。完全同詩神依傍起來……九點鐘光景，我必聽見一個人走上樓梯——有一段木頭小梯

接着那大梯——這便是白鷓鴣姑娘，我們的女隣居，回來了，我的腦筋不禁便厚起臉的搬往女隣居家裏，我也就坐着不動了……她究竟是體面的女人嗎，這個秘密的白鷓鴣……我竟不能得到一些兒消息……若是向傑克說起，他總是隱隱約約的道：『怎樣……你還沒有碰見她嗎，我們至美的女隣居？』可是他再不往下說了。我便想道：『他怎的不願意我知道……這自然是拉丁區內一個小家碧玉了。』因而這思想便縈迴在我腦筋裏。我遂描擬出幾種又鮮明又年輕又活潑的模樣的——一個小家碧玉，哈！就只白鷓鴣這個名字也使我很有耐嚼，這恰是一種愛情中的好綽號如同米色特或密密潘松一樣的。總之，從各方面着想來，我這女隣居必是一位極聰明極整齊的米色特，一位郎德爾地方的米色特，她每晚都在一定的時候回來，而且總是獨自一人。一連幾天，我因為要明白這是一位甚麼人，一到她回來時，便把我耳朵貼在壁子上……總是這樣，凡我聽見的開始如像一個瓶子打開了又塞上的聲音有好幾回；接着，不久之間，便轟隆一聲！一個很重的身軀倒在樓板上；差不多立刻就生出一種很尖銳如同冰雹落地似的小聲音，又似一種病蟋蟀的吟聲，我不解那調子何

以只調在第三個音符上，悲戚得直同在啼哭的一樣。和着這音符，又念有幾句言詞，但我分辨不出，只是這等不可解的拼音——多羅果多低尼！……多羅果多低尼！……有時在這歌詞中，念到結尾彷彿一種合奏的樂歌，比別的聲音更要高些，這奇怪的音樂大概頑有一點鐘；到最末一句多羅果多低尼上，那聲音便忽的停住了；於是除了一種遲緩而重濁的呼吸外，別的便無所聞了……所有這些都很使我不寧的。

有一早晨，我傑克母親取水回來，帶起一種又神秘又莊嚴的神情活潑潑的進了門，到我身畔低聲說道：『若你願意來看我們的女隣居……許……她正在家裏。』

我對着門外只一跳……傑克果沒有騙我……白鷓鴣正在她房裏，房門大開着的；我可以望見她……哦！上帝！這何常是位女隣居，甚麼女隣居呀……請想想一間小小的樓頂，廬完全是空的，只一床草薦放在地上，火爐臺上一隻燒酒瓶子，草薦上一個又大又神秘的鐵馬懸在牆上彷彿聖水瓶一樣。此刻，在這陋室中間，你們儘揣擬得出一個可怕的女黑人，一雙螺鈿似的大眼睛，一腦袋短頭髮，又密又蟠直同黑綿羊毛似的，除了一件褪了色的短

袖衫和一條舊的紅毛袴外，並沒有別的衣裳，脚下更一點沒有……這便是第一次現在我眼前的白鷓鴣，她就是那夢寐中的白鷓鴣，也就是那密密潘松和白爾倫爾特的姊妹……哦，虛渺的想像，原來是如此的……

傑克見我進來便問道：『如何！如何！覺得她怎樣……』不會說完他的話，看着我那副失望的面目，遂大笑起來。我也只好學他那樣做，於是我們彼此對着盡力的大笑連話都不能說了。這時，從那半開的門上，一個黑女人的黑頭在影子中一溜的就不見了，我們遂叫道：『以白請黑，不體面。』你們請想這樣美麗的人物你們笑不笑她……

及至我們的樂趣稍為平靜一點後，傑克方說起那女黑人白鷓鴣原來就是服伺第一層樓上太太的；在她那房間裏大家都譏議她有點魔術；那懸在草薦上的鐵馬便是證據，便是參禮過度的象徵。大家每晚又說，她女主人一出後，白鷓鴣便躲在她樓頂房間裏，把燒酒直喝到爛醉跌倒後方休，並且夜間有些時還唱着她黑人的歌曲。這麼說來我方把那從我女隣居房裏傳來的一些神秘的聲音弄清楚了；即是那種開瓶塞，倒在樓板上，以及第三音符

上同樣的聲音等。至於多羅果多低尼，顯然是一種像聲的文字，在喀卜的黑人中很是流行的，如像我們的「龍」、「郎」、「拉」一般；那般黑色的比野爾第綑遂因而將這些像聲字放入了他們的歌曲。（譯者註：第綑是法國有名的歌曲家及詩人，一八二一年生於里昂，死於一八七〇年，所作田家詩最有名，如詠牛詠松詠葡萄詠楊柳等。人皆尊之爲平民詩人中有根源的詩人。）

從這一天起，我還待說：這位白鷓鴣芳隣再也分不了我的心。夜間她上樓時，我的心也跳不到那樣快了；也不再忙亂着把耳朵貼到壁子上去了。

就在這些時候，我傑克母親已尋着一個管帳的位置，每月有五十佛郎，在一個小小的鐵器商店裏，每晚從侯爵家出來時便去。這可憐的孩子把這好消息告訴我時，一半高興，一半又很生氣的。我立刻就向他說：『你又怎能再往那邊去呢？』他噙着滿眶的眼淚答應我道：『我尚有禮拜日哩。』從此，果如他說的，除了禮拜日便不往那邊去了，但禮拜日這一天却也足以償他的辛勞，一定的。

那邊何以如此引人，誰把我傑克母親的心牽住了？……我就知道了，也不會生氣的。無如

人家從來不說引我去的話，我哩，又極不屑去求人。況且還有幾件去的需要，難道就穿起我這樹膠鞋去嗎？……然而有一個禮拜日，正是到比野羅特家的時候，傑克稍形爲難似的對我道：『你可有陪我往那邊去的欲望，小達利，你一定可以使他們大大歡喜的。』

『可是，我親愛的，你說笑話了……』

『是的，我很知道的……比野羅特的客堂中正少一個詩人的位子……他們在那里直是一堆老兔兒的皮子……』

『哈！不是爲的這個，傑克；只因我衣服的原故……』

傑克道：『哦！果然……我倒不曾想到這上面。』

於是他彷彿很高興得了一個不能引我去的理由。

但剛剛走下樓梯，他又重上樓來，十分氣喘的對着我走來。

向我道：『達利，若你有了一雙鞋子和一件覓得人的衣服，你能陪我往比野羅特家去麼？』

「何以不哩。」

『那就好了！來……我即刻去把你應有的東西買了，我們便往那邊去罷。』

我看着他好不得意。因為要使我十分相信他更道：『這是一個月的末尾，我有了錢了。』我是時只是存着那種得了鮮明服飾的快活思想，便未去留心傑克的情緒，也不注意他說話時的那種奇怪聲音。這都是我後來才想起的。這時我只跳去抱着他的頸項。於是我們便起身往比野羅特家去，打從王宮街過時，便是我在一家舊衣店裏穿我的新衣的地方。

(六) 比野羅特的本傳

當比野羅特二十歲時，若果有人預言他將來有一天竟會承繼拉魯埃特先生做一個磁器商，他的銀錢簿上竟會有二十萬佛郎的財產，和在鮭魚街上一家輝煌的商店，大家必然要大為驚詫他的。

因為比野羅特二十歲時，猶未走出他的村子，穿一雙色維倫的松木屐，不認識一個法國字，幫人家養蠶每年只掙一百個埃舉，（譯者註：埃舉是法國古幣名，一埃舉值三立勿；立勿

即現行之佛郎。畢竟是一個強健的伙伴，畢竟是一個阿維捏式的好舞者，又愛歡樂又愛唱歌，常常都帶着一種誠懇的態度，並且也從未在村酒店裏犯過過錯。他也如在他那年齡上的少年們一樣，比野羅特也有了一個情人，禮拜日他總在晚齋的出口處等候她，專為引她到桑樹下去做加烏特跳舞。比野羅特的情人叫做羅伯爾特，是個正直的羅伯爾特。也是一個十八歲體面的繅絲娘，和他一樣的是孤兒，和他一樣的可憐，但是很知道讀書寫字，在色維倫人的村子裏，這却比那有嫁賞的還更為稀少了。比野羅特對於他的羅伯爾特非常矜貴，自他將要抽籤應兵役時，就打算着要娶她；但抽籤的日子到了，這可憐的色維倫人恰抽得第四號……當然要走了。幸而愛酒特夫人曾經被他母親乳過，幾乎即是比野羅特的母親扶持大的，因才來救了她的奶兄，借給他兩千佛郎把他買了出來。那時愛酒特家裏很有錢哩！好幸運的比野羅特方不走了，並且也方能娶了他的羅伯爾特；因為這兩個正直人一心要籌還愛酒特夫人的銀錢，若留在本鄉，他們將絕對的辦不到，於是他們便鼓起出奔的勇氣跑到巴黎來尋覓佳運。

大家不會聽說起我們這兩位山居人，有一年了；繼而，一天早晨，愛酒特夫人接了一封署名「比野羅特同其妻」的信，信裏裝了三百佛郎，算是他們財產上結的第一個果子。第二年，又是一封「比野羅特同其妻」的信，同着五百佛郎。第三年，甚麼都沒有——自然是事情不順遂——第四年，「比野羅特同其妻」的第三封信來了，同着最後送還的一千二百佛郎，並且還很爲愛酒特家祝福。不幸，這信到我家時，我們剛破了產：正要賣那作坊的時候，並且我們也要出奔了……在憂患中，愛酒特夫人就忘記了回答這「比野羅特同其妻」。從此，我們便未得着消息，直到這一天，即是傑克到巴黎的這一天，始找到了這良善的比野羅特——比野羅特已歿了他的老婆，傷心呀！——正坐在埃魯埃特的老店的櫃臺上。

再沒有這樣少詩情，再沒有這樣更動人的命運的故事。當他們一到巴黎，比野羅特的老婆就毅然從事去替別人整理家政。第一個主顧恰巧就是拉魯埃特家。拉魯埃特是一個又慳吝又奇特的富翁，他們從來不用一個夥計不用一個女僕的，不拘甚麼都是自家做，因爲到了他們暮年，打算奢華一點，方出了十二個佛郎一月雇用了一個管家事的。上帝知道那

十二個佛郎，這工程也真值得啊！有兩隻廚房用的大桶，在店子後面，第四層樓的一所房子，每天早晨都須拿來盛滿，也要從色維倫來的人方能任得下這種職務；罷了罷了！那色維倫女人又年輕伶俐，又耐於作苦，腰腿健得同小母牛一樣；一轉手間，就把這艱巨的工程做畢了，從此繼續作去，使得這兩位老年人隨時都含着美笑，因為就是他們獨自一人也得值到十二個佛郎以上的……全靠這種好脾氣和這種驍勇，於是這位勇健的女山居人始同她的主人們十分的投合了。大家對她很生興會；大家又常談着她；繼而一個早晨，出奇的，這顆最枯燥的心忽然大發起仁慈來了——這老拉魯埃特自承要借點錢給比野羅特，因為比野羅特正想着要去做個商人。

這就是比野羅特所想着的：買了一頭老驢子，一部小車子，從巴黎的這端走到那端，一路盡力的叫着：『解除你們所有的困難呀！我們這位狡猾的色維倫人，他並不賣甚麼，他只是買……買甚麼……甚麼都買。碎碗，舊機器，廢紙，破瓶子，不中用的傢具，值不得賣的，凡是商人們不要的老花邊，種種不值錢的東西，因為習慣，因為疏懶，大家把來藏在家裏，因為不

知道用處便很覺累人的一些東西……

在孟馬爾特區中，這色維倫人很是諧俗。因為凡是這種遊街的小商人他們皆能在街道上人聲擾攘中，尋得着間隙的，所以他便採用了一種個人的奇怪的古歌遺制，來使大家認識他……起初他就滿腔叫着這奇離的：『解除所有你們的困難呀！』其次，就拿起一種悠揚如泣的音調，沿途向着他的牝驢子，他的阿納斯打以耳，這是他喚那驢子的名字，來長談。他喚着阿納斯打以耳道：『走啊！上前，阿納斯打以耳；走啊！上前，我的孩子……』於是這個馴良的阿納斯打以耳便跟在後面，垂着頭，帶起一種悲戚的樣子沿着街石走去；惹得每家都叫說：『快走！快走！阿納斯打以耳……』那車子便看着裝滿了；車子裝滿時，阿納斯打以耳和比野羅特遂走向孟馬爾特一家收濫貨的肥人店子來卸貨，那人把這些『解除你們的困難』都好好的付了價，這便是人家不中用或者差不多不值一文錢的東西。

這件奇特的職業，於比野羅特本不算佳，但也够謀他的生活，並且存了錢。從第一年，便把拉魯埃特的錢還了，並還了三百佛郎給姑娘，——比野羅特是如此的稱呼愛酒特夫人，彼時

她本是年輕姑娘，從此他便不改換別的名稱了。——第三年上，却是運氣不佳。此時正當一千八百三十年。比野羅特大聲叫着：『解除你們的困難呀！』聖巴黎人正要解除一個老王，這老王恰把他們困難着，因此這色維倫人便在街上把咽喉叫腫，他們也聾了似的不會聽見；所以每晚這小車子都空着回來。運氣變透了，阿納斯打以耳又死了。幸正值那位老拉魯埃特開始不能萬事躬親之際，遂把比野羅特雇去當做學徒。比野羅特答應了，可是許久許久都難充任正當的職事。自從他們到了巴黎，他老婆每晚便給他一點寫讀的工課；他已經懂得寫信，並能用法文來表出他的意思。及到了拉魯埃特家後，他又加倍用功，並到一個幼年補習學校去學算學，幾月後便學得很好，能夠支持拉魯埃特的櫃臺了。其時，拉魯埃特先生幾乎瞎了眼，便把生意交給拉魯埃特夫人來做，但她總是弄不清楚。就這些時候中，比野羅特姑娘遂出世了，從此，這位色維倫人的運氣就一天好似一天。起初這商務還關係着拉魯埃特，後來遂變成了合股的；末了，一天早晨，這位拉魯埃特老人完全失了明，便抽身出來，決計把生意一總交給比野羅特，由他每年分還本利。及至大權獨攬時，這色維倫人便將事

業大爲擴張起來，三年中即把拉魯埃特的錢還清楚了，還更花了些錢，將這招攬買主的體面店子輝煌起來……恰在這時，那女人彷彿因她的丈夫不需要她了，她便應該死了似的，於是正直的羅伯爾特害了病，跟着懨懨的便死了。

所有比野羅特這篇小傳，都是那夜走向鮭魚街去時傑克在途中告訴我的；因爲這條路極長，所以方能把我這位色維倫人的事，在他家前知道清楚。我又知道這善良的比野羅特有兩尊偶像，是觸犯不得的，卽是他的女兒同拉魯埃特先生。我又曉得他極喜歡說話叫人聽了生厭，因爲他說得遲鈍，一面搜尋他的話句，舌頭又大，所以沒有三句話中不加一句『如此說來頂好……』的，這只因一樁事：便是色維倫人不慣操用我們語言的原故。凡是他想着到唇上來的多是郎格多克的語言，他迫不得已要把郎格多克語言譯成法語，所以便不能不用這「如此說來頂好……」一句點綴在話句間，以便趁着在心裏完成這件小工作。至於比野羅特姑娘，我所曉得的就只是她已有十六歲，名字叫作加密麗，此外便沒有了；在這一段上，傑克就變成了啞子同鱈魚一樣了。

當我們走入拉魯埃特老店時，大約正九點鐘。大家已經把店門關上了。圓頭大釘，厚板，鐵棍，所有這些出奇的保障，在那半開門前的階石上放了一大堆……瓦斯燈也滅了，整個店子都浸在黑影裏，除了那張櫃臺，因為櫃臺上有一盞磁燈燃着簾心燈蕊，一個又肥又紅的笑臉正擺在那里。頂深處，在店子後面，有個人正在吹笛子。

『日安，比野羅特！』傑克靠在櫃臺前這樣叫道：『日安，比野羅特！』

比野羅特正在算他的帳目，聽見傑克的聲音方擡起眼來，跟着就望見了我，大叫一聲；把兩手扭着，停在那里，頓着腳，張開大口，把我望着。

傑克帶着得勝的神情道：『如何！我可告訴過你嗎？』

這善良的比野羅特低低的說道：『哦！上帝！上帝！我好像……如此說來頂好……我好像看見她了。』

傑克又道：『尤以這雙眼睛，看這眼睛，比野羅特。』

比野羅特答道：『還有臉頰，傑克先生，這帶渦兒的臉頰。』他因為要仔細的看我，遂把那

燈罩子舉了起來。

我却一點不懂。他們在那里盡力的看我，又擠着眼睛，又彼此打着招呼……忽然，比野羅特站將起來，出了他的櫃臺，張着兩臂對我走來。

『只要你允許，達利先生，我就應該來抱吻你……如此說來頂好……我相信便抱吻了姑娘了。』

在最後一句中才把全篇講清了。在那時的年齡上，我真個像愛洒特夫人，並且對於比野羅特，他未見姑娘已二十五年了，所以這種的相似更足以打動他。噙着滿眶眼淚帶笑着，我遂向我們說起我們的母親，說起二千佛郎，說起他的羅伯爾特，說起他的加密麗，說起他的阿納斯打以耳，這些事俱說得很長，很有些時間，要不是傑克拿起不耐煩的聲音口向他說：『你的帳目，比野羅特！』我們還得站在店子中聽他的——如此說來頂好。

比野羅特猛的止住了，帶着一點慌張的樣兒如此說道：『你說得有理，傑克先生，我的話太多了……如此說來頂好……並且那小人兒……如此說來頂好……那小人兒又要叱

罵我上樓去太晚了。」

傑克隨口問道：『加密麗在樓上嗎？』

『正是的……正是的，傑克先生，那小人兒在樓上……她正懸盼……如此說來頂好……』

……她極其懸盼的要認識達利先生。你們請上去看她……我弄完了我的帳目就來會你們……』

不待聽完，傑克挽着我手臂趕快的就把我拖向裏面。裏面就是那吹笛子的地方……比野維持的店很大陳設也很多。在黑影中，居然看得見那些玻璃鑽腹上的反光，蓋貓眼石的玻璃罩的反光，波埃門玻璃盃上黃金色的反光，大水晶鉢的反光，以及一直堆到天花板上的磁盤厚底的反光。這便是那磁器仙宮中的夜景，在店後面，半開着一個長明的瓦斯管，讓那一縷懶洋洋的炭氣，打從一個管嘴的小孔中冒出……我們僅僅的看得瓦路。就在那輪椅的邊上坐了一個高大而體面的少年人，他正慘然的吹着他的笛子。從那里過時，傑克很枯澀的說了一句『日安』。那年輕人把笛子吹了兩下來回答，也一樣很枯澀，在那笛聲中所

說的日子安定然是極不願意的。

我們上樓梯時，傑克便對我道：『這是一個夥計……他討厭我們，這個大東西，常常總在吹他的笛子……你喜不喜歡笛子，你，達利？』

我聽了很打算問他：『那個小人兒呢，她喜不喜歡？』但是恐他爲難，我只極正經的回答他：『不喜歡，絕對不喜歡，我是不喜歡笛子的。』

比野羅特的居室在第四層樓上，同那店是一幢樓。加密麗很不容易到店內來，常常都在樓上，只在用餐時才同她父親見面。傑克一面上着梯子，一面告訴我說：『哦！你卽刻便看得見了！這是一個十分有根基的人家。加密麗有一個伴娘，寡婦秃立補夫人，她簡直是寸步不離的……我實不明白這個秃立補夫人從那里來的，可是比野羅特認識她，並且藉口說她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拉門鈴，達利，我們已走到了！』我遂拉動門鈴；一個戴女頭巾的色維倫女人來給我們開了門，向着傑克笑了笑好像極熟悉似的，並把我們引到客廳來。我們進去時，比野羅特姑娘正在按鋼琴。兩個不很康健的老婦人，拉魯埃特夫人和秃立

補寡婦，就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正在屋角上頑紙牌。看見我們進去，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擾亂麻煩了一會，致過了敬禮，做過了介紹，傑克遂請加密麗——他把加密麗三個音念得很短——仍去按鋼琴；於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借此一請即忙轉去同着拉魯埃特夫人繼續賭博起來。我們也各占了一個位子，傑克同我，各坐在比野羅特姑娘的一邊，她仍在鋼琴上急了揮着她的纖指，和我們一面說一面笑。當她說話時我仔細看了她一番。她不算美麗，不過顏色有紅有白，小小的耳朵，細細的頭髮，很豐滿的臉頰，很強健的體格；兼有微紅的一雙手，稍稍有點冷靜的一種假期中女學生的溫情。這便是比野羅特的嬌女，山間的一朵花，在鮭魚街中玻璃匣內長養大的。

我最初的一些印象本如此其少的；但是，因為我向她說了一句話，比野羅特姑娘眼睛本是垂着的，忽然緩緩對我舉了起來，好像被了魔術一樣，這位姑娘竟不見了。我只看見她的眼睛，兩隻大而放黑光的眼睛，這眼睛我立刻就認識他……

哦！好奇怪！這就是從前那地方待我極其溫柔的黑眼睛，在那老學校冷酷的牆內，藏眼覷

仙姑的黑眼睛，竟是那個黑眼睛……我相信入了夢了。我只想向她叫道：『體面的黑眼睛，是你嗎？我是在別人臉上看見了你嗎？』你們自然以為當真是她了！本不會錯的。一樣的睫毛，一樣的顧盼，一樣的黑光，並且含情欲語也一樣的。想來真奇怪，一個世界上，竟有一對兒同樣的眼睛！而且尤其可以證明這竟是那一雙黑眼睛，並非另外一雙像他的黑眼睛，因為她也認識我，我們自然而然又做起從前那種啞談來了，其時，靠着我身畔，幾乎在我耳朵裏一樣，忽聽見一種老鼠的小牙齒正在咬着一件東西。我便向這聲音的來處掉頭去，在鋼琴的角上，原來還有一人我竟不曾看見……這是一位又高大又枯瘦顏色微黃的老人，生就一個雀兒腦袋，額頂是平的，鼻子是尖的，眼睛是圓的，並且不活動，離着鼻梁很遠，幾乎生在鬢角上似的……若不是他拿着一塊糖在手上，並且時時喂到口裏，簡直可以相信他睡着了。這人的發現頗令我有點不安，我忙對着這老精怪恭敬敬行了一禮，他却並不答禮。

……傑克對我道：『他看不見你的……這是個瞎子……就是拉魯埃特老人……』

我想道：『真不愧這個名字……』譯者註：拉魯埃特是法文的百靈鳥，在法文中加以省

文冠字，L'Alouette 便讀爲拉魯埃特；百靈鳥的眼睛遠看是不可分辨的，而且老人的腦袋又像雀兒，故云。）我便不再看這雀兒腦袋的駭人老頭兒了，連忙回到黑眼睛身旁，好不可惜呀！夢已破了，黑眼睛已不見了。在她的地位上只有一位十分剛健的小姐坐在她的按琴矮凳上……

正這時候，客廳門一啟，比野羅特突然走了進來。那吹笛子的人把笛子挾在手臂下跟在他後面。傑克一下看見他，便忿忿的向他瞅了一眼，那氣概好樣打得死一頭水牛似的，可是毫無成效，那笛工並不色沮。

這色維倫人一面抱吻着他女兒的豐頰，一面道：『如何！小人兒，你可高興嗎？人家已把他給你引來了，你的達利……你覺得他怎樣？他很溫文的是不是？如此說來頂好……簡直是姑娘的小像。』

於是這位善良的比野羅特又把他在店內的把戲演了起來，並且強着把我引到客廳中間，特爲叫衆人都看得見這是姑娘的眼睛……姑娘的鼻子，姑娘帶渦兒的臉頰……這重表

現真把我爲難極了。拉魯埃特夫人同那很有學問的太太都輟了賭博，仰坐在她們的軟椅上，拿起十分冷靜的樣子來觀察我，高聲大氣的把我身上一處一處的或是批評或是稱頌，我簡直就像了一隻甫能啄得穀子的小雞兒，在伐萊大市場出售的一般。衆人中間，尤以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似乎看得這隻家禽更爲合意的樣子。

幸而傑克來把我的困難免除了，並一面向比野羅特姑娘要求爲我們奏變曲。立刻，那笛工便趕走上前，將笛子伸在前面，快快活活的道：『就這麼着，我們來奏幾曲。』傑克却叫道：『不要……不要……不要雙管……不要笛子！』這麼一來，那笛工便凶毒的白起眼睛瞅了他一眼，猶如加哈夷伯人的毒箭似的；但那一位毫無顧忌的仍然叫道：『不要笛子……』爭論之後，傑克占了勝着，比野羅特姑娘並不用笛子竟給我們奏了一曲急調，很著名的，叫作「羅色郎之夢」……當她正頑之時，比野羅特稱讚得要哭了，傑克更是神魂不定的，但笛工却靜靜的把笛子放在嘴上，用肩頭拍着板，在肚子裏吹着。

羅色郎弄畢後，比野羅特姑娘遂回身向我道：『你哩，達利先生，』說着便垂下眼去：『我

們又聽你甚麼呢？……你是詩人，我知道的。」

傑克擡嘴道：『而且是個名詩人。』這個荒唐的傑克……我哩，却尋思在這般阿馬萊西特人的跟前，實在引不起我來誦詩。（譯者註：阿馬萊西特是亞拉伯中的一個老民族。）假若黑眼睛還在那里，却又不然了！但一點鐘以來黑眼睛已沒見了，我委實的正在到處尋覓她……我只好用一種伶俐的口吻來回答這年輕的比野羅特道：『今夜請恕我，姑娘，我不會將我的七絃琴帶來。』（譯者註：七絃琴是指詩篇而言。）

比野羅特聽見了末尾這個比喻，便向我道：『下次不要忘記帶他來。』這可憐的人，他竟老實以爲我有一張七絃琴，老實以爲我同他那吹笛子的夥計一樣……哈！傑克早已說過，他是把我引到一個奇怪的社會來的！

正十二點鐘時，大家便喝起茶來。比野羅特姑娘在客廳中走來走去的送糖送奶，唇角上噙着笑，把纖指翹着。在這晚茶會中我又看見了黑眼睛了。她忽的在我跟前現出來，又光明又多情的，我正待同她談話時，却又隱沒了……因而我便覺着了一樁事，即是在比野羅特

姑娘身上含有兩種極不同的人品：第一是比野羅特姑娘，一位戴絲巾的小姐，生來即是專為在這拉魯埃特老屋裏御極稱尊的；其次便是黑眼睛，這大而有詩情的黑眼睛，睜開來如同兩朵絨花一樣，只是來裝飾這極可笑的商人家庭的。若只是比野羅特姑娘，我倒絲毫不願到這個社會上來；然而黑眼睛哩……！哦！黑眼睛……！

末後分手的時間到了。拉魯埃特夫人便是一個符號。她把丈夫裹在一張雜色大方布內挾在手臂上，便像用繩子纏了一個老木乃伊似的。他們走後，比野羅特尚將我們留在樓梯當前做了絕長一篇演說：『得了！達利先生，現在你是認識這地方了，我希望大家再在此地會見你。我們沒有許多客，但都是精選的人……如此說來頂好……第一是拉魯埃特先生同夫人，我的老東家；其次是禿立補夫人，一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你儘可同她談論的；再次是我的夥計，一個善良的孩子，他時常都給我們吹着笛子……如此說來頂好……你們兩位都能頑雙管的。這便可愛了。』

我怯生生的答辨說我很忙，或者不能時常來，我頗難決定的。

這番話倒把他說笑了道：『算了罷！很忙，達利先生……大家是知道的，你們這般人所忙的，在拉丁區內……如此說來頂好……那地方大家當然是有幾個妖嬈女郎的。』

傑克也笑着道：『正是這事，有個白鷓鴣姑娘，好不妖嬈。』

白鷓鴣這名字真把比野羅特樂極了。

『你怎麼樣說的，傑克先生……白鷓鴣，她叫白鷓鴣呀……赫赫！你瞧這漢子……在

他這年紀上……』他忽的便住了口，因覺得他女兒正在聽他說；但我們已走到樓梯腳下，還聽見他那洪大的笑聲，把梯上欄杆都震動了……

我們一到外面，傑克便問我：『如何！你以為這般人怎樣？』

『我親愛的，拉魯埃特先生太醜，但比野羅特姑娘却極可人。』

這可憐的愛情者帶起一種極感動的樣子問我：『真的嗎？』不禁使我笑了起來。

我握着他的手道：『走罷！傑克，你已忘形了。』

這夜，我們沿着河岸散步得很晚。在我們腳下，那靜而且黑的河內，映了許多小星，彷彿飄

流了幾千顆珍珠似的。許多大船的船纜也都吱吱格格的叫着。在黑影中緩緩走着，一面聽傑克述說他的愛情可多麼快活呀……他只管愛入了靈魂；但人家並不愛他，他也深知道人家不愛他的。

『那嗎，傑克，她定然另外愛得有人無疑了。』

『沒有，達利，我不相信她在今夜以前竟愛了一個人的。』

『今夜以前，傑克，你說的甚麼？』

『哎！即是說甚麼人都愛你，你，達利……所以她也很可以愛你的。』

可憐親愛的傑克啊！他說到這話時自然看得出是怎樣的悲傷，是怎樣的膽怯。我哩，因為要寬慰他，只好粗獷的笑起來，粗獷極了直為我意想所不到的。

『見了鬼啊！我親愛的，照你所想的……除非我是情不自禁或者是比野羅特姑娘太容易動心……但都不是的，你放心，我的傑克母親。比野羅特姑娘牽挂不着我的心，也和我牽挂不着她的心是一樣的；你所恐怖的不是我的，的確確的。』

我誠懇懇說了這一番話。比野羅特姑娘果不在我心上……黑眼睛哩，這却不同了。

(七) 紅玫瑰與黑眼睛

自第一次拜訪拉魯埃特老店之後，我有好久不到那邊去了。傑克哩，他仍誠懇懇繼續着他禮拜日朝拜聖母的心願，並且每次都喜氣洋溢的新發明幾個打領結的方法……

如其我是一個婦人，傑克縱然打上一千個結子的領帶，即令變化至於無窮，也不會比起一番表示衷情的言語來能更足以動我。可是我何必向你們說哩！婦人們皆一點聽不見的

……每逢禮拜日，在出門之前，這個可憐的愛情者總得向我說道：『我往那邊去了，達利……

……你也去嗎？』我却不變的答道：『不去，傑克！我要作工……』於是他就很快的去了，於是我就獨自留下，獨自一人，用心在詩韻的推敲上。

我之所以不往比野羅特家去，這便是我的自處之道。我很害怕黑眼睛。我常常自己說：『若你再見了她，你便不能自持了。』爲的不要使我再看見她……但這黑眼睛的大魔影却總揮不出我的腦筋以外去。

哈！每當我傑克母親快樂得眼光四射，帶起他新發明的領結，大踏步往鮭魚街去時，上帝方知道我是怎樣的想跟着奔下樓梯，並喚他道：『等着我啊！』但是沒有做出來！似乎有幾件東西在我心上告訴我，一到那邊去了便有些不好，因此我方有了留下來作工的勇氣……並且說：『不去啊！謝謝，傑克！我要用功呀！』

許多時都如此。有好久了，幸虧詩神的幫助，我方自然而然的把黑眼睛趕出了我的腦袋。不幸我太荒唐又去見了她一次。這下就結果了！我的頭腦，我的心靈，一併都軟化了。便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中：

自從水邊密言之後，我傑克母親再也不向我說他的愛情了；但我就他神情上却很看得出這件事毫未如他的所欲……每禮拜日，他從比野羅特家回來時，總是很悲傷的。夜裏總聽見他在歎息，歎息……若我問他：『你有甚麼心事，傑克？』他必粗獷的答應說：『一點沒有。』但他向我說話的聲音口而論，我極了然他是有心事的。他雖是怎的善良，怎的有耐心，而現在却和我鬧起脾氣來了。有好幾次他拿眼把我瞅着好像我們吵了嘴似的。我便非常

懷疑起來，你們請想啊！他心上必是隱藏有一些愛情上的隱憂；却因傑克始終不向我說，我也不敢說出來。然而，有一個禮拜日，我看他比平常越是悲戚，我遂打疊起一片好心，握住他手道：『說呀！傑克，你有甚麼心事？……敢是在那邊不甚如意嗎？』

這可憐的孩子便用着失意的樣子回說道：『簡直不如意！……那邊的事……』

『到底是怎樣的情形？可是比野羅特覺得了一些甚麼事嗎？難道他禁止你的愛……』

『哦！不是的！達利，禁止我的並不是比野羅特……就是她，她不愛我，絲毫不愛我。』

『直是瘋了呀！傑克，你何以曉得她不愛你……你只應該向她說你愛她……是不是又不曾說？……好啊！可是……』

『她只是愛那不說話的那人，並不需要去說，委實被她愛了……』

『真的嗎？傑克，我想定是那頑笛子的人罷……』

傑克絲毫沒有聽我說話的樣子。

他第二次又道：『她只愛那不說話的。』

因而以下的事我就不能知道了。

這一夜，在那聖日耳曼的鐘樓中，大家都沒有睡着許多時。

傑克差不多通夜皆在窗子跟前歎着氣去看天上的繁星。我哩，却尋思道：『總之，我必得到那邊去走一趟，看看近來的一些事……傑克定然是自己誤了事了。比野羅特姑娘自然不懂得萬種恩情都在這領帶的一些褶子中……既是傑克不敢去說他的愛情，或者我倒可以替他好好的說一番……是了，就是如此；我且去向這年輕的非里斯丹女郎說去，我們聽着罷。』譯者註：非里斯丹是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平原中的一民族，以不信耶穌著名。此間引用的意思，是借以喻那不懂愛情的女郎。)

第二天，也不通知我傑克母親，便去實行我的計畫去了。的確如此，上帝可以證明我之往那邊去是毫未存有一點私心的。我往那里只是爲的傑克，除爲傑克外並無其他的意思……然而，當我在鮭魚街角上望見那座位魯埃特的老店同他綠漆的顏色以及門前的磁器水晶等物件時，我便覺得心裏輕輕的跳了一下，他已警告我了……我就走了進去。店內

正清靜；在頂裏面，那吹笛子的人正在吃他的東西；但一面仍把他那笛子放在身旁桌布上。我上樓梯時便自言自語道：『這一定就是加密麗所以遊移於這個放蕩的笛子和我傑克母親之間的原故，但這却是不可能的……也罷，我們且看以後如何……』

我正碰着比野羅特同他的女兒及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在用餐。黑眼睛不在那里，幸運得很。我進門時，把他們都大大的驚了一跳。這位善良的比野羅特拿起他雷霆似的聲音叫道：『好極了！……如此說來頂好……來同我們一道喝咖啡。』大家讓我坐下。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便去爲我尋了一個描金花的磁盃，於是我就坐在比野羅特姑娘的身邊……

這一天，她委實的很可愛，這位比野羅特姑娘。在她頭髮上，耳朵上一點兒，現在的人已不講究簪在這里了，——插了一朵小紅玫瑰花，紅極了，紅極了的……在我們中間，我直以爲這朵小紅玫瑰便是一個仙女，她把這位小非里斯丹女郎越發顯得美好了。比野羅特帶起一種親熱的濃笑對我道：『啊！達利先生，簡直停止了，你竟不願意來看我們呀！……』我連忙分辨並說起我的文學工作。而這色維倫人却打斷我的話道：『是的，是的，我清楚，這拉了

區……』於是他瞅着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更是大笑起來，這位太太也做得很了然似的，吭吭的咳着嗽，並在桌子下踢了我幾腳，拉了區，在這般正直人口裏，直以爲是一種吃喝，音樂，假面具，焰火，狂蕩，瘋顛等等的所在。哈！若我把在聖日耳曼鐘樓中的生活告訴他們，定會把他們大驚一跳的。但你們都知道的呀！當其人在年輕的時候，對於這種壞話是不會生厭的。所以在比野羅特的誣詞之前，我也取了一種時髦派頭，只略爲分辨道：『不然，不然！我敢發誓……你們所信的完全不對。』假如傑克此刻看見了我定要大笑的。

我們剛喝畢咖啡，便聽見一縷笛音在院子中發出來。這就是別人招呼比野羅特到店裏去的符號。他剛剛轉過背，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便輪到她跑進廚房去和廚娘頑起五百來了。（譯者註：這是一種頑的紙牌的名字。）在我們中間，我以爲這位太太，她頂大的學問，就是慣於搓紙牌……

當其我看見大家單單把我同這小紅玫瑰剩下時，我便尋思：『時候來了！』但我剛把傑克這個名字提到唇邊，而比野羅特姑娘却不給我往下說的時間。她並不看我，只輕輕的猛

然對我道：『可是白鷗姑娘她不許你到你朋友家來嗎？』起初，我以她要笑的，可是不然！她一點也不笑。還顯然是很感動似的，只見她臉頰也緋紅了，白卷領也索索的顫動起來了。不消說定是大家在她跟前說起白鷗，她遂無中生有的虛構了一些事。我本應拿一句話來提醒她的；但我不知何以這樣愚蠢竟被虛榮心蒙住了……於是，見我沒有回答她，比野羅特姑娘遂轉到我這方來，並把她原來垂着的睫毛舉了起來，將我睨着……我說謊了。這並不是她在看我；只是那個被淚痕十分染濕而又滿含着溫柔詰責的黑眼睛，哈！親愛的黑眼睛，我靈魂中的至樂！

這只是一瞬間的事，差不多立刻那兩道長睫毛又垂了下去，黑眼睛便隱沒了；於是又才覺得在我身邊的只是一個比野羅特姑娘。趕快，趕快；不等黑眼睛再出現，我就說起傑克來。我一開始就說傑克是如何的善良，如何的正直，如何的勇敢，如何的仁慈。我一件不遺的緩緩把這種慈母之愛注意的說出，很可使得一位真正的母親也會嫉妒起來。便是傑克怎樣的飲食我，衣履我，使我生活。上帝方曉得那種工作的價值，那種艱難的價值。若沒有他，我現

在還在那一方，還在撒爾郎德的黑獄中，那地方我是多麼的苦楚，多麼的苦楚啊！……

我談起這番話時，比野羅特姑娘顯然感動了，我親見一顆大淚珠滾到她臉頰上。我倒老老實實以為這是爲的傑克，於是我心中便說道：『好了！這可順遂了。』因而我更是娓娓說起來。我說出傑克的悲哀，並說出那濃郁神秘的愛情，實是攪碎了他的心。恐怕不是有三四倍的幸福，若是那女人她……

正說至此，那朵插在比野羅特姑娘頭髮上的小紅玫瑰，不知何故滑落下來正落在我的脚下。恰當這個時候，我正要尋覓一個巧妙的方法來使得這個年輕的加密麗了然她便是這位三四倍幸福的女人若是被傑克戀愛了。於是這朵落下來的小紅玫瑰便給了我一個方法。——我曾對你們說過這朵小紅玫瑰真是仙女。——我便輕輕拾了起來，却不還給她，極溫和的笑着向比野羅特姑娘道：『就把這個送給傑克，聊表你的意思罷。』比野羅特姑娘笑着答道：『送給傑克，隨你的高興。』但是，就這一瞬間，那黑眼睛又現了出來，並柔媚的看着我好像說：『不呀！不送給傑克，只送給你！』你們曉得他們（指一雙黑眼睛）是能够這樣說

的，並帶着多麼熱烈的誠意，多麼不可違抗而又堅貞的愛情！然而，我還在遲疑，他們又迫着一連向我說了兩三次道：『是的！……送給你！……送給你！』於是我就把那小紅玫瑰吻了一吻，並藏在我懷中。

這晚，傑克回來仍和平常一樣，只問問我韻文的工程，我也讓他相信我日間並不會出去過。可是不幸，我脫衣時，那朵小紅玫瑰原藏在懷中的，竟滾到床前地上。仙女們原是懷有惡意的。傑克看見了，把他拾起來，並且看了好一會。我簡直不知道我的臉同玫瑰那一個頂紅。他對我道：『我認識他，這是那邊客廳窗前玫瑰樹上的花。』

跟着他便拿來還了我道：『她從不給我東西的，對於我。』

他說到這句上怎的傷心把我的眼淚也引出來了。

『傑克，好友傑克，我敢發誓在今夜以前……』

他輕輕把我的話打斷道：『不必分辨，達利，我極相信你絲毫不會叛過我的……我知道這件事，我知道她所要的就是你。你只想我會經對你說過的：「她只愛那不說話的，那人並

不需要去說，實在是被她愛了。」說到此處，這可憐的孩子遂在房裏大脚步的徘徊起來。我哩，動也不動，只把他望着，我的紅玫瑰還拿在手上。一會兒他又道：「這事來得恰是應該來的時候，有好久了我早已明白。我清清楚楚的，若是她一見了你，她就再不願意我了……這就是何以我就攔了許久才引你到那邊去的原故。以前我是嫉妒你的。恕我，我太愛她了……到底有一天，我想來證明一下，因才讓你走去。自那一天來，我親愛的，我便懂得這事完結了。直有五分鐘，她只把你看着竟未另有一個人。你也如此，你把她望着，哦！一點不是謊話，你把她望着。這證明了，就是你雖有一月多沒到那邊去！但是，中甚麼用於我很少益處……反而，精神上結合了，就不在眼前也沒有錯的……我每次走去，她只是談你，並且說得甜蜜極了，帶着無限的信仰和愛情……這便是一個真正的答案。現在已完結了……我確是很愛她的。」

傑克對我說了這麼長一篇，帶着那種無上的和藹，無上的苦笑。所有他說的話同時又令我難過又令我快活。難過的，因我覺得他太不幸；快活的，因在他每句言詞中彷彿都看見黑

眼睛映照着我，完全把我籠罩了。他說完後，我遂走近他身邊，稍稍有點慚愧，但那朵小紅玫瑰仍未放下：『傑克，現在你不愛我了嗎？』他笑了笑，把我摟在胸前道：『你好蠢，我仍非常愛你的。』

這是一件眞事，紅玫瑰的故事直不會把我傑克母親的柔情變更一點，不會把他的脾氣變更一點。我相信他難過極了，可是他並不表露出來。沒一句歎息，沒一句怨聲，一點沒有。好像甚麼都過去了，他每禮拜日仍繼續着往那邊去，並且對於衆人都和顏悅色的。只把打領結一事取消了，居然仍是那等安靜那等矜持，只拼命作工，奮勇的向生活路上走去，把眼睛定在一個惟一的目標上，就是重興家業……啊，傑克！我傑克母親啊！

至於我，從我能够自由戀愛黑眼睛的一天起，便毫不內愧的，直把我身子投在我的愛情裏面。在比野羅特家裏我也不就心了。我就在那里去賄買衆人的心；說起來真無恥，我的上帝！給拉魯埃特先生取糖，陪那很有學問的太太賭博，太不值了……在那家庭裏我遂得了一個如意兒的綽號……往往如意兒在日中走來。這時，比野羅特正在店裏，加密麗姑娘獨

自在樓上客廳裏，同着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我一來後，那黑眼睛立刻就自呈出來，差不多同時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便單單的把我們丟下。這位高貴的太太，本是色維倫人請來給他女兒做伴侶的太太，當其看見我在那里的時候，自以爲很妨礙我們。趕快，趕快，就跑到廚房裏同廚娘頑紙牌去了。我也就不再客氣，請想啊！遂同黑眼睛密談起來。

上帝！我的確曾經在這間小水仙花客廳裏過了許多好時光！差不多我常帶了一本書去，一本我最喜歡的詩，黑眼睛看着我念，她噙着幾點清淚或射出幾縷明光，在念到最好處。這時候，比野羅特姑娘或傍着我們給她父親繡拖鞋，或不斷的給我們奏幾曲羅色郎之夢；我敢斷言我們總是讓她安安靜靜的。然而有幾次我們的文章念到最動人心處，這位小姐必故意想着一件事情高聲說道：『我應該請一個調音律的人來……』或是說：『我把拖鞋太多刺了兩針。』於是我就閉了書，不想再念；但黑眼睛仍舊不動的看着我，立刻就把我止住了不能閉書，我只得又念下去。

當其單單剩下我們兩個在這小水仙花客廳裏時，自不免常有一些不甚謹慎的事情。請

想我們兩個人——黑眼睛同如意兒——共加不到三十五歲的……幸而那比野羅特姑娘却從未離開我們，這便是一位很聰明，很有遠慮，很機警的管理人，因才保住了這火藥庫……

……有一天，——我想來——我們一同坐在黑眼睛同我，客廳的一張安樂椅上，在一個五月間溫和的下午。窗子半開着，厚帷垂下直墜到地上。大家正在念浮斯德，這一天……文章念完後，那書直滑下我的手去，好一會我們都頓住了，沒一句話，在這半明的寂靜中……她把她的頭倚在我肩上。從那半掩的白卷領中，我直看見了一個小小的銀徽章從那抹胸深處放出光來……猛的，比野羅特姑娘就從我們中間現出。自然想見她是怎樣的直把我推到安樂椅的那端，——並且給了我一個非常重大的譴責！——她對我們說道：『你們這樣的行徑是很不好的，親愛的孩子們……你們把人家給與的信用便這樣糟蹋了……應該把你們的計畫向父親說去……罷了！達利，你何時去向他說？』我答應很近的就向比野羅特說，只待我大詩成後。這答詞方把我們的管理人和緩了一點；但是，還不是一樣啊！從這天起，便不准黑眼睛再在安樂椅上傍着如意兒坐了。

哈！這位小女郎好生威嚴，這位比野羅特小姐，你們請想，最初一些時，她尚不願意答應黑眼睛給我通信；然而後來，她又准許了，但附有一種條件，所有的信都得呈給她。不幸這些極可尊貴，滿載愛情的信，那是黑眼睛寫給我的，比野羅特姑娘却不高興去重讀，信上常常漏出一些杜撰的話，例如下面幾句：

『……今晨，我很憂心的。在我衣櫥裏尋出了一個蜘蛛。清晨的蜘蛛，可怕。』

或者還這樣說：『大家終不使桃核從事家政上的……』（譯者註：桃核是喻不解事的人。）

時常結尾的話總是：『應該把你們的計畫向父親說去……』

於這句話上，我總不變的回復道：『待我的大詩成功後……』

(八) 鮭魚街的詠誦。

末後，這部名詩我竟將他做畢了。從頭至尾整整做了四個月，想起做到最末一句時我已不能再寫了，兩隻手又不可耐，又歡喜，又矜驕，又發寒熱似的只是打起戰來。

在聖日耳曼的鐘樓中，這實是一樁非常的事。傑克趁此機會，也恢復了從前的傑克，恢復了糊書亮和弄小膠鑽子的傑克。他給我裝釘成一本極美觀的冊子，他還想親手給我抄一遍；並且每讀一句總是讚不絕口，快活得手舞腳踏起來……我哩，却難相信我的著作。傑克太愛我了；我不甚信得過他。我很打算把我的詩向一個沒有私心而有定評的人去讀一遍，可是見了鬼，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雖然在乳酪店裏，不少和人相識的機會。自從我們有錢以來，我就在那張大餐桌上用餐，在廳子的頂裏面。那里足有二十來個年輕人，文人，畫師，藝術家，或者說好點便是這等人的種子。我一去用餐時，這般年輕人都張臂歡迎我；但因我生恐牽入那爭論的漩渦中，大家也便很快的把我忘了，於是在這個公共廳子裏，我仍孤單單的一個人，在人叢中據了我一個小位子。只是去聽；自己並不言語……

每禮拜一次，我們用晚餐時總有一位名詩人來同我們共餐，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只記得那般先生們都喚他做巴喀娃，是他一部詩集的名字。到這一天大家必要喝十八個蘇的

波爾多酒；及至糖果來了，這位大詩人便背誦起他的近作來。這些都是他得意的近作。他有一部詩集名叫納加麻拉，又一部叫達加哈達，又一部叫喀那加那，又一部叫巴然哈達，還有叫做隨得納的，舉羅色巴的，維娃米特納的……但其間最好的還是要算巴喀娃。哈當其這詩人背誦起巴喀娃時，那喝采之聲彷彿把全個廳都震倒了。

我哩，也雷同着，叫得比衆人還爲出力。但是，到底我不是巴喀娃的狂熱者。總而言之，這些近作總是一樣的。永遠都是一朵蓮花，一頭老鷹，一頭犀牛之類；有時也掉換一下，不過把蓮花叫做荷花便了；而且，於這種文體上，所有那希臘體詩的價值：既沒有情感，又沒有真實，又沒有意義。只在韻文上又重疊些韻文。一種欺人的東西……因而我心頭便想着了這位偉大的巴喀娃；假若衆人依次問到我的詩，或者至少我也可以得到一種公道的批評；但大家並不問我的詩，未免令我難堪……實則，照我的意思並不只在這位印度詩人身上。我左手一位隣坐的也不是可以非難的……我左手隣坐的，是一位簡單得很的人：油商，穿着襤褸而放光的衣裳，一個大而且禿的頭顱，一部長鬚鬚，鬚上常常挂着幾條細繩。在這張

桌上算是最老而最聰明的人。一如那般大學問家似的，言語又少，又不好奢華。人人都尊敬他。都議論他說：『他很精幹的……一位思想家。』我常見他聽着那位偉大巴喀娃詩人的詩時，總是歪着嘴隱笑不已，我便蓄意要聽聽這位隣坐人的高見。我尋思道：『這是一位有趣的……我須得將我的詩念給他聽。』

一晚——大家都離開了桌子——我便叫了一瓶燒酒，取了一個小盆子同這位思想家共飲起來。他一舉盃，我就看出了他那好酒的惡德。一面喝着酒，我便向那偉大的巴喀娃引出了一種批評，開始便把那些蓮花，老鷹，象，犀牛說了許多的壞話。——這真大膽，却不知象類原是極懷怨的！當我說的時候，這位思想家一言不發只是自己斟着酒。有時，笑一笑並讚歎似的搖了搖頭，口裏一面呼着：『嗚哈……嗚哈……』因為第一段成功了，我更大膽了些，方告訴他我也作了一部大詩，並願意請他代為定奪一下。這位思想家毫不皺眉只是呼着：『嗚哈……嗚哈……』既是看見這位先生有如此的好意，我便自己說道：『是時候了！』遂從衣袋中取出我的詩來。這位思想家毫無感覺的樣子，第五次上把盃子斟滿了，靜靜的看

着我，並將我的稿子推了轉來；在這最要緊的時候，他便拿起那隻老年醇漢的手放在我袖子上道：「只一句話，年輕人在開始之前……甚麼是你的標準？」

我不安的望着他。

這可怕的思想家更是高聲說道：「你的標準哩！……甚麼是你的標準？」

啊！我的標準！……我却沒有標準，我簡直想不到還有一個標準；這事竟將我眼也驚呆了，臉也羞紅了，心也擾亂了。

這思想家遂站了起來，大怒道：「怎麼樣！不幸的年輕人，你沒有標準啊！……我讀了你的詩何益！……往後的價值我已知道了。」說到此間，他接連斟了兩三盃，瓶底僅剩了少許，方取了他的帽子，轉着氣冲冲的眼睛走了。

這一夜，當我把這奇事告訴了朋友傑克時，他好生發氣。對我道：「你那思想家直是一個糊塗蟲……甚麼東西可做標準？……鳥語裏面有標準嗎？……標準！這是個甚麼東西？……何處製造的？何以從未看見過呢？……標準販子，滾開罷！……」我正直的傑克啊，他噙着兩

「睜眼淚，我的傑作和我，我們實在當了有愧。息了一會他又道：『聽我說，達利！我倒有個思想……既然你願求正你的詩，禮拜日，到比野羅特家去念好麼？』」

『到比野羅特家……哦！傑克！』

『何以不呢？……確實的！比野羅特雖不是什麼卓絕之士，却也不是完全的蠢人。他很有清楚很合理的思想……加密麗，縱然有點成見，但她也可以有個高明的判斷……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也讀過許多書的……老雀兒拉魯埃特老人他那神情也不是格格不入的……況且比野羅特在巴黎認識不少的高明人，這晚他都可請來的……你以為怎樣？可願我去向他說嗎？……』

這個往鮭魚街去求審定的思想，並不見笑於我；我很願去念念我的詩，所以只略略生點不快，但也接受了傑克這個提議。一到次晨，他便去告訴了比野羅特。何等善良的比野羅特確平明口這個關係，他雖是多疑的人；但是他却懂得這是對於姑娘的孩子們一個可愛的機會，這正直的人毫不遲疑便答應了一聲『是的』並且立刻就把請帖發了出去。

那小水仙花客廳從未辦過這種佳節的。比野羅特替我湊興，在這磁器世界中講了好幾位客。念詩的這一夜，我們都到齊了，除了常在的人外，便是巴撒茸先生同巴撒茸夫人，帶着他們學獸醫的兒子，是阿爾卑爾學校的一個漂亮學生；非魯亞兄弟是個泥水匠的秘書，共濟會的會員，很會說話的，他剛忙着在大東館成功一所房子哩；其次是傅熱魯全家，帶起他六個整整齊齊排列着好像琴絃似的姑娘，而那位年長的傅熱魯還是一位文人俱樂部的會員，一位晚會中的人物。當我劈面看見這種重大的雅典裁判所時，你們請想我是如何的感動。因為人家也通知他們到這里來是為審定一個詩人的著作的，所以這般公正人都相信面貌上須要做得莊嚴一點，冷靜一點，沈著一點，沒有笑容方好。他們彼此談起話來也很嚴重而低聲，一面搖着頭儼然就是一位執法官似的。比野羅特不明白這種奧妙，只是用着一種驚訝的神情把衆人看着……衆人一到，便安起坐來。我是背着鋼琴坐着的，會場繞着我做了一個半圓形，只除開拉魯埃特老人，他仍在常坐的地方上嚼糖。喧譁了一會之後，便寂靜了，我遂用着一種感動的聲音開始念起我的詩來……

這是一篇悲劇詩美妙的題目是「牧歌的喜劇」……就是發存在撒爾郎德學校的前若干日中，小物件遊戲着向他學生們講述的一些寓言故事，多是一些蟋蟀，蝴蝶，以及別的小畜生。將就這短故事中的三段，把會話改成了詩句，便做成了我的「牧歌的喜劇」。我這篇詩分做三部；但這一夜，在比野羅特家，我只給他們念了頭一部。此處我得要求閱者允許我把這「牧歌的喜劇」的殘篇膽在這里，並不敢說是一種文學的選品，只算在小物件的歷史中用來做一個他快活的明證罷了。我親愛的讀者們，請你們設身處地，想着你們正坐在小水仙花客廳的坐位中，想着達利愛酒特渾身戰慄的在你們跟前誦讀的樣子。

一個藍蝴蝶的災害（譯者註：此劇通都百十二音的韻文，原文音節絕美，但譯者才拙不能以韻文譯出，使文章大為減色，實深抱歉。）

戲臺上佈着田野的景致。時間在下午六點鐘，太陽西下了。開幕時，正有一個藍蝴蝶同一個幼年的斑蝥，這蟲是雄的，跨在一根馬鞭草上在談話。他們早晨就會見了，並且終日都在一處。因為天色已晚，斑蝥便做了一個要回家的臉色。

蝴蝶

怎麼！你便要走了嗎？

斑蝥

可不是！我應該回去了；

天色已晚，請想呀！

蝴蝶

稍爲等候，可不好！

各人回家絕不很晚……

我已開始討厭我的家了；你呢？

一道門，一堵牆，一層壁子，蠢極了，

在外面時又有太陽，又有露水，

並且有紅罌粟，還有空氣，甚麼都有。

紅罌粟要是不合你的嗜好，

須得說出來的……

斑蝥

唉呀！先生，我也愛他們的。

蝴蝶

那就好呀！
愚昧的人，且不要走；

同我留着。你瞧！
天氣又好，空氣又溫和。

斑蝥 是了，但……

蝴蝶（把斑蝥推入草中）

！
赫滾到草裏去，那是我們的草。

斑蝥（連滾帶跌的）

不要如此呀！
讓我罷了！
我須得走了。

蝴蝶 許你聽見麼？

斑蝥（恐怖起來）

甚麼呀？

蝴蝶

那個小鸚鵡，

他在葡萄籐那邊戰慄的唱着……

哎！在這夏間涼夜裏却是好曲子，
何等的美麗，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斑蝥 那自然，但……

蝴蝶 閉口。

斑蝥 甚麼呀。

蝴蝶 有人來了。

(幾個過路的人)

斑蝥(靜了一會後，低着聲音說)

人，都是很壞的，可是嗎？

蝴蝶 很壞。

斑蝥 我常恐被他們中的一個走着時把我踏死。

他們有怎樣大的脚，我的腰肢又怎樣的脆弱……

蝴蝶

你哩，雖不大，但你有翅子；
這便是極好的！

也罷！我親愛的，若十分

你怕這般鄉下人，就爬上我的背來；

我的腰肢很強健，我啊！雖沒有那樣的翅子

蔥皮似的懶得像那般姑娘，

只你願意我也願馱你，這樣

長長的如你所願。

啊！不必，先生，謝謝！

我斷不敢……

蝴蝶

難道是不容易
爬上背去嗎？

斑蝥 並非……

蝴蝶 爬上去罷，糊塗東西！

斑蝥 那嗎，你引我回家去，

因為不如此……

蝴蝶 早些兒走，早些兒回。

斑蝥（爬在他伴侶的背上）

我們那里，晚間要做晚禱的。

你懂了嗎？

蝴蝶 自然……向後面移一點。

坐好……現在，不說話了！我非常討厭。

（**哧！**他們飛起了，在天空繼續着談話）

我親愛的，太好了！你一點也不重。

斑蝥(害怕起來)

哈!.....先生.....

蝴蝶

好了啊!又怎麼?

斑蝥

我看不見了,那腦袋

暈起來了,我情願下去了罷.....

蝴蝶

你是蠢東西嗎?

若是腦袋暈,理應把眼睛閉着。

你閉了不曾?

斑蝥(閉上了眼睛)

閉了.....

蝴蝶

好了點嗎?

斑蝥(用力的說)

稍好了一點。

蝴蝶（暗瞞笑着）

你定然是個不善乘氣球的

在你家庭中……

斑蝥

哦！是的……

蝴蝶

倒也不是你的過

或是氣球還沒有發明。

斑蝥 哦！沒有……

蝴蝶

此處，貴人，你已經走到了。

（他停在一朵鈴蘭上）

斑蝥（睜開了眼）

恕罪！可是……這不是我住的所在。

蝴蝶

我知道，因為天色還早

我便引你到我一位朋友鈴蘭家。

我們去解解口渴；——這是可許的……

斑蝥

啊！我沒有時間……

蝴蝶

罷了！只須一秒鐘……

斑蝥

而且，我沒有人招待的，我在這個社會裏……

蝴蝶

來罷！我認你做我的私生子；

你將很受招待了，走……

斑蝥

而且，天已晚了。

蝴蝶

哈！不晚！天色不晚，聽那蟬子……

斑蝥（低低的說）

而且……我……沒有錢……

蝴蝶（拖着他）

來罷！鈴蘭家裏設起筵席了。

（他們便走入鈴蘭家去了） 閉幕。

第二齣，幕啟時，差不多天已夜了……大家看見那兩個伴侶從鈴蘭家出來……斑蝥已微醉了。

蝴蝶（展開背來）現在，上路了！

斑蝥（毅然爬上背去）

上路了呀！

蝴蝶 好呀！怎麼樣

你對於我的鈴蘭？

斑蝥 親愛的，他很惹人愛；

蝴蝶(看着天上)

哦！哦！肥伯已把鼻尖兒放在窗上了；(譯者註：肥伯是月神的名字。)

我們須趕快……

斑蝥 我們趕快，爲甚麼？

蝴蝶 你不忙着回你的家嗎？

斑蝥 哦！只須趕上晚禱的時間……

況且，不多遠，回我們家去……就在那後面。

蝴蝶 如其你不忙，我也不必忙的。

斑蝥(忘形的說)

你是個多麼好的孩子！……我不知何以

地球上衆人都不做你的朋友。

大家說你：『這是一個蕩子！一個亡命！』

一個詩人！一個輕薄兒！……」

蝴蝶 哎！誰說的？

斑蝥 上帝！那甲蟲……

蝴蝶 啊！是了，這個肥玩物

他叫我做輕薄兒因為他有個大肚子。

斑蝥 不只是他一個憎惡你……

蝴蝶 哦！小鬼頭。

斑蝥 還有，那般蝸牛也不是你的朋友，

說起來呀！那般蠍子也不是，乃至螞蟻也不是的。

蝴蝶 真的嗎？

斑蝥（低聲的說）

竟動不了蜘蛛的心；

他以爲你可厭。

蝴蝶

大家可都有這等惡意。

斑蝥

！那毛蟲等也稍稍表了一點意見……

蝴蝶

我最相信的……可是告訴我啊！你在那社會中所見的，

畢竟你不是毛蟲社會的，

我也被瞧不起嗎？……

斑蝥

！依着毛蟲們，

年輕的倒對你好；老的們都一樣，

覺得你不甚有道德的思想。

蝴蝶（戚然不樂的）

我看我得不到多少同情了。

總之……

斑蝥

我說老實話啊！沒有，我可憐的！那般芋麻，

都不願意你。蝦蟆也恨你；乃至於蟋蟀，

他一說到你就說：『這蝴蝶……蝶……蝴蝶呀！』

蝴蝶

你恨不恨我，你也像這般混帳東西嗎？

斑蝥

我麼……！我却尊敬你；人家在你肩膀上可多麼好呀！

並且，你又常引我到鈴蘭家去，

這真開心呀……！看啊，若是你倦了，

我們還可稍息一會

隨便何處……！你不倦嗎，我想來？

蝴蝶

我只覺你稍重了一點，這倒不妨。

斑蝥（指着鈴蘭家）

那嗎，進這里去，你休息一會。

蝴蝶

哈！哈！哈！……鈴蘭家常是一樣的。

（用着一種放蕩的口聲，低低的說）

我最喜歡往那里去……

斑蝥（臉上通紅）

到玫瑰家去嗎？

哦！，斷不要去……

蝴蝶（拖着牠）

來罷！人家瞧不見我們的。

（他們偷偷走入玫瑰家裏去了。） 閉幕。

第三齣……

這些詩，由於時間太促，不曾做得好，我知道的。因此，我便將那幾段停止了，我還是高興把

我那詩的煞尾用散文來說個大概。

到第三齣上，天色已十分黑了……這兩個伴侶一同從玫瑰家中出來……蝴蝶想把斑登引到他父母家去；斑登拒絕不去；他完全醉了，只在草裏飛躍並且怪叫起來……蝴蝶迫着將他載了回去。他們便在門前分了手，彼此都說不久再會……蝴蝶便在夜色裏獨自走了。他也有點醉，但他醉的是憂愁；他想到斑登的密言，遂自己尋思他並不會害過一人，何以大家俱如此憎惡他……天上既無月光，風又吹得利害，田野間黑極了……蝴蝶害怕起來，又有點冷；但他想着他伴侶安安全全的睡在暖和的床上方自慰了一點……其時，在那黑影中，大家可以瞥見一個大夜鳥靜靜的飛着穿過那戲臺。電光一閃，那般懷惡意的畜生都暗藏在石頭底下，指着蝴蝶笑道：『我們捉住他！』至於那不幸的東西正歪歪斜斜的走着，滿心恐怖，路上一株蘼草便擊了他一劍，一個蝎子也射了他一箭，一個蜘蛛也打算把他的藍絲外套來捕捉他，末後，一個蝙蝠在他腰肢上打了一翅便將他結果了。蝴蝶落了下來，快跌死了……當他在草上呻吟時，那般苧麻好生快活，那般蝦蟆都說：『做得好呀！』

到天明時，螞蟻們都帶起他們的小囊和他們的筐籃來作工了，沿途來尋找那剩殘東西，他們剛剛看見了他，便遠遠的跑了並不欲掩埋他。螞蟻們是不會做一點兒事的……幸而有一羣黑壳蟲的修道會打從那里走來。這種小畜生，你們是知道的，他們只是來收殮死人……他們便誠誠懇懇的將這死蝴蝶收殮了，並將他擡到墓地上來……這一羣可笑的畜生急急忙忙走着，並且個個都高聲談起那些感想來……一般小棕色的蟋蟀，在他們門前晒着太陽，很嚴重的說道：『他很喜歡花的！』蝸牛們也道：『他甚愛在夜裏跑！』甲蟲們也在他們金色衣服中搖搖擺擺的哼道：『很流薄的！很流薄的！』在這一羣當中並無一句爲死者傷懷的話；草場的四周，只有一些肥大的百合花閉着了一些，蟬子不唱歌了。

末了一齣就在蝴蝶墳上演的。黑壳蟲做完了他們工程後，一個壯麗的土蜂便把祭品推來放在左近的洞穴中，並走上墳背，開始讚頌起死者來。不幸並不知道死者的往事，只翹起幾隻腳，指畫了足有一點鐘，憑着他的口才胡湊……演說家說罷，各個都走了，於是在這荒涼的墓地上，大家便看見前幾幕中的那斑駁打從一個墳後走出。滿眶眼淚，跪在那墓道的

潮濕地上，說了一番動人的祈禱，爲他那墳中的可憐伴侶。

(九) 你來賣磁器罷

我的詩剛念完，傑克快活極了，便站起來叫好；但他一見了那般公正人驚愕的臉色，便急忙止住了。

巴撒茸一家人，傅熱魯一家人，對於他們適才所聽的俱遲疑不決，一些大而且圓的眼睛，都把我望着；那兩個非魯亞只是互相做着眉眼。沒一個人吐露一言半語。

猛的，就在這種猶豫及沈寂的中間，發出了一片聲音，——甚麼聲音呀！——木然的，無韻味的，冷酷的，不顫動的，一種幽靈的聲音，從鋼琴後面發出來，把我，在椅子上，駭得打戰。十年以來，這是頭一回，大家方聽見了這雀兒腦袋的人，即是這位神學家拉魯埃特的言語了。這怪老人用着一種凶猛的樣子嚼着他的糖道：『我很悅意人家殺死了這蝴蝶，我不喜歡他們的，我，那般蝴蝶！……』

大眾都笑了，於是就把我的詩議論起來。

那位文人俱樂部會員以為這作品太長了一點極力勸我拿來改做一首或兩首小歌，同法國古歌一樣。阿爾卑爾學生是自然派學者，叫我考察一下，斑駁原是有翅子的，於我寓言中又舉出了許多類似的例。非魯亞兄弟說是在某處會讀過這些作品。傑克低聲向我道：『不要聽他們的，這確是一部傑作。』比野羅特一言不發，他顯然是很有心事的。或者這正直人在念詩的那些時候坐在他女兒身邊，覺得了那隻容易受感觸的小手在他手中的顫動，或明白了那種純黑而動情的眼光的閃灼；所以那一天的比野羅特，時時都帶着一種——如此說來頂好——的很奇特的神情，而且終夕都膠貼在他小姐的晚裝服上，使我不能向黑眼睛說一句話，並使我很早的就抽身走了，不願再去聽那文人俱樂部會員的時新小調，這會員定然不能原諒我的。

在這不朽詠誦的兩日之後，我便接了比野羅特姑娘一封紙短詞美的手札：『快來，我父親知道一切了。』並且在紙的下面，我親愛的黑眼睛更寫着道：『我愛你。』

我承認，因為這個大消息，我很有一點感動。但兩天以來，我俱拿着我的稿子在發行人家

裏跑動，對於黑眼睛很不如對於我的詩那樣要緊。又因想着須使色維倫的比野羅特不很笑我的原故……所以，縱然迫於黑眼睛的招呼，我仍過了好些時不到那邊去，只爲寬解我的心總是自家說道：『待我賣了我的詩後。』不幸，我却賣不出他。

那時候，——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這樣，——一般發行先生們都是很溫和，很有禮，很寬大，很優待的人們；但他們有一樁頂大的壞處：就是凡人到他那里從不能會着他們。彷彿一種極細微的星宿只能在天文臺觀象鏡裏才看得見，這般先生斷不是尋常人所能親近的。無論何時你走去，人家總叫你再來罷……

八天便如此過去了。又到了禮拜日。傑克依着他老規矩到比野羅特家去晚餐；也是他獨自一人去的。我把那般看不見的星宿實在追隨得太疲倦了，這一天我俱輪在床上的……夜裏，他一進門便坐在我床沿上輕輕的責備我道：『聽我說，達利！你不到那邊去簡直不對。黑眼睛哭了，又很傷心；她不看見你必會死的……一個晚會中我們俱在談論你……哈！負心人，她是何等的愛你呀！』

可憐的傑克母親說着這番話時滿眶是淚。

我怯生生的問道：『比野羅特呢？比野羅特說了些甚麼……？』

『一點沒有說……他只很詫異沒有看見你……應該到那里去，我的達利，你去嗎，不是。』

『從明天起，傑克，我答應你的話。』

我們正談話時，白鷓鴣已回到她的房裏，便開始唱起她那無終了的曲子來……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傑克遂笑了起來，低聲向我道：『你不知道，黑眼睛正嫉妒我們的女隣居哩。他以為這是她的情敵……我極力說她是怎麼樣的人，家偏不肯聽……黑眼睛嫉妒白鷓鴣，豈不是可笑的事嗎？』我雖像他一樣的笑了，但我心中却想着如其黑眼睛真果嫉妒白鷓鴣，這便是我的錯了。

第二天下午，我便到鮭魚街去了。我本打算在見比野羅特之前一逕到四層樓上同黑眼睛先談一會的，但那色維倫人却正在過道門前窺見了我，使我躲避不了。只好走入店內坐

在他身旁，就在櫃臺的後面。時時一種笛子的微音從店後響澈到我們的跟前來。

這色維倫人用着一種信托的話句和一種和藹的語調爲我前此未曾聽過的，對我說道：『達利先生，我很願知道你是一個坦白人，或不致使我走入迷途。如此說來頂好……那小人兒正熱情的愛你……你呢，可也是當真的愛她？』

『確是出於我的本心，比野羅特先生。』

『那嗎，就很好。所以我要呈點意見給你……你太年輕了那小人兒也一樣的，我想三年後你們再結婚好了。在這三年中你便好爲你自己向前途做點事……我不知道你是否仍打算永遠的去做你那藍蝴蝶的交易；若我處在你的地位上却極了然……如此說來頂好，我便要在這里植下我的根基，我便要置身入拉魯埃特的老店中，我便要從事來操練成磁業中的一個小熟手，並且便要來整理這些餘緒，三年中，比野羅特也快老了，同時便可及身得着一個同夥一個女婿……是的嗎？這番話你以爲怎樣，朋友？』

說到這里，比野羅特便結結實實拍了我一下自家笑了起來，真果笑了……他一定以爲

我快樂極了，這可憐的人，竟甘心把他分內的磁器生理奉獻給我。我既沒有發怒的勇氣，也沒有回答的勇氣，只是難受罷了……

那些盤子，彩盃，白玉罩，似俱在我周圍跳舞起來。和櫃臺對面的架子上，好些顏色極嬌嫩的素燒牧童牧女，都嘲弄似的看着我，並像舉着他們的牧羊杖告訴我說：『你便要來賣磁器了呀！』稍遠一點，那般穿紫色袍的中國磁人似也搖着他們神學家的大頭，彷彿專爲來讚許牧童所說的話道：『是的……是的……你便要來賣磁器了呀！……』並且在那頂深處，那陰險而又好譏刺人的笛音也輕輕吹着：『你便要來賣磁器了……你便要來賣磁器了……』這簡直要把人弄瘋了。

比野羅特以爲我的言語是被那情緒同快樂堵住了。

他特爲給我一點猶豫的空隙道：『今夜我們再談這事……現在，且上樓到小人兒那里去……如此說來頂好……時間像還長哩。』

我遂上樓到小人兒那里，見她坐在小水仙花客廳裏，那很有學問的太太伴着，正在繡她

那一雙無了期的拖鞋……我親愛的加密麗怎樣的寬恕我啊！這一天的比野羅特姑娘簡直不似比野羅特；並不會向我說過許多氣忿話，只是極安靜的樣子，一面抽着針，一面高聲數着線路。好運氣黑眼睛也在那里，她有一點兒躲避，一點兒幽怨，但那一種重看見了我的快樂，我覺得好生感動。這情形却不很久，差不多隨着我的脚跟，比野羅特就進來了。自然他對於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已不甚信任的了。

從這時起，那黑眼睛便不見了，並且全戰線都被那磁器商戰勝了。比野羅特太高興，太愛說，難堪極了；那些『如此說來頂好』的話，紛然而來，直同暴雨一樣。喧鬧的晚餐，吃得很長久……離開桌子後，比野羅特便引我到一傍，問我對於他提議的意見。因為我須得有些時間去思索，於是我很冷靜的向他說，這事應得再三想一想，一月之中來回答他。

這個魯維倫人對於我那不甚殷勤去接受他所供獻的態度定然要很吃驚的，但他脾氣還好並不洩露一點出來。

他向我道：『就如此罷，一月之內。』於是他便不再談這問題了……不管怎樣！這打擊却

終受下了。在這整個晚會中，那不祥而且難免的：『你便來賣磁器了！』一句話，總在耳裏作響。

及至從這個討厭的會回家，同我傑克母親說起比野羅特的提議，他比我還更爲生氣。這個正直的孩子，一張臉通氣紅了道：『壺利愛酒特，是磁器商呀……我極願看看這種前例……這直如去勸納馬爾丁賣洋火，或是勸聖伯符賣掃帚一樣了……老愚人比野羅特，算了罷……其實，也不要怨恨他；他本不懂甚麼的，這可憐的人。且待他將來看見了你著作成功並且各報紙上都載有你名字時，他便將換過口吻來的。』

『那自然，傑克；但是要報紙上說着我，我的書總得要出版，我看他却出不了版……爲甚麼呢……我親愛的，只因爲我不能把我的手去捉住一個發行人，並且因爲這般人斷不爲着詩人便留在家的。那偉大的巴喀娃也迫於不得已方自己拿錢來印行。』

傑克一面拿拳頭擊着桌子，一面說道：『好呀！我們便照他的辦法我們使用我們的錢來印行。』

我遲遲疑疑的看着他。

『是的，我的小人兒，我們自家印行……恰好，這時候爵正在印他憶舊錄的第一卷……我每天都見着他那印刷人……這是一個亞爾薩斯的人，一條紅鼻子一張孩子氣的面孔。我決其可以賒給我們……上帝臨佑！只待你的書一賣了，我們便給他的錢……就如此了。話已說定，明天我便去會他。』

果然，傑克第二天就去尋着那個印刷人，回來時好生高興，拿起一種得意的樣子向我道：『事已成功了；我們只須花九百佛郎，真是一樁細事。我已寫下了幾張三百佛郎的債券，每三月付一次款。現在，我很有我的理想。我們每一本書賣三個佛郎，我們印一千部；那嗎你的著作就應該給我們三千佛郎……你將我的話聽清楚，三千佛郎。這上面，我們除了付給印刷人外，每部還須分出一個佛郎給代售的書店，還要送些給新聞家……留給我們的，清楚得和泉水一般，足有一千一百佛郎。如何一起頭就怎樣的利市……』

怎樣的利市；我實在相信……不更去追隨那看不見的星宿了，不再恭恭敬敬的佇候在

書店門前了，有了一千一百佛郎也足以爲重建家業的用費了……這一天，在聖日耳曼的鐘樓上，是何等的快活！有多少的預算，有多少的夢想！於是接連許多日，那小小的幸運，便一點一滴的嘗到口中了，走往印刷所去，校對樣本，商量封面的顏色，看着那紙張把你的思想印在上面，從那十分潤濕的印字機上出來，又兩三次跑往釘書人那里，將第一部成了功的書帶回來，在打戰的指頭上翻着……你們說呀！這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事嗎？

你們一定想得到那「牧歌的喜劇」的第一部是已放在黑眼睛的指頭上了，就是那晚我拿去送給她的，我傑克母親伴着走去，他是非常願意來享受我的勝利的。我們走入水仙花客廳時，多麼的驕矜多麼的光輝。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我便向色維倫人說道：「比野羅特先生，請允許我把我的第一部著作呈獻給加密麗。」於是遂將我的書放在一隻親愛的小手中，那手已歡喜得打起戰來。哦！如你們也來看見黑眼睛給我的那種動人的謝意，以及在封面上念着我名字時的那種燦爛的光輝，你們當然也快樂極了。比野羅特却不很高興。我聽見他問傑克多少錢一本，像這樣使我得到多少

傑克心滿意得的道：『一千一百佛郎。』

於是，他們便低低的談了好一會，我却沒聽見。我只專心去看黑眼睛將他那絲一般的睫毛對着書垂下去，又拿着一種欣賞的神情對着我舉起來……我的書啊！黑眼睛啊！兩種幸福都賴我傑克母親造成了……

這一晚，在回家之前，我們便到阿得湧劇場的遊廊下徘徊了一會，向書攤上去看一看那「牧歌的喜劇」的情形。

傑克道：『等着我，我去看看人家已經賣出了多少。』

我緩步踱着，一轉眼就看見那印黑線的綠封面擺在門前多麼美觀。一會傑克走來，他感動得臉色都青了。

他道：『我親愛的，人家已賣去了一本。這是個佳兆……』

我靜靜的握着他的手。談話時也非常感動的，但在我心中却想道：『巴黎有一個人從他

錢袋中取了三個佛郎來買了你腦筋的出產物，這人正在讀你，正在批評你，……這是一個甚麼人？我很願知道他……『唉呀！我的不幸，我不久就要知道了，這個可怕的人。』

我書出版的第二天，我正傍着那野蠻的思想家，在大餐桌上早餐時，傑克忽氣喘吁吁的奔入廳子來。

把我挽到門外說道：『大新聞呀！今夜七點鐘我使要同侯爵走了……我們到里斯去看他的妹子，她快要死了……或者，我們須多留一些時……不必挂慮你的生活……侯爵已對加了我的薪俸。每月我可以寄一百佛郎給你。好啊，你做了甚麼？你臉這等發青。算了罷！達利，不要孩子氣。進裏面去，把餐用畢喝一瓶波爾多酒，以便給你點勇氣。我此刻還要跑去給比野羅特告別，通知印刷人，送幾部書給新聞家……我沒有一分鐘閒時……五點鐘在家裏會罷。』

我直看見他大踏步走下了聖白羅瓦街去後，才仍舊走入飯店；但我已一點不能喫，也一點不能喝，那瓶波爾多酒直被那思想家喝個乾淨。我只被那種幾點鐘內傑克母親便要遠

離了的思想苦透了心。縱然想着我的書，想着黑眼瞳，却終不能把這傑克走，獨自剩下我，剩我一個人，在巴黎，自作主張以及自己管束自己的思想分開。

到他所說的時候，他果然來同我會合了。雖然他也一樣的很感動，但直到最後一時他竟裝出一種最快活的樣子來。並且直到最後一時他那精神上的豪氣和那可敬的熱心都顯得他在愛我。他只想着我，想着我的安適想着我的生活。借口去收拾他的箱子，便來整理我的用具我的衣服：『你的襖衫在這角上，聽達利……你的手巾在這方，在領帶後面。』

我只好對他道：『倒不是收拾你的箱子，傑克，這直是我的衣櫥……』
箱子同衣櫥都收拾好了，便去尋了一輛車子，我們遂起身往車站來。在路上，傑克囑咐了許多事。各種都有：

『常常寫信給我……凡是載有你書的批評的報紙，尤其以舉士達屋不郎失報的批評，都寄給我。我將預備一本厚面冊子，將那些貼上去……對於愛酒特家庭這便是一本金字書……要緊的，你須知道那洗衣服的是禮拜二日來收衣服……尤其要緊的便是你切不

可因為成功便昏亂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你將不免一個很大，並且是很利害的危險，凡是巴黎有成功人的危險。幸而加密麗在此地足以引着你的心……於這一件事上，我的總利，我須要求你，便是常到那邊去走走，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我們來到車站。侯爵已在那里了。我遠遠便看見這個可笑的矮小的人，戴起他那個白刺猬的腦袋，在接應室中大脚步的踏看走。

傑克向我道：「快，快，請了！」於是把我頭捧在他大手上，竭盡氣力的親了我三四次，便奔向他冷酷的同伴那里去了。

直將他看不見了，我便深動了一種奇怪的感情。

登時就覺得我越發矮小，越發瘦弱，越發怯生，越發孩子樣了，好像我哥哥一去，便把我的髓，我的骨，我的氣力，我的膽量，以及我那半邊身子都帶走了。四圍的人羣使我生畏。我於是重又變做小物件了……

夜色下來了。緩緩的，隨着那條長途，隨着那幾段荒涼的河岸，小物件便走回他的鐘樓。一

想到那間空房子遂令他驟然悲傷起來。他只想留在外面直到明天早晨。然而他竟回來了。從門房前走過時，那看門的叫着他道：『愛酒特先生，一封信……！』

這是一個綢紋的，奇香的，講究的小信封；是婦女的筆跡，比黑眼睛的筆跡還細緻，還巧妙……誰寄來的這件好東西？……他趕快把火漆打開，就在樓梯上，借着瓦斯的光念道：

『隣居先生，

那本「牧歌的喜劇」昨天以來就放在我桌上了；但還缺少作者的題跋。你今夜如能來題跋便可慰極了，並同時來喝一盃茶……你須知道！這是我們藝術家的交際。

『赫爾馬波海爾』

頂下面寫着：『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第一層樓上的太太呀！……當小物件念到這個名字時，一個很大的寒戰遂流遍了他的全身。他又曾見過她一次，是一天早晨她下樓梯的時候，穿着一件又華麗，又莊嚴，又體面的皮衣，上唇角上仍帶着那點小小的白傷痕。於是想到這樣一個婦人買了他的書，他心上便

傲然的跳了起來。

他遂在樓梯中間停留了一會，尋思他還是上樓回自己房裏去的好，還是往第一層樓去的好；跟着忽記起傑克曾向他說的：『尤其是達利，不要使黑眼睛傷心。』一種神秘的情感便告誡他若其他往第一層樓上太太處去了，黑眼睛定要傷心，傑克也要受苦惱的。於是他便決然把信放在衣袋裏，小物件自言自語道：『我不去了。』

(十) 旖爾馬海波爾

白鷓鴣來給他開了門。——這原故，我須得向你們說明！在他發誓不去的五分鐘後，這個說謊的小物件竟去叩起旖爾馬海波爾的門了。——一見了他，這可怕的女黑人便善意的怪笑了一笑，並拿起她那隻黑而放光的肥手招着他：『來呀！』穿過兩三處很華麗的客廳，他們便來在一道秘密的小門前，透過那門，便聽得見——却被那些厚密的帷幕掩去了大半——一些啞然的呼聲，一些咽哽，一些咒罵，一些粗獷的狂笑。那女黑人只敲了一敲，不待聽見回答，便引着小物件進去了。

在一間光明四徹錦葵綢子裱糊的富麗女客廳內，只是旖爾馬海波爾一個人大步的走着在詠誦。一件天藍色寬大的便衣，上面罩着長紗，飄拂在她左右如像一團雲堆似的。一隻衣袖捲至肩上，露出一條清潔無倫雪一樣白的手臂，手上舉着的不是匕首，却是一柄螺鈿鑲的裁紙刀。那一隻手隱在長紗中間，拿着一本打開的書……

小物件站住了，眼光擦亂的。那位第一層樓的太太從沒有在他跟前有這樣體面的。第一是比起他初次碰見時已不很青白。實在又鮮明又紅潤，但那玫瑰顏色却略有一點模糊，就這一天說來，她的樣子直是一朵美麗的杏花，而上唇角上那點小小的白傷痕也顯得愈白了。其次就是頭髮，也是他第一次所不能看見的，把她那微帶驕矜而幾乎是堅決的面孔越發形容得美麗了。這是一些棕色頭髮，一種灰棕的顏色，一種帶粉的棕色，柔細極了，堆在頭上直如一團金色濃霧一樣。

當她看見了小物件，這太太便剪斷了她的詠誦，把她的螺鈿刀同書都拋在她身後一張安樂椅上，以一種可贊美的姿態，將衣袖牽下，並來到她客人面前不拘束的伸出手來。

帶着一種巧笑對他道：『日安，隣居；你詫異我載滿了不幸的憤怒呀！因我正在學做壳立當倫士特的脚色哩……』（譯者註：壳立當倫士特是紀元前四百年間希臘大詩人埃士洗爾所著悲劇中的人物，會手刃其夫，後爲其子弑死的。）這可不是很感人的嗎？』

她便請他坐在她身旁的安樂椅上，彼此就交談起來。

『你很忙着那演劇的藝術的，夫人！』（他不敢稱之爲『隣居太太！』）

『哦！你知道的，不過是隨意消遣……我忙着的只是雕刻和音樂……然而，這一次，我却很費心……因我快要在法蘭西戲園去開演了……』

就這時候，一隻生有黃色頂毛的大鳥，帶起他那種翅子扇動的巨聲，直向小物件抵得極光的頭上撲來。

那太太駭然的笑道：『不要怕，這是我的白鸚鵡……一個勇敢的飛禽，是我從馬爾吉士鳥上帶來的。』

她便將那鳥兒取去，撫着他，說了兩三句西班牙語，並拿來放到客廳那端一張鍍金的鳥

架上……小物件張着大眼睛。女黑人，白鸚鵡，法蘭西戲園，馬爾吉士島……

他帶着敬仰的思想：『好奇怪的婦人呀！』

那太太又走來坐在他身畔；又繼續着交談起來，那本「牧歌的喜劇」便做了最初的談資。那太太從昨天來已經讀過並且讀過幾遍了；她從心坎上了解那些詩並且極快樂的念着他。小物件的虛榮心再沒有像在此處如此滿足的了。人家極願曉得他的年齡，他的鄉里，他怎樣的生活，他是否已置身社會，他是否一個愛情者……凡此種種問題，他都非常誠懇的答了出來；所以在一點鐘之後，這位第一層樓的太太便澈底曉得了傑克母親，曉得了愛酒特家的故事，並且曉得了孩子們曾發誓所要重興的家業。但照例，沒有一句話說到比野羅特姑娘，他只說有一位顯者家的年輕姑娘爲這小物件情熱得要死，她有一個野蠻的父親——可憐的比野羅特呀！却正反對他們的愛情。

正密談時，忽有一個人走入客廳來。這是一位長有白鬍子的老雕刻家，他是來教授這位太太的工課的，此刻她正在學雕刻。

他拿起一種滿懷惡意的眼睛把小物件睇了一眼道：『我決其我決其這就是你那個納波爾探珊瑚的人。』

她笑道：『正是的。』這個探珊瑚的人聽見這種名稱正自吃驚，她便回身對他道：『你不記得我們曾有一早晨碰見嗎？……你正裸着頸項，掩着胸膛，亂蓬蓬的頭髮，手上拿着水鑽……我以為又看見了一個探珊瑚的小漁人，即是我在納波爾海邊曾經遇見過的……就在那晚間，我便告訴了我的朋友們；可是我們很少疑到這個小小的探珊瑚的人原來是一位大詩家，這個砂水鑽的底下，原來有「牧歌的喜劇」的。』

我請教你們，小物件聽見了這樣一種恭敬讚美的待遇是何等的心蕩。當他正鞠着躬，正拿起一種時髦的樣子笑着時，白鷗鷓又引了一位新客進來，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偉大的巴喀娃，大餐桌上的新詩人。巴喀娃一進來就直向那太太走去，並遞了一本綠封面的書給她。

他道：『我把你的蝴蝶帶來了，多麼可笑的文章……』

那太太急忙做了一個手勢把他止住。他方了然這位作者正在此地，並且正帶着一種敵

對的笑容從旁看着他在。他好一會不言語並且很爲難的，正這時第三位客走來方幸而解了這個圍。這人是一位說戲的教習；一個又醜陋又佝僂又矮小的人，無精打采的頭腦，戴着赤色的假髮，缺牙露齒的笑着。顯見他不佝僂的時候，曾是一位著名的戲劇家；只因他的虛弱不允許他到戲臺上去表現，才教着幾個學生來開心，並把同時一般戲劇家都說得極壞。他一到來，那太太便叫道：『你看見李士哈埃里特沒有？她今晚怎樣？』

李士哈埃里特，是同哈舍爾一樣的一位大悲劇家，此時正是她榮光發皇的時代。（譯者註：哈舍爾是法國十九世紀著名的女悲劇家，生於一八二〇年，死於一八五八年。）

這教習聳聳肩頭道：『她漸漸的不好了……這女子並沒甚麼……只是一種愚人，一種真正的愚人。』

那學生也道：『一種真正的愚人；在她後面，那兩位先生也肯定的重說道：『一種真正的愚人……』』

一會，大家便要求那太太背誦一點戲劇。

也不待人固請，她便站了起來，把那柄螺鈿刀取在手上，捲上她的衣袖，便從事念了起來。好或是壞？小物件已噤着不能說了。已被這條雪臂弄得眼光撩亂，已被這團金髮顛狂的搖着弄得神志昏迷了，他只顧看却不會聽。及至那太太念畢，他喝起采來比衆人都利害，於是又輪着他來說哈舍爾只是一種愚人，一種真正的愚人了。

那一夜，他只是帶着這條雪臂和這團金霧。及至天明，當他誠心誠意的坐在韻文工作前，那迷人的手臂猶然拖住了他的袖子。於是他不能拈韻了，也不打算出去，便從事來給傑克寫信，告訴他那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哈！朋友，甚麼樣的婦人呀！她甚麼都知道，她甚麼都認識。她又訂過樂譜，她又繪過圖畫。在她那火爐簷上有一個美麗的泥製的意大利歌女也是她的作品。三月以來，她又正在弄悲劇，業已比那有名的哈舍爾還頂得好。——定然這個哈舍爾只是一種愚人——總之，我親愛的，這確是一個你從未夢見過的婦人。她甚麼都看見過，她到處都去過的。往往她忽然向我說：「當其我在聖彼得堡時……」一會兒，她又告訴你比較起納波爾海灣來，她奪取里約

海灣她有一個白鸚鵡是在馬爾吉士島得的他有一個女黑人是過親王堡時得的……其實，你認識這女黑人的，她就是我們的女隣居白鸚鵡。雖然她樣子很野蠻，實則這白鸚鵡確是一個好女子，又安靜，又小心，又忠誠，並且絕不像良善的桑哥一樣那等愛說話。（譯者註：桑哥是一個最忠誠的騎士，只是最喜歡說話；他主人名字叫做紀鎖貴人，都是十五世紀西班牙大文人密舍爾色爾旺特所著的名小說莽失的紀鎖貴人中的角色。）每當這屋裏的人們要打算從她身上得一點她女主人的詩料，往往問她的女主人和人結過婚不會，別處有沒有一位波海兒先生，她是不是很有錢的，於是白鸚鵡便在她的土語裏來回答道：「山羊的事，不是綿羊的事；」或者說：「鞋子當然曉得，若地上有孔穴時。」（譯者註：原文於此處因欲形容白鸚鵡以外國口音讀法語，故所拚之字皆訛音，其下另加註解；在譯本中殊可不必，所以大膽刪去了，下仿此。）她就如此說一百句，那秘密也絕不會從她口裏漏一個字的……湊巧，你可曉得我在第一層樓太太處會見了誰？……會見那位大餐桌上的印度詩人，即是那偉大的巴喀娃。他彷彿很愛戀她的，所以做了許多好詩一遞一遞的將她比作一隻

鷓鴣，一朵蓮花，一頭犀牛；可那太太却不很重視他那歌頌。況且她已受慣了這些恭維；許多藝術家都到她家裏來——並且我可以回答你說其間很多最有名的——變做了愛情者。」

『她是怎的體面，怎的出奇的體面呀！……老實說對於我的心我很是害怕，如其他不業已有所取了。幸而黑眼睛在這裡做我的保障……親愛的黑眼睛啊！今天我即要去同着她共度晚會，並且我們將隨時談及你，我傑克母親！』

小物件剛把信寫完，便有一個人輕輕叩着房門。這是第一層樓的太太叫白鷓鴣給他送了一張請帖，請到法蘭西戲園，在她包廂內去聽李士哈埃里特。他非常歡喜的接着，但他想着沒有禮服，遂不得不壁謝了不去。這件事很令他生了一些壞脾氣。他自己說道：『傑克應該給我做件禮服的……這是免不了要用的……批評發出來後，就應該去致謝新聞家……若我沒有禮服却怎麼做呢？……』這晚，他便到鮭魚街去了；但是此行却不使他很快樂。那色維倫人很是歡笑，比野羅特姑娘很是嬌豔，黑眼睛又常常招呼他，在那明星似的密言中溫柔的向他說。『愛我！』但這意思他並不願聽。晚餐後，拉魯埃特一家來了，他便感然的

而且討厭的躲在屋角上，及至音樂臺上弄起了音樂，他便凝想着旖爾馬海波爾高坐在她那間寬綽的包廂裏，雪白的手臂搖着扇子，黃金的霧鬢在那廣廳燈球下照耀的光景。他使想道：『假如她看見我在這裡是多麼的可恥呀！』

過了幾天並無一點意外的消息。旖爾馬海波爾並不給他一個生命的信號。在第一層和第五層樓間，那關係好像中斷了似的。每夜，小物件坐在他的長榻跟前，但一聽見了那太太的馬車回來，就使他不能自持，凡那啞然的輪聲，車夫『請開門』的呼聲，都可以跳動他的心。乃至聽見那女黑人回她房間時也使他不能安靜；若果他敢，他早已去問她女主人的消息了……雖是如此，但黑眼睛却還據在他心頭。小物件傍着她過了許久的時候。其餘的光陰，便闔在自己房裏來拈韻，把一般麻雀都驚了，他們沿着瓦角來窺探他，因為那般拉了區的麻雀也同那很有學問的太太一樣，對於這般住樓頂小屋的學生很有點奇怪的思想。所得的報酬，就只那聖日耳曼的鐘聲——這般可憐的鐘聲，都會把他們的終身許給了天主和修士，直如修道院的修道一樣——款然來看他們的朋友小物件永永的坐在桌前；特為來鼓勵

他，因才給了他那種美的音樂。

就這時候，便接到了傑克的新聞。他已住在里斯並把他旅居的情形說得很詳細……好地方，我的達利，彷彿那海就在窗子下面吹噓你似的！我哩，却不甚快活；我簡直不會出去過……候爵終日都在寫筆述。倒霉的人，有甚方法！往往說到兩句話的中間，我一擡起頭來，便看見天際一片小小的紅帆，但跟着又把鼻子埋在紙上去了……哈格威爾姑娘總是很病的……我聽見她在我們的樓上咳嗽，咳嗽……便是我，一到此地，也染了一種很重的感冒，還不會好哩……」

向後一點，便說到第一層樓的太太，傑克說：「……如其你相信我，便不要再往這個婦人家去了。她對於你是很有害的；可是，應該給你說嗎？我逆料她定是一個行險僥倖的人……！我昨天在船埠中看見一隻荷蘭帆船是繞行世界一週回來的，載了許多日本的大桅，里的小橋，一種稀奇古怪的行李彷彿展開了一本地圖似的……咳！我親愛的，我覺得你那旖爾馬海波爾也和這帆船一樣。然而對於一隻行程甚遠的帆船却是好的，對於一個婦人，

便當別論了。總之旅行愈多的閱人愈廣……你不要輕信，達利。切不要輕信！我尤其懇求你的，便是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最後幾句話直打到了小物件的心上。傑克對於黑眼睛的幸福仍不變的保守着，而她並不愛他只覺得他可敬罷了。他便自言自語道：『哦！不呀！傑克，不要害怕；我不會使她傷心的。』於是他立刻就取下了決心永不再往第一層樓的太太處去了……對於這種堅強的決心，你們自可信任小物件的。

這一夜，當其那馬車飛滾入穹門時，他居然安靜了。那女黑人的歌聲也不會分了他的心。這是九月間的一夜，又是暴風雨，天氣又沈悶……他用着功，門是半掩着的。猛的，他相信聽見那木梯上的響聲一直引向他的房間來。立刻他已分辨出一種輕悄的脚步聲同一種衣裳拂地的聲音，有一個人上來了，一定的……但是誰呢？……

白鷗已回家好久了……或是那第一層樓的太太來給她女黑人說話的……

想到此處，小物件的心便很利害的跳了起來；但他尚有勇氣依然留在桌前……那脚步

的聲音更走近了。一直到了梯頂才停住了……靜了一會，跟着在那女黑人的門上輕輕叩了一下，沒有人答應。

他呆坐在他位子上自言自語道：『是她了。』

忽然一股香光便射入房裏來。

房門叫着，一個人進來了。

於是，並不必回過頭去，小物件只戰慄着問道：『是誰？』

(十一) 糖心

傑克已走了兩月，還沒有回來的日期。哈格威爾姑娘已死了。候爵由他的書記保衛着遍遊意大利以度他的喪期，無一天把他那憶舊錄可怕的筆述間斷過。傑克疲勞已極，在羅馬的幾天，在納波爾的幾天，在比士的幾天，在巴浪門的幾天，僅能抽一點時候來給他兄弟寫幾行信。雖是這些信上的郵票常有變遷，然而他的話句却少有不同的……『你在工作嗎？……黑眼睛可好嗎？……舉士達屋不郎失的評語可登了出來……你又往旖爾馬海波爾

家去過不會……」這些問題常是一樣的，小物件也不變的回說他作了許多的工，他的書也銷得，黑眼睛也如常；他已沒有再看見旖爾馬海波爾了，却不會聽見說起舉士達屋不郎失的消息。

這些話都是真的嗎？……有一封最後的信，是小物件在一個狂熱暴亂的夜晚寫的，他便可以告訴我們了。

「寄傑克愛酒特先生，比士。

「禮拜日的晚間，十點鐘。

「傑克，我騙了你。兩個月來我總騙着你。我寫信說我在工作，而兩個月來我的筆墨早枯竭了。我寫信說我的書很銷得，而兩個月來人家不會售出一部。我寫信說我不會重看見旖爾馬海波爾，而兩個月來我並不會離開她。至於黑眼睛，唉呀！……哦，傑克，傑克，何故我不聽你的話？何故我又重到這個婦人家裏？」

你誠有道理，這只是一個行險僥倖的婦人，並無其他。當初我以為她是一個聰明人，如今

知道才不是真的……凡她說的話俱是從另外一個人得來的。她又無頭腦又無心肝，只是一個欺詐人，一個不顧廉恥的人，一個壞人。她發怒時，我曾看見把她的女黑人輾轉於鞭笞之下，並投之地上，拿腳踐踏她。以此，足見是個強有力的婦人，既不信天，又不怕鬼，只是夢夢的相信那等預言，那等夢話，那等不經之談。至於她悲劇的才能，縱然從一個佝僂矮小的人學了許多工課，並且終日在她家裏把些有彈力的球放在口裏，我却敢說沒有一個戲園願意她。照實說，只能算作在歸隱生活中的一個自矜自伐的女戲子。

『何以我竟墜入了這個造物的深淵裏，我平日最愛的只是良善，只是單純，我真不解何以致此，我可憐的傑克；但我敢向你發誓說我原本躲避過她的，而如今却結果了，結果了，結果了……你知不知道我是如何的憤怒並且她是如何的作弄我呀！……我將我的歷史通告訴了她，並向她談及你，談及我們的母親，談及黑眼睛。我現在對你說起來，簡直要慚愧死了……我把我的心全給了她，把我的生命全付了她；但她的生命却仍在她身上，從未打算交付給我。我不知道她是甚麼人，我不知道她是從何處來的。有一天我會問她結過婚不會，

她只是笑了笑。你曉得的在她唇上的那點小傷痕，就是在她家鄉，鬼壩那地方所受的一個刀傷。我很想知道誰人使她如此。她也很簡單的答應我：「一個名叫巴舍哥的西班牙人。」此外便無一句話了。這是不是一個蠢東西呢？我知道他是誰，這個巴舍哥……一個刀傷，自不是天然成就的，噫！但是你看……那般藝術家還繞圍着她給她一個外國婦人的別號，她也就受之不疑……哦！這般藝術家，我親愛的，我極恨他們。你可曉得這般人，只靠着那些雕刻畫來生活，他們以為世界上只有這些東西。他們常向你談論形體，直線，顏色，希臘藝術，巴爾得龍，兩面圖，乳頭狀等。他們觀察你的鼻子，觀察你的手臂，觀察你的臉頰。他們搜尋你有沒有一個標本的資格，有沒有形式，有沒有品格；便因而在我們胸中建設起我們的愛情，我們的涕淚，我們的忿怒，他們把你當一隻死鹿似的挂在心上。我哩，這般人皆覺得我的面貌漂亮而我的詩却一點沒有。他們極其獎勵我，罷了！

「我們生關係之初，這婦人以為是捉住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小人兒，一個屋頂的大詩人；——她會拿她的屋頂來囉唆過我的——繼而，經她的黨羽向她證明我只是一個糊塗蟲時，她

便只因我漂亮的面貌來看待我了。這種漂亮，應該告訴你，也是因人而變的。她畫師中的一個，看我是個意大利標本，以爲我可以做一個意大利的音樂師；又一個，以爲是個阿爾及爾賣紫羅蘭的販子；又有一個……我知道甚麼常常的，我在她家時，因爲要討她的歡喜，終日我肩頭上俱搭着一片繡巾，改了裝在她客廳內，傍着那白鸚鵡。我們如此有幸福的過着，我扮做一個土耳其人，在她長椅的這一端，抽着長烟管，她哩，便在長椅的那一端，拿起她那有彈力的球放入口裏來詠誦着，有時因爲同我談話始間斷一會兒：『你那何等漂亮的面貌，我親愛的達利堂！』我扮土耳其人時，她便叫我做達利堂；我扮意大利人時，便叫我做達利葉羅；從來不叫我做達利的……實則我尙不勝榮幸的想着將來圖畫展覽會中兩幅畫：大家定可在那說明書上看見：『旖爾馬波海爾夫人的青年意大利樂師』、『旖爾馬波海爾夫人的青年埃及鄉人』便是我了……何等可恥呀！

『我且休息一會，傑克。我去將窗子打開，飲一點夜氣。我煩悶已極……我看不見了。』

『十一點鐘。』

「空氣使我好了一點。讓那窗子開着，我方能繼續給你寫。天正落雨，天色很黑，鐘聲響了。這房間何等的淒涼呀！……親愛的小房間！我從前多麼愛你；現在我却討厭這地方了。這由於她使我討厭他的；她屢屢到此地來。你自懂得，在這房間裏，她把我置之手下是最方便的。哦！這已不是作工的房子了……」

「無論我在家作不作事，她隨時便走了來並且到處翻檢。有一晚，我正碰見她在我一個抽屜裏亂翻，我關在那里的，都是世界上我所最尊重的東西：我們母親的信，你的信，黑眼睛的信，這些信俱裝在一個鍍金的匣子內，這匣子你認識的。我進門時，詹爾馬海波爾正拿着這匣子要開。此刻我只有跳上前去按住她手的時候。」

「我帶怒向她吼說：『你在這里幹甚麼？』」

「她便做出她那演悲劇的樣子。」

「我是尊重你母親的信的；但須拿來給我，我喜歡他……把匣子還我罷。」

「你要打算做甚麼？」

「讀讀這些信的內容……」

「我便對她說：『不行，我一點尙不知道你的生活，你倒把我的全曉得了。』」

「噶！達利堂！——這是打土耳其人的一天——噶！達利堂！你能够詰責我這事嗎？你高興時不就到我家來嗎？凡是到我家裏來的人都不認識你嗎……」

「說着，她聲音越發溫柔了，又強勉來取我的匣子。」

「我便向她說：『也罷！既然如此，我就允許你打開；可是有個條件……』」

「甚麼呢？」

「『你告訴我每天早晨八點到十點的時候往那裏去來。』」

「她臉色猛的就變了，並且瞪目瞪着我……我是從未向她說過這事的。然而我想曉得的並不算奢望。每天早晨這種秘密的出入委實令我挂念，令我挂念的，一如那傷痕，那巴舍哥，凡是這種奇怪生活的舉動等。我本打算要弄清楚的，但同時我又害怕知道。我覺得這上面定有幾樁秘密的醜事，要迫着我躲避的……然而這一天我竟敢問她，你已經看見了。這

事很使她吃了一驚。她猶豫了一會，遂啞着聲音強勉向我說：「把那匣子給我，你便甚麼都曉得了。」

「於是我把匣子給了她；傑克，這是不是一件羞人的事？她歡喜得戰慄着將匣子打開，並把所有的信都讀了，——有二十封——緩緩的，細聲的，一行也沒有跳過。這種又新鮮又真靜的愛情史，對於她顯然是很有趣的。我本來已經告訴過她，不過撒了一點謊，對她說的這位黑眼睛是一位最高貴人家的年輕姑娘，因她父母不允許她嫁給這個小平民達利愛酒特；你極清楚這都是我那可笑的虛榮心。」

「有時她又打斷她的誦讀來說：『哎！這確是可愛！』或是說：『哦！哦！貴家女郎……』」跟着，她一面讀，一面就拿到蠟燭上，帶起一種惡笑看着拿來燒了。我哩，就讓她做去；我只想要曉得每天早晨八點到十點她究往那里去……

「然而，在這些信中，有一封是在比野羅特商店用箋上寫的，這紙的題額上畫着三個綠色小盤子，並且題着：『磁器同玻璃器，比野羅特，拉魯埃特承繼者……』可憐的黑眼睛呀！

自然那一天是在店內急須給我寫信，隨手便用了這張印箋……你想，這悲劇家可像發明
了甚麼了！因為直至此刻她尙當真相信我所說的那貴女的歷史以及她貴人的雙親；但她
一得了這封信，便甚麼都明白了，遂大笑了起來：

「看呀：這個青年的貴家女公子，這個郊野貴人的珍寶……她叫做比野羅特並且是在
鮭魚街上賣磁器的……哈！我現在懂得了你爲甚麼不願把這匣子給我的原故。」於是她
笑了，她笑了起來……

「我親愛的，我那時不知成了甚麼樣子，又羞，又怒，又瘋狂……我已不覺得甚麼了。遂對
她撲去要搶奪那些信。她害怕起來，便向後退了一步，然而被她那長衣困着，便帶起呼號跌
了下去。她那駭人的女黑人在間壁房裏聽見了立刻就奔了來，又是赤裸裸的，又黑，又醜怪，
又散着頭髮。我本想禁止她進來，但是只被她那又粗又滑的手一掌，直把我攘到牆上，並且
就在她女主人同我的中間站住。

「那一個哩，此刻已立了起來，做得很戰慄的哭着。一面哭一面又繼續着來翻檢那匣子：

「她向她女黑人說：『你不曉得，你不曉得他爲甚麼來打我嗎？……因爲我發現了他的貴家女郎並不高貴却是在一處過道上賣盤子的……』」

「那老女子遂用着判決的口氣說：『凡帶着刺馬距的，都不是馬販子。』」

「那悲劇家說：『噫，看呀，看他那女夥計給他的愛情證據……四根後頸的長毛，一把值一個蘇的紫羅蘭……把燈拿過來，白鷓鴣。』」

「女黑人遂將她的燈拿了過去；那頭髮同花朵遂爆裂的燒着了。我讓她做去；我已倒在地上。」

「悲劇家又接着打開了一個綢紙包：『哦！這是甚麼……一枚牙齒嗎？不是的是糖做的樣子……我的天，是了，這是一個作比喻的糖……一顆糖做的小心。』」

「唉！有一天，在蒲萊聖日耳歪節場上，黑眼睛買了這顆糖做的小心給我，並對我說：『我把我的心給了你。』」

「那女黑人拿起垂涎的眼睛望着。」

「她女主人遂對她說：『你愛這糖呀！鷓鴣……也好就嚼了罷……』」

「於是如像喂狗似的便拿來丟在她口裏……或者這是可笑的事；但我一聽見那糖在女黑人牙床上碎磨的聲音，我從頭至腳的戰慄起來。彷彿黑眼睛那顆清潔的心真個被那怪物的黑牙齒很快樂的嚼吞了一樣。

「你或者以為，我可憐的傑克，在這樁事後我們中間便甚麼都完結了嗎？好啊！我親愛的，如其到這事的第二天，你走入旖爾馬海波爾的家去，你便看見她正同着她那佻倻的人在溫習黑爾來約倫的脚本，（譯者註：黑爾來約倫是法國十七世紀大悲劇家哈西倫所作昂得羅馬格一劇中的女子的名字。）你便看見一個年輕的土耳其人蹲在那白鸚鵡旁邊的屋角簾子上，拿了一根比他長三倍的大烟管……你那何等漂亮的面貌，我的達利堂！

「但是，至少你也要說，你既受了這番恥辱，你定然知道了你想知道的每早八點至十點她所幹的那事了？不錯，傑克，我已經曉得了，但是便在今晨，還跟有一齣可怕的戲哩——可算是最後的戲了！——我即刻就告訴你……可是許……有一個人上樓來了……難道是她，她

又來虐待我嗎？……雖是事已過去，她却是很可能的。等一等！……我去將門關鎖了……她
便不能進來，你不要怕……

『不應該要她進來的。』

『半夜。』

『不是她；是她的女黑人，這也一樣使我吃驚；我還未聽見她的車子回來……白鷓鴣來
睡了，透過壁子，我正聽見那瓶子斟酒的聲音以及那駭人的老調……多羅果多低妮……
現在她打起鼾聲來了；就是大家所說的一個大鐘的擺。』

『且看我們悲愁的愛情是怎樣的結果。』

『差不多有三個禮拜，那侑僕人，就是教她演戲的，說她對於悲劇的工夫已經成熟，他打
算使她扮演一次，一如別的學生們一樣。』

『於是我的悲劇家便不勝歡喜……既然手下沒有戲園，遂由一位先生効力把客廳改
成一個戲臺模樣，並且凡巴黎戲園的經理處都送了請帖去……至於開演的劇本，大家商

量了好久，決定演阿打里……（譯者註：阿打里是哈西倫著名的悲劇，共五幕是韻文體的。）所有戲園上的情節，那佝僂人的學生都很熟悉的。實演起來，並無須再管步法只須彼此合一合手而且複習一下就得了。阿打里就要開演了……因為旖爾馬海波爾既是不怕煩擾的大方太太，所以複習便在她家裏做起來。每天，這佝僂人便將他學生們引來，四五个又瘦削又端正的大女郎，穿着值十三個半佛郎的法國羊毛線的衣裳，以及三四個窮鬼似的少年，穿着黑紙般的衣服，頂着水鬼般頭髮……除了八點至十點外，終日都在複習，因為，縱然是預備要演戲，但那秘密的出入却沒中止過。旖爾馬，佝僂人，一般學生，衆人都瘋狂的用起来。白鸚鵡有兩天俱忘記喂了。至於年輕的達利堂，也沒人管他了……總之，一切都進行得不壞；布景也預備好了，戲臺也建設起了，戲裝也借來了，請帖也發出了。但是在開演前的三四天，那年輕的愛里亞敢——一個十歲的小女兒，佝僂人的姪女——却病了……怎樣做呢？那里去尋找一個愛里亞敢，那里去尋找一個孩子在三天內就能學會這角色……衆人都狠狠起來。忽然旖爾馬海波爾便向我走來說：「果然，達利堂，你願不願來充這一角？」

「我嗎，你說笑話了……在我這年齡上……」

「別人斷不會說這是一個成人的男子的……實則，我的小人兒，你只像十五歲的樣子在戲中，穿了戲衣，掩了真面，顯得你不過十二歲……況且，你那漂亮的面貌與這一角又十分相宜。」

「我親愛的朋友，我爭不過了。只好隨着她的意思做去，同平常一樣。我真忿怒……」

「戲是扮演了……哈！我雖是給你開心似的談起那天來，其實我並沒有歡笑的心……大家原只計算着啟納士同法蘭西戲園的經理的；但這般先生都因別的事牽住了，我們也還得意有了一位鄉下的經理，倒是終了局方走。總而言之，這個私家演劇很是不透澈……旖爾馬波海爾雖博得了許多的采……我却覺得這個阿打里德舉巴是裝扮得太過了，她很缺乏表現，並且說起法國話來就如一個……西班牙的秀眼鳥一樣；可是，罷！她那般藝術朋友却都見不到此哩。因為劇裝是合宜的，髮髻是細膩的，頸項是繫着珠寶的……應有盡有。至於我哩，那漂亮的面貌也令我得了一個好成功，不過却不如白鷓鴣扮啞乳母的面

貌好。那是真正的女黑人的面貌，自比我的更漂亮。所以到第五幕上，她便把白鸚鵡放在拳頭上走了出去，——她的土耳其人，她的女黑人，她的白鸚鵡，那悲劇家很喜歡把我們一齊放在戲裏的，——並拿起一種驚懼的神情，把一雙又白又大的眼睛，很野蠻的轉動起來，於是全廳之內都迸發了一種強烈的采聲。阿打里便喜逐顏開的說道：『何等的成功呀！』

『傑克！……傑克！……我現在聽見她的車子進門了。啊！可悲的婦人！這樣晚的從何處回來？她已把我們可驚的早晨忘記了；但我還戰慄未已哩！』

『門是關了……祇須她不要上來！你看，這實在可怕，恨煞做了一個婦人的鄰居！』

『一點鐘。』

『我剛才給你談的那戲劇，直演了三天。』

『三天之內，她都是快活的，溫柔的，親熱的，迷人的，不會打過她女黑人一次。有好幾回，我會向我問你的消息，問你是否還在咳嗽；然而，上帝知道她並不愛你……不過我總應該生

點疑心。

「今晨，九點鐘正響時，她忽然走入我的房間，九點鐘啊……在這時候我從未看見過她的！……她走到我身畔笑着向我道：『九點鐘！』」

「跟着，她猛然就變做很莊嚴的模樣：

「她向我說：『我的朋友，我曾欺騙了你。當我們相逢的時候，我並不是一個人。及至你入了我的家門，在我生活中正有一個男子哩；靠着這男子我方得了我的榮華，得了我的安閒，得了我一切有的東西。』」

「傑克，我本已向你說得清楚，在這秘密的中間是有一些醜事的。

「——……自從我認識你的這一天起，那關係就令我好生厭惡……我之所以不向你說，因我知道你必不允許把我分給另外一個人的。如其把那關係斷絕了，勢必就要將這種懶惰奢華的境况拋棄了才可，我又是賴此以生的，這麼一來便損失太大了……但現在我已不能夠這樣生活了……這欺詐的生活實在把我累了，每天這樣的鬼祟行為直要把我弄成瘋子……所以我自承之後若你還願意我呢，我便是你的人，我現在已準備一切

拋棄，只同你在一處生活，你願意往何處去……」

「末後這幾個『你願意往何處去』的字，說得很低聲，十分的挨着我，幾乎觸着我的嘴唇，特爲要令我心醉的……」

「然而我究竟還有勇氣來回答她，乃至很冷靜的，說我是窮人，說我不能謀我的生活，並且說我不能叫我哥哥傑克來供養她。」

「在這答語上，她遂拿着一種得勝的神情擡起頭來：

「『好啊！若果我爲我們兩人尋得了一個好方法，並且又確實可以謀我們的生活不必分離，你却以爲怎麼？』」

「說到此處，她便從衣袋裏取出了一張印花紙的草書，並且向我念了起來……這是一張爲我們兩人同一個巴黎近郊戲園訂的契約；她哩，是一百佛郎一月的價值；我哩，是五十佛郎。一切都預備妥當；我們只待簽一個字就得了。」

「我很驚異的看着她。我覺得她是要將我拖入一個洞裏去了，並且我很害怕一會兒便

沒有很強的力量去抵抗她……那草約剛一讀完，並不讓給我回答的時間，她便很熱烈的說起那戲園職業的光輝，和那高尚生活的光輝，我們到了那里，又自由，又高傲，又離遠了衆人，完全生活在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愛情中。

『她說得太利害；這簡直是一樁過惡。我幸而還有回想的時間，幸而還將我傑克母親記在心上，所以待她那曼聲一畢，我便很冷靜的向她說：「我不願做戲子……」』

『無疑的她自不能放鬆了這個擄獲的東西，所以她又開始她那美妙的曼聲來。

『危險極了……對於她所有給我說的話上，我只是答應一句：「我不願做戲子……」』
『她漸漸就忍耐不住了。』

『她變着臉色向我說：「那嗎，你寧可要我回到那邊，八點到十點，並且寧可凡事如常了……」』

『這麼一來，我便答應得稍爲溫和一點：「我並無所謂寧可……我只是很尊敬你安心去謀你的生活，不再依賴那位八點到十點的先生的供給……我只是向你說至少我總不

她也不高興你了……然而，你們彼此必然相得的，你們……兩個便在鮭魚街上去賣盤子來謀生。這自比做戲子的事情好多了……

『她說個不停，又氣逼了咽喉。你從未看見她有如此瘋狂的。我却一言不發的瞅着她。等她說畢了，我便走到她身邊，——我通身都戰慄起來了——並且極沈靜的向她說：「我不願做戲子。」』

『說了這句話，我就對着門走去，把門打開向她指着。

『她冷笑着說：「我走……哦！還早哩……我還得長長的向你說哩。」』

『這一來，我便忍不住了。一股血液直昇上我的臉來，便隨手抓了一根鐵火橋向她奔去……我可以回答你，她早逃跑了……我親愛的，到此時，我方曉得了那西班牙人巴舍哥。

『她走後，我便取了我的帽子下樓。直跑了一天，偏偏倒倒，彷彿一個醉人似的……哈！如其你在此地……一會我便想着到比野羅特家去，想着去自投於他的脚下，想着去要求黑眼睛的恩惠。我一直走到店門外，但我却不敢進去……你瞧我不來此地已兩個月了。人家

寫信給我，却置之不答。人家走來看我，却藏匿不見。人家怎麼能寬恕我呢？……比野羅特正坐在他的櫃臺上。神情很愁苦的……我只對玻璃站着望了他一會；接着我就哭着逃走了。

「夜色來了，我已回了家。對着窗子哭了好久；末後，才動手給你寫信。我給你如此的寫了一夜。彷彿你就在此地，彷彿我正和你春談話，這麼才使我好了一點。」

「甚麼怪物般的婦人！她竟將我決定了！竟以為我便是她的玩物，是她的東西了！……你懂嗎？竟要引我到近郊去演戲了！……指導我，傑克，我很是厭倦，很是難受……她給了我多少痛苦，你瞧呀！我不能再相信我，我很懷疑，很生畏的。應該做甚麼呢？……作工嗎？……唉呀！她有道理，我並不是詩人，我的書簡直賣不出去……並且還須付帳，你怎樣做呢？……」

「終我一生都是糟的……我更無所見，也更無所知了。前途黑暗……只有一些定命的名字。她的名字叫做騰爾馬波海爾。波海爾這個字，在我們那地方意思即是削子手……騰爾馬削子手！……這方是她頂好的名字！……我打算搬家。這房間太令我生恨……而且，我

便在樓梯中碰見了她……姑如此說，也必很鎮靜的，如其他又上樓來了……但她不會再

上來的。她已忘記了我。藝術家都在那里安慰她的……

『哈！我的上帝！我聽見甚麼了？……傑克哥哥，是她。我給你說是她。她到這里來了；我認識她的脚步聲……她已在那里，很近的。我聽見了她的喘息……她的眼睛正靠緊穿領孔中看我，焚燒起我來了，我……』

這信並不會寄出。

(十二) 多羅果多低妮

我已走到我歷史中最黑暗的幾張紙，已走到那又窮困又可恥的光陰中來了，達利愛酒！這時候正傍着這婦人生活，已在巴黎近郊去演戲了。好奇怪的專啊！我這時的生活，又不常，又喧鬧，又昏亂，遺留給我的與其說是絕念無審說是良心的責備。

凡我所能記憶的很是錯亂，我一點清理不出一點……

但是，請等一等！……我現在只一閉着眼睛，彷彿兩三次都被那奇怪而幽怨的尾聲：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震驚起來，終夜，如同受了魔術似的，我那睡着的記憶也醒覺了，已

死的時間也從他的墳墓中走了出來，於是我看見了小物件，那時他正在孟特巴那士大街一幢又新又大的房子中，處於旖爾馬波海爾與白鷗之間，前一個正在溫習她的脚本，後一個正不斷的唱着：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

呵！可怕的房子！現在我看見他了，我看見他！一百個寶子，看見他綠色粘平的橋樑，看見他廣大的日來水管，看見他編着號數的房間，看見他白色的走廊，聞着一股新油漆的氣味……雖是很新，但業已醜陋了！……其中有一百零八個房間；每一個房間就是一個家庭。但是甚麼家庭！……終日只是一些戲景，呼號，吵鬧，殺戮；夜裏，又是孩子們的啼哭，赤腳在地上走的聲音，接着便是搖籃沈重而晝一的動搖聲。有時，變換一下，即是警察的拜訪。

就在這裏，就在這七層高樓有陳設的洞穴中，旖爾馬波海爾同小物件便來借以庇蔭他們的愛情……愁慘的居室是屬於一個主人的！……他們所以要選取這房子，因為離他們的戲園很近；而且住新房子，他們便出不了許多錢。四十佛郎——這是住新房子的價值——他們便在二層樓上佃得了兩間房子和一段臨街遊欄，這是一幢屋子裏最體面的居室……

他們每晚總是半夜戲畢了才回來。

一回來，他們便在桌子上尋得一點冷肉以及那女黑人白鷓鴣，因為她還等候着的……旖爾馬波海爾只剩下了白鷓鴣，那位八點至十點的先生已把她的車夫，她的傢具，她的食器，她的車子都奪回去了。旖爾馬波海爾便只剩下她的女黑人，她的白鸚鵡，幾件珠寶以及她所有的衣服。這些衣服，不消說，是除了演戲外便不用的，那鑲皮和花緞的長裙是再不用來掃外面的街道了……只是這些衣服便占了一間房子。一齊懸在那鋼衣架的周圍，他那那絲織的大褶子和那耀目的顏色在那褪紅的玻窗和陳舊的傢具中出奇的不調和。女黑人便宿在這間房裏。

他們的居室非常的愁慘非常的窄逼，他們從不會走出去。戲園以外的光陰，都在他們家裏用來念脚本過去了，這樁事，我敢向你們發誓說，直是一樁可怕的喧譁。從房子的這端直到那端總聽見他們那演戲的吼聲：『我的女兒，還給我，我的女兒！——到這里來，喀士巴爾！——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可憐呀！』在這上面，又加上白鸚鵡動人的呼聲，以及白鷓鴣尖銳的

聲音不斷的唱着：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

蘇爾馬波海爾很高興。這生活很令她歡喜；很開心的來經營着這等窮藝術家的家政。她常說：『我一點不焦慮。』她焦慮甚麼？假使有一天這窮困把她弄疲了，假使有一天她厭煩吃喝人家從小酒館給她買上來的立突瓶子裝的酒棕色醬油調和的不可口的菜，假使有一天她竟從這里將那近郊戲園的演戲藝術學到了，只到了這一天，她自會知道去恢復她從前那種生活。所有她失去的，她只須伸起一根指頭就取回來了。

這種無後慮的思想給了她許多勇氣，所以她方說：『我一點不焦慮。』她哩，倒一點不焦慮；但是他呢？……

他們最初扮演的是「漁人喀士巴爾都」是一齣最好的馬口鐵商歌劇。她得了許多的采聲，但決非由於她的才能，——聲音又壞，舉止又可笑——只由於她那雪白的手臂，由於她那鑲皮的袍子。因為那里的坐客都很難看見這種耀眼的肌膚以及這種四個佛郎一碼的美麗袍子。在劇場裏大家都說：『這是一位公爵夫人！』所以那般最容易觸癢的人便拚命的

喝起來。

第 二 部

他却沒有一樣的成功。大家覺得他太小了；並且他又害怕，又害羞。說話的聲音非常之低，好像在做懺悔似的。大家都向他吼道：『高聲！高聲！』但是他的咽喉總是緊逼的，那些話句總是擠逼出來的！他被人家打起哨子來了……有甚麼辦法！騎爾馬說得好，職業是不在這里的。總之，既是庸劣的詩人，便沒有做名戲子的道理。

最能安慰他的言語，便是她常向他說的：『他們都不懂得漂亮面貌；』然而對於這漂亮的面貌，經理却不能自誤了。在狂亂的兩場戲後，便將他叫至辦公室向他說：『我的小人兒，這固不是你的事。我們彼此都弄錯了。我們試來演一回頑笑戲，我相信在喜劇中你一定做得很好。』於是從次日起，便試着來演頑笑戲。他專演最前幾幕的喜劇，扮做吝嗇的小丑，人家把檸檬水給他嘗香檳酒喝，又捧着肚子在戲臺上跑，有時又扮作戴紅色假髮的矮人，哭得同小牛一樣『哼！……哼！……哼！……』有時又扮做鄉間的愛情者溜着他那愚鈍的眼睛說道：『姑娘，我很愛你！……啊呀！真個的，我非常愛你！』（譯者註：這幾句話原文全拚成訛）

音，形容鄉下人口齒不清的樣子，直譯出來，實覺沒味，故改用意譯。）

他扮演的丑角，扮演的怯懦者，都很醜，都很可發笑，所以我只好從實說他做得不壞。這不幸的人也有了成功了；他可以使人發笑！

你們且來解釋一下這椿事。即是正當小物件在戲臺上，裝扮起了，塗着白粉，披着繡巾的時候，忽然想着了傑克同黑眼睛，即是正抹着一個花面，正裝着一個愚人的時候，忽然那般親愛人的幻象，都是他不顧廉恥背叛了的，忽在他跟前呈現出來。

猛的他便噓着聲音說道：『唉呀！真個的，我非常愛你！……』於是，這不幸的小物件方如夢初醒，從天上跌了下來，睜着他大而驚駭的眼睛四周一看，原來他正沈淪在一場非常自然非常可笑的擾亂中，全場的人都帶着大笑出去。在戲園的隱語中，這就叫做成功。無意識的他竟得着了一種成功。

這一團人本是遊行在幾縣中演戲的，他們此時又不在此地演了。這是一個無定處的團體，有時在格羅乃爾，有時在孟特巴那士，有時在色維爾，有時在蘇烏，有時在聖克羅。從此到

彼，大家都是擁擠在戲園的大馬車中，一輛裝咖啡牛奶的大馬車，由一匹害癆病的馬拖着。在路上，大家都唱着歌，頑着紙牌。因為他們尚不熟悉各人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便坐在車的深處各去溫習他們的小冊子。這便是他的地位。

他在這團人中總是沈默寡言而且很憂愁的，一任他身旁怎樣的吵鬧，他總是閉着耳朵不聽。他墮落得已如此其低的了，而那一般遊方戲子還不及他。他很恥於去尋找這樣的同伴。那般婦人們，不過一些自負的，色衰的，塗脂抹粉的，裝模做樣的，威重難犯的老女人。男子們哩，又是一般無理想不識字的俗人，多是那般炒洋芋賣的小販和翦髮匠的兒子，來做戲子不過爲的遊蕩，懶惰，以及對於裝飾和戲衣的愛情，因而才自呈於那塗了顏色的舞台上，來披蘇娃羅夫的外套，來穿羅維納士的障壁，常常只用心在他們的修飾上，把他們的薪俸都花費來捲了頭髮，所以當他們費了五點鐘，用了兩碼漆紙來做了一雙路易十五時式的短靴，便拿起一種很自信的樣子來向你說：『今天，我作了許多的工了。』……的確確，如今擱淺在這個四輪車裏，便是那比野羅特音樂廳中嘲笑的惡報。

因爲他那惡劣的樣子以及他那沈寂的驕矜，所以他的那般同伴都不喜歡他。大家說：「這是一個陰險小人。」旖爾馬哩，却很能博得衆人的歡心。她高踞在大馬車的頂上，彷彿一位走佳運的公主似的，露出美麗的牙齒笑着，把腦袋仰在後面，顯出她細膩的頸項來，同一般人都爾汝相呼的，叫男子們做『老朋友』，叫婦人們做『我的小人兒』，故意逗得衆人都說她：『這簡直是一個良善的女郎。』一個良善的女郎，何等可恥！……

便如此走着，笑着，粗俗的笑話說得好好生有趣的，一直來到演戲的地方。戲一演畢，大家馬上便脫了戲裝，並且很快又跳上車子回巴黎去。天氣總是很黑了。彼此低聲的談着，並且在暗地裏彼此用着膝頭來相尋。有時，又隱隱的笑着……一到了買倫近郊的稅關地方，大馬車便停了，所有的人都下來了，並且大家結成了羣把旖爾馬波海爾一直送到那大陋室的門前，這時候，白鷓鴣已是半醉，還淒然的唱着：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在等候他們哩。

但看他們兩人彼此的摸樣，人家一定相信他們很相愛了。却不然！他們並不相愛。他們只

知道相畏。他曉得她是一個撒謊的，冷酷的，沒心肝的。她也曉得他是一個無能力的，懦弱的，懶惰的。她自言自語：『總有一早晨，他的哥哥定要走來將他從我這里搶去，仍舊送還給那賣磁器女人那里去的。』他也自言自語道：『總有一天，她討厭了這等生活，必仍去同那八點至十點的先生雙飛並宿的，於是我哩，便獨自留在這污泥中了。』這種無盡期的恐怖便使得他們那最清明的愛情完全失却了。他們只管不相愛，然而他們又只管相嫉。

這不是奇怪的事？又沒有愛情，却又能够嫉妒！事情便如此的……每當她親熱熱向着戲園中一個人談話時，他的臉色一定要變。每當他接到一封信時，她一定要奪了去拿着打戟的手把他折開……永遠都是傑克的一封信。她笑着一直讀到末尾，順手便丟在一件傢具上，輕蔑不屑的說道：『永遠是一樣的話。』唉！不錯！永遠是一樣的話，即是那忠實，寬厚，克欲等一類的話，就因為這些所以她很憎惡那哥哥的。

正直的傑克並不疑心，他哩。他一點不疑心的。人家寫給他的信無非是說很好，無非是說「牧歌的喜劇」已賣去了四分之三，無非是說定期債券已經將書店裏的錢撥付清楚了。

他自然仍照舊的誠信和良善，所以仍繼續着每月寄一百佛郎到波納巴爾特街，總是白鷓鴣去收取。

連着傑克的一百佛郎以及戲園的薪俸，他們算來定够生活了，況在這窮人窟中。但他們彼此都不知道用錢的方法，一如人家說的，縱然有了錢，他哩，因為他從來不曾有過錢的；她哩，因為她常常又太有錢了。因此，便隨便浪費！每每從月初的五日起，那錢箱子——是一個大麥草編的黃色的小拖鞋——那錢箱子便空了。第一是那白鸚鵡，只這一件東西，就抵得一個大人的用費。其次還有白顏色，香黛，脂粉，安眠藥，撲粉的東西，戲上彩畫的裝束等等。而且戲冊子太舊了，太無色彩了；夫人要換新的。又還要買許多花來供奉她。覺得用餐時總比看着空花園的要好些。

兩個月，這家庭就負了許多的債。房帳，酒館的帳，戲園看門人的帳，都不少。時時，總有一位不耐煩的債主跑來鬧。一早晨，到了這些日子，簡直失望已極，於是便跑到「牧歌的喜劇」的印刷人那里，在傑克的名下借了幾個魯意。那印刷人因為有那著名的憶舊錄第二卷在

手上，而且曉得傑克仍舊在做哈格威爾先生的書記，所以竟毫不遲疑的打開了錢包。一個魯意一個魯意的，竟已借到四百佛郎，加上「牧歌的喜劇」的債券九百佛郎，算是累到傑克身上的是一千三百佛郎的重債。

可憐的傑克母親！等他回來時將多麼的不幸！達利是失了踪，黑眼睛是傷心極了，不曾賣出一本書轉累了一千三百佛郎的債。他怎樣自拔呢？……那女人很少挂慮，但是他哩，小物件，這種思想並不會撇下去過。這簡直是一種附身的鬼魅，一種永存的恨事。他只好尋找一些紛心的事來自遣，作起工來猶如一個囚徒似的（但是作的甚麼工呀，公道的上帝！）去學習一些新談諧，站在鏡子跟前去研究一些新鬼臉，但常常的在鏡中看見的總不是自家，却是傑克的面目；便是在脚本的字裏行間，所見的也不是郎谷呂莫，也不是若西亞，也不是別的頑笑戲中的人物，他只看見傑克的名字；傑克，傑克，隨時都是傑克！

每天早晨，他總得帶着驚恐把日曆看一看，計算那債券到期的日子還有多久，他一定要鏖戰着說道：『只有一月了……只有三禮拜了！』他很清楚那第一次期券的時候一到，他

哥哥的犧牲便從這一天開始。乃至在睡眠中這思想也隨着他的。往往突然的驚了醒來，心裏是逼緊了，臉上是眼淚縱橫，剛才看見的一個奇離可怕的夢境還是夾七夾八的記得起來。

這夢，當是一樣的，差不多每夜都有。即是在一間不認識的房間裏，內中有一個挂有老鎖的大衣櫥。傑克正攤在一張安樂椅上，慘白的臉色，白得極其可怕；他像是就要死了。加密麗比野羅特也在那里，站在衣櫥跟前，正要打開衣櫥尋找一張殮尸布。只是她總不能做到；並且一面把那鑰匙在鎖孔的四周瞎探，一面便聽見她帶着一種憂傷的聲音說道：『我不能打開他……我哭得太利害……我已看不見了……』

縱然他打算防範着不再做這個夢，但是這夢境却清清楚楚印在他腦裏。只要他一閉着眼睛，他就看見傑克攤在安樂椅上，而加密麗，盲然的站在衣櫥前面……所有這種良心責備，所有這種震驚景象，一天一天的直將他弄得越發黑暗，越發容易動怒了。那女人在她那面已是不能更忍。況且她似乎覺得他一定要逃走的，——不過不使她知道逃向那里去——這

也是可以激怒她的事。所以隨時都演一種可怕的戲景，隨時都在呼號，隨時都在咒罵，他們相信簡直像在洗衣人的船上一樣。

她說他道：『滾到你比野羅特那里去，她有糖心給你的。』

他哩，也立刻說道：『轉到你巴舍哥那里去，他可以砍裂你的嘴唇。』

她若叫他：『紳士先生！』

他便回她：『女光棍！』

跟着他們都哭了起來，於是便彼此相怨，以便次日又開始。

他們便這樣的生活着，那里算是生活！他只是用鐵鏈鈎住，安心一齊的睡在一個泥溝裏罷了……這簡直是一種污泥的境況，簡直是一種可悲的時間，直到今日，當我低吟那女黑人的尾聲，即是那奇怪而悲傷的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的時候，這些景象像還在我眼前展開着一樣。

(十三) 劫奪

在孟特巴那士戲園的一夜，正九點鐘。小物件把第一齣戲演畢，便轉身上樓到他扮戲房裏去。正上樓時，恰碰着旖爾馬波海爾下樓到戲臺上去。她喜逐顏開的，全身都穿着皮衣和長紗，握着聚頭扇直如色里買倫一樣。（譯者註：色里買倫是莫里野爾所著的寡交者一劇中的一個少年美婦的名字，這名字借用得頗廣，今人往往借以目戲園中的名角。）

行路之間她便向他道：『到戲場裏來，我正動手了……必然是很體面的。』

他急忙就走向扮戲房去，並且很快的解着戲裝。這間扮戲房，他和他兩個同伴合占的，是一間沒有窗子的小房子，天花板很低，全靠一盞煤油燈取光。

小物件到了房內有一會，正動手在脫去那一身的異服，便聽見一個管理戲場佈景機關的人在樓下喚他道：『達利先生！達利先生！』他便走出扮戲房，俯在那梯欄的潮濕木頭上問道：『有甚麼事？』因見沒有人答應，他就走了下去，他是這樣打扮着的，僅僅把臉上的紅色白色抹了一抹，剛穿上衣服，還戴着他那黃色的大假髮，對他眼睛垂着。

一到樓梯下面，忽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一面向後退着，便叫了起來道：『傑克！』

果是傑克……他們一句話沒有彼此看了好一會。末後，傑克便握住他的手，含着眼淚，用着一種甜密的聲音低低說道：『哦！達利！』這已够了。小物件感動得直到了心臟，將四圍看了看，好像一個畏人的孩子，很低聲說了兩句，低得只有他哥哥方能聽得見：『引我離開這裏，傑克。』

傑克便打起戰來；於是拿手挽着他，把他引到門外。一輛馬車正在門前候着；他們便上了車。傑克母親叫道：『夫人街，——巴底泥約爾區！』那車夫拿起一種快活的聲音答道：『就是我住的那區！』於是車子就搖動起來了。

……傑克到巴黎已兩天了。他是由巴勒爾門來的，因為比野羅特的一封信——三個月才傳到他手上一方發覺了。這信既短又無句法，只告訴他達利失了踪。

他一讀了這信，傑克就猜着一切了。他自己說道：『孩子遭人愚弄了……我當然要去的。』於是立刻就去向侯爵請假。

那個忠厚人便跳了起來道：『請假！你瘋了嗎？……我的憶舊錄呢？……』

『只須八天，侯爵先生，來回的時候都有了去救我兄弟的性命。』

『我管你甚麼兄弟……入門時，你不是已曉得了的嗎？你忘記了我們的契約了嗎？』

『不會忘記，候爵先生，但是……』

『不必說你的但是。那你要像別的人了。若你要離開你的職務八天，就再也不用轉來。我請你想想……慎重一點！你就坐在那里想。我即刻便要口述了。』

『通通想過了，候爵先生，我走了罷。』

『那就趕快走。』

說到此處這不顧情理的老頭子便取了他的帽子，到法國領事那里尋找他的新書記去了。

傑克當晚便起了身。

一到巴黎，他就跑到波納巴爾特街。那看門的正在院子裏，跨坐在水管上，抽着烟斗，傑克

便向他叫道：『我兄弟在上而嗎？』這看門的笑了笑道：『他好久就跑了。』

他本不想說到那秘事的，但是一枚值一百個蘇的銀錢便將他牙齒打開了。於是他就談起許久以來那第五層的小人兒同那第一層的太太便失了踪，沒人知道他們藏在甚麼地方，在巴黎的那一處，但可決定他們却在一塊，因為那女黑人白鷓鴣每月都要來看幾次，沒有東西寄他們的。他又說到達利先生，走的時節不但忘記給他告別，並且還欠了最後四個月房錢，不必說別的零星小帳。

傑克道：『好了，以後統要清償的。』於是他一分鐘不耽擱，連揮去衣上旅行塵土的工夫也沒有，便尋他的孩子去了。

起頭他就到印刷人家裏，想着「牧歌的喜劇」的總棧既在那里，達利必然是常去的。

那印刷人一看見進去便對他道：『我正要給你寫信，你知道的那第一次的期券只有四天了。』

傑克毫不關心的道：『我已向那里辭了事了……明天我便往書店裏走一遭。他們有許

多錢應該付我。那銷場很盛的。」

那印刷人大睜起他那雙亞爾薩斯人的藍眼睛道：「怎麼……銷場很盛！誰給你說的？」
傑克遂變了臉色，覺得有了一樁禍事。

那亞爾薩斯人接着說道：「看那屋角上，所有的書都在那里。這就是那『牧歌的喜劇』賣了五個月，只賣出一本。末後，那般書店都厭煩了，便一總送還給我，都堆在那里。自他一印出後，比白紙還不容易賣。簡直不幸；可是印得却好。」

這人的每一句話落在傑克的頭上，直如受了一條包鉛手杖的打擊一樣，但這番話說畢後，又告訴他達利尚在他的名字下，向印刷人借去了四百佛郎。

慈悲的亞爾薩斯人道：「就在前天，他尚差了一個駭人的女黑人來向我要兩個魯意；但我却正當當的拒絕了。第一，因為那烟薰腦袋的秘密使者不能得我的信任；其次，你懂得的，愛洒特先生，我哩，不是有錢的人，已經借了四百佛郎給你的兄弟了。」

傑克母親很興奮的答道：「我知道的，但不必多慮，這錢立刻就還你。」跟着他很快的就

出去了，生恐使人看見他的情緒。一到街上，他迫不得已只好坐在界石上。他的腿不聽他使用了。因為他的孩子逃了，位置失了，印刷人借出去的錢，房子，看門的人，後天的期債券，種種東西都在他腦筋裏沸騰旋轉起來……他猛的便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第一是這些債務太逼人了。』縱然他的兄弟得罪了比野羅特一家人，然而他仍毫不遲疑的走向他們那裏去。

一進了「拉魯埃特老店」的店門，傑克便望見櫃檯後面有一張又黃又腫的肥臉，起初他還不認識；但是店門一響，那肥臉舉了起來，一看見他進去，便發出一聲回響：『如此說來頂好，』有這一聲總不致誤了……可憐的比野羅特！他女兒的憂愁竟把他弄成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比野羅特是何等的開闊，何等的紅潤，現在已不像從前了。五個月來爲他那小人兒所傾的眼淚把他的眼睛也弄紅了，臉頰也弄消瘦了。在他褪了色的嘴唇上，從前隨時帶着的狂笑現在已變做一種森冷的微笑，一種寡婦同被棄的情婦的微笑。

傑克母親硬着聲音道：『是我，比野羅特，我來求你給我幫個大忙。借一千三百佛郎給我。』

比野羅特並不出聲，只打開他銀錢箱，抓出幾個埃舉，跟着又把抽屜關上，靜靜的站了起來道：『我此處却沒有傑克先生。等我一下，我到樓上尋去。』走到門前，他又拿起一種矯情的樣子道：『我不請你上去，這樁事太使她難堪了。』

五分鐘後，這色維倫人便拿着兩張一千佛郎的票子走來，放在他的手上。傑克不願意接收道：『我只需用一千三百佛郎。』但這色維倫人却堅拒不肯收還道：『傑克先生，我請你一併收下罷。我拿着兩千佛郎的數目，即是從前爲買我一個人時，姑娘會借給我的。若你拒絕了，如此說來頂好，我直要恨你至死。』

傑克便不敢再推了；把錢放在衣袋裏，並且把手伸給色維倫人，很簡單的向他道：『請了，比野羅特，謝謝你。』比野羅特便握住他的手。

他們又感動又沉靜，彼此對着面，便如此的停頓了一些時。兩個人都有那達利的名字在嘴邊，因爲一個嬌弱人的原故，却不敢說出來……這父親同這母親彼此明白罷了！……傑克最先警覺，是眼淚將他警覺了；他便趕快走了出去。色維倫人伴着他直至過道上。走到這

里，這可憐的人不能長久的忍着那悲痛，那悲痛已填滿了他的心，於是他使用着一種近前的樣子道：『哈！傑克先生……傑克先生……如此說來頂好……』但他太感動了難於完成他的翻譯，只能連連說道：『如此說來頂好……如此說來頂好……』

啊！是的，如此說來頂好……

別過比野羅特，傑克便轉到印刷人處。縱然亞爾薩斯人的限期未到，只想立刻還與他借給達利的四百佛郎。因為自家免挂慮，所以竟將三張期券的錢通通付清了；事情完畢，方覺得心上大輕，他便自言自語道：『尋找孩子去。』不幸時間把光陰趕走得太快，況且又是旅行的疲勞，又是感觸，又是長久未愈的乾咳，這些直把傑克母親壓住了，他只能回到波納巴爾街來略為休息。

哈！當他走入了那間小房子，還能趁着十月間老太陽的末光，把所有的東西看了一遍，這些東西都對他談起他的孩子來，當其他聽見那聖日耳曼良善的鐘聲，因為濃霧隔着微有一點啞，這傑克母親便非常痛苦起來，真可以說是一個惟一的母親……

他在房裏間踱了兩三遍，一面到處窺探，一面打開了衣櫥，想在失望中尋得一點東西可以察出逃人的踪跡。但是，唉！櫥裏却是空的。整個房間彷彿遭了災害被人棄了的一樣。人不是出走了，是逃走了。只在一隻屋角的地上，有一隻燭檯，在火爐裏一些燒殘的紙中有一個金邊的白木匣。這匣他認得的，是人家用來放黑眼睛的信的。現在，他却在灰中間尋着了。何等的美瀆呀！

他繼續着還在搜尋，就在桌子一隻抽屜裏發見幾張寫滿草字的紙，當他一看見就認得是達利的筆跡。傑克母親便拿近窗子跟前來讀道：『不消說，定是一首詩了。』果然是一首詩，一首抒情的愁詩，他一開始便這樣說：

『傑克，我騙了你，兩個月來我總騙着你在……』就是那封未寄的信；他上面的意思，大家業已知道了。這次，天神才給他作了郵政。

傑克將他從頭讀到尾。當他讀到信中所說孟特巴那上的契約，一個是堅強的提出，一個是固執的拒絕，他便樂得跳了起來。

他叫道：『我知道他在何處了。』於是把信放在衣袋裏，便很安靜的睡下；但是，縱然那疲勞困苦了他，他却睡不着。常常都有這種可惡的咳嗽……到天色微明，一種秋日的微明，又疏懶又森寒的，他便緩緩的起來了。他的計畫已想定了。

把那衣櫥裏的一些爛衣服都收拾在他箱子裏，並不會忘記了那個金邊木匣，向着聖日耳曼的鐘樓道了最後的別，讓那窗子，門，衣櫥，都大開着的走了，因為不使他那佳運在這居室中又留給後來住的人。到了樓下，向房間也告了別，付清楚了未付的房金；不再回答那看門人奸猾的問話，便打哨喚了一輛過路的車來，叫他載至比羅瓦旅館，夫人街，巴底泥約爾區。

這旅館是老比羅瓦的一個兄弟開着的，就是侯爵家做廚子的那個老比羅瓦。他這裏的住客都是付着三月一期的房金，並須有人舉薦來的。所以在這一區，裏這房子很特別的得了一種名譽。住在比羅瓦旅館裏，直是一種豐裕生活和善良性行的保證書。傑克因為得了侯爵家的那位伐特耳的信任，所以才從他那里取了一隻馬爾薩那的酒籃子給他兄弟。（

譯者註：伐特耳是色維捏夫人文中所敘的一個旅館主人的名字；馬爾薩那酒是西班牙名酒。此處意思是指老比羅瓦的舉薦書而言。

這封薦書很是滿意，所以當他小心問詢能否容他進來做一個房客時，那主人便毫不遲疑的把平地一間好房子給了他，有兩堵十字形的窗子正對旅館的花園開着，即是我將來所謂的女修道院了。這花園並不大，只有三四株槐樹，一畦不甚茂盛的綠草，——巴底泥約爾的綠草——一株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一架病葡萄藤同數本新鮮的菊花；畢竟也把房子顯得有生氣，不過因為他的氣候稍冷有點陰鬱有點潮濕罷了。

傑克一分鐘不耽擱便把他的住所收拾起來，釘了一些釘子，拴上他的帷幕，安頓了一具木夾，夾上達利的紙張，又把愛酒特夫人的肖像挂在床上，盡其力量將那傢具傳播出的俗氣驅開；諸事齊備，才急忙用早餐，很早的就出來了。臨走時，便告知比羅瓦先生，這一夜，特別的或者回來晚一點，請在他房間裏預備下一檯絕佳的晚餐，要兩份食具和一點陳酒。那位良善的比羅瓦先生對於這番特別言語，並不嘲笑，並且只臉上紅到耳朵尖，如像一位新任

的司鐸。

他很困難的說道：『只是，我不知道……那旅館的章程是反對的……我們定有戒規是

……』

傑克笑道：『哈！很好，我懂得了……就因為兩份食具把你驚駭了……你請放心，我親愛的比羅瓦先生，這不是一個婦人。』於是他便走了，向着孟特巴那士而來，自己說道：『然而，也是一個婦人，一個無勇概的婦人，一個無理想的孩子，簡直不宜獨處的。』

告訴我，何以我的傑克母親便怎的拿得定到孟特巴那士來尋我。我儘可以將那封未寄的可怕的信寫後，而離開戲園；也儘可以不進戲園去的……好！啊！不能。母親的天性便指示了他。所以他便信得過到那里來尋我，並信得過當夜就可抓住我；只是，他也細細的想了一想：『因為去劫奪他，便應該等到他是一個人的時候，這婦人方不致懷疑。』因此他便不逕直到戲園來探問。凡是戲園裏的人都是饒舌的，只須一句話便可以把她警覺了……他想來最好是去看廣告，一定很快的就可以指示給他。

近郊戲目的廣告是放在本區酒店的門前，一道鐵柵的後面，差不多和亞爾薩斯村子裏婚姻的布告一樣。傑克一讀了便迸出了一種快樂的呼聲。

今夜，孟特巴那士戲園開演「新娘惹倫」五幕的悲劇，由旖爾馬波海爾夫人、德西勒萊屋爾夫人、紀尼夫人等扮演。

稍前一點便是：

「愛情與乾梅子」一幕的頑笑劇，由達利先生、昂多南先生、索翁底倫姑娘等扮演。

他便自己說道：『很順遂。他們不在一本戲劇裏；我一定打中了。』

於是他便走入盧克森堡咖啡店以便等到劫奪的時候到來。

夜色下來了，他便來到戲園。戲已開演了。他便在門前走廊下大脚步的閒踱有一點鐘的光景。

時時那內場的采聲傳出來，彷彿遠處冰雹落地的聲音一樣，這簡直傷了他的心，想着或者就是他的孩子在那里扮鬼臉，所以大家才這樣的喝采……正九點鐘，一陣人羣湧湧的

走入街中。頑笑劇演畢了；這般人臉上都還帶着笑容哩。

他便夾在這羣狂人中間，又等了一會；跟着，休息時間已畢，衆人又進去了，他便向戲園旁邊一條又黑又滑的小路中溜入去——這是藝術家的入口——去請旖爾馬波海爾夫人談話。

人家回答他：『不行，她正在演着戲。』

這直是一個野蠻人用的詭計，傑克母親啊！他便拿起一種最安靜的態度來說道：『既然我不能見旖爾馬波海爾夫人，就請招呼達利先生；他很可以代我說給她的。』

一分鐘後，傑克母親便獲住了他的孩子並且極快的就將他載往巴黎的那一端去了。

(十四) 夢

我們走入比羅瓦旅館房間後，傑克母親便向我道：『你看，達利，這簡是你到巴黎的那夜！』果然，很像那夜，一檯很講究的半夜餐正放在極白的桌布上候着我們；肉餅非常的香，酒哩很有可敬賞的樣子，雪亮的燭光其樂融融的倒映在盃底……然而，然而却不相同！幸福是難於再得的。半夜餐倒是一樣；但缺少我們舊賓客的花，缺少初到的狂熱，缺少作工的計

畫，缺少光榮的夢想，並且缺少那種使人笑使人餓的神聖的信心。沒有一椿，唉！沒有從前半夜餐中的一椿願意到比羅瓦先生家來的。他們永遠留在聖日耳曼鐘樓內了；所以直到最末了，那坦白的心情，那是從前助我們佳會之興的，也說是不再來了。

哦！不呀，却不相同。我很明白的，本應該歡喜，但一經傑克的注視就使得我眼淚同波濤一樣湧上了眼睛。我敢決定在他的心坎上也是很想哭的；但他却有自制的勇氣，並且還用着一種撫慰的樣子向我道：『算了罷！達利，也哭够了一點鐘來你沒有做別的事。（在車子中，當他向我說話時，我倚在他肩膀上沒有停過咽哽。）你瞧這直是一椿奇怪的招待！你但想着我歷史中那些頂壞的日子，那些頑膠罐子以及「傑克，你是一頭驢子」的光陰罷，算了！抹乾你的眼淚，悔過的年輕人，你自家到鏡子前瞧瞧，這倒可以使你笑的。』

我便在鏡子中一看；但是我並不笑。我只是羞……我那黃色假髮平平的膠貼在我額頭上，紅顏色白顏色塗滿了兩頰，上面又是汗又是淚……簡直醜極了！遂用着一種乏味的態度，抓下了我的假髮！但是，剛要丟他時，又回想了一下，遂拿來掛在牆上一個容易看見的地

方。

傑克看着我，很驚訝的：『何以你把他挂在那里，達利？這個壞東西，這個阿巴失戰士的戰利品……』（譯者註：阿巴失是美洲一種紅人獵士的名稱，游行於美國之北及墨西哥之南各處，以長於譎戰著名的。）我們倒有了那波里失乃爾人剝頭皮的樣子了。』

但我却很嚴重的道：『不然！傑克，這不是一件戰利品。是我的良心責備，我可以觸摸可以看見的良心責備，我願常常的在我跟前看見。』

傑克的嘴唇上透現了一點苦笑，但立刻他又做出他快樂的臉色來道：『罷！放下這件事；現在你既把臉洗了，我又重見了你的真面目，我們來用餐罷，我的美麗鬚髮少年，我餓得要死了。』

却不是真的；他並不餓，我也不餓，偉大的上帝啊！我極想做出一個用半夜餐的好模樣，無如所吃的東西都梗住了咽喉，縱然我努力要安靜，但我的眼淚却澆在肉餅上，傑克拿眼角偷看了我一眼，一會之後便向我道：『爲甚麼你哭……？敢是可惜是在這裏嗎……？不願意

我將你劫奪來嗎……」

我威然的回答道：『好一種壞話啊，傑克！但我却給了你的權力儘你說我。』

我們又吃了一些時，或者寧可說是做了一些時。到末了，我們彼此頑的這齣喜劇便不可耐了，傑克推開他的盤子並站了起來道：『一定的這檯半夜餐不能吃了；我們最好還是睡罷……』

在我們家鄉有一句諺語說：『劇痛與睡眠都不是床的伴侶。』我覺得這夜裏却像我的劇痛，便是想着我傑克母親對我所有的善，而我所有報他的無非是惡，把我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相比，我的自私和他的誠懇相比，這個懶孩子的精神和那英雄的心腸相比我更是難堪極了，這英雄的價值只有一種為世界的幸福，為他人的幸福。於是我便自己說道：『現在，我的生命是變了性的。我已失掉了傑克的信心，黑眼睛的愛情，我自己的自重……我將怎樣的變化呢？』

這個可怕的劇痛使我直到早晨都不能睡……傑克也不能睡。我聽見他在枕頭上左右

的翻轉，並且一種乾咳的咳嗽聲，竟撐住了我的眼睛。有一次，我很溫和的問他：『你咳呀！傑克。你得了甚麼病了？』他回答我道：『不要緊的……睡覺……』我懂得了他那態度，他很討厭我却又不表示出來。這思想更加了我的憂愁，於是我便在被單下一個人又哭了起來，越哭越利害，直哭到睡着。雖然那劇痛可以禁止睡眠，但眼淚倒是一種麻醉藥。

當我醒了時，天已大明。傑克已不在我的身畔。我以為他出去了；但是掀開帷子，我便望見他在房間的那端，睡在一張安樂椅上，並且臉色非常的慘白，啊！非常的慘白……我不知道甚麼可怕的思想忽然透入了我的腦筋。我突然向他走去叫道：『傑克！……他睡熟了，我的呼聲竟醒不了他。奇怪的事呀！在睡眠中他那臉上便表現出一種悲傷的苦痛，為我從前未見過的。他那奇瘦的容顏，他那狹長的面孔，他那慘白的臉色，他那病象透明的手，所有這些使我看了都很難堪，但是這種難堪在我心中却已深深感受着了。

然而傑克從不曾有過病的。從前他那眼窩下從不曾有過這半圈青色，從不曾有過這種落肉的面貌……在以前甚麼地方我曾看見過這種模樣的幻象……忽然，就想起我的夢

來。是的！就是這個夢，簡直是我夢中的傑克，臉色慘白，白得可怕，攤在一張安樂椅上，他快要死了……傑克快要死了。達利愛洒特，這就是你把他殺了的……這時那灰色的太陽光線便從窗口上怯生生的走進來，跑得如像四腳蛇一樣來到這青白欲死的臉上……啊，好溫和你臨死了的竟重生了，眼睛眨了幾眨，看見我站在他跟前便拿起一種快樂的笑容向我道：『日安，達利！睡得好嗎？我哩，却咳得利害。我所以要睡在安樂椅上，免得把你攪醒了。』

他只管安安靜靜的向我說，但我覺得我的兩腿還在打戰哩，看見了這種駭人的幻象，只好在我心中暗暗的說道：『不死的上帝，保佑我的傑克母親！』

縱然醒時是怎的憂愁，但這早晨却極快樂。我們回想着許多往事來大笑，及至我穿衣服時，方覺得我穿的是這樣的衣服，一條棉布做的短袴，一件有大襟襟的半臂，原來在劫奪的時候我正穿了一身戲園內的廢衣。

傑克道：『不要緊呀！我親愛的。大家竟想不到這些事。只有那不精細的昂貴人們當他們劫奪一個美女時才想到了環子……畢竟，不必害怕。我們就來使你穿新衣服……這又

像你到巴黎的時候了。」

他特爲把這事說來令我歡喜的，因爲他也和我一樣覺得不其像是同樣的事。

我正直的傑克看見我又像在尋思的臉色，便繼續說道：『算了罷！達利，不要去想已過的事了。你瞧一番新生命正展在我們的跟前；不必內愧，不必懷疑，我們只是勉力的就走進去罷，那生命定不會像從前一樣的來玩弄我們……今後你所計算要做的，兄弟，我並不求你去，我以爲若是你願意動手來做一種新詩，這地方用來作工却是很好的。房間又清靜。花園裏又有唱歌的鳥兒。你就把桌子安在窗子跟前……』

我很激烈的打斷他的話道：『不！傑克，再不做詩了，再不做詩了。這頑意對於你太值價了。我願意的，現在，就是如你一樣，作工，謀我的生活，並且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將家業重興起來。』

於是，他含着笑靜靜的道：『倒是好計畫，藍蝴蝶先生；但不是人家要求你的，並不必關心你的生活，若你答應了……可是，放下好了！我們以後再談這事。現在買你的衣服去……』

我迫不得已，便出去了，披着他的的一件大帳直垂至腳後跟，好像一個遊行的音樂家；只缺少一具風琴。以前幾月，若叫我穿着這種奇裝走上街去，直會將我羞死；但這個時候，我竟被別種羞恥鞭策着了，那般婦人的眼睛也很能夠看見我走過時發笑，却也和穿樹膠鞋時不同了……哦！這不是一樣的事。

傑克母親從舊衣店出來時向我道：『現在你是奉教徒了，我即刻引你回比羅瓦旅館；然後，我再去看一看那鐵器商，就是起身前替他寫帳的那一家，看他還願意給我的工作麼……比野羅特的錢不是用不盡的；理應要想着我們自家的燒牛肉！』

我很想向他說：『好啊！傑克，你只管到你鐵器商人家用罷，我獨自曉得回家去的。』但他必要這樣做，我明白的，還不相信我不走回孟特巴那士去罷了。哈！他能看出我的心來。

……因為要使他安心，我便讓他把我一直引回旅館；但他的腳跟一轉，我仍跑出了街去。我自家也有我的事情待做的……

我回去時已經晚了。在花園的薄霧中，一個黑而且大的影子動搖着在那里閒踱。原來是

我傑克母親。他打着寒戰向我道：『你才回來，我正要去孟特巴那士去了……』

我這很生氣的道：『你太懷疑我了，傑克，這却不公道……我們便常常如此嗎？你便再不能把你的信任給我嗎？我敢給你發誓說，我自我有世界上最親愛的，我不是從你相信的那地方來的，這婦人對於我已死了，我將永遠不再看見她的，你已經把我全體都征服了，憑你的溫柔已將我從那可怕的過去中奪出，只遺給我許多內愧並未遺給我一點可惜……在你的信心上你還應該說甚麼呢？！哈懷惡意的人！我只想把我的心對你剖開來，你便看得見我不會說謊。』

所有他回答我的，我都忘了，只記得在黑影中，他威然高搖起他的頭，好像說：『唉！我將信任你……』然而我向他說的一番話都是真誠的。自然若我獨自一人時，我絕對沒有勇氣離開這婦人，但現在鐵鏈已斷，我已感覺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撫慰了。如像有一般人迫着用煤氣來自殺，但最後有又了悔心，因時間太久，那囚室業已勒緊他的咽喉，並且傳遍了牠全身；忽然一般隣人走來，猛把房門打開，救人的空氣便在房間裏流通起來，於是這般可憐的

自殺者快快活活的呼吸着他，便又有了復活的興趣，決不打算再覓死了。我哩，便是一樣的，在內心悶窒的五個月後，一旦掀起鼻孔呼吸了這種幸福生活又清又強又強又強的空氣，並且裝滿了肺腑，我便敢憑着上帝向你們發誓說我絕不想再去尋死了……這不但傑克不願相信，便世界上所有的惡習也難使他信我的真誠……可憐的少年！我將他弄到這步田地的！

在我們房裏的第一晚，便在火旁邊度過了，一如冬日一樣，因為那房間很陰濕，而圍裏的夜霧又凍徹了我們的骨髓。而且，你們知道的，凡人當悲苦時，看見一點火光總要好一點……傑克已作起工來，正在弄那些數目字。因為他走後，那鐵器商打定主意自己來寫帳，結果弄得出入不清，這樣一篇糊塗帳，現在却須費一個月的大工夫來整理。你們想得到的，在這種整理中我最好是不要求幫助我傑克母親。因為凡是藍蝴蝶都不懂算學，只要對着這種紅螺旋紋而又載滿了奇怪象形字的帳簿過一點鐘，我一準要丟了筆跑的。

傑克哩，把這困難的事却做得甚好。他垂着頭對着好些複雜的數目字，而且那些粗筆畫竟不能使他牛畏。有時，正工作之際，尙回頭對我說幾句話，因為對於我那寂靜的沈思頗有

點挂慮似的：『我們都很好的，可不是你毫不厭倦嗎？』

我並不厭倦，只是看見他那樣作苦却不免很憂愁的，因此我便滿懷愁苦的思想：『何以我竟生在地球上？……我一點不知道用我的手臂……我生活的價值竟不能自去付給。我只知道把世界弄來苦惱，把一般愛我的眼睛弄來哭泣……』一說到此，便想及了黑眼睛，遂令我苦眉愁臉的望着那個金邊匣子，是傑克放在——或者是故意的——那大鐘的頂上的。這匣子引起了我多少事！從他那銅座子的高頂上給我說了多少巧妙的言詞，他向我道：『黑眼睛把她的心給了你，你是怎樣做的？……你竟拿去喂了畜生……使白鷗鴉吃了他。』

於是我，一面還保存着一線希望的萌芽在那靈魂的深處，一面便強勉想到生活，強勉用我的歎息去將我親手殺死的一些舊幸福重煖起來。我尋思：『是白鷗鴉吃了他呀！……是白鷗鴉吃了他呀！』

……這樣慘淡而長的夜晚便在火前度過了，一面做着工，一面妄想着，我們今後所經的新生活便這樣的表現給你們了。逐日都與這一夜相似……所謂妄想，自然不是傑克的事。

那本帳簿要銷磨他十點鐘，他渾身都陷沒在數目字裏去了。我哩，這些時，只是撥撥爐內的火，並且一面撥着火，一面就向那金邊匣子說道：『我們來談談黑眼睛罷！你可願意……？』因爲一和傑克談起這事，就很重要費點思索。或是因爲一種道理，或是因爲別的原故，他總是謹謹慎慎的避開這樁事的談話。乃至對於比野羅特也沒有一句話。一點沒有……因此，我只好借匣子來出氣，於是我們便無止境的談了起來。

在日中，總是一見傑克母親正忙着他的帳簿時，我便像貓兒走路似的去將房門打開，一面說道：『散一回步去，傑克！』一面便輕輕的逃跑了。雖是他從不問我到那里去；但我對於他那不高興的樣子，我却懂得，他滿懷的不寧彷彿說：『你走了嗎？』我懂得他很不相信我的。關於那婦人的思想時常在他心上。他想到：『若果他重見了她，我們便完了……』

誰知道或者他想得[？]有道理。或者若果我重見了她，重見了這個迷人的，竟不免還要受她的蠱惑，還要受她曾經在我可憐身上練習過的，用着她那淡金色的鬚毛和那唇邊上的白痕……但是，謝上帝！我並不曾重看見她。任何一位八點至十點的先生自然都可使她忘記

了她的達利堂的，所以，從不會，從不會，聽見說到她，也不會聽見她的女黑人白鸚鵡。

有一晚，就是我秘密行逕回去的一次，我一進了房門便快活的叫道：「傑克！傑克！一個好消息。我尋得了一個位置……你瞧十天以來，我不會對你說一點，我跑到外面就爲的這件事……畢竟成功了。我尋得了一個位置……從明天起，我就到烏里私塾去當總管理員，在孟馬爾特，距我們家很近……我將早間七點鐘去直至晚間七點鐘……將離開你許多時候，但多少總能謀我的生活，也把你的擔負減輕了一點。」

傑克從他數目字上抬起頭來，很冷靜的回答我道：「好極了！我親愛的，你能够來救我好……那家庭的擔子對於一個人太重了……我直不知道我有甚麼力量，並且有些時我已覺得我很衰弱了。」一陣利害的咳嗽禁住了他不能再說。他便拿着一種愁態放下他的筆，走去倒在安樂椅上……只見他攤臥椅上，臉色慘白，白得可怕，我夢中那駭人的幻象便又在眼前經過了一次，但只如電光一閃似的……差不多傑克母親登時便站了起來看着我迷惑的臉色笑道：「毫不要緊的，笨人：不過是一點疲乏……最後幾點鐘的工夫太辛苦

了一點……現在你有了一個位置，我便可隨意做事，八天之中我就無恙了。」

他用着一種很帶笑意的面容說得很是自然，所以我那悲愁的推想也便飛走了，並且從此足足的一月，我更不聽見在我腦筋裏的這種推想的黑翅子扇動的聲音了……

第二天，我便到烏里私塾去了。

他的招牌只管堂皇，然而烏里私塾終是一個小得可笑的學校，由一個悔過的老太婆主持着的，一般孩子們都喚她做『好朋友』。其間有二十來個小紳士，可是，你們須知道！他們都很小，常帶着一籃子點心來上課，並常把襯衫露在褲子外面。

這便是我們的學生。烏里夫人教授他們的聖歌，我哩，便教授那奧妙的字母。我又擔任管理休息，在院子中，那里有許多母雞和一隻印度公雞，那般先生們都很害怕這公雞的。

有時，當「好朋友」高興時，便令我去打掃講堂，這太不和總管理員的尊貴相稱了，然而我仍不乏味的做着，我總覺得高興能够自諉我的生活……夜間，一進了比羅瓦旅館，就同着傑克母親用晚餐，他正等着我的……晚餐後，在花園裏大脚步閒踱一會，跟着仍坐在火

前過夜……瞧，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有時，又接到愛酒特先生或愛酒特夫人一封信，就是我們的大事。愛酒特夫人仍在巴底士特舅父家住着；愛酒特先生仍永遠的替那葡萄酒公司奔走。那事情也不壞。里昂的債已付清了四分之三。只在一兩年中，便一切順遂了，大家便可以想着聚在一處了……

我哩，自然很想把愛酒特夫人接來和我們同住在比羅瓦旅館內，但傑克不願意，他用着一種奇怪的樣子道：「不還不行，還不行……我們等一等罷！」並且這種回答常常一樣，直破碎了我的心。我自己說道：「他不信任我……他恐怕愛酒特夫人到此地來後，我又變做瘋子了……」因此，他方打算再等一等……「我錯了……傑克所說的『我們等一等』却不爲的這個。」

(十五)……

這是十二月四日的事……

我從烏里私塾回來比平常還快。早間，我將傑克拋撇在家裏時，他便自己抱怨說太疲乏

了，所以我很憂慮的要得他一點消息。剛剛走入花園，便撞着比羅瓦先生的腿子，他正站在無花果樹的旁邊，低聲同一個四肢短胖的肥人談着話，這肥人正預備下許多的氣力去扣他的手套。

我正打算說聲得罪便過去了的，但旅館主人却把我止住道：「一句話，達利先生！」

跟着便轉向那人道：「這年輕人和這件事有關係，我相信你定可好好的通知他……」

我極其愛心的站着。這位肥愚人打算通知我甚麼呢？他的手套爲甚麼比他的肥手窄到這樣？我把他看得很清楚，哎……

沈靜爲難了一會。比羅瓦先生哩，只昂起頭望着無花果樹，彷彿要在其間去尋找幾個無花果，樹上却又沒有。戴手套的人永遠都在拉他的鈕扣……然而到末了，他竟決定來說，但仍不放鬆他的鈕扣，毫不就心的說道：「先生，二十年來我都是比羅瓦旅館的醫生，所以我敢斷言……」

我不讓他說完他的話。只這醫生一字我便懂得了。我戰慄着問他道：「你是來看我哥哥

的，他病得很利害，是不是？」

我不相信這醫生是一個懷惡意的人，但是在這時候，他正專心從事他的手套，使未想到所向說話的却是傑克的孩子，無須來試這可怕的打擊的，你看他竟突然的答應我道：「他確乎病得利害！我相信……他將過不了今夜。」

我可以回答你們說，這打擊委實很利害。房子，花園，比羅瓦先生，醫生，都在我眼前旋轉起來。不得已我才靠着無花果樹……這位比羅瓦旅館的醫生，好利害的拳頭……其實，他絲毫不覺得，一面不停的扣着他的手套，一面更是安靜極了的接着說道：「這是一種最利害的奔馬癆……毫不可治，至少也是危殆極了的……況且人家通知我又太遲了，同往常一樣。」

「這不是我的錯處，先生。」那位良善的比羅瓦先生說了仍不變的用着心在尋找無花果，彷彿別的人用來藏匿他眼淚的一種方法，「這不是我的錯處。許久以來我就曉得他病了，這位可憐的愛酒特先生，並且我也會常常勸他請一個人來看看，但他絕對不願意。一定

的他怕駭着了他的兄弟……却是怎的鎮靜，你瞧啊！這般孩子們！

一種失望的咽哽便從我臟腑的深處激射出來。

那位戴手套的人遂用着一種仁慈的樣子向我道：『算了罷！我的少年，勇敢一點！……誰知道？「科學」儘能够宣布出他最後的一句話，然而「自然」却還不能夠……明晨我再來罷。』

說到此處，他便旋轉身去，並滿意的歎了一聲便走了；因他剛剛扣上了一個鈕子。

我在外面還停留了一會，把眼淚抹乾了並平靜了一點；末後方鼓起我的勇氣，拿着一種決意的樣子走進我們的房間。

我打開門一看，不禁使我大駭。不消說，傑克因為要讓床給我，遂墊了一床褥子睡在安樂椅上，只見他躺在那里，臉色慘白，白得駭人，與我夢中的傑克完全一樣。

我最初只想撲向他去，將他抱在手臂上，仍舊放到他床上去，總之不管何處，我必得將他從那里移開，上帝必得將他從那里移開才好。接着，我忽然又一想：『你却不能夠，他很重的！』

於是，一看見傑克母親躺在那里，那夢會告訴我說他快要死了，我的勇氣便完全失去；那勉強歡笑的假面，即是大家貼在臉上，用以安慰那般將死之人的，也不能再留在我的頰上了，我遂走去跪在安樂椅旁邊，傾有一桶似的眼淚。

傑克淒然的回身向我道：『是你，達利……你會見了醫生，是不是？我會向那肥人深深囑咐他不要驚着了。你，但我看你的樣子，他竟毫不會照辦，你已完全曉得了……把你的手給我，弟弟……甚麼鬼才能疑到這一樣的事？許多人到里斯只爲去治療他們的肺病，我哩，倒走去尋了肺病到身上。簡直是十分可怪的事……哈！你須曉得！若果你太不寧靜，返把我的勇氣奪去了；我業已不很支持得住……今天早晨，你走後，我仲懂得症候已變。我已遣人去尋了一位聖比野爾教堂的司鐸；他已經來看過我了，並且不久還要再來給我行聖餐禮……這不過是取悅於我們母親的事，你要懂得啊……這司鐸，確是一位良善的誠實人……他的名字和你撒爾郎德學校朋友的名字一樣。』

他不能說得過長久，仍仰在枕頭上，用着眼睛。我以為他便要死了，我遂很大聲的叫道：『

傑克！傑克！我的朋友！……他並不言語，只用手給我做了好幾次『許許！』

就這時候，房門打開了。比羅瓦先生走了進來，後面隨着一個肥人，如像一個皮球似的，直向安樂椅前滾去，一面叫道：『我聽見了甚麼，傑克先生！……如此說來頂好！……』

傑克轉着眼睛道：『日安，比野羅特！日安，老朋友！我決定你看見我第一行字就要來的！……達利，且過那邊去：我們兩個人要談一談。』

比野羅特便將他的肥腦袋直傾到那將死人的淡白唇邊，他們低聲的談了許久……我呷，只是望着，呆立在房子中間。還把我的書挾在手臂下。比羅瓦先生輕輕給我拿了去，並給我說了幾句話，但我却不會聽見；跟着他走去把蠟燭點燃，並把一張雪白的大飯巾放在桌上，我自己說道：『他爲甚麼擺上食具？……我們吃晚餐嗎？……但我却不會餓！』

夜色來了。屋外花園內，許多來往的人都向着我們的窗子指劃。傑克同比野羅特仍然在談話。有時，我只聽見這色維倫人含着眼淚用起他那粗魯的聲音說道：『是的，傑克先生……是的，傑克先生……』但我却不敢走上前去……然而末了，傑克却將我叫到他枕畔，在

比野羅特的身旁坐下。

他長長歎了一聲對我道：「達利，我親愛的，我很擔憂的不得已離開了你；但是有一樁事却可安慰我：我不讓你獨自去生活……我將你交給了比野羅特，這位良善的比野羅特，他已寬恕了你並且擔任了來代替我在你的身旁……」

「哦！是的！傑克先生，我擔任了……如此說來頂好……我擔任了！」

傑克繼續着道：「你看！我可憐的小人兒，只是你一個人，絕對做不到那重興家業的事的……這不是說使你爲難，因你只是一個惡劣的家屋建築家……惟有，我相信靠着比野羅特的幫助，你方可把我們的夢境實現出來。我不要你勉強去變作個丈夫；我的思想，也和日耳馬倫教士一樣，你將終身是個孩子。但我却懇求你永遠的做一個良善孩子，一個正直孩子，尤其是……挨近一點，我要在你耳朵邊說這句話……尤其是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說到此處，我可憐的好友便又息了一會；方接着說道：「當諸事完畢後，你須寫信給爸爸和媽媽。只是，須逐段逐段的告訴他們……若一次說了，不免使他們太難堪……現在，你可

懂得了，何以我不接受愛洒特夫人來此？我不願意她在這里。這種事對於一般做母親的太惡劣了……』

他便中止了不說下去，並且看着門邊：

他笑着說道：『瞧那上帝！』於是便揮手叫我們走開。

原來人家來行臨終聖禮了。在那雪白的桌布上，許多臘燭的中央，放了一些祭品和聖油。一切齊備後，那司鐸便走近床前，於是禮節便開始了……

當這事完畢後——哦！那時間好像很長！——當這事完畢後，傑克輕輕的把我叫到他身旁：

對我道：『抱吻我。』他的聲音弱極了，好像他很遠的在同我說話……實則他也快遠了，十二點鐘以來，那可怕的奔馬癆將他駝在瘦背上，竭盡他奔馳的力量把他運往死境去。

於是，我便走近去抱吻了他，我的手摟着他的手，他那可親的手已被臨終的汗漬濕透了。我將他抱着再也不離開……我不知道我們如此的停留了多少時間；或者有一點鐘，或者是一種無盡期的時間，我一點不知道……他不再看我了，他不再給我說話了。只是有好幾

次，他的手在我手中搖動，好像說：『我知道你在這裏。』忽然一陣掣動，把他的身子從頭至脚的振動起來。我看見他睜開眼睛並向周圍看了一眼，像是要尋找一個人似的；當我俯向他時，只聽見他很輕的說了兩次：『傑克，你是一頭驢子……傑克，你是一頭驢子……』其次便沒有了……他死了……

……哦！這夢……

這一夜很大的風。十二月將他的冰冠直送到玻璃窗上來。在房間一端的桌上，一個銀十字架照耀在兩隻燭之間。在風雨聲中，一個爲我所不認識的司鐸，正跪在十字架前大聲的祈禱……我哩，也不祈禱；也不哭……我只有一个思想，一個固定的思想，只想把我緊緊握在手中的那隻好友的手弄煖。唉！越是挨近清晨，那手變得越重越冰了……

猛的那司鐸又在十字架前誦起拉丁文來，並且起身走來把我肩頭一拍道：『試來祈禱，……這事對於你很好的。』

這時我方認識他了……原來是我撒爾郎德學校的老朋友，日耳馬倫教士，仍帶着他那

一張不完整的好面孔，以及他那龍一樣的道袍……但那痛苦已把我傷感極了，便看見他也不驚訝。這事對於我彷彿很簡單……但是他何以會在此地。

小物件離開學校的時候，日耳馬倫教士本會向他說道：『我有一個兄弟在巴黎，也是一位正直的司鐸……但是算了罷！何必把他的地址告訴你呢？……我決其你必不去找他的。』

『你們瞧真有點命運使然！教士的兄弟偏偏在孟馬爾特做了聖比野爾教堂的司鐸，即是可憐的傑克母親叫到病榻前來的。恰巧這時候，那日耳馬倫教士正路過巴黎，住在司鐸處……十二月四日的這晚，他兄弟一進門便向他說：『我是到一個可憐孩子處行了臨終聖禮來的，那孩子就住在左近。理應爲他祈禱，教士！』

教士回說：『我想明天在做彌撒時一同祈禱好了。他叫甚麼名字？』

『稍待……這是一個南方的姓氏，不很容易記……傑克愛酒特……是的，就是這名字……傑克愛酒特……』

教士一聽見這姓氏便想起他認識的那個小監學大爺；於是他一分鐘不耽擱便跑到比

羅瓦旅館……一進門，他就望見了我，正抓住傑克的手。他不願打擾我的痛苦，遂招呼着衆人並說願意同着我來守夜；跟着他就跪下了，在這夜裏好生難過，並且很驚訝我們直動也不動一下，他便拍着我的肩頭叫我來認識他。

這些時候，我不知道是怎樣經過的。可怕的夜色終了後，接着便是白晝，這白晝的第二天以及向後若干日的第二天，只遺留給我一種模糊錯亂的紀念。在我記憶中彷彿陷了一個大洞。然而我終想起了——但是彷彿過了幾世紀的事——隨在那黑色車子後面，很難盡的在巴黎的污泥中走了許遠。我覺得光着腦袋，夾在比野羅特和日耳馬倫教士的中間走着。一種寒雨混着冰雹鞭打着我們的顏面；比野羅特執着一柄大雨傘；但他拿不得法，那兩腳密密的落下來，教士的道袍直淋得同小溝的水流一樣，十分的明亮……天雨！天雨！雨！雨！挨着我們，在車子的旁邊，尙走着一位全身穿黑的長大的先生，拿着一條烏木杖。這人便是禮生，是一種死人的侍衛。也如普通侍衛一般，穿着絲絨，挂着長劍，穿着短袴，縛着護腿……難道是我腦筋混亂嗎？……我覺得這人簡直像尼約先生，就是撒爾郎德學校的總管理

員。高大也像他，把頭偏在肩上也像他，並且每每看着我也是那樣瘋狂冷酷的笑，竟似把鑰匙環子在嘴唇上搖着的一樣。却不是尾約先生，或者是他的影子。

黑車仍舊前進着，不過非常的慢，非常的慢……好像我們永遠走不到了……末後，我們倆來到一個愁人的園子裏，那里遍地是黃泥，一脚陷去直可陷至腳脛。我們走到一個大洞的旁邊。許多穿短褂的人抬了一具很沉重的大匣子，當然是放到那洞裏去的。手術很繁難，許多繩子，雖被雨淋濕了，却並不滑。我只聽見其中一個人叫道：『腳向前！腳向前！……我對面，在洞邊的另一人，便是那尾約先生的影子，腦袋偏在肩上，依舊很溫和的對我含着笑。他又長又瘦的擠在他那身喪服中間，那喪服在那灰色的天光下特別不同，竟似一個大黑蚱蜢，全身都是濕的……』

現在，只是我同比野羅特了……我們走下了孟馬爾特的郊原……比野羅特要尋一輛馬車，但終未尋得。我在他身邊走着，帽子拿在手上；好像我仍舊隨在柩車柩面的一樣……沿着郊原，一般行人都回轉身來，特爲來看這個肥人一面哭着一面在叫馬車，這個孩子在

大雨之下却光着腦袋……

我們走着，我們永遠的走着……我疲乏極了，我腦袋重極了……末了，這已是鮭魚街，已是那彩畫門板流着綠水的拉魯埃特老店……不必進店子，我們一直就上樓到比野羅特家去……才走到第一層，我的氣力便盡了。我遂坐在地上不能再走了；我腦袋重極了……於是比野羅特便把我抱在手臂上；及至走上他家我已死去大半，並且寒戰得不了，我只聽見冰雹打着那過道的玻璃窗，以及水點大聲的滴在院子中……天雨！天雨！哦！雨呀！

(十六) 夢終

小物件病了；小物件快要死了……在鮭魚街的前面，兩天掉換一次一具醫生的火車使得通街的人都說：『那樓上有一位大富翁正要死了……』這位快要死的並非大富翁，只是小物件……所有的醫生都束手不治了。兩年之中害兩次傷寒，對於這蜂雀的小腦子未免太利害了！算了罷！趕快駕起那黑車子罷！那大蚱蜢已預備下了他的烏木杖以及他憂傷的笑容了！小物件病了；小物件快要死了。

在拉魯埃特的老屋中當然看得見是怎樣的擾亂！比野羅特簡直不曾睡過；黑眼睛也頹喪極了。那很有學問的太太只是瘋狂的翻閱起她的哈士巴衣爾，（譯者註：哈士巴衣爾是十九世紀法國的大化學家。）一面又懇求那福樂的神聖樟腦爲這親愛的病人顯一回新靈跡……那水仙花客廳簡直被罰了，鋼琴死去了，笛子閉着了。只是很憂傷的，哦！很憂傷的，便是一個穿小黑袍子的婦人坐在那屋角上，從早到晚的編着女紅，一句話不說，惟有淌着大滴大滴的眼淚。

一任那拉魯埃特的老屋如此晝夜的傷悲，小物件却靜靜的睡在他羽毛的大床上，毫不疑惑他四周那等的哭泣。他睜着眼睛，但一點東西看不見；所有的東西都不到他靈魂裏去。他又聽不見，除了一種啞的噪雜聲音，一種複雜的輪轉聲音外，彷彿他耳朵上蓋了兩片海蚌蛤，因這紅唇大蚌蛤的原故，所以只能聽見海水的鼾聲。他也不言說，他也不想：你們將要說這是一朵病花了……只須人給他在頭上蒙一條冷水布巾，在口中給他喂一塊冰，這便是他所要求的。當其冰化了，當其那冷水布巾被腦門骨的火烘乾後，他便迸發出一種呼

聲：這就是他的言談。

如此過了幾天——無時間的日子，混沌的日子，有一早晨，忽然小物件就感覺了一種奇怪的感情。好像有人將他從海底提了出來。他眼睛也看得見了，他耳朵也聽得見了。他能呼吸了；他重新得了生命了……思想的機器，這是睡在他腦邊一隻角上的，他那輪機細得直同仙女的頭髮一樣，漸漸甦醒動搖着；起初還慢，後來就漸漸快了，後來就瘋狂的快起來——滴克！滴克！滴克！——相信他即刻就要破碎了。又覺得這美麗的小機器不是爲來睡覺的，却用來計算已過的時間的……滴克！滴克！滴克！……那思想交叉錯亂的猶如許多亂絲一般：『我在那里，上帝……這是一張大床嗎……那邊，傍着窗子三個婦人，她們在做甚麼……這位拿背向着我的穿小黑袍子的婦人，我不認識她嗎……大家說……』

他相信認識這位穿小黑袍子的婦人，特爲要看清楚一點，小物件便很困苦的將兩肘撐起，把身子傾到床外，跟着又仰了下去，很受驚的……因爲在他跟前，屋子的中央，他剛剛望見了一具核桃木的衣櫥，一把舊鎖挂在當面。這衣櫥，他認識的，已經在一個夢中，一個駭人

的夢中看見過的……滴克！滴克！想着那機器走得和風一樣快……哦！現在小物件想起來了。比羅瓦旅館，傑克的死亡，葬事，在雨中到比野羅特家來，他甚麼都覺得了，他甚麼都想起了。唉！生命一復活，這不幸的孩子便把痛苦也復活了起來；於是他的第一句言詞就是一聲悲歎……

因這一聲悲歎，那邊，傍着窗子作工的三個婦人便都驚惶起來。其中一個最年輕的，便起身叫道：『冰冰！』並趕快跑去在火爐臺上取了一塊冰來獻給小物件；但小物件却不要……輕輕的，他又將那隻尋探他嘴唇的手推開；——這是一隻極細膩的手，一隻特爲來做看護婦的手！——在這上面，他便用着一種戰慄的聲音說道：『日安，加密麗……』

加密麗比野羅特一聽見這將死的人說起話來，好生的驚訝，她便呆呆的站在那里，伸着臂，張着手，在她那凍成玫瑰色的指頭上有一塊透明的冰戰慄着。

小物件又說道：『日安，加密麗！我重認識你了，哎！……現在我完全有頭腦了……你呢？你看得見我不？……你能够看得見我不？』

「加密麗比野羅特張着那大眼睛道：『我怎麼不看見你，達利……我很相信我看見你了！』」

那嗎，這記憶中的思想却撒了謊了，加密麗比野羅特並不會陪，那夢，那駭人的夢到底不是真的了，於是小物件就有了勇氣，便大膽提出別的問題來道：『我病得很利害的，是不是，加密麗？』

「啊！是的，達利，病得利害……」

「我睡了很久嗎……」

「到明天就有三禮拜了……」

「啊呀！三禮拜……已經三禮拜我可憐的傑克母親……」

他沒說完他的話便把頭藏在枕頭上嗚咽起來。

……就這時，比野羅特進房裏來了；引來了一位新醫生。（爲這一點留連的病症，全醫學學會都差不多請過了。）這是一位著名醫傷寒的醫生，這漢子很快的便走到病人枕畔，並

不開心的去扣他的手套。他挨着小物件，診了他的脈息，看了他的眼睛和舌頭，跟着就轉向比野羅特道：『你向我唱些甚麼？……他已經好了，這少年……』

良善的比野羅特搓着手道：『好了！』

『完全好了，你給我立刻把那冰塊從窗子上丟了罷，給你的病人一隻聖埃米里湧酒蒸的子雞翅兒……算了！你不要再煩擾了，我的小姑娘，八天中，這個年輕的「死之戰勝者」就下得床了，這就是我答應你的……從此，使他靜靜的在他的床上；使他避免一切情感，避免一切衝動；這是最緊要的……以後，我們就讓他自然將養；自然這東西比我還看護得最好……』

一面說着，這位治傷寒著名的醫生便向那年輕的「死之戰勝者」搓了一下指頭，向加密麗姑娘笑了笑，便緩緩的走了，良善的比野羅特送了出去，他快活得哭了，並時時說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如此說來頂好……如此說來頂好……』

他們一走後，加密麗便打算把這病人弄睡着；但他却奮興的拒絕道：『不要走，加密麗，我

求你……不要剩下我一個人……爲甚麼你要我帶着這種般憂睡呢？」

「不然，達利，應該睡着的……你應該睡……你 Very 需要休息，醫生說過的……瞧！安靜些，

閉着眼睛，一點不要思想……回頭我還要來看你；若果你睡着了，我便長久的留在這里。」

小物件便閉着眼睛道：「我睡……我睡……」跟着又改變心思道：「還有一句話，加密

麗！……這位穿小黑袍子的婦人，我適才望見的是甚麼人？」

「一個穿黑袍的婦人呀……」

「是的！你清楚的！這穿小袍子的婦人，便是傍着窗子在那邊同你們作工的……現在，她

不在此處了……但我適才却看見……我決其是……」

「哦！不是的！達利，你錯了……我每晨只同着禿立補夫人在此地作工，你的老朋友禿立

補夫人，你清楚的就是你稱爲很有學問的太太的，但禿立補夫人不是穿的黑顏色……她

仍舊穿着她那綠色袍子……不是一定的，這屋裏沒有穿黑袍子的人……你一定的在做

夢……算了罷！我要走了……睡好……」

說到此處，加密麗趕快就跑走了，很是忙亂並且臉上通紅，彷彿她在撒謊似的。

小物件獨自留下了；但他不能睡好。那細緻輪機的機器在他腦筋裏很作怪。那亂絲又交又錯雜起來了……他想着他的好友睡在孟馬爾特的草中；他又想着黑眼睛，想着那黑影中的美光，好像天神爲他特別點着似的，並且她現在……

至此，那房門便輕輕的，輕輕的打開了一半，好像有一個人正打算進來；差不多立刻便聽見加密麗比野羅特低聲的說道：『不要去……若他醒了，那情感要殺了他的……』

於是那門又輕輕的，輕輕的關上了，如他開的時節一樣。不幸那黑袍子的衣裙是繡有綠邊的；這衣裙拂過時，却被小物件從床上望見了。

他的心猛的便跳了起來；他的眼睛也光明了，於是他使用兩肘撐起，拚力的大叫道：『母親！母親！何以你不來抱吻我呢……』

登時那門又開了。那穿小黑袍子的——她已不能自持了——便急急走入房裏來；但不一逕向床走來，却直對着別一方走去，兩臂張着，口裏叫道：『達利！達利！』

小物件向她張開兩臂叫道：『在這裡，母親……在這裡；你看不見我嗎？……』

於是愛酒特夫人方轉身對着床走來，用着她打戰的手向她四圍摸着，拿起一種憂傷的聲音答道：『唉！看不見呀！我的寶貝，我看不見你了……從此我絕對看不見你了……我已經瞎了！』

一聽見這樣說，小物件便迸發出一種巨大的呼聲，並跌伏在他的枕頭上……

一定的，二十年憂愁痛苦，兩個孩子也死了，家產也毀了，丈夫也離遠了，這可憐的愛酒特母親她那秀逸的眼睛安得不被眼淚燒乾……但是對於小物件，竟這樣的同他的夢境符合了。這最後一下可怕的打擊却牽連到別一個人的身上！他怎麼不爲她而死呢？……

『哎！不可死……小物件不可死。也不應該死。他死後這可憐的瞎子母親將怎麼樣呢？更從何處去尋眼淚來哭她第三個兒子？那位愛酒特父親却怎麼樣了，這位商業的光榮犧牲者，這位葡萄酒公司的旅行英雄，他竟沒一點時間來抱吻他害病的孩子，來致一束花於他死了的孩子嗎？誰來重興這家業，這個家庭的好爐灶，終有一天，兩位老人要用來煖他們那可

憐冰凍的手的……不可死！不可死！小物件不願意死了。反之，還盡其力量的將那生命抓住

……人家向他說，若要病好得快，就不應該思索，他便不思索；不應該說話，他便不說話；不應

該哭泣，他便不哭泣……

不用心 一個禮拜日的午後，一個晴朗冬天的禮拜日——又 安靜的氣色，大睜着眼睛，因為要

在他 氣洋溢的。小物件已完全好了，並且第一次站了 教中養病的方法……

脚下拿 因醫生而消費了幾打的蛻子，理應要澆灌一瓶 靜靜的。愛酒特夫人終日都坐在床

的好。那 裏。天氣又好；房間又光明。玻窗上載着薄霜，被太 長針，她編織得和她有眼睛的一樣

露出來。 前面便是小物件，坐在那假寐着的的可憐瞎子 見那比野羅特慈祥的面孔在門邊

是為病 着，她的臉紅得比她頭髮上簪着的那朵小紅玫 探聽新聞。只是，應該說，這個人並不

向他明白宣布過她也不 有一種老鼠的咀嚼聲——這就 的……因為自從加密麗比野羅特

補穿婦，她雖是不比色維倫人的女郎美麗，然而也不十分無動 是這狂熱的音樂師便轉向了禿立

人處，也不十分無錢。這頑笛子的人，對於這位寓言上的奶奶，便不失了他的時間；在第三齣

戲上，便唱到了結婚曲子，並且大家又隱約說起龍巴爾街的一處草藥店內，也有這太太的本錢，特爲不要弄翻了這種好計劃，所以那年輕的音樂專家方如此的常常來探聽新聞。

至於比野羅特姑娘呢？還未說及她，她不會在這屋子裏嗎？……不然，仍舊在的，只是，自從這病人出了危險後，她差不多便不進他的房間來了。就是來，也是經過一下，特爲引瞎子去用餐；對於小物件，從沒有一句話……哈！紅玫瑰的時間是很遠了，安得更有特爲來說：『我愛你』黑眼睛大張起來，猶之兩朵絨花一樣的時候，病人躺在他的床上，想到這些飛逝的好光陰，只好歎氣。他已看得清楚人家不更愛他了，人家只是躲避他，他好生怨恨，可是他自己弄出來的。他沒權柄來控訴。然而假設有一點愛情來把心兒煖着，在這種喪期及愁悶中間却是極好的事啊！假若靠在一位女朋友的肩頭上去哭泣，也是極好的事啊！……這可憐的孩子便自己說道：『罷了！……壞事已是做出來了，不必再去尋思，把癡夢打斷了罷！……我麼，這一生是斷了幸福的，只去做我的本分好了！……明天，我便要向比野羅特說了。』

果然，第二天，比野羅特正重步的穿過這房間要下往店內去時，小物件從天明就在他帷

子後面窺伺着了，遂輕輕的喚道：『比野羅特先生！比野羅特先生！』

比野羅特便走到床前；那病人並不抬起眼睛來，只是很感動的說道：『你看我也快好了，我良善的比野羅特先生，所以我急需正經的同你談一談。所有你對於我母親以及對於我做的事，我並不給你道謝……』

那色維倫人便很奮興的打斷他的話道：『不要對這事說一個字，達利先生！我所做的，都是我應該做的。這是同傑克先生約定了的。』

『是的！我知道，比野羅特，我知道我一說到這事上，你總是一樣的回答……且看我向你說的是不是這件事。並不是的，我之招呼你來，只是要向你求一樁服役的事。你的夥計快要離開你了；你願不願把我來頂替他？哦！我求你，比野羅特，聽我說完；不可聽我說完後，給我一個否字……我很清楚的，自從我和你們疏遠後，我便沒有在你們中間生活的權力了。這屋子裏有一個人在我跟前很是痛苦，有一個人一見了我就滿懷的仇恨，其實也是該的……所以我便得自行處置，永不要令人家再看見我，便得自行檢點，永不上這里來，便得永遠的

留在店子內，便得使你的房子沒有我的踪跡，只如畜柵中的大狗一樣，再不得進房子來了，這條件你不能不接收我的！』

比野羅特很想將小物件蟻髮腦袋捧在他大手中並且盡力的抱吻他一下的；但他却忍住了並且靜靜的回說道：『哎！聽我說，達利先生，在談這事之前，我總得問問那小人兒。我哩，你的主意倒很合我的意思；但我却不知道小人兒是否……總之，我們來看。她也應該起來了……加密麗！加密麗！』

加密麗猶之蜜蜂一樣起得很早的，此時正在澆灌她客廳火爐臺上的玫瑰樹。穿着早晨的浴衣便走了來，頭髮挽成了個中國髻，又鮮艷，又快樂，又香得同花朵一樣。

那色維倫人便向她說道：『哦！小人兒，你看達利先生他要求到我們家來頂替那個夥計……只是，因為他想着他的形狀在這裡却要使你很難受……』

加密麗比野羅特遂變了臉色打斷他的話道：『很難受呀！』

她不再往下說了，但那黑眼睛却續成了她的話，是的！黑眼睛又在小物件跟前呈現出來

了，深黑如夜，光明如星，叫道：『愛情！愛情！』於是以此種情欲這種火炎那可憐病人的心竟燒了起來。

於是比野羅特便隱隱笑道：『哎！你們兩個去互相解釋一下罷……其中很有誤會的。』

說後他便走到窗子前，在玻璃上敲着一種色維倫人的鼓聲；跟着當他以為孩子們都滿意的解釋了，——哦！上帝！他們僅僅談了三句話的時候——他就走到他們跟前，並看着他們道：『如何？』

小物件握着他的手道：『哈！比野羅特，她同你一樣的良善……她寬恕我了！』

到這時，縱令那新愈的病人好得十分的快……我很相信的，黑眼睛也竟自留在那間房子內了。大家終日都算計着將來。說一會婚禮，又說一會重興家屋的事。大家也說着親愛的傑克母親，並且提着他的名字還傾了好些同情的眼淚。一句話說完，在這拉魯埃特的老屋中，是很有愛情的。這很可感得着的。若果有人要驚異在喪期和眼淚中那愛情怎能如此的開花，我便要向他說請到墓地上去看一看，看那些美麗的小花是不是從墳隙中發出來的。

但是請不要以為只要有愛情遂令小物件忘記了他的本分。其實在他大床中他既是這樣的安適，又有愛酒特夫人又有黑眼睛相陪，他仍想着一旦很快的好了，很快的起來了，很快的下樓到店中去了。不消說，一定如此，那磁器是很多的，將不免使他愁着來開始做這種真實的生活勞作的生活，在這上面那傑克母親會做過他的榜樣的。畢竟，在過道上賣盤子，一如悲劇家儕爾馬曾說過的，總比打掃烏里私塾或在孟特巴那士受人打哨的事值得多了。至於那詩神，不必再提他了。達利愛酒特仍然很喜歡詩歌，但却不是他做的；有一天，那印刷人將那九百九十九本「牧歌的喜劇」看守得倦了，遂一併給他送到鮭魚街來，這不幸的舊日的詩人便鼓起勇氣說道：『當然一齊燒了罷。』

比野羅特比較却有遠見，回說道：『一齊燒了呀！……我却不要燒！……我很喜歡放在我店中。我自尋得着用處……如此說來頂好……我恰好要送一批蒸蛋盃到馬達加斯加島去賣。因為那地方自從衆人看見了一位英國使臣的婦人吃了一次蒸蛋後，於是衆人便不願再吃別樣做法的蛋了……只要你允許，達利先生，你的書便用來給我包蒸蛋盃罷。』

果然，十五日後，「牧歌的喜劇」便上了路往那著名的哈那阿羅地方去了。他在那里竟比在巴黎得了成功！

……現在，讀者在你們看完這本故事之前，我打算將你們再引到水仙花客廳內來一次。這是一個禮拜日的午後，一個晴朗冬天的禮拜日——又乾冷又是大太陽。全拉魯埃特的屋子都喜氣洋溢的。小物件已完全好了，並且第一次站了起來。這早晨，特為這種幸福的大事，人家既因醫生而消費了幾打的蜆子，理應要澆灌一瓶都海倫的白酒才對呢。現在大家都在客廳裏。天氣又好；房間又光明。玻璃窗上載着薄霜，被太陽照着如同銀子一樣。

火爐前面便是小物件，坐在那假寐着的的可憐瞎子脚下一張矮凳上，正同比野羅特姑娘密談着，她的臉紅得比她頭髮上簪着的那朵小紅玫瑰還紅。這是很明白的，因為她坐得距火太近了！……時時都有一種老鼠的咀嚼聲——這就是那雀兒頭在屋角上吃糖的聲音；或是一種煩悶的呼聲——這就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正把她草藥店的錢賭輸了的聲音。我更請你們來注意那位拉魯埃特夫人得了勝的樣子，她正贏了錢，以及那頑笛子人的不安。

的微笑，他正輸了錢。

比野羅特先生呢？……哦！比野羅特並不遠……就在那邊，就在那邊窗口上，半藏在水仙花的大帷子中，正靜靜的忙着一樁事，那事簡直把他甚麼心都用在上面了並且弄得他出了汗。在他跟前一張獨腳圓凳上，放了幾把兩腳規，幾支鉛筆，幾個三角板，幾柄曲尺，一盒中國墨水，幾管毛筆，以及一張畫有花紋的長招貼紙，他便在那上面畫了一些奇怪的符號……這工程似乎很令他歡喜的。足有五分鐘，他才抬起頭來，稍向旁偏一點，拿起一種很滿意的樣子含笑對着他那拙劣的畫稿。

這是甚麼神秘工作呀？……

稍等一等，我們便知道了……比野羅特畢事後，他就走出他的埋伏所，輕輕走到加密羅同小物件後面，猛的把那招貼紙向他們展開，一面說道：『看！愛情人們，你們對於這個是怎樣的着想呀？』

兩個人一齊回答道：

「哦！爸爸……」

「哦！比野羅特先生！」

瞎子忽然醒了便問道：「有甚麼？……甚麼事？」

於是比野羅特好生快活的道：「這是愛酒特夫人？……這是……如此說來頂好……這是一個新招牌，幾個月內我們就要懸在那店門上的……也罷！達利先生，你高聲念一遍，讓大家都來評評這件事。」

在小物件的心坎上，遂送給他藍蝴蝶一滴最後的眼淚；並且把那招貼雙手拿着：「看呀！恰是一個丈夫的模樣，小物件啊！他便用着一種沈着的聲音，很高的念起來，這個店子的招牌，他的將來就是用大號字寫在後面的便是：

磁器與玻璃器

拉魯埃特老店

承繼者 愛酒特與比野羅特